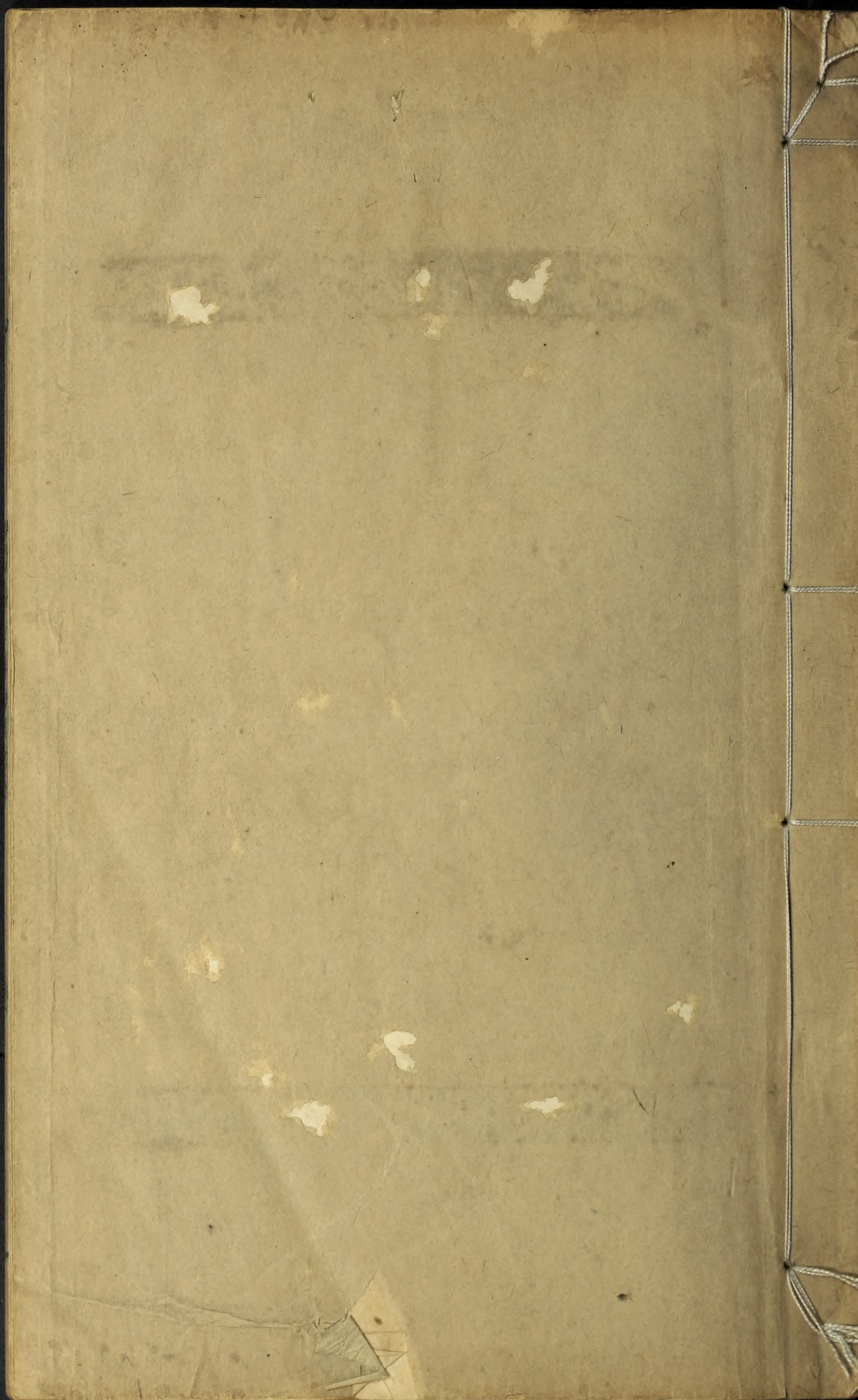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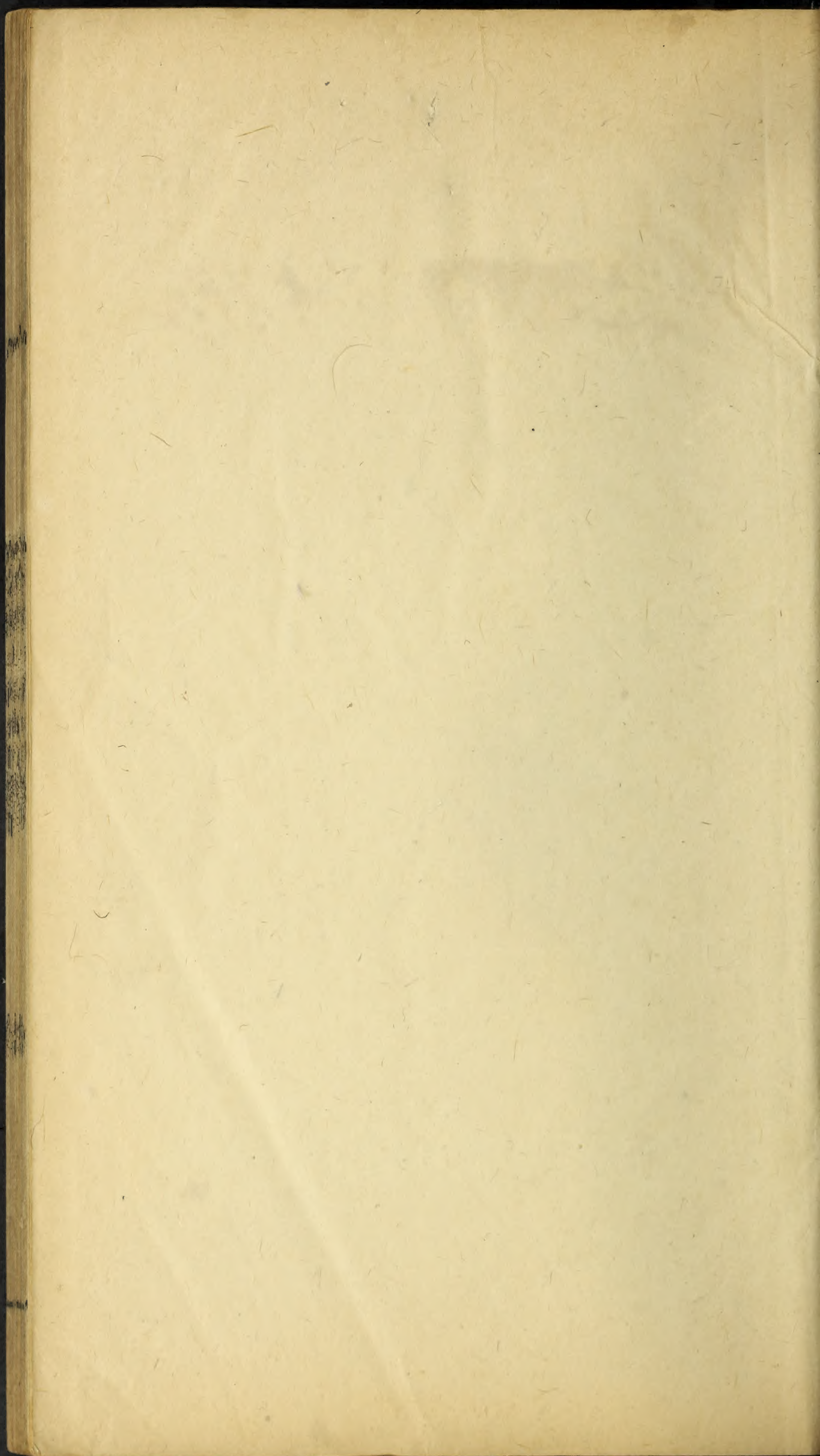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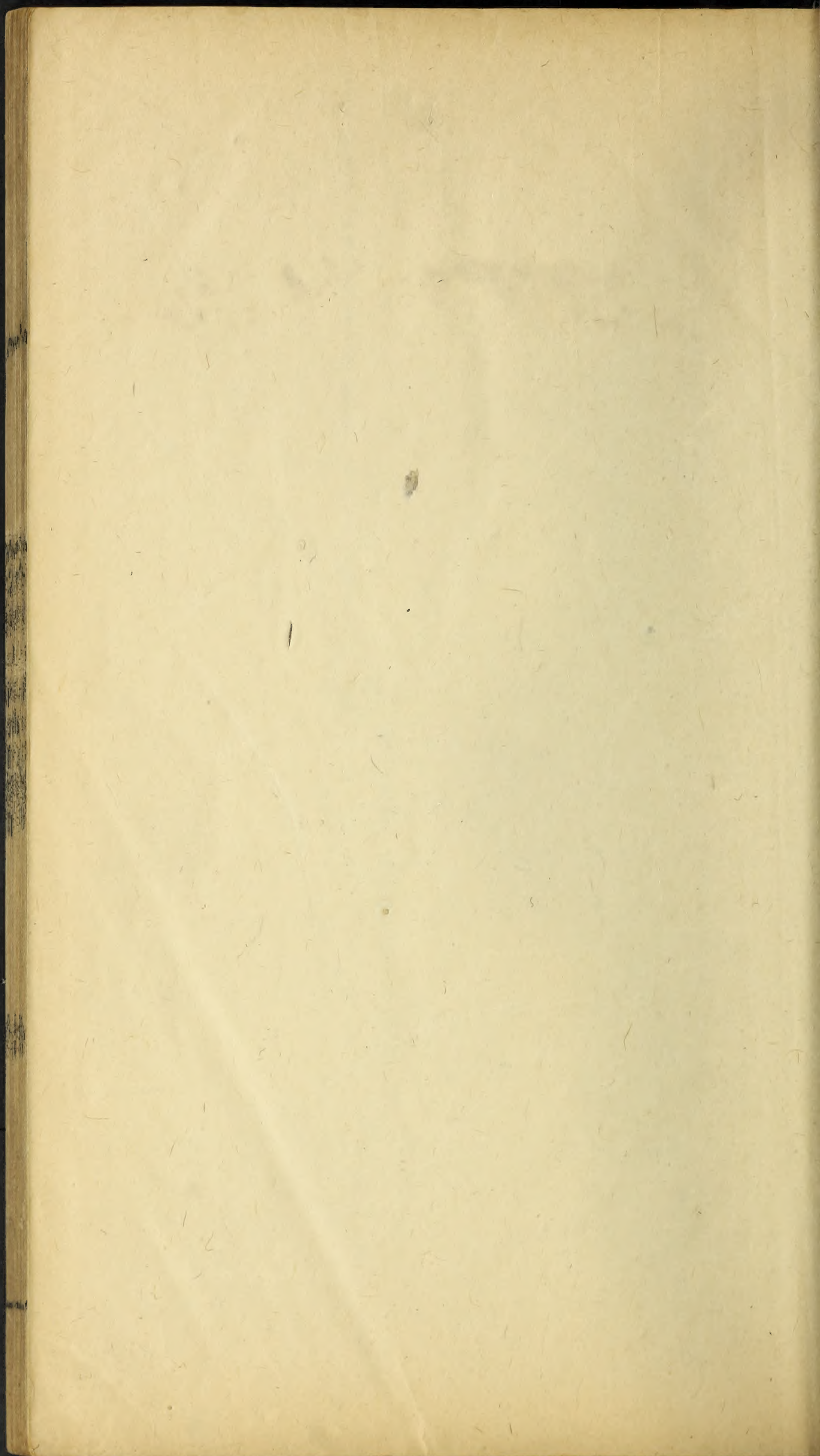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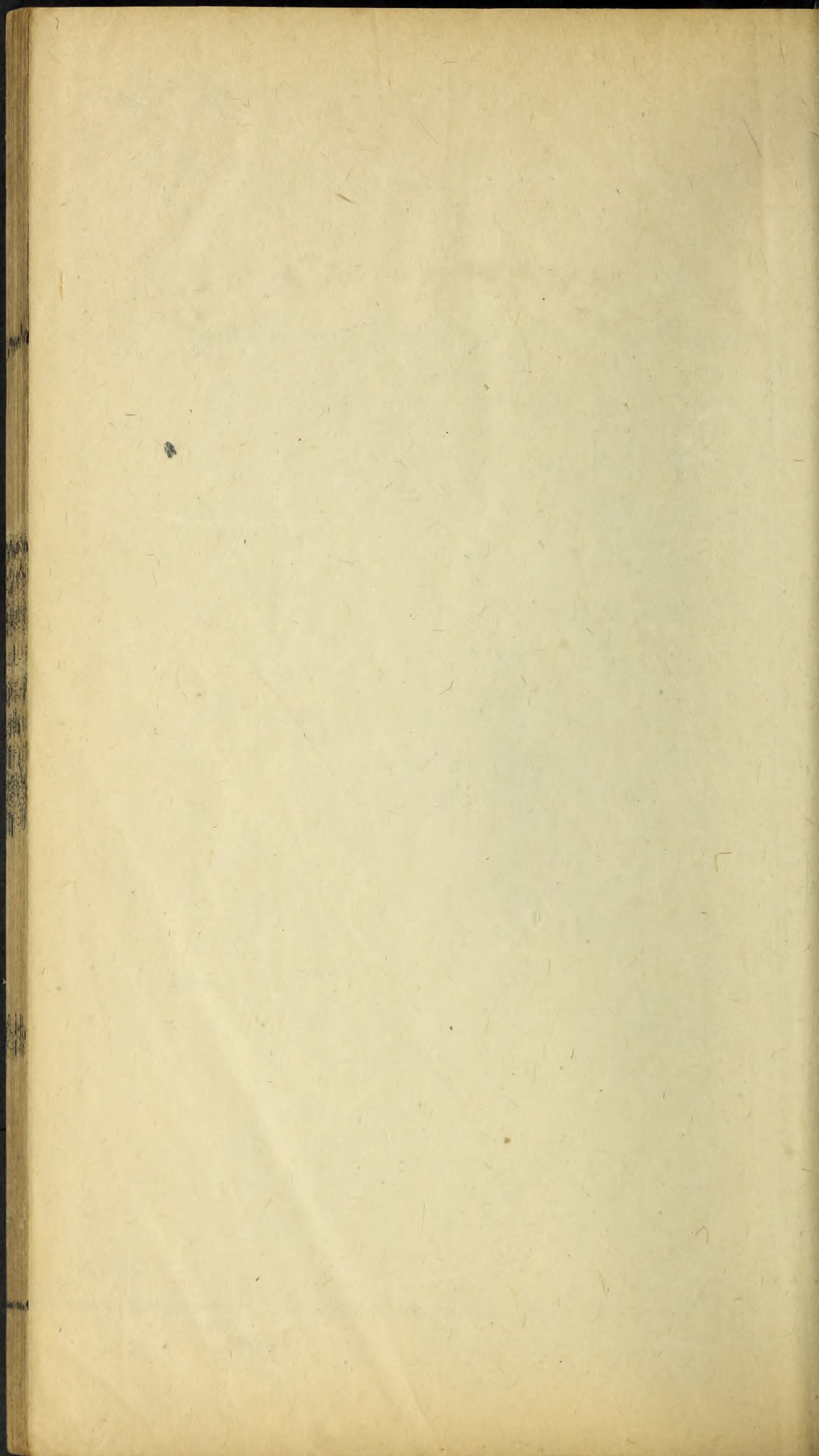








亭林遺書總目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東吳顧炎武

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　解寐寤而莊公已生恐無此事應劭風俗通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

不如早爲之所　解使得其所宜改云言及今制之

未嘗君之羹　解食而不啜羹非也改云爾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於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

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併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蘋蘩蕰藻之菜　玉篇蕰於粉切菜也毛晃曰蕰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别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

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按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

父此乃通稱之辭當移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
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
楚丘解曰衞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
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駮
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
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
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
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頴考叔者

佯爲不知而使軍士詛之

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　解欲以弑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

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氏以爲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楚爲荆

與吾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桓公同日

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相對隨之左當楚之右言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霑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之證也

耒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爲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葢未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

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

于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弑君不書即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絶不爲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絶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絶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爲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絶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

還皆不書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
史之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　不謀猶言
失計不知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爲君
之孤立而無助則不能自强而有其國矣按弗强言不必强立之也

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
名而叔其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
解曰蕭附庸國叔名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
公生子衎字樂父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
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决犀

十四年傳瑕貳　解有二心於已傳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攺云雖納我仍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竝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傅氏曰高貌按詩翹翹錯薪錢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詩曰崧高維嶽駿極於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

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歷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歷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廣莫於晉爲都　解謂遣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傅氏曰以狄地之曠絶而在晉則爲都其威遠樹宜闢土之廣

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爲奸也古人共耕曰耦共射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墜傷晉室太巧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爲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

及齊侯盟於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
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
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
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
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見
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
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稷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
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
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

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事亦類此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補云蓋適毋家也

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故曰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攷云失官人之道

用其衷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尨襍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内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驪姬爲内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按曲沃即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秖取内寵嬖子二事今從之改曰驪姬寵奚齊嬖亂之本也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

而反讒言益起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蓋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　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爲哀姜故也解鑿

二年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　服虔謂鄍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故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 按此兩言自指冀之伐虞觀下文稱侵敝邑南鄙語氣自別杜說未可非況鄍與顛軨皆爲虞地可考乎

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氏曰逆旅近晉南

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係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主兵不信虞按請先伐虢者爲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改云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

共其資糧屝屨　解屝草屨按劉熙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

五年憂必讎焉　讎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讎之讎漢書律歷志注鄭德云相應爲讎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輔車相依脣亾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春秋宮之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有之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大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亾去是以不嗣以亾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傅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袀服師古曰袀服黑衣

吳都賦六軍袀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解非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興土功不亦細乎且

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史隱諱非也

改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殯於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啓殯而朝祖也

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藐諸孤　藐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

其身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

伐屈條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矣　傅氏曰有罪謂烝于賈君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

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

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蹴射其元王中厥目竝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廣韻狃相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況以吾晉國之衆乎

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傅氏曰履薪示欲自焚

瑕呂飴甥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

蓋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丘　劉熙釋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爲象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亾之禍人實爲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爲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爲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　傅氏曰先君以敗

德致咎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耳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傳氏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讖襄公不修人事而徒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𠫤距衛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　解三亾國魯

衛邢疑魯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亾也傅氏曰三
亾國邢衛杞

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
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
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
殤公焉桓二年言孔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
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子卬下言司馬握
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藐固諫
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
孫公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

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逭傅氏曰言違天天必不宥注以赦爲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弧矢之利注云爲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質形體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傅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皆是贄字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葢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竝也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即

公子　按此陸氏說也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解見九年此重出

實紀綱之僕　傅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縣有地

名縣上今按縣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爲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葢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棄嬖寵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

槩言耳又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
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　解
省官司具器用傳氏曰官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
年即位然後稱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
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繫乎踰年未踰年而
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室如懸罄　罄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懸磬也傅氏曰禮記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大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者皆絕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楚子伏己而盬其腦　范守己曰盬者苦盬之名詩云王事靡盬勉之使無以爲苦也晉侯夢楚子伏

已而盬其腦當是以藍盬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氏訓盬爲唼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刖鍼莊子　晉人殺之刖之也邵氏曰猶商君刑太子師傅之意

甯子職納槖饘焉　蓋以饘寘槖中正義云槖以盛衣亦可盛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是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爲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多解六畜之語者葢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竝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行理咨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補云闕損也

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歜字誤玉篇作歔徂敢切菖蒲菹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之國必有背距之心解云將害良善未嘗按無所謂不知所往何地所作何事也與上師知所爲相反必有悖心言軍士將怨嗟也

中壽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解云不同陳故言及非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陽邑在今之太谷縣疑襄公時未爲晉境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草非

其爲死君乎　死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衰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蓋以誇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邲

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上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竝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即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歷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歷志曰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

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厯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厯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辭之者爲之請平於晉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内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解厭猶損也未是傳氏曰厭臨也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厭勝之耳

陳侯爲衞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即上所謂我辭之者也解不合宜删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廢六關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　即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禮則可若在文公

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三年雨螽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即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蓋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

詩只是宴樂之意取此爲與耳天子當陽言嚮明
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臯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
堅杜氏以爲臯陶字羅泌以爲六臯陶之後蓼庭
堅之後陸氏据焦氏易林尨降庭堅爲陶叔後謂
二國皆臯陶後而庭堅則或以支子別封自爲其
國之祖故文仲竝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
於爲善民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

爲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
所謂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
連年有秦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紓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畏穆嬴之
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
即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衛敬侯碑陰文城

惟解梁地即郗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郗

玉篇郗口孤切泰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

諸國以辟不敏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傳氏曰

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衛竊以上

文言匡戚歸衛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

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則專

言歸衛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

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獲公子茷　按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囚楚公子茷距此四十四年疑别是一人

十年沿漢泝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爲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轂甥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耏門之名追録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

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翟三
文皆同按惠之二年即魯宣公之二年也在晉滅
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
之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
記曰戈柲六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
甥何由得以戈椿其喉邪　云長狄之種絕者亦
非傳云亾者特其國亾耳杜以後世不聞有長人
故云種絕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子復
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郕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郕太子也魯以諸
侯逆之即謂之郕伯而春秋又沒其專土叛君之

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其然乎意者郄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則眞郄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迹倒錯者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此

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則瑕必在河外僖三十年注曰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水又東逕湖縣故

城北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竝言胡縣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用其字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閿鄉縣治瑕邑即桃林之塞而道元以爲郇瑕之地誤矣

不如隨會能　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賤非（按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爲貴當可使復賤也）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傳氏曰蓋繞朝曾言於秦伯請畱之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
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
告哀之意耳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
北斗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
者也如帚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
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
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簒弑之表也
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
斗有環域也

子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

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夫已氏猶言彼己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爲敏　傳以華孫辭宴爲合於禮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曰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

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壻故以爲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耳解非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縉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釋之矣　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爲正　鯀婞直以亾身其爲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檮杌也帝之殛之亦秖過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

也坐此遲緩反爲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
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麑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
删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劉炫曰以繩
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之
滿於貫也殪殺也解非
八年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解舒蓼二國名
羅泌曰僖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

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葢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以上辟爲僻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玄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

此之取繹豈取其國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
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慮事　慮籌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
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
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
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國傅氏曰時楚適
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縣邑耳
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傅氏曰言

楚分其三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傅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夭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

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傅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

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蓋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内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傳因士季語竟言之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傅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尸之　尸止也古人以守尸之人謂之尸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尸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尸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尸官道車馬不敢前

楚人惎之　定四年管蔡啟商惎間王室解惎毒也傅氏曰言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拔旆投衡而出耳未詳　按杜解惎爲教於義爲長葢晉人囷阨而楚人顧教之脫險既脫而復有譃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若如傅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可勝書且末語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囂無復部伍解非

遂圍蕭蕭潰　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傅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丘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劒人進劒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劒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

未及車也葢興師之速如此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以爲獻物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傅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虞刼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一言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其輕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間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列子鄧析謂子産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伺其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郙敦銘曰王格于宣榭宣榭者葢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𢒉古射字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從木後從）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云）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二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傅氏曰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遺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丘甲　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賦譏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軍矣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

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爲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丘出一甸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

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即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為僕大夫則君之親臣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惡易覯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恩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備者故多兼幷以成大國

十年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陸氏曰非其人謂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耳 按叔申既忠於鄭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較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　傅氏曰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以爲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干城而制其腹心　傅氏曰

言能制御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歴志引此語作能者養以之福顔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葢古本如此姚寛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耳於義亦通但杜顔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爾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葢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猗與

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巡曰祥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一軍國之事有所闕乏解非

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蹙　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

待是也復一陽浸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蹴之象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
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
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識乎 郤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
暇之言
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麑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旆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
季氏宰之宰解冢宰非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

卒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之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誤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當作桓子

靡奔有鬲氏　杜氏曰靡夏遺臣事羿者仁山金氏遂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葢

夏后相之將亾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爲謬也

有窮由是遂亾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土

五年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不諜於衆背晉之盟以亾師於鄢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是失刑也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

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衡而委蛇必折　傳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

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箋云不行而

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

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按詩上文云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

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

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　漢

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

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

則用火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

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

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

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

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

亂君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説曰揲蓍者

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

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耳而杜元凱以爲襍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傅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

姜亦自知之而以彖辭爲說也

肆眚圍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軍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即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輸積聚以貸　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

致兩故禱之陸氏曰莊子有桑林之舞則桑林者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敎命者非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傅氏曰牲犧牲用器用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曰分公室而季氏擇二盡亦

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十一年吴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非號也解可刪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

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蓋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　二國大夫後濟解云惰慢未明

暴妾使余　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耳今悔焉故逃是不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陳其所尚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爲諫也屨賤踊貴之類是已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　傳氏曰不使鄭伯夷於大夫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爲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衞幕布魯幕綃魯衞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爲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

縣北鄭地范守己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爲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耶然則魚陵之不爲魚齒山明甚况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耶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回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解云顏鬷皆姬母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

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　今胤征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莊公爲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觴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嘗酎　傅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

嘗而以酎薦祖考曰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

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服

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

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漢因之

也

無昭惡也　無昭子明之惡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

不降當服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况

於母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傳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邑屬欒氏注以爲欒盈邑按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非子之咎也解非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家乃完之曾孫

張武軍於熒庭　今翼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紫谷水西逕熒庭城南

戍郫邵　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

德二年置邵原縣　按郖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爲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踞轉而鼓琴　傅氏曰轉當爲軫詩小戎俴收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横木踞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隕妻爲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即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

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爲賂非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藪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

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

文說詩作閱皇詩作遑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

室之在解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祿秩比叔向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傅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獨爲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

陸氏曰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斃其死　言未有不亾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入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字句絕按夫猶彼也謂宋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亾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亾人謂莊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者也得賊以告

猶今律所謂能自捕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何從而反之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言其尸真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鄭氏周禮注茢

茖亭

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服虔曰不尚尚也言先
君當取叔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衞風乎　言三國同是衞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
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
謂變小雅也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
或閒歌其一二季子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見舞象箾南籥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即此象箾之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鍾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季猶畸也按季猶末也指最後甲子而言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首亥字上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如此絳老既爲隱

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按下二如身當從杜解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卻解六身亦未嘗益古文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者三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也

譆譆出出　傳氏曰說文譆痛也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爲鮮傳氏曰衆給者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槖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泰誓有此文

豈不遽止　遽亟也

左傳杜解補正卷中終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

昭元年商有姚邳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姚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姚人來賓

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大名之首章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厖以喻楚諸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傅氏曰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每享次第而至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

鮮不五稔　言少有不至五年者

請皆卒自我始　蓋古未有此法

遷實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

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竝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幷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

四姬有省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傳氏曰樂有五聲

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
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曰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秦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郊使之下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言齊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
非
三年令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數列也
音色主反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
言晉衰將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大叔稱之

諸侯求煩不獲　言所求日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非　按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葢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害爲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　按言在君子之後是竊貶於褒也

豆區釜鍾　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王若虛曰燠溫煦安息之意

以樂慆憂　傅氏曰慆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禍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其或寢處我矣　本上襄二十八年盧蒲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之語

四年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　亨古享字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少安猶言少惰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後世若少惰

將焉用之　言將用何爲辭　按杜解云焉用宋盟似得語氣

火出而畢賦　補云周禮夏頒冰

秋無苦雨　傅氏曰雨過白露時物得之則傷宋玉

九辨所謂皇天淫溢而秋霖者也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　傅氏曰楚武城必有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至託此爲辭

慶封唯逆命　謂弑君

不見既自見矣　邵氏曰言叔孫不見仲於公而仲已自見公矣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虞其惡之至此夲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

五年舍中軍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傅氏曰大從猶云亂大作蓋不忍斥言殺其父耳

民食于他　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按昭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傅氏曰朝聘皆以珪爲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

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辟其餘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頫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頫見也按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也

重之以睦　陸氏曰睦於楚

六年亂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七年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邵氏曰立以存絕不以厲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

者正也反之非正矣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人生始化曰魄　解魄形也傅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前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二卦皆云　初卜得屯其彖曰利建侯次卜得屯初九其爻辭亦曰利建侯
弱足者居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

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輿嬖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解非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鶴山魏氏曰由義如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木生條也

九年魏駘芮岐畢　駘詩作邰

蒲姑商奄　王氏曰說文郁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肅慎燕亳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夷之國也

后稷封殖天下　封殖封厚蓄殖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言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
所憚矣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
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
陳卒亾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漢書
五行志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兹歲在星
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
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
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
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
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

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五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葢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亾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邵氏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膳宰屠蒯　記作杜蕢

學人舍業　補云舍業謂不習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解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傅氏曰非也言婺女居於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

戊子逢公以登　補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彼謂欒高言雖不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戴氏疑以爲旗不可斷三尺而用李雲霑曰此如芋尹無宇之斷王旌斷其斿也

戰于稷　稷地名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傅氏曰

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難不愼也　補云言不可不愼

棄德曠宗　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補云楚子圍改名曰虔

然壅也　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邵氏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物以無親　物人也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得禮

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　邵氏曰言壺何爲焉而以其中爲雋異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疆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爲乎解非

遂入昔陽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外强内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惠

伯釋其義言蒯無以當之人臣剛彊以禦外温順以事主斯謂之忠柔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此所以爲黃裳元吉也　邵氏曰本卦爲内之卦爲外六五陰變爲陽外彊也然本八也故曰内温

供養三德爲善　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羮爲三國秖有一不羮古四字積畫以成蓋三之誤未知是否水經注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羮城南是有二不羮　李雲霑曰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羮正合四國之數

或是傳文脫葉字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正義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

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祗宮於南鄭

式如玉式如金　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一道也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竊意固城息舟城乃二城之名 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

依陳蔡人以國　陸氏曰依陳蔡之衆以立國

弃禮違命　弃事神之禮

同惡相求　傅氏曰同惡謂同謀造亂之人如蘧居蔓成然之屬

無與同好　傅氏曰言子干無黨於内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傅氏曰皆出亾因亂而入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陸氏曰此夏之六月晉人以幕蒙季孫當不堪其熱故飲之以冰不當以爲箭箙也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當從服氏說以二人爲季氏家臣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耳史

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十五年將禘於武公　按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之禘而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並同惟是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解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

一動而失二禮　朱申曰謂求器宴樂

十六年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言寧有幾次爲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亾二十四年傳幾如是而不亾郢義同

刑之頗類　類當作纇二十八年解纇戾也

立而無令名之患　立立乎其位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傳氏曰人情相與翫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於好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今胤征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君之心解非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　傅氏曰以告成事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星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恐違衆而失位也陸氏曰大人懼違衆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可以無學解非

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

過期三日　陸氏曰大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

蒐宜除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而有後命也解非　此傳與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爲葬或以爲蒐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氏曰當是時許遷于葉矣然以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是也解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　釋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爲去亦作弆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襄之則彼其室也　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襄而去之

二十年相從爲愈　愈於相從俱死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傳氏曰肉袒示必死

阿下執事　傳氏曰阿下親附而卑下之

齊侯疥遂店　正義曰疥當作痎

四物七音　傅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宫商角徵羽而加變宫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　亾字句

二十二年無亢不衷以奬亂人　舉而高之曰亢不衷猶言不端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　邵氏曰自犧者實用人以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已犧則用舍在已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葢是時太子既卒廢立之謀生矣

五月庚辰見王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

毁其西南　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二十三年乃皆執之　傅氏曰魯不直

又將叛齊　補云上年與齊盟

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入郥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誤

二十五年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陸氏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也

季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解葢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葢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宮之立經皆書之即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禍

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邵氏曰齊侯言爲魯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傅氏曰言臣千社之人

二十六年萬民弗忍居王於彘　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解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陸氏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政號曰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為天子即王位十有四年大旱屋焚卜曰厲王為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逍遙得意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

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間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攜王奸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鶴齡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弑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子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瑴

議謚其兄邵陵王綸爲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帥羣不弔之人　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二十七年延州來季子　解宜在襄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之下

王可弑也毋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史記曰王僚可弑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絶其路外困於楚而内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按傳下文云闔廬以其子爲卿則解云欲以老弱託光是也

鈹交於胷遂弑王　鈹交於胷而鱄設諸不爲之動所以能弑王也然鱄設諸亦死矣闔廬既立以其子爲卿史竟言之

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　邵氏曰國人取菅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然之

事君如在國　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即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

使宰獻而請安　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皆享臣下之禮卑公也

二十八年盂丙爲盂大夫　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盂晉大夫盂丙邑以其爲盂大夫而謂之盂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邯鄲大夫之爲邯鄲午也

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耳非龍之知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賈鄭皆云烈山炎帝之號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葢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謂三軍之事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於先王　言欲自比于先周盛王

若爲三師以肄焉　肄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

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傅氏讀至夫字爲句言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 按有所猶言有處也

欲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王應麟曰欲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偽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弑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傅氏曰辰尾居東吴在楚東故知必吴入郢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吴越雖同

星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涖政　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葢周之正月爲晉之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師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使之無忌吳自我也葢吳將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

爲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此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　按傳下文言楚囊瓦伐吳不言伐舒鳩則杜解爲得又襄公二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傅氏曰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嘖有煩言　嘖爭言也管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而不類

命以伯禽　孫寶侗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

曰東郗不可知爲何地也

密須之鼓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季芊之字

下文但言季芊知非二人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傳氏曰雲中雲夢澤中

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二水皆入

江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繞吳

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也解以爲江

南之夢非

不敢以約爲利　陸氏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

爲利

五年卒於房　房疑即防字古卩字作𠂤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廢遷防陵常山王敎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又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證

大德滅小怨　傅氏曰大德謂其弟懷初謀弒王故子西欲舍之王憐其念父以其兄有大功故并賞

六年定之鞶鑑　鞶鑑解已見莊二十一年此重出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恐晉陰厚之故爲此言邵氏曰孟孫

何爲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豫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彊爲之請以取入焉者也

八年主人出師奔　賈云主人出魯人奔郤

衞人請執牛耳　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衞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

涉佗捘衞侯之手及捥　捘捉持之也捥腕同掌臂交曲處捘之上及於捥

寡人從焉　言事之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
師同居逐之使出各居也
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
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邵氏曰登登城也下既
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譎辭絶而後下乃譎辭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
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邵氏曰上言犂彌
從之則書先登矣既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
後彌爲先下地也登絶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
也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犂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

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驂之靳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晳幘而衣貍製　傅氏曰晳白晳幘以巾髮卑賤所服貍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刧魯侯宣尼稱

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邵氏曰寘諸邯鄲衛之意也寘諸晉陽非衛之意也故曰絕衛之道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傅氏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衡其陳吳陳堅不可動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

二年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傅氏曰設旆

於軍前盛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
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
趙孟喜曰可矣　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亾
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
右師軍于倉野　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
雒而分軍爲二以脅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諸子見襄十九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邵氏曰二
不與皆指羣公子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前敗于柏舉若此戰更敗是再敗

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注曰閉塗即禮記所謂菆塗者謂匿其喪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無帥彼天常一句

出萊門而告之故　解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萊門陽關邑門

君舉不信羣臣乎　悼公忌荼恐諸大夫復立荼而廢已欲使除之故僖子以爲疑已

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陸氏曰如冕

如旂俱十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
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
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傳氏曰大
夫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小相攻伐故晉以
亾今背盟伐邾既不字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亾
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耳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
之而後可今德不過邾而伐之其可乎蓋諸大夫
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囘季孫之意故不樂杜解
皆誤
八年所託也則隱　若已託於他國而臣事之雖不

奔命猶爲之隱諱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言魯平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

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傅氏曰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之以爲魯患故懼

吳人行成　此魯求成耳而言吳人行成者内外之辭

十一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　清解已見隱四年此重出

有子曰就用命焉　劉原父曰有子當爲子有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邵氏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對
王言拜者受之之禮
使於齊　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史記曰吳子使子胥於齊
爲王孫氏　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
也解謂改姓辟吳禍非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傳
氏曰孔子與弔弔於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
也見季孫之不絻則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
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
從之固矣　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解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非也四夷雖大皆曰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　解隧道也按隧即古隊字

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傅氏曰四乘四人同乘也如文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解云兄弟八人不必皆在

十五年廢日共積　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蓋言倍日而行以二日之用爲一日之用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傅氏曰喪失也戚魯宗室背魯出奔是喪宗國

十六年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解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戴侗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宗廟中藏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史遷主祏于周廟注廟主石函也此注同按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祏于槖中非石室亦非石函矣

十七年太子又使椓之　陸氏曰椓字古與諑通呂氏春秋椓崔子之子使之爭

啇焉大國滅之將亾　當以啇焉大國爲句言其邊於大國將見滅而亾

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今大禹謨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傳氏曰二國齊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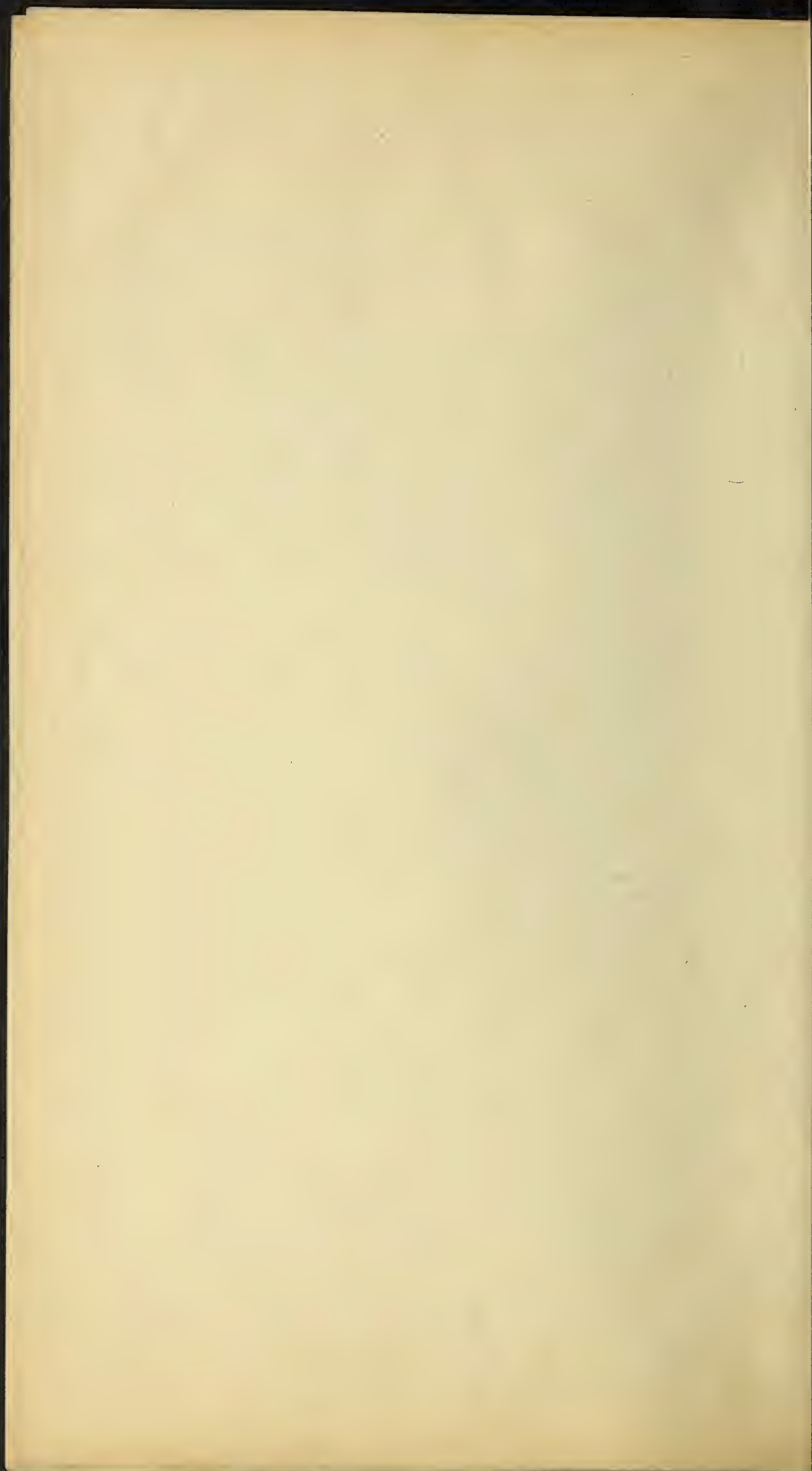
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傅氏曰彌增也其可以稱旌繁乎　傅氏曰稱副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旄仍以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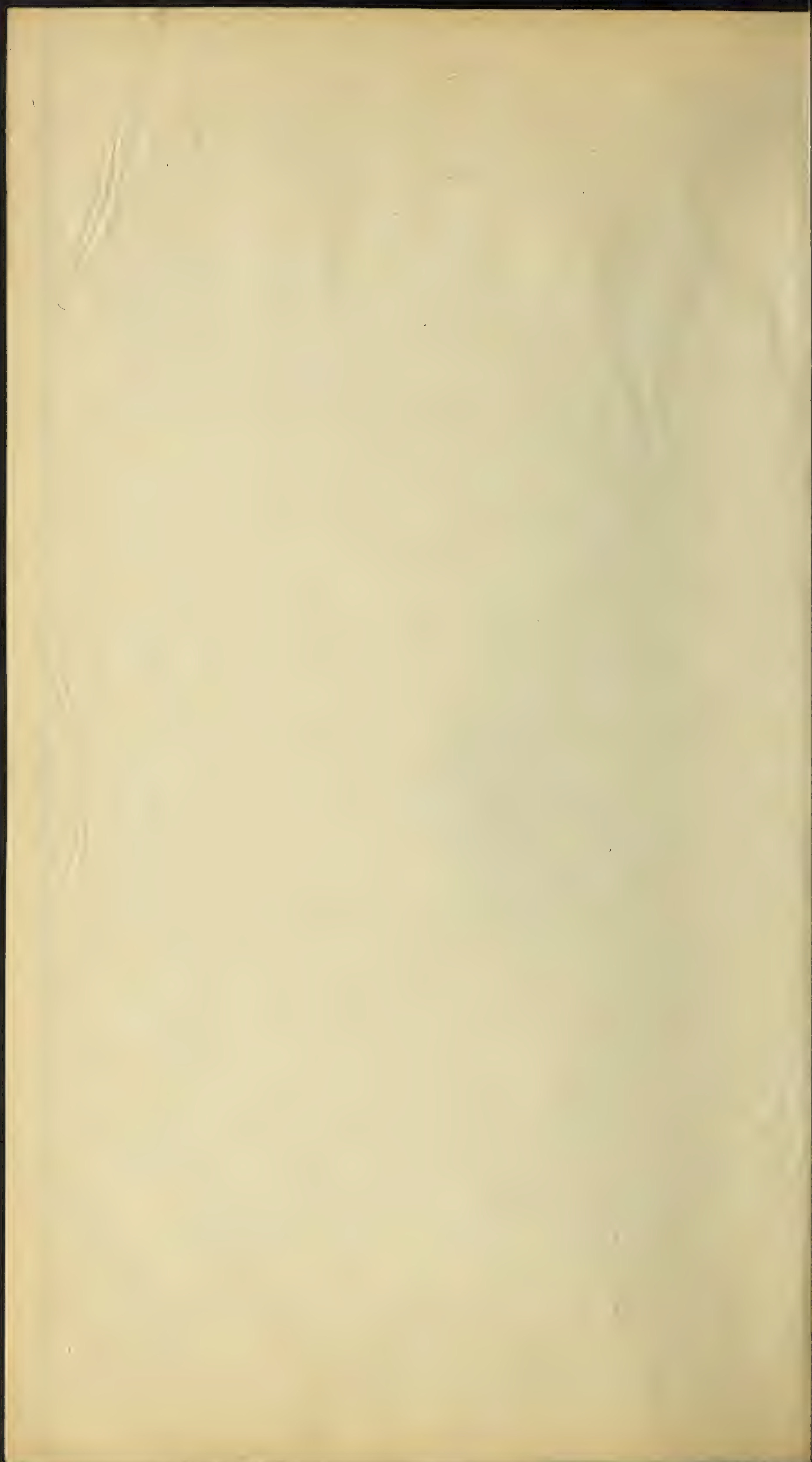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申如易申命之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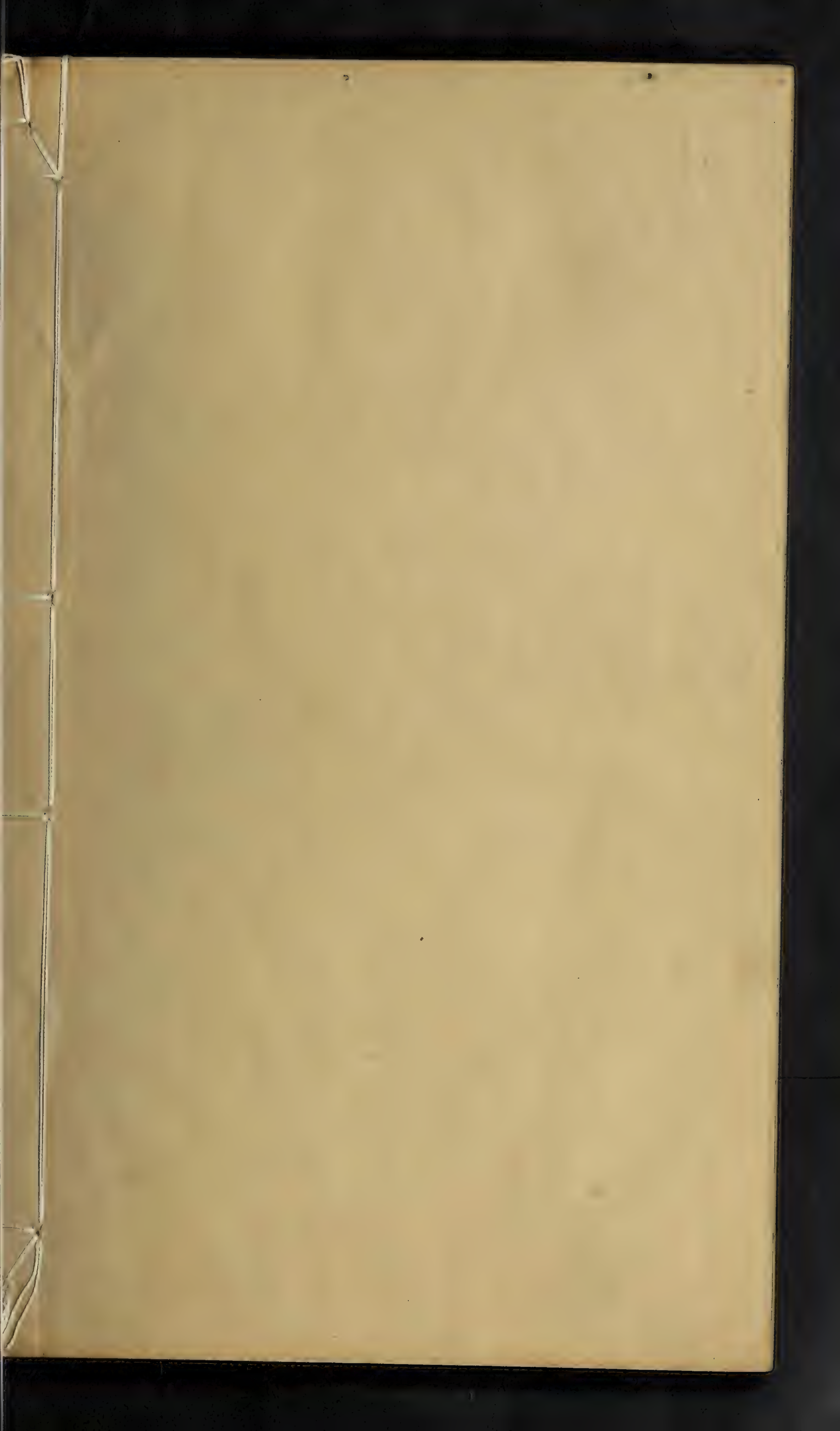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解聡從蠻夷盟慈溪黃氏曰非也葢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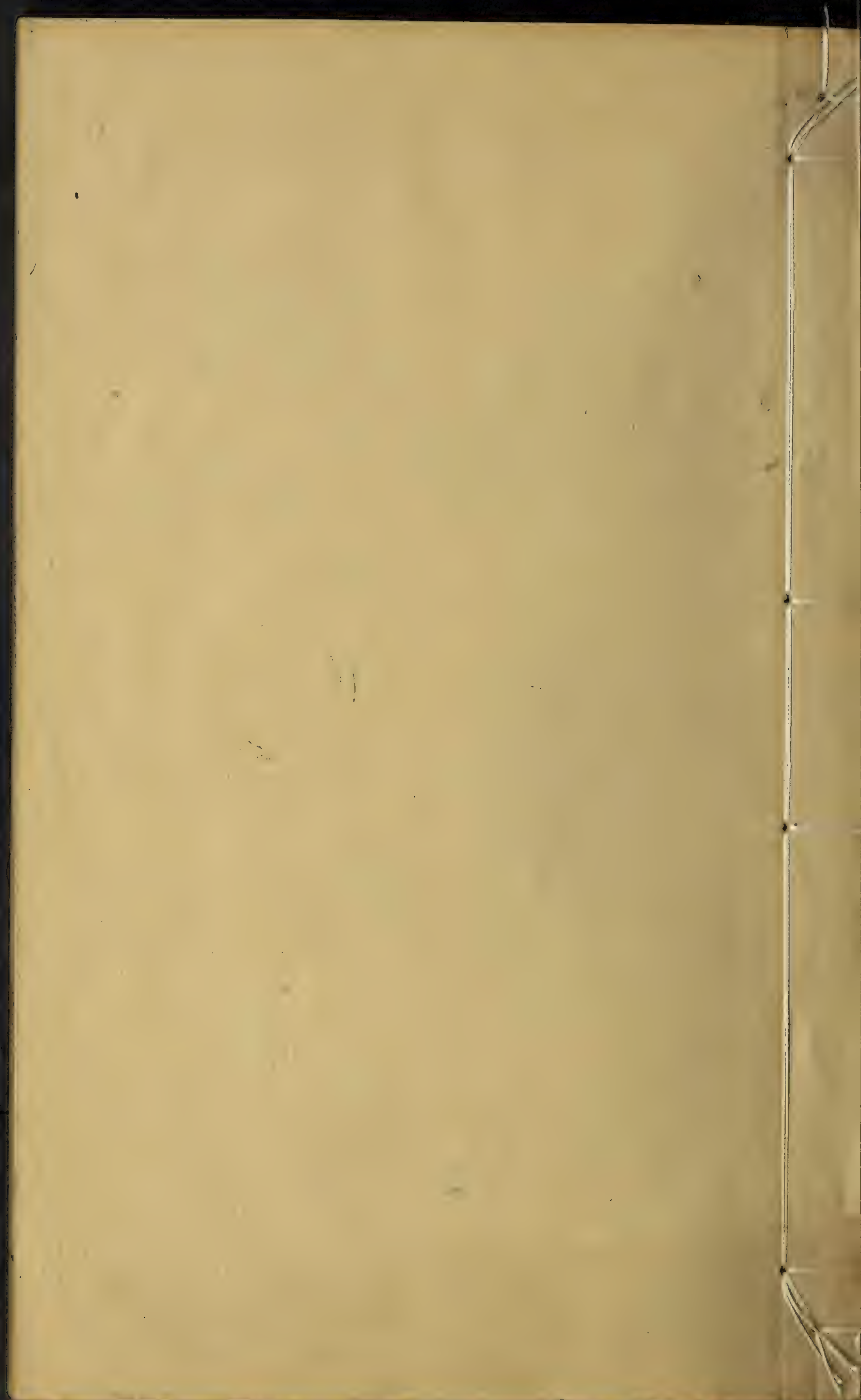
與越將妻公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意豈以盟
蠻夷爲恥哉
公弔焉降禮　陸氏曰過自貶屈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傅氏曰衷中也察其中見
滅之由
故韓魏反而喪之　補云終陳成子之言　自是晉
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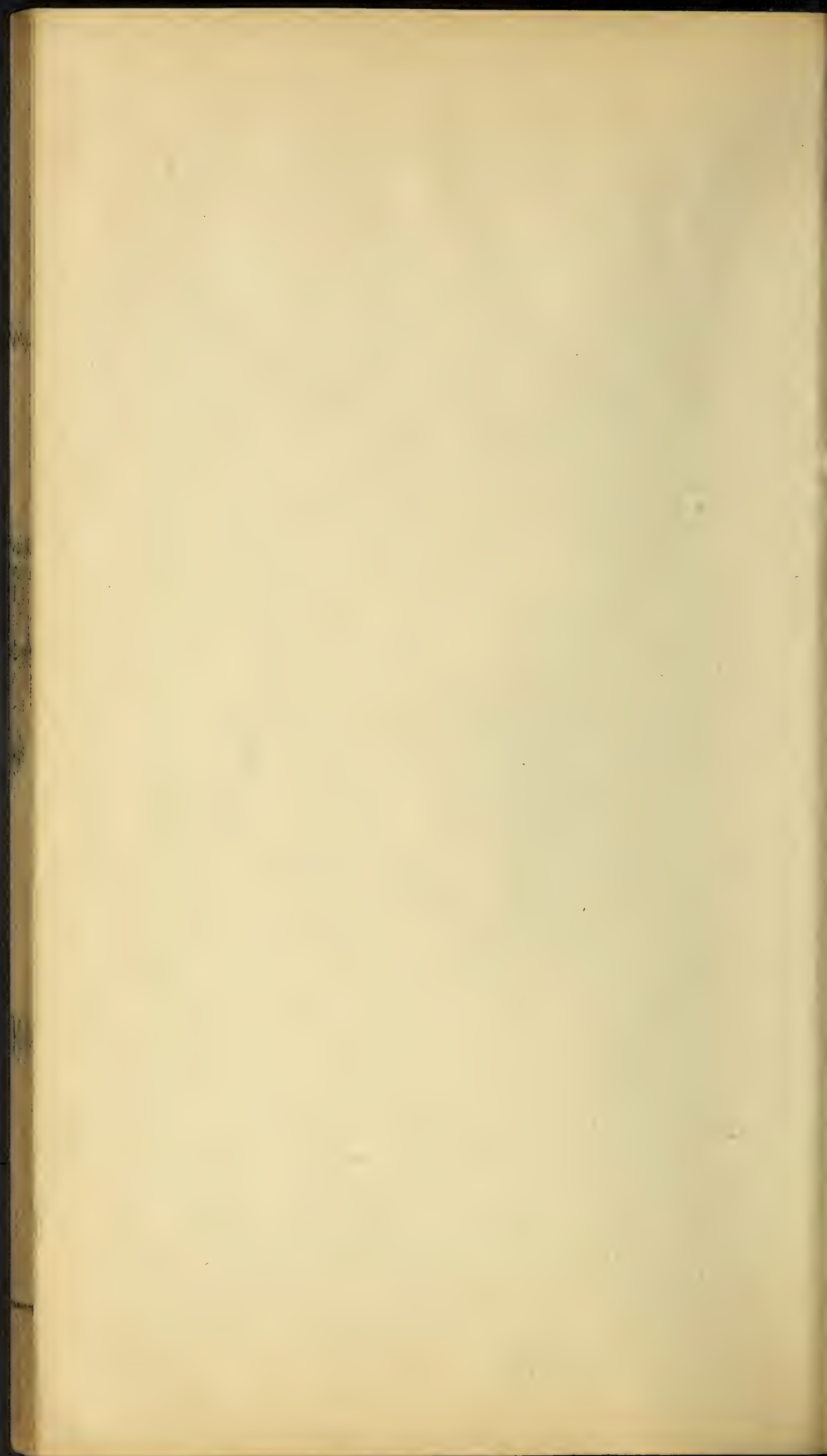
左傳杜解補正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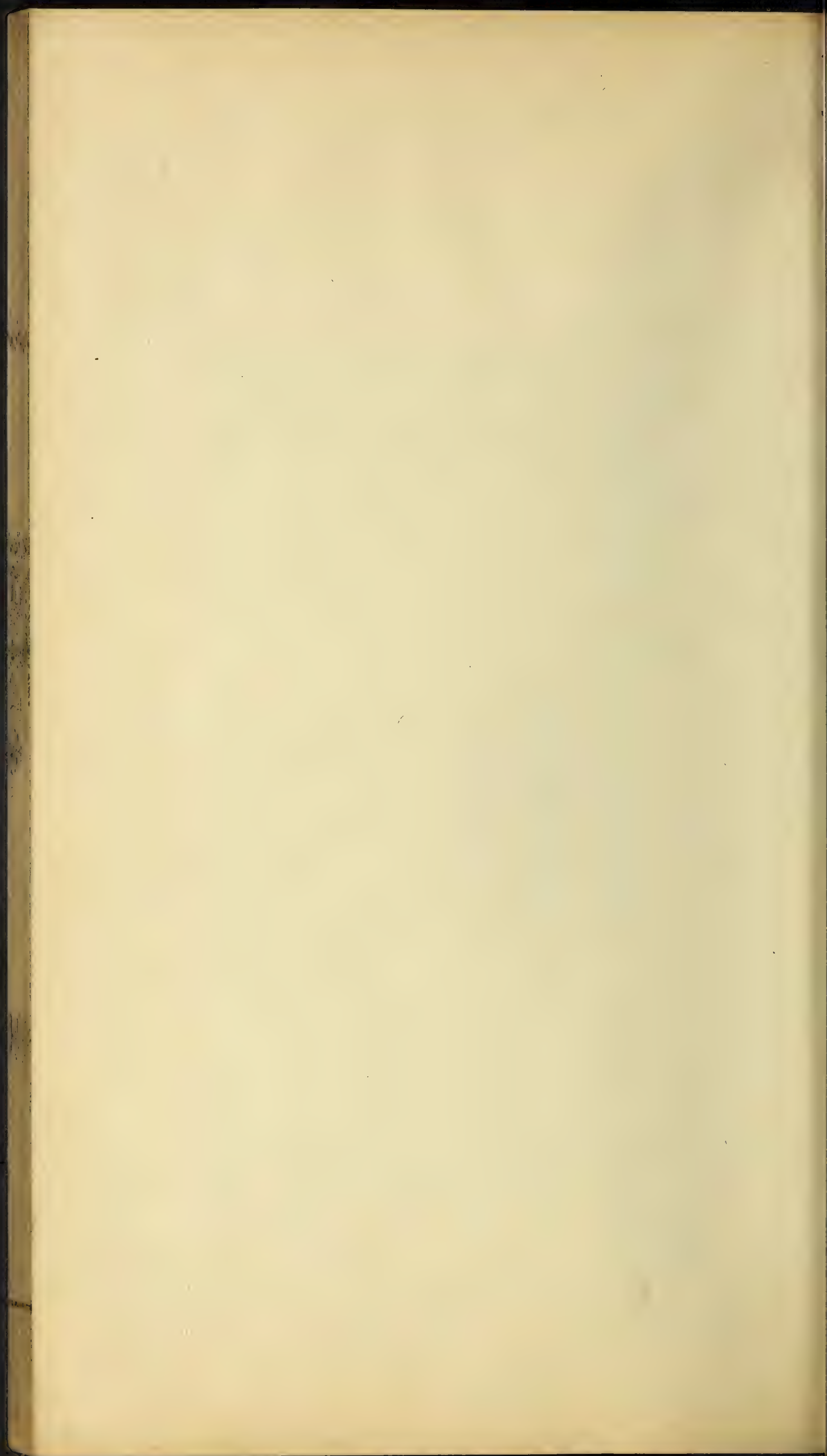












九經誤字

今天下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爲據而其中譌脫寔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讎其譌脫尤甚於諸經若士子各專一經而下邑窮儒不能皆得監本止習書肆流傳之本則又往往異於監本無怪乎經術之不通人材之日下也已余至關中見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踳駮而有足以正今監本之誤者列之以告後學亦庶乎離經之一助云東吳顧炎武

易

匪其朋无咎明辨晳也石經晳字從折從日與詩明星晳晳之晳同音折又音制監本誤從析作曾晳之晳非

書

東迆北會于匯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同按史記夏本紀亦作于匯今本作為匯非　視乃厥祖石經監本同今本作烈祖　厥德匪常石經監本同按唐柳澤上書引此作匪常今本作靡常非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石經監本同今本汝作爾　師逾孟津石經監本同釋文逾亦作踰今本作渡非　明作晳曰晳時燠若石經監本同昔傳[illegible]反字與晣同下當從日從[illegible]日非　無偏無陂本作無頗唐明皇改頗為陂宋宣和六年復為頗今尚仍唐作陂然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以語況以古音求之作頗為協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石經監本同今本作[illegible]　度作刑以詰四方石經監本同釋文詰起一反今本作誥誤

劉三吾書傳會選大抵與石經文同惟大全多同今本

詩

何彼襛矣 襛如容反石經及監本注疏皆從衣今本作禾者非

羊牛下括 與上章同義石經監本同今本多作牛羊非

不能辰夜 石經監本同傳云辰時也今本作晨非

求爾新特 石經監本同箋云求汝新外婚特來之女今本作求我非

成不以富 石經監本同箋云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曰成當依論語作誠今本竟改作誠非

家伯維宰 石經監本同鄭康成周禮注引此亦作維宰今本作冢宰非

如彼泉流 石經監本同今本作流泉小旻抑並同

秖自疧兮 石經作疧從氏宋劉彝以爲當作痻音民病也唐人避太宗諱凡字從民者皆省而爲氏今人書昬爲昏猶其遺法也唐張參五經文字愍字下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從氏凡泯昏之類皆從氏又汦字下云莫巾反禮記作㬵是其例也後人不解或乃于氏下又添一畫而讀爲氏則誤之甚矣

不皇朝矣 石經監本同二章不皇出三章不皇他並同今本作遑

以篤于周祜 石經監本同今本或無于字

既右饗之 石經監本同今本作享

降于卿士 石經監本同箋云下予之卿士今本作降于非

　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與石經文同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古本並作爰左氏宣十二年傳引此亦作爰杜注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朱子依家語改作奚今本皆作奚　維此二國其正不獲鄭箋作正云正長也石經同朱子依毛傳作政但古本之異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禮記

檀弓下使子貢問之監本注疏作子路　王制用地小大監本作大小

曾子問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監本弗作不　禮運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監本人下脫之字　玉藻入太廟說笏非古也監本古作禮　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監本二作一　喪服小記麻同下有麻同皆兼服之六字監本脫　襍記下視君之母與妻監本妻上復出若之二字　雍人拭羊宗人視之監本視作祝

祭法禘郊宗祖監本作祖宗　孔子閒居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監本參下多一於字

已上竝當依石經

周禮

考弓記弓人非弓之利也〔監本脫也字〕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不參均〔監本脫不字〕其次角有灂而疏〔監本脫角字〕

已上並當依石經

儀禮

士昏禮婦說服于室御受〔監本受作授〕視諸衿鞶〔下有壻之綏姆辭曰未敎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監本脫〕鄉飲酒禮司正升立于序端〔監本序作席〕則使人授俎如賓禮〔監本授作受〕介俎脊脅肫胳肺〔監本脫肫字〕鄉射禮改取一个挾之〔監本[illegible]作作〕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下有以耦二字監本脫〕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監本脫退字〕賓與大夫反坐奠于其所與〔監本脫坐字〕各以其物獲〔下有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監本脫〕燕禮

太師告于樂正曰監本脫于字　主人拜送觶監本送作受　亨于門外東方下有其牲狗也四字監本脫　大射儀第七監本脫儀字　主人洗觚升監本觚作酬　上射降三等監本三作二　上射於左監本於作與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監本比作北　司射作射如初監本作射作作揖　北面告于公監本脫告字　司射遂袒監本脫遂字　僕人師洗升實觶監本實作賓　司馬師受虛爵監本脫師字　公答拜賓反位監本脫賓字　聘禮賓辟不答拜監本賓作客　尚擯坐啐醴監本醴作酒　覲禮坐奠圭監本圭作主　天子乘龍載大旂監本旂作旆　喪服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監本脫也字　不滿八歲以下皆為無服之殤監本脫皆字　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監本緦下多一也字　士喪禮即位于西階下東面監本于作如　哀

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父（監本來日下脫某字）若不從卜宅如初儀（監本宅作擇）既夕禮衆主人東即位（監本脫主字）士虞禮箪巾在其東（監本巾作布）卒徹祝佐食降復位（監本脫復字）尸即席坐唯主人不哭（監本唯作帷）尸受振祭（監本受作授）特牲饋食禮立于門外東方南面（監本方作房）佐食啟會郤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監本脫戶字）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監本脫上衆字）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監本脫自字）長皆答拜（下有）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監本脫十一字）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監本尊作奠）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監本外作內）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監本薦作爲）振之三（下有）以授尸坐取箪興（七字監本脫）尸受同祭于豆祭（監本同祭作同受）

賓尸西北面拜送爵（監本尸作户）　有司徹七皆加于鼎東枋（監本枋作祊下西枋同）　賓亦覆手以受（監本受作授）　立于主人席北西面（監本作面西）　遂飲卒爵執爵以興（監本脫下爵字）　宰夫執薦以從（監本薦作爵）　受三獻爵酌以醋之（監本脫爵字）　賓尸西北面答拜爵上（監本尸作户）

已上竝當依石經

左傳

宣十五年爾用先人之治命（監本脫命字）　昭二十年古若無死（監本作古者）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有）子朝奔郊（四字監本脫）　哀十六年沈諸梁兼二事（監本脫沈字）

已上竝當依石經

公羊傳

桓十五年祭仲存則存祭仲亾則亾矣（監本則存下多一矣字）　莊七年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監本脫則字）　九年其言取之何（監本脫言字）　二十七年通季子之私行也（監本通下多一乎字）　二十八年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監本作後書）　僖元年貶必於其重者（監本脫其字）　二十年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監本災作異）　二十一年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監本作以至此乎）　文十三年周公用白牡（監本牡作牲）　十四年淫乎子叔姬（監本乎作于）　成十六年成公將會晉厲公（監本脫晉字）　襄二十七年子苟欲納我（監本脫欲字）　二十九年僚惡得爲君乎（監本惡作焉）　昭二十一年春王三月（監本作二月）

二十五年終弒之而敗焉（監本脫之字）　定二年主災者兩觀（監本主作時）（已上並當依石經）

穀梁傳

隱元年珠玉曰含（監本珠作貝）　四年與于弒公故貶之也（監本脫之字）　八年日入惡入者也（監本惡下脫入字）　而祭泰山之邑也（監本脫也字）　桓九年則是放命也（監本放作故）　莊二年爲之主者卒之也（監本脫主字）　六年春王三月（監本作二月）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監本脫宋公衛侯四字）　十九年其遠之何也（監本脫之字）　僖十年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監本明下叓多一明字）　文五年賵以早而含以晚（監本作已晚）

八年不至復[監本復上多一而字]　宣七年來盟者前定也[監本脫者字]

九年楚子伐鄭[監本子作人]　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監本脫于字]

年存意公亦存焉[監本焉作也]　成十三年遂會晉侯齊侯宋公[監本脫齊侯二字]　十六

十八年非大而足同與[監本與作焉]　襄二年六月庚辰[監本辰作寅]　昭元年三月取鄆[監本作二月]

四年爲齊討也[監本討作封]　五年以地來也[監本地上多一其字]

八年弟兄不得以屬通[監本作兄弟]　不與楚滅閔之也[監本作閔公]

十一年一事注乎志[監本注作註]　定元年此大夫[監本此下多一其字]

四年一事而再會[監本作後而再會]　哀元年子不志三

月卜郊[監本志作忘]

已上並當依石經

凡監本有筆誤顯然易見者不錄
其與石經異文而兩通者亦不錄

石經考

東吳顧炎武輯

總序

困學紀聞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魏正始則邯鄲淳晉裴頠唐開成中唐玄度後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廟御書

漢石經

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蔡邕傳言六經）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儒林傳熹平四年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

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雒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蔡邕傳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

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張馴傳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　宦者傳汝陽李巡等五人稱爲清忠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魏石經

晉書衛恒傳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據衛恒書勢所言則三字石經非邯鄲淳書

晉石經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通典裴頠爲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以寫五經

石經歷代存毀之迹

晉書趙至傳詣雒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說
注嵇紹序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

石季龍載記遣國子博士詣雒陽寫石經

魏書太宗紀泰常八年四月帝至雒陽觀石經　高祖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壬申幸太學觀石經　劉芳傳芳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爲劉石經　馮熙傳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　崔光傳領國子祭酒神龜元年夏表

曰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魏志明帝太和四年二月戊子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按漢熹平四年乙卯至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三百四十三年魏文帝黃初七年丙子崩至後魏神龜元年戊戌計二百九十二年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墌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還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

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通鑑云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乂劉騰作亂事遂寢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洛陽漢魏石經于鄴

水經注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刋典論六碑附于其次

雒陽伽藍記開陽門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

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與水經注言三字者不同）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高祖題爲勸學里武定四年大將軍遷石經于鄴

雒陽記太學在雒陽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

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章懷太子注後漢書所引較之伽藍記多論語一經　水經注以此為魏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東與此不合）

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元年八月詔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

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于雒陽

隋書經籍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

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按水經注伽藍記所列碑數東二十五西四十八共七十三枚而北齊書所紀在鄴者五十二枚則不過失其二十一枚耳未至於不盈太半也）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失載周大象元年徙雒陽一節此[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劉焯傳言自雒陽運至京師者爲[illegible]也）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什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　劉焯傳運雒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襍著論跋

宋歐陽棐集古録目石經遺字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亾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眞僞也在雒陽蘇氏家

姚寛西溪叢語漢魏石經湮滅殆盡往年雒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鈌已甚方勺泊宅編同

張舜民畫墁録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

邵氏聞見後録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俱已壞缺

天下碑録漢石經尚書論語公羊在張奎龍圖家

趙明誠金石録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

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曰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于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

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已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于卷末云

黄伯思東觀餘論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翕侮成人今作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感女永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女分猷各翕中各設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

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逮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文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熹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雒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

上臣下皆歎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亾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又有一段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䧛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未詳）谿上歎當是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董逌廣川書跋石經不盡蔡邕書如馬日磾輩相與

成之然漢隸簡古潑于法度亦後世不及趙緈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雒中人士逮今有之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洪适隸釋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憸下闕言白人維舊孔舊上有求下闕二字扱孔作求舊下闕有志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浮下闕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仝孔無女不下闕其或迪孔作稽自怨孔作怒下闕永孔作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

先予丕下闕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罔疾臼下闕能迪古

我先后下闕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興降

丕永於戲孔作崇降弗祥嗚呼今予下闕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

各翕孔作設中下闕建乃家　般孔作盤闕一字既下闕眾臼女罔台民

孔作無戲怠勖孔作懋建大命今我孔作予下闕凶德綏孔作嘉績下闕今孔無爾

惠孔作調朕闕植孔作動[illegible]以遷肆上下闕乘孔作隱哉予其勖

孔作懋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illegible]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illegible]天既付孔作孚已上高宗肜日篇厥遺

任孔作王父母弟[illegible]方[illegible]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無鴻孔作洪水臼孔作汨陳其五行帝下闕臼建用皇極次六

卣艾（孔作乂）用三德（下闕）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闕）食
二卣偵三卣祀四卣司空（下闕）極凡庶民無有淫㒺
人無有（下闕）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路毋偏
毋黨王道蕩蕩毋黨（下闕）爲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六）一卣正
直二（下闕）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用（闕）頗辟（孔作僻下闕）乃心諒
及卿（闕）諒及庶民（孔作人 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違）朕不敢有（下闕）爾時維天命王卣告爾
多（孔無二字）（下闕）茲維（孔作洛）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下闕）有年
于茲維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啇（孔作穡）之艱難乃㑥（孔作逸）乃憲（孔作諺）既延（孔作誕）不（孔作否）則侮厥（下闕）
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孔作度治）民祗懼（下闕）或怨肆高

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享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下闕）功田功徽柔懿

共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酒（孔作淫）毋劮（孔作逸）于遊田

維（闕）共（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曰今日（下闕）厥不聖

（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荆（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兄曰（孔作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闕）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

（上有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

會（孔作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上有克）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

丕丕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已受）人之徽（孔作徽）言（下闕）訓德（孔德）

上有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闕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名大保下闕通孔作達殷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

即孔作既下闕黼衣孔作扆已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亾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

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劮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叙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蓋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

至河陽岸頹半沒于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未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亾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氈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既集隸釋因以所有鑱之會稽蓬萊閣(勘音)

(慉勉也劮亦逸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誰上有其)之盖亦勿思　園有棘

其實之（下闕）父兮父（闕一字毛無）曰嗟子予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
尚（毛作上）慎（下闕）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闕）
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飲飲（毛作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黍
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肎顧逝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肎勞
（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
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有蓲（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
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闕）既見君子
云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樞作蓲數字

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入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叙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顔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爲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爲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媵觚于賓(下闕)上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下闕)媵爵者執觶待于(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

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略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閟之燕咨訪治道萃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滕觚、滕爵云者滕蓋送

也

石經公羊殘碑

暈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栢於是謂栢𠃧吾爲（闕三字）矣隱𠃧（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之石踖（板本作碏）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曷爲（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栢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一字）爲栢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内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𠃧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下闕）後爲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母兄稱兄几（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

赴而(闕一字)不告公曷為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

内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試

(板本作弑)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以為字)不繫(闕一字)臣子(闕二字)薨何以不地不忍

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成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一字)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遝(板本作逮)聞(闕一字)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字)君子也制

春秋之義以(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

書記災也　世乎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
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䛕議郎臣[闕二字]臣劉弘
郎中臣張文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
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
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
不可考繹蓋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
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
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入人姓名
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闕一字）道生孝（下闕）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闕）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作貢）曰夫子（闕五字）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五字）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已矣（板本作也已）（下闕）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知來（下闕）人之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字）何（下闕）以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廋哉

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貢問下闕
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闕子下闕曰何爲則民服孔
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曰書云孝于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一字與下闕
與對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曰起予
板本有者字商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殷禮吾下闕也知其說闕三字天
下也其闕一字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
太廟下闕子知禮下闕禮下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
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禮
下闕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闕二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

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

人之惡者惡居下 板本有流字 而訕上者惡 下闕 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 子曰年卌 板本有而字 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
六章 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 闕一字 去父母之國 板本作邦 闕一字 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 下闕 子曰鳳兮鳳兮何而 板本無而字 德之衰也 板本
無也字 徃 闕二字 可諫也 板本無 来者猶可追也 板本無下闕 執車 板本作輿 者為
誰子 板本無 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板本有也曰二字
是知津矣 下闕 若從避 板本作辟 世之士哉擾 板本作耰有而字 不輟子
路 板本有行字 以告 板本有夫字 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下闕 㱿不
分孰為夫子置 板本作植 其杖而耘 板本作芸 子路拱而 闕一字 止子路
宿殺雞 下闕 禮 板本作義 如之何其廢之也 板本無 欲絜其身而亂

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于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字)者距(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游(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焉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闕)仕而(下闕)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下闕)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

（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隧（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下闕）告子贛（闕一字）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𤖭（板本作牆）賜之𤖭（闕二字）窺見室家之好夫（下闕）尼不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丘陵也（闕三字）踰也仲尼日月也（下闕）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闕）

（已上子張篇）

不蔽蕑在帝心朕躬有罪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兩罪字）在朕躬（下闕）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闕一字）則說（下闕）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

（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闕一字）字

賈板本作沽諸賈之哉包周闕四字葢肆乎其肆也闕一字

周闕下闕一字曰言而在於蕭𦺇之內盡毛包周無於闕下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賈其杖賈之哉者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来臻我邦之類未嘗爲

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
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
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
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
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
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
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
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
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
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
来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

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説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䎖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閒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文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寛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爲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張縯石經跋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

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續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

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金石録唐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見存西安府學

唐石經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刋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

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新唐書鄭覃傳始覃以經籍刓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距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故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　高重傳爲祭酒與鄭覃刊定九經于石　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五日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敕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幷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體官翰林待詔

唐玄度狀準太和七年二月五日較覆定九經字體
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準其舊字樣歲
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訛誤今依字樣參
詳改正諸經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
篆隸不同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
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
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新唐書藝文志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玄度九經字
樣一卷

中興書目字樣一卷開成丁巳歲唐玄度撰序曰奉
詔覆定國學石經字體刪補張參五經文字采其疑

諛舊未載者撰成一卷凡七十六部見存西安府學

蜀石經

成都記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其書丹則張德釗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玉海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按此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　僞蜀相毋昭裔

取唐太和本刻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㚟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晁公武石經考異序鴻都石經自鄴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

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
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
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
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
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
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
榮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
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
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須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
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
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

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雠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蒙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

示之衞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亾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于經後不誣方將必有能考而正之者

洪邁容齋隨筆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畫蓋避唐高祖太宗諱也

范成大記考異幷序凡二十一碑在石經堂中

宋開封府石經

玉海宋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已酉以皇姪右屯衞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

月十五日功畢上之賜銀幣
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
隸二體刻石兩楹　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
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
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
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十五日王洙薦大理丞楊南
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　日國子監言草澤
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不願仕
賜以銀絹五月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
書目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
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周密癸辛襍識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宋高宗御書石經

玉海紹興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及史記列傳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四日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

廡　繫年錄十三年十一月丁卯秦檜奏前日嘗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于國子監仍須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真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爲名朕當親寫參政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炤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絕古今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

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
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
元史申屠致遠傳西僧楊璉眞加作浮圖於宋故宮
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
見存杭州府學

晁公武石刻古人尚書

晁公武古文尚書序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寖乎無聞書契之作肇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滅中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晦蝕今

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
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爲隸古定此實一耳
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
爲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
編於學宮迺延士張貟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
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粤[illegible]之類學者
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
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附於石經之列
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奇字者識又安知
世無楊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于右尹孔

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傖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東吳顧炎武序

金石文字記卷之一

商

比干銅盤銘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眞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寧茲一作於寶一作保今考之張邦基墨莊漫錄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陜西提點茶

馬李朝孺爲陜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
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欵識一十六字又得玉
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銳下濶而方厚
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留秦州軍資庫
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
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自取
之而去祁寛居之嘗見之爲余言之然則此碑之
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爲何代之物不可知而
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
編首云爾
周

石鼓文

石鼓凡十相傳爲周宣王獵碣今讀其文皆淺近之辭殊不及車攻吉日之閎深也金史馬定國傳言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楊用修愼最稱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余獨以其辭不足儕于二雅而疑之今在京師國子監先師廟戟門左右有元潘迪音訓

韓退之石鼓詩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

蛇今讀此詩但有鋪張而無意味其有一章之可
幾於二雅哉若峋嶁碑詩不知何所據而作注引
盛弘之荆州記曰南嶽周廻數百里昔禹登而祭
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
嶽記曰昔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而退之
因此作詩其辭曰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
摹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
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
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則是不獨自韓
以前未有見此碑者即退之亦未之見也至宋嘉
定壬申有何致字子一者始得之祝融峰下手摹

以歸及衡山令搜訪已迷其處字奇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可斷其爲僞作而無疑也

吉日癸巳

世傳周穆王登壇山刻此四字於石金石録以爲三代時所用皆古文科斗書而此乃類小篆疑而未信今壇山在贊皇縣東北一十五里而此石已移置縣之儒學戟門西壁

鼎銘

今在丹徒縣焦山寺中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

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銘九十三字皆古文蝕一字外爲雲雷之形其文曰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各（古格字）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徒南中（古仲字）右（古佑字）世惠僉立（古位字）中廷王呼史𤕬冊令（古命字）世惠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古汝字）玄衣朿帶戈琱戟縞韠彤矢鋈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古丕字）顯敬休用作尊鼎用享于　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用

朱彝尊曰鼎銘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時器也其曰立中廷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周禮小宗伯掌建邦之神位

註故書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則是銘曰立亦當讀位也

吳季子墓碑

唐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縣延陵鎮吳季子廟越絕書曰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古名延陵墟即其地也後人又摹刻於縣南門外驛前

元吾丘衍學古編曰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

合且音君字作季字漢器蜀郡洮郡字半邊正與此君字同用此法也以季字音顯見其謬比干墓前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辨之甚明此不復具

秦

泰山石刻　李斯篆

金石錄言劉跂作秦篆譜凡一百四十四字金薤琳琅言宋莒公摹本僅二世詔五十一字今所存惟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二十九字在嶽頂碧霞元君宮之東廡而泰安州城内東嶽廟中別刻

一石亦止二十九字其宋本不傳

嶧山石刻　李斯篆

秦刻久亾宋淳化四年太常博士鄭文寶以徐鉉摹本刻之於石在陝西西安府儒學中元至元二十九年重刻者在鄒縣治

其文有云功戰日作當是攻字古人以攻功二字通用齊侯鎛鐘銘肇敏于戎功作攻周禮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王車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爲功古者工與功同字

漢

魯孝王刻石　八分書

金高德裔記曰魯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池明昌二年詔脩孔子廟匠者於池中得此石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今在孔子廟中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

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曰惟王五十六祀考楚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而論之曰方是時王室衰

弱六國爭雄楚尤强大遂不用周之正朔嗚呼可謂僭矣楚之僭在王而不在乎自紀其元也春秋書隱公元年豈亦不用周之正朔者乎劉原父曰元者始爾君之始年謂之元年猶歳之初月謂之正月非有天子諸侯之辨也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即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

元年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年靖侯窋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上言侯建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圖周陽侯甗鍑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甗鍑容五斗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色上反也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操為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年月及職
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圮而其文剝蝕殆半若
少室啓母二所即闕亦就隤矣
其文曰惟中□□嵩高神君□□□□休□最純
春生萬物□寸起雲潤施原流□□□宣竝天四
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所尊□□奉起□□
盡勤□□功德刻石紀文□顯□異以傳後賢元
初五年四月陽城□長左馮翊萬年呂常始造作
此石闕以後列職官姓名字多漫滅不可識
竝天普天也古人省文
嵩山三石闕不載洪氏隸釋故今錄其全文此三

闕巋然尚在而永叔德父當宋之盛時何以皆未之見則知二錄所不及載者固多也

開母廟石闕銘　篆書　延光二年

今在嵩山啓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七字内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蓋亾其上一層矣後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又曰闕式以石條累砌如墻而闕其中石質甚粗

劣空地間雜刻花紋亦不工細即篆文亦未盡善也内修條二字皆從彳

歲屠維協洽莫春予親至廟下視此石闕井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亾其上一層也

其文曰□□□開母廟□□神道闕時太守□□朱寵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伍左福已上題名□□□□□□百川柏鯀稱遂□□□□□浩浩下民震驚□□□□□□寫玄九山甄旅□□□□

□漢山辛癸之間□□□□□斯民同心濟□
□□□□□□替又遭亂秦□□□□□馮
神彌彼飛雉□□□□□符瑞靈支挺生□
□□□□穌清興雲降雨□□□□□不歇比
性乾坤□□□□□我君千秋萬祀□□□
□□銘功昭眡後昆□□□□□二年以上銘文重曰
□□□□□□德洋溢而溥優□□□□□則
文燿以消搖□□□□□皇極正而降休□□
□□□□芬茲楙于圃疇□□□□□木連理
於芊條□□□□□胙日新而累熹□□□□
□□咸來王而會朝□□□□□□九域□其修

治□□□□□□祀聖母虔山隅□□□□□□□
神□亭而□格□□□□□鳌我后以萬祺□
□□□□□于□樂而罔□□□□□□□永歷
載而保之已上後銘文

重曰二字出楚辭遠遊篇所謂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井叔誤以爲重日而云是年月一行按此一行今存六字二年之下重曰之上空石未鐫益明其非紀日矣　漢書班倢伃自悼賦文選潘岳寡婦賦亦竝用重曰二字

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今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尚十餘

里當是漢時廟在其地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一行行四字其所列丞薛政等與啓母廟同其爲一時所立無疑也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亾其上石一層矣其見存之文每行四字曰□□林芝□日月而□□□□三月三日郡陽城縣興治神道□□□□君丞零陵泉陵薛政五官椽陰林戶曹史夏效監廟椽辛述長西河圜陽馮寶丞漢陽冀秘俊廷椽趙䌛戶曹史張詩將作椽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北海相景君碑并陰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漫漶

魯相乙瑛置孔子廟百石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氏隸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繇以魏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百石卒史者秩百石之卒史也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是也若三輔卒史則二百石黃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因其秩有不同故

舉其石之多寡以別之水經注載此爲後人不通
者改作百夫吏卒杜氏通典刻本亦作百戶吏卒三國志監本同

魯相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並陰　八分書　永壽
二年九月

今在廟中碑兩旁並有刻字

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

其文有云逡遁退讓者逡巡之異文也管子桓公
蹵然逡遁漢書平當傳贊逡遁有恥敘傳逡遁致
仕周禮司士注王揖之皆逡遁既復位儀禮士昏
禮大射禮公食大夫禮注辟逡遁鄉射禮注少退

少逡遁也聘禮注辟位逡遁又三退三逡遁也又
辟位逡遁又辟於其東面位逡遁也又退爲大夫
降逡遁士喪禮注辟逡遁辟位也特牲饋食禮注
辟位逡遁禮記玉藻注俛逡遁而退著屨也皆同
此文顏之推匡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
遁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爲逡字當音七
均切然余考之古書亦多不同如晏子春秋有云
晏子逡遁而對有云晏子逡循對曰漢書萬章傳
章逡循甚懼外戚傳逡循固讓皆以下字爲循而
此碑及漢書禮注又以遁爲巡又如莊子忠諫不
聽蹲循勿爭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又逡循之異文而王莽傳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師古曰後音千旬反退也其字從彳則又逡之異文也楚辭九章思美人遷逡次而勿驅兮漢書公孫弘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皆作逡碑又書妣為妛與堂邑令費鳳碑同而玉篇云妛必媚切女名此又後人之解也

漢人書有遁甲開山圖雲麓漫鈔曰世傳遁甲書甲既不可隱何名為遁因引此碑證為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也今按遁字古人以代巡字者多當是巡甲太玄經云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此碑上有一大孔漢碑多如此劉熙釋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

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
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此
後漢時人所見云爾不知周時固有碑矣檀弓公
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
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正義曰繂即紼也鑿去碑中之木令空於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入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
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
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注云樹碑於壙之
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
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
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此劉熙所指葬時施

鹿盧下棺之碑也聘禮賓自碑内聽命又曰東面北上上當碑南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注云麗繫也謂牲入廟繫著中庭碑也雜記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此注家所指在宮廟之中一爲賓揖之碑一爲麗牲之碑者也碑之字本從石窆用木者取其便於事也其見於西漢人之書者淮南子盧敖見若士遯逃乎碑注曰匿于碑陰是也孫何碑解曰何始寓家於潁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貫索之爲者問故起居郎張公

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去聖未遠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予見漢碑皆高不過今之三尺餘可用以麗牲以木爲之可用以引棺今既失其穿中之制而碑之高大乃無限度與古人之碑名同而體異也

楚相孫叔敖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三年五月

拓本

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西北隅楚相孫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曾見春秋史記者其文云叔敖爲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叔敖相楚莊王乃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人當楚

昭王惠王之世援後贊前已爲不順又云繼高陽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人在叔敖後四五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嬖人伍參即舉之父乃云繼其統何耶又云仕于靈王又云卒而莊王封之按春秋莊王子共王共王子康王靈王令反以靈王在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者矣

碑云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馬驌曰左傳宣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杜氏注蔿艾獵孫叔敖也不名饒

冀州刺史王純碑　八分書　延熹四年十二月

拓本

泰山都尉孔宙碑并陰　八分書　延熹七年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按後漢書孔融父伷泰山都尉非也當依碑作宙（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伷者別自一人董卓傳以陳畱孔伷爲豫州刺史（袁紀臧洪傳同）符融傳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三國志魏武帝紀豫州刺史孔伷注引英雄記伷字公緒（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嘘枯吹生）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伷事略見許靖傳此泰山都尉乃融之父耳又韓勑碑陰出錢數郎中魯孔宙季將千

王弘撰曰漢碑陰無額獨此有篆門生故吏名五

大字書法視前碑微異當别是一手

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此爲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弘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遵而成之者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華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遺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絶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也勑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

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竝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敕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勑而後人因之淮南子重九熬注熬音整形也六朝時敕字多改作勑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惟整字從此敕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勑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勑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勑脩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勑

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肏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别音賚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勑者又何說也沛相楊統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勑尉部吏牧公房妻子皆此勑字今尚書皋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竝作勑而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勑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玄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韓勑孔廟後碑殽阬君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又郡國志弘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

此碑袁府君逢先爲弘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京人一爲河南密人主者椽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椽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弘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椽佐一爲霸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别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勑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于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椽則市石祭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曆志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豈其人歟予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無異而又惜胤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爲飭漢碑范史多用勑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

考之博古圖諸書有考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軸椽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古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椽蒼省綏和壺曰椽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褕造監工黃佐李負𦣞言省言監即察書之類也

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

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爲中也

以孝武之求神仙爲登假之道按列子黄帝篇曰

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

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

以爲登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

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葢以爲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

假鄭氏注曰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

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爲據也

竹邑侯相張壽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五月

今在城武縣土人截爲後人碑趺止存二百餘字

冀州從事張表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十一月

拓本

金鄉長侯成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

拓本

其文有云滋滋履眞者孳孳之異濟陰太守孟郁

修堯廟碑亦以滋滋爲孳孳　漢碑未有志其夫

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

月三日庚午遭疾終又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宛句

曹氏終温淑愼咸曰女師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

二月辛卯此後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

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子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

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高眹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今在廟中後有武后天授二年馬元貞題名

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舊在廣平府學都太僕穆金薤琳琅謂江陰徐公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以惠予與此絕異舊刻闕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又積行勤紡今作勤紹俱為可疑謂是後人僞作今此碑又亾而嘉靖二十

四年知府唐曜重刻者在漳川書院彌失眞矣

衞尉卿衡方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今在汶上縣

其文有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爲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游俠傳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竝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

博陵太守孔彪碑并陰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今在曲阜縣

其文有云拼馬者易明夷六二渙初六皆曰用拯馬壯拯字子夏傳說文字林竝作抍音升一音承上舉也漢時所傳如此而今作拯者唐開成以後所定也又按方言抍扶也出休（古溺字）爲抍周禮職幣注振猶抍也大司徒注振窮抍救天民之窮者也（新唐書楊於陵傳抍救貧民用此字）又作撜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音蒸舉也升出溺人則撜與抍同爲一字矣古又有作承者列子使弟子竝流而承之

李翕析里橋郙閣銘　八分書　建寧五年

今重刻在略陽縣

其文有云醳散關之嶃潔者楊用修以醳爲釋嶃爲嶄潔爲濕是也歐陽永叔集古錄曰後漢熊君碑其書顯字皆爲顯按說文顯從㬎聲而轉爲㬎其失遠矣莫曉其義也愚考㬎字从日从糸乃㬎之省（說文㬎从日中視絲古文借以爲顯字殽阬碑陰顯字再見皆作顯）而後人寫作田者誤也古人以濕爲潔者不一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他合切漢書王子侯表濕成侯忠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駟望侯冷廣以濕沃公士師古曰濕音它合反功臣表有濕陰定侯昆邪霍去病傳王莽傳並作潔陰地理志平原有

漯陰縣而水經濕餘水亦漯字之異文荀子窮則棄而儑注儑當爲濕韓詩外傳作棄而累魏建成鄉侯劉靖碑隰字作隰惟其以日爲田此永叔之所以疑也

司隸校尉魯峻碑并陰　八分書　熹平二年四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

石經　八分書　熹平四年

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

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熹平之立石見於後

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

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少二枚

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禮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毁禮記碑

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

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

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

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

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

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

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

言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

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更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隷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隷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隷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

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誠金石録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于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視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

得至鄴者不盈太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據宋黄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宫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温聞見後録

言近年維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

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爲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豊同豐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豊不始於中郎也李丞相將束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爲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秘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爲隸爲眞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

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盡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

又按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

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竝鑱諸石
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
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
亦未見拓本
元吾丘衍學古編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
本破缺磨滅不異眞古碑今無矣

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四月

今在鄢陵縣豫字磨滅以其頴川人而言本州知
其爲豫州也
其文曰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迺迄于周
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吉甫相周宣勛功

有章文則作頌武襄猗犹二子著詩列於風雅及
其玄孫言多世事景王載在史典秦兼天下侵暴
大族支判流僊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
爲潁川分趙地爲鉅鹿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
金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潁川者家于傿陵克纘
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玄會稽太守之曾富
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也君體溫良恭儉
之德篤親於九族恂恂於鄉黨交朋會友貞賢是
與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主簿督郵五
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盡
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高位不以爲榮卑官

不以爲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京夏歸德宰司嘉
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寑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
於是論功叙實宜勒金石迺作銘曰於鑠明德於
我尹君龜銀之胄奕世載勛綱紀本朝優劣殊分
守攝百里遺愛在民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
羽爲漢輔臣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卽
幽昬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
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還
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
文不當省氏字也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

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名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都穆金薤琳琅曰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溧水即漢溧陽地也有元至順四年單禧釋文考正碑文與隸釋不同者十餘字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桑柔瞻

字可讀爲彰今此碑正作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
而改爲嶦也單禧跋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
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官舍才老時此碑未出
或據類文（才老自注云三十卷本朝陶内翰穀所編）録之耳

白石神君碑幷陰　八分書　光和六年
今在無極縣後有燕元璽三年題名元璽慕容儁
號

郃陽令曹全碑幷陰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今在郃陽縣此碑萬曆中掊地得之文字最爲完
好此洪氏所未見今録其文於左
君諱全字景完燉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

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
叔振鐸於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
世宗廓上斥竟子孫遷於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
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家隴西或居燉煌枝分葉
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
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
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
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
太守父琫少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
君童齔好學甄極毖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
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亾之敬

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為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
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
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為治中別駕
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
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
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不
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吮膿之仁分醪之惠攻城
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
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
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罔潛隱家巷七年光
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

長訞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荆揚同時竝動而縣
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褱不
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於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
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逆絕其本根
遴訪故老商量儁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
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癃盲大女桃婓
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吏王宰程横等
賦與有疾者咸蒙瘳悛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
繦負反者如雲戢治廧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
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
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

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尚功曹史王顯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圮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霑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碑陰　故三老商量伯祺五百鄉三老司馬集仲裳五百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故門下祭酒姚之辛卿五百故門下椽王敞元方千故門下議椽王畢世異千故督郵李諲伯嗣五百故督郵楊動子豪千故將軍令史董溥建禮三百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不言錢數下同）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故鄉嗇夫寧駿安雲故功曹任午子流故功曹曹屯定吉故功曹王河孔達故功曹王吉子僑故功曹王時孔良五百故功曹王獻子上故功曹秦尚孔都二（但一二字）故功曹王衡道興故功曹楊休當女五伯故功曹王衍文珪故功曹秦杼漢都千璉（秦杼後一行但一璉字與都字竝）

故功曹王詡子弘故功曹杜安元進（右上一層）　處士河

東皮氏岐茂孝才二百（右超上一層書之）　故門下賊曹王翊

長河故主簿鄧化孔彥故市掾杜靖彥淵故市掾

王尊文憙故郵書掾姚閔升臺萌仲謀（二字一行萌字與閔竝）□

宣（二字一行與仲竝）　元（一行與宣竝右第二層）　故市掾王　建和故市掾

成播㝵舉故市掾楊則孔則故市掾程璜孔休故

市掾扈安子安千故市掾高貞顯和千故市掾王

瓌季晦故門下史秦竝靜先（右第三層右）　□□曹史高

廉□吉千□□部掾趙炅文高故塞曹史吳産孔

才五百故塞曹史杜苗幼始故法曹史王　文

故賊曹史趙福文祉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故金

曹史精暘文亮故賊曹史王授文博起一行與博字並右第三層左

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義士侯褒文憲五

百義士潁川臧就元就五百義士安平祁博季長

二百右第四層

按後漢書西域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已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據此碑則寬當爲全戊已司馬當爲戊司馬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則當日邊

臣虛上功狀而文人遂以飾之於碑者也

碑又曰續遇禁錮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此則全爲黨錮中人而史傳闕之也

朱彝尊曰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

大女桃斐楊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女則竟以爲妃之異文（文選左思蜀都賦娉江斐與神遊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竝作妃其字亦可作婔眞誥江婔登濯山解佩）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容妃則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

在郭內者謂之都亭

此文乃王敞王畢等相與爲之而自稱爲俊艾無乃自譽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尉氏令鄭君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祗存數字碑陰列故吏處士人名尚完

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

今在東平州儒學

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賓之誤中謇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曁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加丂已爲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爲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金石文字記卷之一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二

漢

巴郡太守樊敏碑　八分書　建安十年三月

重刻本字甚拙惡

其文有云哲爲韓魏者析之異米巫殂虐者凶之異歲在汁洽者協之異士女渧泠者零之異呂氏春秋殂氣不入身無苛殀漢書藝文志星事殂悍後漢書禮儀志大儺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殂廣韻殂即凶字古文漢三公山碑攘去寇殂魏橫海將軍呂君碑羣殂鼎沸竝作此字爾雅歲在未曰協洽史記歷書作汁洽天官書作叶洽方言自關而東曰洽關西曰汁春秋文耀鉤黑



帝叶光紀周禮禮記注竝作汁周禮太史讀禮書而協事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大行人協辭命故書協作叶鄭司農云叶當作汁張衡西京賦五緯相汁五臣本作叶五經文字協古文作叶而緯書有樂汁徵圖漢書五行志引洪範協用五紀字又作旪師古曰旪讀曰叶四字皆以十爲聲而从劦从口从水从日則各異耳尚書大傳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注謂春厥民析則析之爲晳或亦可通用乎

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婁機漢隸字源曰碑言遭

桓帝大憂哀隕而亾當是靈帝時也
王弘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
陰文凸起他碑所無
秦君碑　八分書　無年月
滕縣東四十里馬山後有古城半圮于河土中得
此碑其文曰余聞湯武千載周孔異世以義相高
況余天祿踐跡遵基竊慕揚善喟然而歎其鄙辭
曰於穆秦君命世優邁承祖皇□裔出畢□紀行
録功必本其初惟君總角勵志仲尼從容六藝□
佃田疇升階英妙轉典蒸黎爲政崇博五教竝和
仁賢叙位法依蕭何圄圄空虛鄉無逋逃凡百肅

雍莫不率從境内既寧路不資遺耕夫千畆餘種不歸玄清介白食茹扳葵三年有成嬰兒謡歌鼓腹喜德踊躍嘔唏水靜魚集國富民繁户增十倍牧守孔嘉怒不斷刑寛不容非化准邠邵比翩而飛永如南山不缺不虧略取大較丹書刻石垂示後昆識者察焉

魏

公卿上尊號碑　八分書

拓本殘缺按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後

受禪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十月

拓本未按以上二碑並在許州今現存

封孔羨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後人刻其下曰陳思王曹

植詞梁鵠書謬也

書輯五瑞作揖太皡作大皓三恪作愙

胡三省通鑑注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

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王莽敗失國光武

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

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宗聖

侯邑百戶

宋書禮志曰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彫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後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太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

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裴松之傳曰松之以
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竝斷以故終
魏之世略無紀功述行之文其立碑之見於史者
惟田豫顔斐二人而晉世則扶風王駿魏舒羊祜
杜預闞德唐彬嵇紹丁紹范平立碑之事百有餘
年亦僅七八見齊建武中范雲上表求爲太宰竟
陵王子良立碑事竟不行其文載昭明太子選中
所引亦止太宰褚淵丞相豫章王嶷二例若劉動
之生爲立碑安戉王秀之四碑竝建史家書之以
爲異事而自魏至陳文字之罕傳於後有繇然矣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

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又考漢末蔡中郎集中胡廣陳寔各三碑橋玄楊
賜胡碩各二碑又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
有碑夫一人而至二碑三碑亢矣殤子而爲之立
碑濫矣至於闕樓人獸之餙亦多在桓靈之世水
經注言閹寺擅權五侯暴世割剥公私以事生死
如荆州刺史李剛之石闕祠堂四壁隱起彫刻爲
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弘農太
守張伯雅之引水入塋域爲池沼蟾蜍吐水石湟
承溜蜀郡太守王子雅之石樓雙峙欒櫨承栱雕
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者爲葬薶之後一至

於此繇上之人不爲之限制也然則魏武之禁其可已乎

吳

紀功碑　皇象篆書　天璽元年

江寧府南天禧寺門外有石三段乃吳後主天璽元年巖山紀功德石其文不全宋元祐六年轉運副使胡宗師甃置漕臺後圃仍題其末今在府學顧起元曰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巖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

作黃長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戚光續志云象書獨步漢末况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刻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凋書各八行兩旁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讖曰天讖廣多曰將軍裨將軍關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咸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腹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

葢刻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正與此石類

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竝用古體俱足周事

晉

太公呂望表　八分書　太康十年三月

今在汲縣西門太公廟

水經注曰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谿言太公嘗釣於此也今其文曰般谿之山明靈所託般即磻之異文

水經注又言縣民故會稽太守任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遂立壇祀又言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此碑是无忌所立無字作无而自稱爲太公之裔孫然則崔盧二姓皆出太公其後人之門第可謂盛矣

表云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蓋壽百一十餘歲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尚書顧命稱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以太公爲康王時卒者非矣開寶中詔修先代帝王祠廟而

以鬻熊配文王召公配武王周公唐叔配成王太
公畢公配康王葢因此碑而誤

蘭亭序　王羲之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蘭亭序以定武本爲最佳其眞者已不可得即宋
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國子監一石
爲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來元史周伯琦
傳言順帝以伯琦工書法命摹王羲之所書蘭亭
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宣文閣中意此伯琦所摹
後人因閣廢而移於此也

王弘撰曰今又有東陽本不讓國子監本宣德間
何士英作兩淮鹽運使得之淮南井中頗上上黨

皆不及也

梁

上清眞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陶弘景正書　天監十七年

今在句容縣茅山

碑首云弟子華陽隱居丹楊陶景弘造隱居手自書前此未有列書人之名者此其始也水經注[illegible]石門碑額陳留邊韶字[illegible]寺碑文云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録事[illegible]名前此已有書之者也　其書金陵地肺字作胇

瘞鶴銘　華陽眞逸撰　正書

今在丹徒縣焦山下刻於崖石輟耕録云須潮落

方可模故罕得其全文者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况號華陽眞逸而此書類顔太師沈存中則眞以爲况黄長睿東觀餘論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西清詩話云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眞人晩號華陽眞逸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此銘曰壬辰曰甲午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景以天監七年遊海嶽往會稽及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爲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可知也董逌書跋載南陽張壆所記云瘞鶴銘今存於焦山凡文章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字而所亾失者幾

五十計其完書葢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熙寧三年春余索其遺逸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似是眞侶之號余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非顏況可知矣今考此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居書無疑予友淮陰張弨以丁未十月探銘山下復得七字云惟寧之上有厥土二字華亭之上有爽塏勢掩四字其右題名徵下有君字皆昔人之所未見也

後魏

孝文皇帝弔殷比干墓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

今在汲縣北十五里比干墓上魏書劉芳傳高祖遷雒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即此文也

此碑字多別搆如蔑爲蔑蔽爲蔽菊爲蘂寔爲寔箕子爲萁子往爲徃厥爲厥邅爲亶顛爲巔辛爲亲因爲囙桴爲桴翻爲翻曳爲电芙蓉爲扶容葩爲蘤漂搖爲漂颻慮爲慮螭爲螭喬爲裛帶爲帶訴爲訢雛爲鶵瀏爲淄俯爲府闔爲闔騶虞爲騶

虧隨爲隨巒爲巒吸爲歙闘爲闘睇爲睇不可勝記顏氏家訓言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追來爲歸見穆子容太公碑作跦先人爲老見張猛龍碑作[illegible]更生爲蘇今人猶用之　胡三省通鑑注引宋景文手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爲辨至隋有柵詈其字又以巩易巧矣　困學紀聞亦引此又云以

文字爲學今觀此碑則知別體之興自是當時風氣而孝
文之世即已如此不待喪亂之餘也江式表云皇
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
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又以意說
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後周書趙文深傳太祖以隸
書紕繆命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
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蓋文字之不同而
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別體之字莫
多於此碑雜體之書莫過於李仲琁而後之君子
旋覺其謬自唐時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
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

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漸歸于一矣顧以此二碑出于千歲之遠而與孔壁之文蘭臺之典同什襲而寶之豈不可笑也哉雖然此碑不傳則唐人正字之功不得而著乎千載也存之以示後人使知趣舍云爾

又考魏書道武帝天興四年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太武帝始光二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須之遠近以爲楷式天興之所集者經傳之所有也始光之所造者時俗之所行而衆文經之不及收者也則知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三國志注

引會稽典録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像類造
作異字千名以上是別撰之字自漢而有矣

磚浮圖石蓋銘　正書

嵩山會善寺掘地得此石蓋銘曰神龜三年七月
三日魏故太傅侍中太尉公清和王懌世子元亶
字子亮次子元紀字子開奉爲建七層磚浮圖一
區敢用頂髮及諸雜寶上塔追誠崇敬千載弗忘
謹銘函蓋今存寺中元紀當是元啓

魯郡太守張猛龍碑幷陰　行書　正光三年正月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
王人生造頌文多剝缺

中嶽嵩陽寺碑銘　八分書　天平二年四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末有正書一行曰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從嵩陽觀移來會善寺立

碑文東作東矩作短潛作灒馴作巡豚作㙊洋作庠鶩作務惟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猶存古式冢字三見曰湛凝冢曰虔禮禪冢曰至冢至妙廣韻冢與寂同莊子注取其冢寞無情耳冢音寂本亦作寂

葉封嵩陽石刻集記曰此碑上截刻佛相雕鏤層疊佛相隆起餘地鐫平此文刻於下截當碑四分

之一其字之上方又刋空方六寸許滚入二寸許其規製亦迥異於後代也北齊諸碑亦率類此

李仲琁修孔子廟碑并陰　興和三年十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魏書李仲琁傳除車騎大將軍兖州刺史仲琁以孔子廟牆宇頗有穨毀遂脩改焉即此碑也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爲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爲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引禮記梁木其摧作良木尤誤

太公呂望碑　穆子容撰　正書　武定八年四月

今在汲縣西北三十里太公廟

北史言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

其辭曰作其辭粤古曰字與日同一書法故變其文爲粤欲讀者之易曉也

驪山温泉頌　正書

今在臨潼縣

北齊

石刻佛經　天保二年

朱彝尊記曰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

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既久虺蝎居之雖好遊者弗敢入焉丙午三月予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審視書法非近代所及徘徊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獲縱觀其全也由唐以前書卷必事傳寫甚者編韋續竹截蒲葺柳而浮屠之言亦惟山花貝葉綴集成文學者於時窮年筆札不能聚其百一難矣石經肇自蔡邕歲久淪缺至唐鄭覃周墀復勒於京兆後唐長興中始變傳寫爲雕印舍至難而就至易由是書籍日以盛顧世之學者

忽其易反或東而不觀何與豈其所謂日盛者乃其所以衰與北朝之君臣崇奉釋氏故石刻經像在處多有今佛宮所棲少者百人多者數千人然通其旨者率以語言文字爲無用見講說佛經往往鄙置不屑嗚呼佛之說雖異於吾儒要皆彼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旣用其法盡棄其先生長者之言果何如哉九經之文在西安府學儒者雖不能盡觀而得之者咸知愛惜至風峪所藏其徒雖繁莫有顧焉者矣是則釋氏之無人不尤甚於吾道之衰也夫

又曰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

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北夢瑣言載此正作風谷胡三省注風谷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風谷即風峪北人讀谷爲裕俗竝加山作峪

按北齊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矣

相里寺碑　八分書　天保三年正月

今在汾陽縣太相里崇勝寺碑刻佛像其下方及兩旁皆題名碑陰有文并頌一通漫滅

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字剥落不可辨

孝子郭巨墓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拓本其文曰開府中兵參軍梁恭之盛工篆隸騎兵參軍申嗣邕微學摛藻則此碑文嗣邕撰恭之書乃後人列名之權輿也

少林寺碑　正書　武平元年正月

今在本寺大殿前刻佛像與相里寺碑製略同書法甚劣齋字作斎

會善寺大殿前有武平七年十一月造像記其製亦同是年十二月改元隆化其明年國亾矣

南陽寺碑　八分書　武平四年六月

今在青州府北門外龍興寺

龍門山造像記　正書　武平六年六月

雒陽西南二十五里伊闕山亦謂之龍門左傳謂之闕塞昭二十六年兩山相對伊水出其中泉出石竇下注于伊固昔日神都名勝之地後魏胡太后崇信浮屠鑿崖爲窟中刻佛像大者丈餘凡十餘處後人踵而爲之尺寸可磨悉鐫佛像至於今未已豈之氓謂鐫佛之功可得福報而其出於女子者尤多余嘗過而覽之既不可徧惟此武平六年者書法差可畫方格如棊局而其半亦已磨滅唐人

則多總章以後及武后年號乃知魏齊唐三代之時無非女主爲之崇飾耳

按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卿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終始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地去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又言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帝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其所謂大京靈巖寺者在魏舊都平城今大同府城西三十里雲岡堡巖上刻佛像無數是其作俑也

周

華嶽頌　万紐于瑾撰　趙文淵八分書　天和二年十月

今在華陰縣西嶽廟

其結銜曰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臨淄縣開國公万紐于瑾造此文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縣伯大夫趙興郡守白石縣開國男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余所見碑撰人書人列名者始此其陰爲唐刻華嶽精享昭應之碑而左右旁各有題名别見於後

万紐于瑾者唐瑾也後周書本傳時燕公于謹勳

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言瑾學行兼修願與之同姓結爲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賜瑾姓万紐于氏又云封姑臧縣子以平江陵功進爵爲公而不言臨淄者史闕也李昶樂運傳竝云臨淄公唐瑾

又曰趙文淵字德本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淵及冀儁而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淵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竝學褒書文淵之書遂被遐棄文淵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

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其書歷官與此碑悉同其以淵爲深者避唐諱耳

又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也時屬天旱高祖勑武祀華嶽嶽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爕理陰陽遂使盛農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勞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須登峰展誠尋其靈奥嶽既高峻千仞壁立巖路嶮絶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

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茅而宿夢見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高祖聞之璽書勞武賜雜綵百匹按武以保定三年出爲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轉太傅則此碑正其在州時立也（後周改華州爲同州）

豆盧恩碑　入分書

今在咸陽縣

碑云恩字永恩今北史附見其兄豆盧寧傳但言永恩而闕其名其歷官與傳略同後半漫滅不可讀

隋

天龍山碑　八分書　開皇五年

今在太原縣天龍寺

龍藏寺碑　張公禮撰　正書　開皇六年十二月

今在眞定府龍興寺大殿內其後爲天寧閣九間五層高一百三十尺中有銅觀世音像高七十二尺四十二臂各有所執之物俗謂之大佛寺也碑爲隋開皇六年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立而其末乃云齊開府長兼行叅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亾入周周亾入隋而猶書齊官蓋君子之能不降其志而其時之人亦不以爲非也其書踐阼爲

踐祚何人爲河人伽藍爲伽籃懷爲壞五臺爲吾臺則理之不可通者疑爲後人模刻之誤又宋歐陽公集古録云龍藏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所書而龍興寺乃乾德元年建據文忠集録之日碑尚不在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金薤琳琅曰寺在隋名龍藏歐公謂寺廢與碑在常山府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惟其大書齊官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考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爲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疆與以迭代爲之臣者[illegible]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于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然則令人之不及古者又豈獨書法之陋文字之訛

而已哉

大戴禮武王踐阼禮記曲禮踐阼臨祭祀正義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文王世子篇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踐阼而治注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繼體之君臨朝行事謂之踐阼史記漢文帝紀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主人階也古時殿前兩階無中間道故以阼階爲天子之位王莽傳引書逸嘉禾篇云周公奉鬯立于阼階隋書載北齊邢子才議曰君位在阼階故有武王踐阼篇啖氏春秋傳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爲君康王之誥是也未

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公即位者即阼階之位也韓文公集元和聖德詩皇帝即阼方崧卿注謂東階也或作祚非

安喜公李使君碑　八分書　開皇十七年二月

今在馬嵬堡北五里

趙嵋曰碑獨闕使君名而有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書無傳不可考

同州塔銘　八分書　仁壽元年十月

今在同州

其文曰維大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辛亥朔
十五日乙丑皇帝普爲一切法界幽顯生靈謹於
同州武鄉縣大興國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
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諸王子
孫等并內外羣官爰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
生生世世值佛聞法永離苦空同昇妙果

敬法寺碑　周彪撰　丁道護正書　仁壽二年十
二月

拓本

李淵爲子祈疾疏　行書　大業二年正月

今在鄠縣草堂寺

滎澤令常醜奴墓志　正書　大業三年八月

今在興平縣崇寧寺

墓之有誌始自南朝南齊書云宋元嘉中顔延之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今之傳於世者惟此及梁羅二志爲隋代之文爾

梁任昉撰文章緣起謂誌墓始晉殷仲文隸釋謂東漢已有墓碑昉未之見也周必大得光武時梓潼扈君墓甎撫脫隸書而非鐫也以此知東漢誌墓初猶用甎久方刻石今謂起於江左者疑亦禁碑之後至晉末復刱爲之而名曰誌耳

鷹揚郎將義城子梁羅墓誌　正書　大業四年十八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杜曲古人之字未必皆工而後人貴之者以其所從來遠也此志正書猶帶八分凡隋以前之書法多如此而書志之人未必其通文義也鷹揚之字出詩大明之篇而此志前作陽後作楊宣政元年周武帝之號而書作正汪汪萬頃作傾羽儀作議降疾不瘳作抽與乾坤而齊固作個禁旅之禁作樊禁樊川之樊亦作樊此皆文理之至謬豈可以其出于古而不論哉

志云大漸之期春秋六十有一按大漸出書顧命

疑非人臣之所宜稱然列子書言季梁得疾七日
大漸則固已通用之矣漢蔡邕作太傅胡公夫人
靈表云皇姑沒而中感遂大漸兮速流議郎胡君
夫人哀讚云疾大漸以危亟齊王儉作褚淵碑文
云景命不永大漸彌留任昉竟陵文宣王子良行
狀云大漸彌留話言盈耳梁沈約安陸昭王緬碑
文云遘疾彌留欻焉大漸唐王紹宗作王徵君臨
終口授銘云吾六兒同人見疾大漸惟幾盧藏用
蘇許公碑文亦云大漸之始遺令遵行
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
十年七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左光祿大夫姚辯墓志銘　虞世基撰　歐陽詢正書　大業七年十月

拓本按此銘金薤琳琅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今予所得本全

智永千字文

今在西安府儒學一行正書一行草書宋大觀己丑刻

唐

秦王告少林寺主教　行書

今在寺中其文刻於裴漼碑之上方首曰太尉尚

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臺雍州牧左右武候大將
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王字爲後人鐫去世民告
柏谷塢少林寺上座寺主以下徒衆及軍民首領
士庶等柏谷塢王世充建爲轅州少林寺隷之武德四年四月廿七日衆僧等翻轅州城歸國末曰四月卅
日按舊唐書太宗紀高祖受禪拜尚書令右武候
大將軍進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武德元年冬拜太
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尋加左武候大將軍涼州
總管三年加拜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七月總率諸
軍攻王世充於洛邑則此乃四年之四月卅日也
其五月丙寅則世充降而河南平矣世民二字草
書特大乃太宗親書

又按金石錄載唐太宗賜少林寺教書八分書武
德二年與此不同或別是一教
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　陳叔達撰銘　八分書
武德九年二月
今在盩厔縣樓觀大殿前
皇甫誕碑　正書
今在西安府儒學萬曆中亭圮壓碑中斷
題曰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
銜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
縣開國公于志寧製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皇
甫君以仁壽四年九月卒而不書立碑年月按舊

唐書于志寧傳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殿內宴怪不見志寧或奏曰勑名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則此碑貞觀初立也其不書年者不以隋臣而蒙唐號也

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溫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溳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此自古人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辵

而爲隋者未必然也

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此碑中有世子及民部尚書字

豳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　貞觀四年十一月

今在長武縣距邠州西八十里唐太宗與薛舉戰爭之地按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

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此其一也

孔子廟堂碑　正書　貞觀四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其書銜曰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碑額相王旦者睿宗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去僞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彥超再建則元碑已亾此重刻也

此碑與皇甫誕碑竝書胥爲胥廣韻胥俗作胥然考之漢人如韓勑孔廟禮器碑桐柏淮源廟碑司空宗俱碑巴郡太守張納碑竹邑侯相張壽碑咸伯著碑金廣延母徐氏碑穀阮祠碑陰楊震碑陰及魏公卿上尊號奏北齊南陽寺碑固已書爲胥矣漢人碑亦或作胥後周華嶽頌作胥故李善注枚乘七發以通厲胥母之塲爲胥母之誤而壻字一傳爲壻再傳爲壻三傳爲聟四傳爲聟皆胥之變也詩有女同車釋文壻音細字林作婿戰國策韓且坐而胥亾乎王胥臣之反而行竝作胥書大傳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作胥晉書五行志論胥於北音義胥息魚反張駿傳有黃龍見於揖次之嘉泉呂光載記迎大豫於揖次音義揖子魚反次音恣漢書地理志武威郡有揟次縣此皆胥字之誤漢仙人唐公房碑壻字作聟晉王右軍帖有女聟字其書慕爲莫笑爲咲覆爲覆匱判爲判歌爲哥其字

或通或俗而及之爲反則重刻者誤也

臨淄郡公房彥謙碑　李百藥撰　八分書　貞觀五年三月

今在章丘縣西南七十里趙山之陽彥謙唐相玄齡之父金石録以爲歐陽詢書

房彥謙高祖法壽自宋歸魏封壯武侯子孫承襲魏隋唐三書皆同獨碑作莊武按漢膠東國有壯武縣文帝封宋昌爲壯武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後漢志壯武故夷國左傳隱元年紀人伐夷是也賈復傳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等六縣晉張華亦封壯武侯字竝

作壯獨此碑與左傳杜氏注作莊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　李百藥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五年十一月

拓本

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

年四月

今在麟遊縣舊唐書本隋之仁壽宮太宗改爲九

成宮是也

虞公温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

十一年十月

今在醴泉縣殘缺

冊府元龜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本同之枝榦元功上宰猶在

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標識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

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贔屓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尚有存者僅二十一片房玄齡存五百餘字褚遂良書高士廉存三百餘字許敬宗撰趙模書段志玄存八百餘字張後胤馬周蘭陵公主各存六百餘字公主碑李義府撰殷仲容八分書姜遐許洛仁各存九百餘字姜碑姪郕公晞撰書孔穎達存千字于志寧撰阿史那忠崔

敦禮各存七百餘字（崔敦禮碑于志寧撰子立政書）豆盧寬存四百字（李義府撰）薛收張阿難監門將軍王君各百餘字徒存形似唯唐儉存字千一百乙速孤行儼存字千四百（劉憲撰白義晊八分書）李靖存字千五百（許敬宗撰王知敬書）李勣存字千八百（高宗御製御書）乙速孤昭祐存字二千五百餘（苗神客撰釋行滿書）又一碑存字百五六十可辨而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二十六年而余至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訪僅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剗去後又購得四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

趙㴔曰萬曆戊午四月余爲九嵕之遊距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駿駿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爲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咒精健絕倫止存十三從趙村北行里許爲莊河村未至先于道旁冢得姜遐斷碑至村則有段志玄碑東行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考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玄齡碑褚河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

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李靖碑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温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爲得中而不復可搨至西峪村村東南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蕘等碑皆有法而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構小疎昔人謂爲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

後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爾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其東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蓋土人捶而仆且瘞之也又明日登山謁昭陵有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各三陵北四十五里吡干村村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晊八

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
褒公段志玄碑　正書　貞觀十六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京師至德觀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
書　貞觀十六年五月
拓本
贈比干太師詔并祭文　薛純陁八分書　貞觀十
九年二月
今重刻在衛輝府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二月贈殷比干爲太
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

上自爲文以祭之

晉祠銘　太宗御製并書　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爲并州爲北都爲河東節度使治昔人立廟於此以祀唐叔考之北齊書已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于此冊府元龜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中葢昔之并都甚大祠去城三四里爾在懸甕山之麓晉水之所發源後人於此引池結亭架橋其上林水翳然足爲一方之勝其廟負

山而東面者晉水之神南面者唐叔之神後晉天福六年封唐叔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而宋時又封晉卜爲顯靈昭濟聖母飾爲婦人之像今之人但言聖母而不復知有唐叔爲古先有土之君矣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後人蹱其遺蹟蓄以爲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北史薛孝通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抹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無禮將爲神笑是則當時之所祀者唐叔非水神也祠前蓮花臺上有鐵人四一紹聖四年一五年造俱完一弘治十

一年一無年月俱壞今之工不及古也

碑陰字體不一其上右方云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攝吏部尚書護軍臣馬周凡七行皆當日書者其餘則皆宋人續題錯亂無次其空處又有洪武二年行省參知政事楊憲題而絕無一唐人題者以御書之碑不敢擅刻也東軒筆錄呂升卿爲京東察訪游泰山題名於

他碑則真宗御製封禪碑之陰刊刻搨本傳於四方後二年升卿判國子監會蔡承禧爲御史言其題名事以爲大不恭遂罷升卿判監

唐人之題固纍纍也

舊唐書東夷傳新羅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干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製温湯及晉祠碑并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已上宴餞之

淤泥禪寺心經　正書　貞觀二十二年三月

今在京師城内西南隅秀峰寺其末曰大唐貞觀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誤作三十二以三字改戍弍字按貞觀止於二十三年此碑疑是後人僞刻然予見兖州龍興寺修三門記宋太平興國七

年刻亦以八字改成七字古人碑碣之文亦有草
率若此者此碑又曰宮官張功謹敬德監造今山
東河北寺院多云創自敬德或謂是尉遲敬德非
也敬德名恭考許敬宗所作神道碑及本傳並無
鎮幽州事亦不當列於宮官之下也又史言尉遲
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
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而不聞其事佛

國子祭酒孔穎達碑　于志寧撰　正書　貞觀二
十六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梁公房玄齡碑　褚遂良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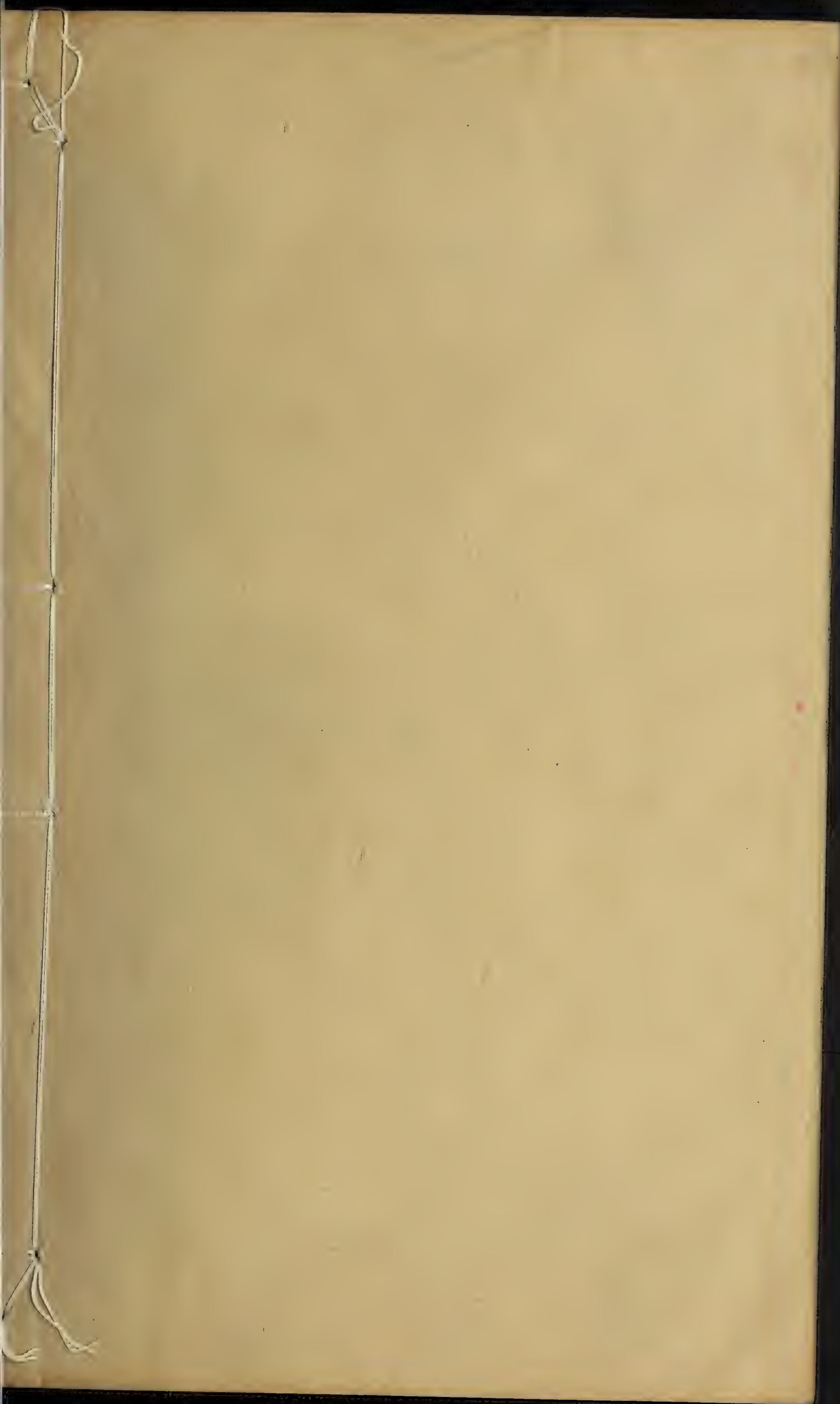
今在醴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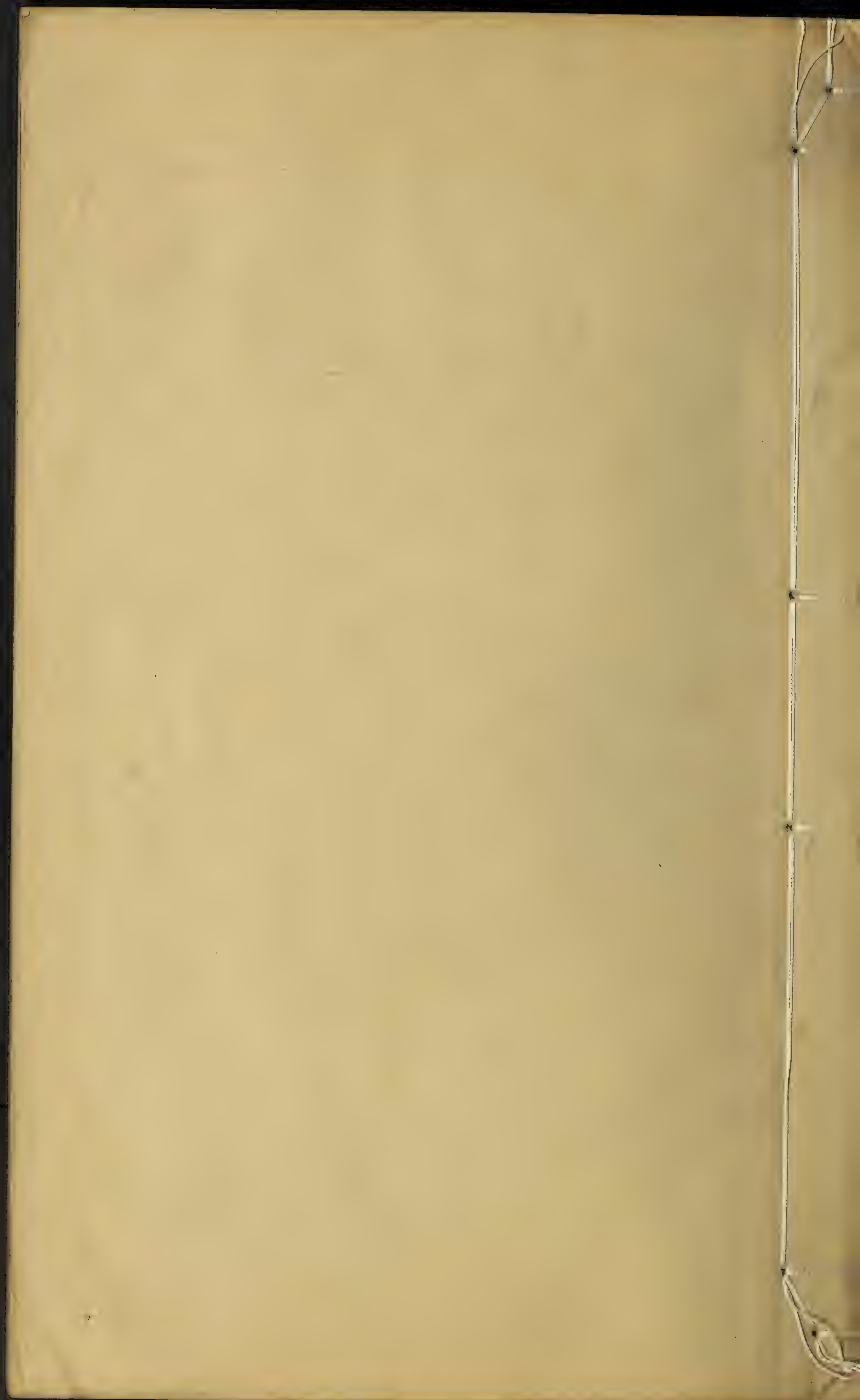
金石文字記卷之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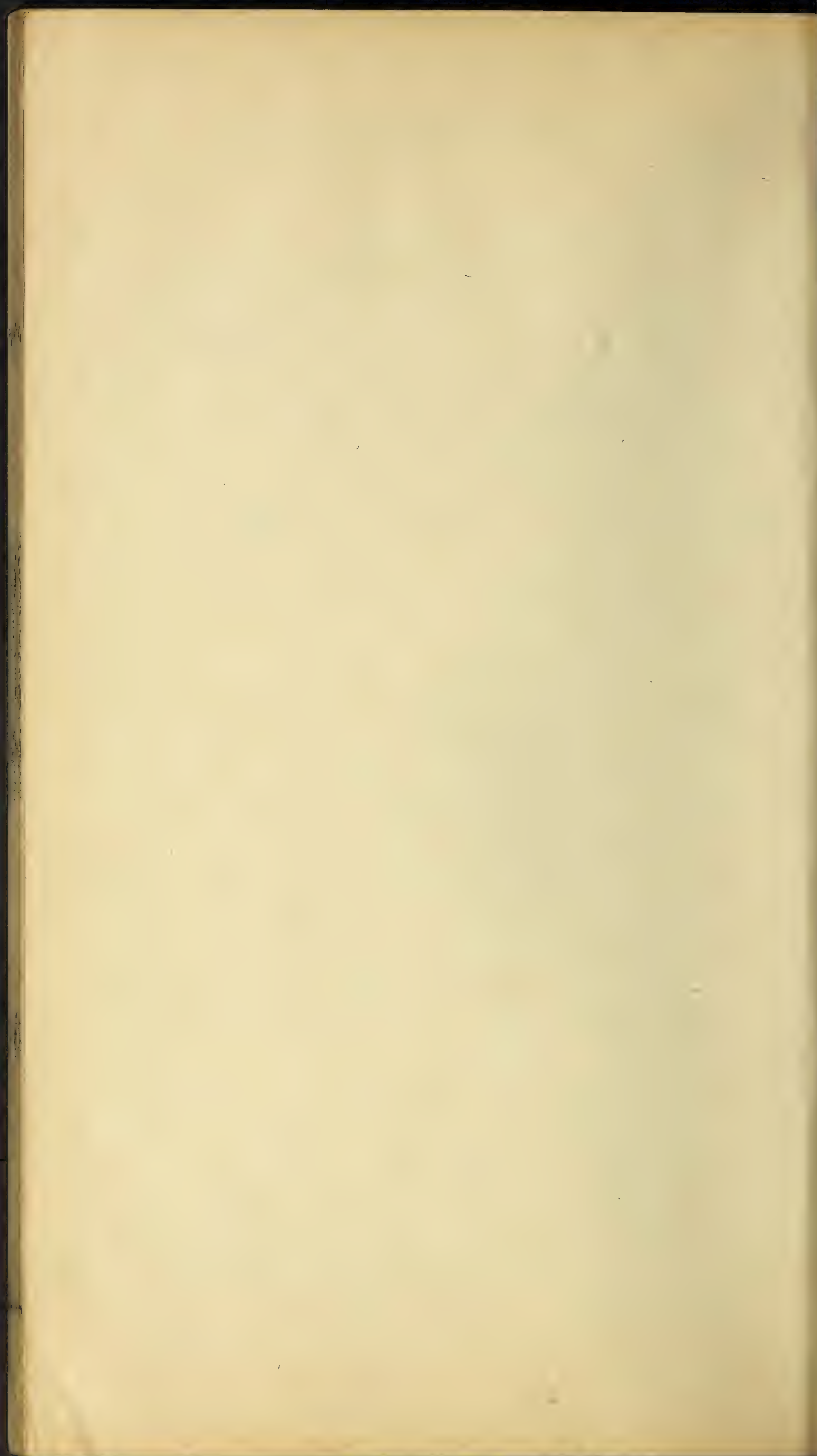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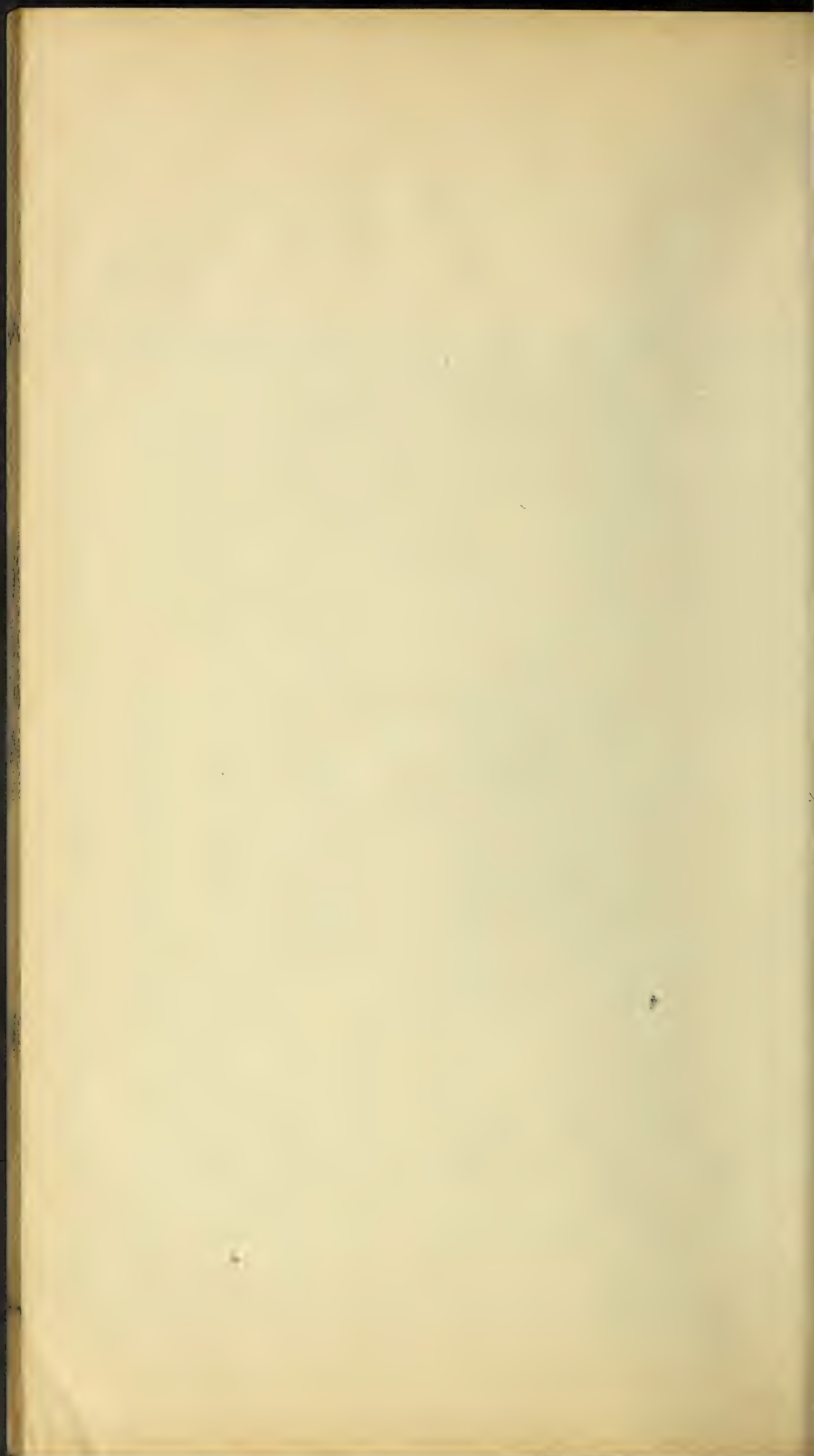












金石文字記卷之三

唐

岯公豆盧寬碑　正書　永徽元年

今在醴泉縣殘缺

大唐三藏聖教序幷記　太宗撰序　高宗撰記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慈恩寺塔下

趙崡曰據張茂中遊城南記云寺經廢毁殆盡惟

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刱而塔自宋熙寧火後

不可登萬曆甲辰重加修飾施梯始得至其巔求

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

下四門以石爲梲梲上唐畫佛像精絶爲游人刻
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
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元
有碑亭乙卯地震塔頂墜壓爲數段今亾矣

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幷書　行草　永徽六年五
月

今在麟遊縣

舊唐書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戊戌改九成宮爲萬
年宮乾封二年二月辛丑改萬年宮依舊名九成
宮冊府元龜永徽五年五月制萬年宮銘刻石于
永光門外仍令中書門下及文武三品已上幷學

士自書名位于碑陰刻之

尚書張後胤碑　正書　顯慶三年三月

今在醴泉縣

衛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　王知敬正書　顯慶三年

今在醴泉縣殘鈌

其文有曰惆茲視宍宍卽肉字謂蚩愚之人也史記李斯傳禽鹿視肉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文子言人有二十五等其二十四等謂之肉人廣韻肉俗作宍越絕書陳音對越王斷

竹續竹飛土逐宍作此宍字乃俗書也而今人以爲古字誤矣

王居士磚塔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客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

近出終南山楩梓谷土中

蘭陵長公主碑　正書　顯慶四年十月

今在醴泉縣首曰太宗文皇帝之第十九女也殘缺

岱岳觀造像記　正書　顯慶六年二月

泰山之東南麓王母池有唐岱嶽觀今存小殿三楹土人稱爲老君堂其前有碑二高八尺許上施

石蓋合而東之其字每面作四五層每層文一首或二首皆唐時建醮造像之記周環讀之得顯慶六年一首儀鳳三年一首天授二年一首萬歲通天二年一首聖曆元年一首久視二年一首長安元年一首四年二首神龜元年一首景龍二年一首三年一首景雲二年三首開元八年一首大曆七年一首建中元年一首其空處又有唐代人題名書法不一東側面有詩一首其下題名西側面題名亦有詩一首中二側面皆無字唐碑存於泰山者唯此及玄宗泰山銘蘇頲東封朝覲頌二文皆磨厓刻於山上而此碑在山下以小而雙束故

不作書非名筆故摹拓者少而獨完至今因歎唐時六帝一后修齋建醮凡二十許共此二碑亦異乎近代之每歲一碑以勞人而災石者矣但不知趙德甫金石録何以不收恐古人碑記失傳者正多耳碑下爲積土所壅予來游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云

許洛仁碑　正書　龍朔二年十一月

今在醴泉縣殘缺

大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

今在同州

按舊唐書褚遂良傳永徽元年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龍朔三年則遂良之亾已五年矣恐是後人追刻也

王弘撰曰碑後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當是後人補書其書法亦微不類

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　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古人晤悟二字多通用此碑才晤聰晤即晤三空皆是悟字而王右軍蘭亭序悟言一室之内又以晤爲悟陸雲逸民賦明發悟歌亦以晤爲悟

騎都尉李文墓誌銘　正書　麟德元年二月

今在同州

會善寺造像記　八分書　麟德元年十月

今在本寺大殿前右

贈太師孔宣公碑　崔行功撰　孫師範八分書

乾封元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

碑文内升升二字升音陞升音㪷隸釋漢苦縣老子銘有升星字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上順升極白石神君碑米升五錢注竝云斗字漢隸分韻升升二字上升下斗唐比丘尼法琬碑天分斗極竟作升字則謬矣昔

人以其文易混故改斗爲𣁬俗作斗𣁬二字多有
誤者故漢書食貨志治田勤謹則畞益三升不勤
則損亦如之臣瓚曰當言三斗尚書帝命驗黃曰
神斗博雅誤作神升又世說姜維膽大如升誤作
斗
字之从斗者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筭碑斛作
斛苦縣老子銘涼州刺史魏元平碑科作科魏受
禪碑料敵用兵料作料王知敬李衛公碑運奇料
敵料作料歐陽通道因法師碑斜作斜韋虛心鄭
子春北嶽廟碑史惟則慶唐觀金籙齋頌魁作魁
晉書孝武帝紀論謝玄之善料軍事何超音義曰

斛力弔反一作料後人不知古人書法妄改爲斷而淳化閣帖晉簡文帝書斟字作斟又於升旁加一點以別升字後周華嶽頌斟字亦同張公禮龍藏寺碑揖讓而升大寶升字作斗以斗加一點爲升則不經之甚矣

燕公于志寧碑　令狐德棻撰　子立政正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

今在三原縣

郭君碑　乾封二年

今在汾陽北七十里郭社村

朱彝尊曰碑文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

次霍邑者按唐書宋老生投塹爲劉弘基所殺而温大雅創業起居注則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今讀此碑乃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首二行剥裂其名字門世及撰文者皆闕其知爲郭君者藉有碑額存爾

華陽觀王先生碑　于敬之撰　王玄宗正書

拓本其文但云乾封二年十一月九日卒不著立碑之年按舊唐書高宗調露二年二月戊午賜故玉淸觀道士王遠知謚曰昇眞先生贈太中大夫此碑所謂王先生名軌字洪範乃遠知之弟子也

淄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禎正書　咸亨元年五

月

今在三原縣

碧落碑　篆書　韓王元嘉四男爲母房太妃立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則咸亨元年也唐書言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此不合今在絳州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但篆文難通者頗多而翻刻復多舛誤如淮館儀僊釋僊爲山食逮餘漏釋逮爲建注儀鄰以同煥釋同爲洞直書心事釋書爲言敂心感慕釋敂爲叩竝誤敂古叩字出周禮宋謝靈運山居賦卷敂舷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用此字此碑用粤若稽古作乩

託字作侻宋韓侻冑字本此

大唐三藏聖教序記并心經　僧懷仁集王右軍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王弘撰曰序中如金容掩色心經中色不異空空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諸色字乃包字集書者誤以此作色字耳觀天地苞乎陰陽苞字下體文抱風雲之潤抱字右邊自見而昔人無言及之者

金剛經　王知敬正書　咸亨三年□月

今在少林寺殿後字多剝落

鄭惠王石塔記　行書　咸亨四年

今在潞安府

亳州録事參軍殘碑　八分書　咸亨四年

今在參軍亾其姓但有父賢隋校書郎字又曰夫人恒農楊氏恒農本弘農避太子弘名改之又曰嫡子銀青光禄大夫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下缺

西峰秦皇觀基浮圖銘　喬師望撰并書　八分書

上元二年七月

拓本

此當在華山西峰而今不得其處基字不諱而文有云匈奴口獵闗塞口清越裳奉贄風塵不驚知其爲前上元也師望時爲華州刺史

薛公阿史那忠碑　正書　上元二年

今在醴泉縣

明徵君碑　高宗御撰　高正臣書　上元三年四月

今在上元縣棲霞寺唐有兩上元此云景子者高宗號也

舊唐書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閣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

加允納潤州棲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爲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乃高正臣書史家以御製幷訛爲御書耳

上柱國任君碑　正書　上元三年十一月

今在汾州府南門外二里文侯村

任君名恭官至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卒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墉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墻也

修孔子廟詔表　八分書　儀鳳二年七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武德九年詔一通乾封元年詔
一通皇太子請立碑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
共一碑金明昌三年開州刺史高德裔記重建歲
月於末

英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幷書　行草　儀鳳二年
十月

今在醴泉縣

贙廣韻作贙胡畎切獸名似犬多力出西海倒一
虎者非也五經文字亦云贙于犬反從二虎從貝
俗以二虎顛倒與說文字林不同此書用俗體倒
一虎而又缺一筆以避太祖諱今人不識之矣蘇

文舉開業寺碑亦用此體爾雅贙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沈佺期驩州寄家人詩且懼威非贙寧知心是狼杜甫哀蘇源明詩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乳贙寄劉峽州詩乳贙號攀石飢鼯訴落藤注引炙轂子載贙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於西海名之曰贙

梁昇卿御史臺精舍碑作⿱⿰武虎貝一武一虎更奇

文選左思魏都賦蒹葭贙雚蒻森李善注引說文曰贙分別也此又一義

岱嶽觀造像記　儀鳳三年三月

開業寺碑　蘇文舉正書　開耀二年二月

今在元氏縣封龍山西吴村

碑陰多宋人題名有曰濟南李致至道王亢退之沿檄過此同宿承天佛舍元祐辛未陽月念五日題以廿爲念始見於此楊用修謂廿字韻書皆音入惟市井商賈音念而學士大夫亦從其誤者也

天后御製詩并書一通　王知敬正書　永淳二年九月

今在少林寺

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　殷仲容八分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許敬宗撰　趙模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散騎常侍褚亮碑　八分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以上三碑皆高宗時立

王徵君臨終口授銘　弟紹宗甄録幷書　正書

垂拱二年四月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徵君即王玄宗也

美原神泉詩幷序　篆書　垂拱四年四月

今在富平縣碑兩面其一面爲雲陽主簿明臺子

徐彥伯字光序裕明子河東尹元凱字械左司郎

中温翁念字敬祖天官員外郎李通字至遠各詩

一首五言十二句其額曰大唐裕明子書其一面爲美原縣尉□□旦字㘦序内三人皆以一字爲字

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銘　四品孫義陽朱賓撰　五品孫滎陽鄭莊正書　垂拱四年十一月

近出終南山榎梓谷土中

岱岳觀造像記　天授二年二月　萬歲通天二年聖曆元年臘月　久視二年正月　長安元年十二月　四年九月　十一月各一首

碑凡大周年者天作𠑹地作埊人作𤯔聖作𨼆臣

作悳年作𠦚月作㊄亦作匨韻會以匨爲生字誤考此碑及順陵碑匨字竝是月字日作㊁星作〇正作𠙺授作𣞤契苾明碑授作𢽺初作𠥱唯𡖾字無可考疑是應字凡數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其曌曆年記有云設金籙寶齋河圖大醮桼㊁桼古七字太玄經玄攡曰運諸桼政玄棿曰棿擬之二桼方言曰吳有桼娥之臺晉東晳玄居釋夕宿七娥之房王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桼斤是也後人不知妄于左旁添鑿三點淺而大又稍偏知非一筆唐碑書七字亦有作漆者今墨子書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張參五經文字七作漆後人省筆作柒柒即漆之草書趙古則謂以七漆二字合成造之非也山海經剛山多柒木水經注漆水下有柒縣柒渠柒溪字皆作㳍今作柒又㳍之省

舊唐書睿宗紀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敕表狀

書奏牋牒年月等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是知前此皆借壹貳等字矣不知其始於何年也程大昌演繁露曰古書一爲弌二爲弍三爲弎蓋以弋爲母而一二三隨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三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叄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爲姦爾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尤爲不倫（韻會捌破聲劉歆遂初賦石捌破之嵒嵒）亦有似可相通者易之參參天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是嘗以參爲三

矣考工記鍭矢參分茀矢參分莊子參月而後能外天下史記滑稽傳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竝以參爲三顏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爲其與正爲副則貳之爲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顏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犬臺爲太壹又薛宣傳本曰壹笑爲樂而俗本乃改壹笑爲壺矢是此時一已爲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止一畫何緣轉易爲壺也又今漢書凡一字皆以壹代詩壹醉日富壹者之來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周禮典命其士壹命公羊襄二十九年傳許夷狄者不壹而足則一變謂壹已在師古之前矣冊府元龜謂叙傳班壹當作一流俗本改壹爲誤非也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伯叔之伯者予故疑舊本不曾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洪氏容齋隨筆曰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叄其義皆同鳲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一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價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二人則三與參通用也

冊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却書其本字今按景龍以後碑志之文固皆書其本字矣不知何以復有此詔

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　薛曜正書　天冊萬歲二年

今在登封縣西萬羊岡下截剥蝕亾其月日

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誌銘　正書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

今在西安府百塔寺

師亮字永嶶以本朝年號爲字猶漢袁紹之字本初（質帝年號本初）古人之無避忌如此

中嶽體玄先生潘尊師碣文　王適撰　司馬承禎

八分書　聖曆二年二月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題云弟子中巖道士僞馬蕭

夆書按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

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

正一法逺而四世矣則此碑稱弟子者司馬承禎

也廣韻僞亦司字老君洞即唐之逍遥谷潘師正

傳云居逍遥谷高宗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

天宮又勅直逍遥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

昇仙太子碑　行書　聖曆二年六月

今在偃師縣南三十五里府店緱氏山本廟

明堂令于大猷碑　正書　聖曆三年十一月

今在三原縣

碑云聖曆三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雍州三原縣萬壽鄉之先塋而碑非此時立也葢後續爲之故其書竝不用武后所製字

陪勑使麻先生祭岳詩　守博城縣令馬□□

在岱岳觀碑東側面其文剥蝕不全久視二年記所稱神都青元觀主麻慈力即其人也武后遣之至觀修醮神都即東都故有伊水嵩巖之句

心經　正書　大足元年僧有晦建

今在京師

御製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今在嵩山石淙北崖上其詩天后自製七言一首侍遊應制皇太子𢘑顯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𢘑旦太子賓客上柱國梁王𢘑三思内史𢘑狄仁傑奉宸令𢘑張易之麟臺監中山縣開國男𢘑張昌宗鸞臺侍郎𢘑李嶠鳳閣侍郎𢘑蘇味道夏官侍郎𢘑姚元崇給事中𢘑閻朝隱鳳閣舍人𢘑崔融奉宸大夫汾陰縣開國男𢘑薛曜守給事中𢘑徐彥伯右玉鈐衛郎將左奉宸内供奉𢘑楊敬述司封員外𢘑于季子通事舍人𢘑

沈佺期各七言一首　文内天台訛右衙訛衝濕水訛曝

順陵碑　正書　長安二年正月

拓本

首曰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特進太子賓客監修國史上柱國梁王臣三思奉勑撰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臣旦奉勑書此武后追尊其母楊氏之碑其時睿宗爲相王奉勑書之字體與景龍觀鐘銘同内虎字再見末筆俱不全箎字號字亦同猶未斥唐諱又君字作⿴囗君亦他碑所未見疑古文君字亦類此仁山金氏謂

商書太甲上篇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當爲自君古文君字似周故誤作周

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以山水土爲地千千万万爲年永主久王爲證蕭元眘佛像贊證字作鑒長正主爲聖一忠爲臣一生爲人一人大吉爲君

按舊唐書蘇頲傳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自古帝王及后無神道碑若靖陵特建則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乃止韋湊傳語亦同靖陵者玄宗母昭成后竇氏之葬也然則唐之高祖太宗皆無碑矣順陵之有碑蓋武后剏爲之而乾陵之有碑則中宗踵爲之乎

高延貴造佛像贊　正書　長安三年七月

韋均造佛像贊　正書　長安三年九月

蕭元眘造佛像贊　行書　長安三年九月

李承嗣造佛像銘　正書　長安三年九月

姚元景光宅寺造佛像銘　正書　長安四年九月

今竝在西安府南門内華塔寺

衛州共城縣百門陂碑　辛怡諫文　張元琮記

孫去煩行書　長安四年

今在輝縣

秋日宴石淙序　張易之撰　正書　闕年月

今在嵩山石淙南崖

上騎都尉相里瑞碑　正書

今在汾陽縣小相里之北太師墓上太師者五代時相里金也二碑竝列此碑漫滅特甚其可識者曰上騎都尉相里府君之碑曰相里瑞字鳳威曰夫人任氏而中有而埊㐃字知其爲武后時立也

岱嶽觀造像記　神龍元年三月　景龍二年二月三年三月各一首

□部將軍功德記　郭□□撰　八分書　景龍元年十月

今在太原縣天龍寺後將軍名珣其氏曰□部而部上闕一字官至天兵中軍副使右金吾衛將軍

上柱國開國公與其夫人黑齒氏造像之記其文曰本支京海世食舊德相虞不臘之奇族行太上懷邦由余載格蓋蕃將之歸唐者也

比丘尼法琬碑　僧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　景龍三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賈里村

許公蘇瓌碑　盧藏用序并八分書　張說銘　景雲元年十一月

今在武功縣漫漶

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　顏惟貞撰　正書　景雲二年二月

近出西安府城南神和原上中

幽州石浮屠銘　甯思道書　景雲二年四月

拓本

賜道士楊太希勑　景雲二年六月

在岱岳觀東碑南面

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書　景雲二年九月

今在西安府鐘樓上

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遺意正書之中往往雜出篆體無論歐虞諸子即睿宗書亦如此猶之初唐律詩稍似古風平仄不盡穩順開元以後書法日盛而古意遂亾遂以篆楷爲必不相通分爲兩部

然而蚩之从㞢𡴀之从已黎之从勿薛之从𠂤虛之从业鼎之从析𣎆益之从横巛此皆見行於今代者而不察其爲篆也詩篇書法日以圓熟而俗筆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矣

馮本殘碑　□朝隱撰　八分書　先天元年十一月

今在高陵縣西南七里府君廟

涼國公契苾明碑　婁師德撰　殷玄祚正書　先天元年十二月

今在咸陽縣

此碑立於先天元年十二月乃玄宗受禪之後而

碑猶用武后字又明父何力史作何而此碑作河又其中特勤字再見皆特勤之訛按北史突厥傳大官有葉護次特勒唐書突厥傳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其子弟謂之特勒通典同溫公通鑑考異曰諸書或作敕勤今從新舊二唐書迴紇傳依託高車臣屬特厥近謂之特勤無君長契苾何力傳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勒隋書高祖紀突厥雍虞閭可汗遣其特勤來朝李崇傳突厥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史傳中稱特勤者甚多此乃作特勤又柳公權神策軍碑亦云大特勤嗢沒斯此皆書者之誤若其中有云玉質金相作箱鷹揚字前从木後从才又其小失也

誌公碑　行書　開元三年二月

其額云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今仍在寺中而其地已割入鄒平矣碑陰有誌公像其下方斷闕不全

按此所述是梁之寶誌與陸倕文略同而曰既墓彼山又墳茲嶺則此地亦有誌公墳也按雒陽伽藍記別有一寶公豈即其人而作文者誤以爲梁之寶誌乎不然何以一人而兩葬也按僧家有衣鉢爪髮塔不嫌兩葬

瀘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　正書　開元四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南山

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江夏李□□　國子□太學生□□□八分書　開元五年七月

今在金鄉縣此爲葉法善之父本傳法善括州括蒼人三世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高宗聞法善名徵詣京師法善自高宗則天中宗殆五十年嘗往來名山數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然排擠佛法議者或譏其向背以其術高終莫之測也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舊稱爲道士止于京師之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年一百七歲卒

其敘葉氏云聃季食沈子高封葉則葉字當音式

涉反今人讀爲枝葉之葉者非也
又其文有曰情隋地淡字當作隨而省爲隋
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撰　正書　開元七年
六月
今在三原縣漫漶
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　張廷珪八分書　開元七
年十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舊唐書張廷珪傳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
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
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爲時人所重庭字作廷邕傳

同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開元八年六月

今在蒲城縣

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八分書　開元八年

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其文即刻於後周天和二年頌碑之陰宣義郎行華州華陰縣主簿咸廙撰殿中侍御史劉升書銀青光祿大夫檢校華州刺史上柱國李光休題額碑之右旁有顏魯公大字題名乾元元年十月左旁有賈竦謁華嶽廟詩元和元年十月作并書太和六年四月姪男宣義郎

行華州叅軍瑯重修碑之下方亦有唐人題名此碑前後空處爲宋人攙入題名甚多幸正文皆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耳廟中古碑嘉靖末地震多毀唐碑惟此與述聖頌二通僅存

古碑陰多無刻字故後周之碑而唐人得以刻之觀此一碑而周人之質樸唐人之謙約兩見之矣

按此爲華陰縣主簿咸廙而新唐書趙冬曦傳有大理評事咸廙業亦開元時人恐即是一人

北嶽府君碑　韋虛心撰　陳懷志行書　開元九年三月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

鎮軍大將軍吳文墓銘　興福寺僧大雅集王右軍書　開元九年十月

此碑萬曆末浚西安府城濠得之今置儒學中俗謂之半截碑

其文有曰夫人李氏圓姿替月潤臉呈花唐人寫狀婦容云爾猶有頎人詩意令人以爲嫌不肯作此語矣

雲居寺石浮圖銘　梁高望書　開元十年四月

今在房山縣

秦望山法華寺碑　李邕撰并書　開元十一年二月

今重刻在紹興府秦望山

御史臺精舍碑　崔湜撰　梁昇卿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碑陰題名表其上格曰侍御史并内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葢梁筆也餘則正書乃後人續書之者　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史及姓名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

改年爲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

讀此文知唐時御史臺有獄又於其旁立精舍援引釋典以勸人回心作善然考之舊唐書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在職强正無所迴避自貞觀年李乾祐爲御史大夫別置臺獄有所鞫訊便輒繫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以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滿隱甫引故事奏以爲不便遂掘去之則其獄未幾而廢又言温造爲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十

一月宮中昭德寺火宰臣兩省京兆尹中尉樞密皆環立於日華門外令神策兵士救之唯臺官不到造奏以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所以至朝堂在後則又不知何時而復置也新書隱甫傳云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宋時亦有臺獄曾肇記云始自開寶五年

池州刺史馮公碑　崔尚撰　郭謙光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今在咸陽縣其文曰公諱仁□字□玄長樂人馮文王之胤也仁下闕一字

娑羅樹碑　李邕撰幷書　行書　開元十一年

今重刻在淮安府

張弨曰其末曰一歸可門可門者何門也考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則爲儋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爲誰何之何叜以擔荷爲儋何字字日繁而忘其本矣此文以可爲何可見開元時文字尚存古法

石佛堂記　孫義龍撰并書　行草　開元十二年三月

今在臨城縣李莊漫漶

淨業法師塔銘　畢彥雄撰　正書　開元十二年

六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香積寺
涼國長公主碑　蘇頲撰　玄宗八分書　開元十
二年十一月
今在蒲城縣
其文有云開元十二載八月辛丑薨于京永嘉里
第按唐書天寶三年正月丙辰朔改年為載而此
在其前二十年已云載矣蓋文字中偶一用之後
乃施之詔令符牒耳
楊將軍新莊像銘　正書　開元十年
今在西安府南門內華塔寺

右武衛大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憲撰　白羲晊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今在醴泉縣叱干村漫漶

古義士伯夷叔齊二公碑　梁昇卿撰并書　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

今在蒲州首陽山二賢廟中其文書于碑之兩面其側有後唐同光元年護國軍節度押衙丁約建立廟宇題字

述聖頌　正書　開元十三年

今在華陰縣嶽廟之東道院京兆府富平縣尉達奚珣撰序左補闕集賢殿直學士呂向撰頌并書

其陰之上方有韓賞告嶽神文韓擇木八分書下方有大曆九年華陰令盧朝徹謁嶽廟文有貞元九年十三年題名左旁有乾元二年張惟一祈雨記右旁有上元元年華陰縣令王宥等題名李樞書上爲篆下爲八分

紀泰山銘　玄宗御製并書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

今在泰山頂石崖上

東封朝覲頌　蘇頲撰　開元十四年

在紀泰山銘右石崖上近有閩人林焞開府山東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於其上頌文毀去其十三

四觀者笑之

恒山祠碑　張嘉貞撰幷書　行書　開元十五年八月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舊唐書本傳嘉貞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今白石碑尚在本傳又言嘉貞官至宰相不爲子孫立業豈好貨者乎或矜夸其文則有之然唐人以文取錢未嘗以官取錢嘉貞於此又僅百而取一古之疾也今也或是之亾矣

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五年十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廢戒壇前中斷

少林寺碑　裴漼撰并書　行書　開元十六年七月

今在大殿東南鐘樓下

葉封曰文稱有御書碑額七字當是明皇書今亾之而上有横刻開元神武皇帝書七字似屬後人所爲碑陰有少林寺賜田牒

碑内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亾告

身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雖墳墓
碑誌並發而毀之則知前代封爵之碑有王字者
多毀仆於此時而此碑以梵力獨存乃其間王宮
夏王王言育王等字亦從而鐫去矣完顏之不通
文義而肆爲無道可勝歎哉

唐碑遇帝號必空三字此碑所紀宇文周事有明
皇帝皇上空三字有隋高祖祖上空三字而前有
周武帝却不空蓋緇流不通古今者之所爲也

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杜永村

龍角山慶唐觀紀聖銘　玄宗御製幷書　八分書

開元十七年九月

今在浮山縣龍角山

舊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分襄陵置浮山縣四年

改爲神山册府元龜載開元十四年九月制曰玄

元皇帝先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

之期高祖應之遂於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山

近日廟庭屢彰嘉瑞虔荷靈應祇慶載深宜令本

州擇精誠道士七人於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

奉敬

比丘尼法澄塔銘　□志□撰并書　行書　開元

十七年十一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東南馬頭空

嶽麓寺碑　李邕撰幷書　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今在寺中殘缺

廬山東林寺碑　李邕撰幷書　行書　開元十九年七月

今在寺中元延祐七年寺火碑壞後至元三年僧慶哲重摹刻石

元氏令龐履温碑　郤混之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二十四年二月

今在元氏縣西寺内

碑陰有宋熙寧九年孟士龍遷碑記滎陽鄭陶撰

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

開元二十四年九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碑陰記陽伯成撰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九年

五月其上方有宋金人題名

進法師塔銘　陳光撰　僧智詳正書　開元二十

五年七月

今在西安府實際寺剥蝕

檀法師塔銘　姜立祐撰　正書　開元二十五年

八月

今在西安府西門外崇仁寺銘文正書而後列弟子沙門名皆八分書

景賢大師身塔石記　羊愉撰　沙門溫古行書　開元二十五年八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

葉封曰按王維有留別溫古上人兄詩云宗兄此削髮葢其族人亦必可稱者也

周尉遲迥廟碑　顏眞卿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二十六年正月

今在彰德府剝蝕過半

任城縣橋亭記　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　開元

二十六年閏八月

今在濟寧州儒學泮池上

鐵像頌　王端撰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七年

五月

今在易州

山頂石浮屠後記　王守泰行書　開元二十八年

四月

今在房山縣記金仙公主奏賜譯經四千餘卷并

范陽縣東南五十里上垈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

并果園一所及環山林麓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林諤撰　房嶙妻高氏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

夢真容碑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今在盩厔縣樓觀

是年四月玄宗自言夢見玄元皇帝云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即命使同諸道士求得之於盩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迎至興慶宮大同殿宰相牛仙客李林甫拜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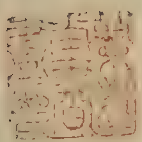
金仙長公主碑　徐嶠之撰　明皇行書　開元中

今在蒲城縣

鄎國長公主碑　張說撰　明皇八分書

今在蒲城縣

金石文字記卷之三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四

唐

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天寶元年正月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玄秀范陽人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祿鄉此碑爲靈昌郡太守李邕文并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爲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爲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趙子函名崡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華乃以爲一碑又以此碑爲趙子



昂所臨誤矣碑不知何時入都城萬曆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曆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

道振禪師塔銘　正書　天寶元年正月

今在□□□

褒封四子勑　正書　天寶元年二月

今在盩厔縣樓觀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

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袝玄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眞人文子號通玄眞人列子號冲虛眞人庚桑子號洞虛眞人改莊子爲南華眞經文子爲通玄眞經列子爲冲虛眞經庚桑子爲洞虛眞經今人稱莊子書爲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

兗公之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
四月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
爲文宣王贈顏子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
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
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
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

告華嶽文　八分書

在述聖頌碑陰之上方

首云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

府君祠廟其末云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

朔十日甲申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玄宗御書裴忠獻公墓碑

玄宗賜張說勑

今並在聞喜縣東門外裴趙二公祠前一碑兩面

心經　陳令望書　天寶元年四月

拓本

玄元靈應頌　戴琁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伋八

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

今在盩厔縣樓觀

趙崡曰此頌刻於宗聖觀記之北面唐人分書甚

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宋蘇軾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剥蝕元人别摹一碑視碑側字法亦減

慶唐觀金籙齋頌　崔明允撰　史惟則八分書

天寶二年十月

今在浮山縣龍角山

昔人所用莊子御六氣之辨意各不同惟梁簡文帝南郊頌玄默御辨寂照秉眞後周庾信至老子廟詩虛無推御辨寥廓本乘蜺及此碑云皇帝御辨無爲齋心正一爲得其旨若齊謝朓侍宴曲水詩於皇克聖時乘御辨梁敬帝禪位策文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辨良會樂推之心後周

庾信喜晴詩御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朱王旦汾陰壇頌欽明稽古御辨撫圖則以爲首出在位之義梁王僧辨勸進元帝表坦然大定御辨東歸隋李德林從駕詩朝乘六氣辨夕動七星旒則以爲巡遊之事唐朱子奢豳州昭仁寺碑御辨崆峒非趨涅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波若之門碧落碑崆峒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辨窅然自喪武后昇仙太子碑尋眞御辨控鶴乘龍則以爲訪道之事隋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御辨遐逝乘雲上仙則又借爲升遐之事而唐李嶠大周降禪碑翠鳳銜蕤黃龍御辨則又不知其何所出也

隆闡法師碑　天寶二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題曰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
勑贈隆闡大法師碑銘并序其下曰懷惲及書蓋
不可曉

文中有弟子大溫寺主思莊敬想清巖勒茲玄琰
疑即其人所書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徐浩八分書
裴迥題額　天寶三載二月

今在登封縣嵩陽宮遺址

騎都尉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弟良史正書
天寶三載閏四月

今在□□□

文言年止廿八卒于里第塔於終南山施隨林善知識之次此官而葬以僧者

孝經　玄宗御製序并注及書　八分書

今在西安府儒學

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勑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祖宗朝宰相官至僕射勅後乃不著姓他相階官自吏部尚書而下皆著姓中間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未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

孝經疏序曰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注解之者殆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惟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

疏播於國庠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羣儒學官俾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辨鄭注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注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遂於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爲注解至天寶二年注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寶居士神道碑　李邕撰　段清雲行書　天寶六載

今在咸陽縣

封安天王之銘　李荃撰　戴千齡八分書　天寶

七載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碑陰文康傑撰戴千齡八分書

康傑文內有皇族從叔朝請郎行司兵參軍欽回不書姓而冠以皇族夫國君之尊族人不得以屬通而況天子乎

崇仁寺陀羅尼石幢　張少悌行書　天寶七載五月

今在西安府尊勝陀羅尼石幢天下多有不具載此以少悌之名而存之

少林寺靈運禪師塔銘　崔琪撰　沙門勤口行書

天寶九載四月

今在寺中碑頂有字云寺西石塔靈運師墳即梁帝皇嗣者也以其爲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爲不順其陰刻陀羅尼經咒

清河郡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索玄愛撰　男林有鑒正書　天寶九載五月

今在咸陽縣

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行書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

今在嵩山永泰寺

多寶佛塔感應篇　岑勛撰　顏真卿正書　徐浩

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岑參集有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詩

施燈功德經　正書　天寶十三載正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香積寺

東方朔畫像贊并碑陰　夏侯湛撰贊　顏眞卿正書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今在陵縣署後堂

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德二載十一月

今在京師憫忠寺

宋文惟簡𦵔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
名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沒於王
事者建此寺爲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
是安祿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
奉爲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元垢淨光
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錄曰此碑葢建於思明
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名侗作帝京景
物略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
當時乃謂爲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
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書丹于石故以左爲前
按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已丑賊將僞

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衆八萬與僞河東節度使高秀巖竝表送降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爲乾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

予後至燕一日與鄞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碑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

間唐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凹而首行
憫忠寺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郡三字葢思明復
叛之後磨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
者也當日君臣之分殆如奕棊然非親至其下摩
挲遺石而徒搨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
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

華嶽題名　顏真卿大字正書　乾元元年十月

今在華嶽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嶽題名五百十
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存者惟此
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又因地震之
後以碎石裝砌嶽廟大門墻上亦有唐人題名今

王無畀所搨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隱名

祈雨紀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月

今在述聖頌碑之左旁

大德禪師遷葬記　沙門義宣撰　行書　乾元二年二月

今在西安府華嚴寺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幷御書批荅　顏真卿正書　上元元年七月

拓本有碑陰記一通書大曆九年甲子日

贈工部尚書臧懷恪碑　顔眞卿撰并書　正書

今在三原縣九陂城臧氏墓上碑文有廣德元年十月字碑文歷叙臧氏自魯公子彄及僖哀二伯文武兩仲而其下又列丈人子原義和榮緒按莊子文王寓而政于臧丈人下距魯隱公殆四百年不得以爲公子彄之後且莊子中名氏多是寓言不可爲據莊子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李軌云臧地名也 子原乃漢臧洪原字从厂从从泉後人復添三點今後漢書作子源

臨淮王李光弼碑　顔眞卿撰　張少悌行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今在富平縣儒學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韓秀弼八分書　廣德二年八月

今在三原縣

心經　趙偃正書　廣德二年八月

今在京師城内西南隅石鐙菴

郭敬之家廟碑并陰　顔眞卿撰并書　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

今在陝西布政司署中

李寶臣記功載政頌　王佑撰　王士則行書并篆額　永泰二年七月

今在眞定府察院内

頌曰蟜蟜我公爲君武臣以蟜爲矯

嵩山會善寺戒壇勑牒　行書　大曆二年十一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西上層刻中書奉勑牒中層刻沙門乘如謝表下層刻代宗御書批荅二十四字碑文准字本當作準宋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勑牒準字去十爲准或謂本朝因寇準爲相而改胡三省通鑑注亦云本朝寇準爲相省吏避其名凡文書準字皆去十後遂因而不改又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作准又考五代堂判亦然頃在密院令吏用準字既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今據大曆時牒已用准字則知此字自取省筆果若益公之言而改爲準字

則未見後人之遵用也廣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然管子書準字皆作准莊子平中准文子放准循繩淮南子眇者使之准王褒洞簫賦夔襄准法皆用此字緯書有洛書靈准聽京房造准形如瑟十三弦郭忠恕佩觿集曰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字林呂忱作）而後魏仇儒爲趙準造祅言曰燕當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北史長孫肥傳）則准字之來久矣又按宋順帝名準故沈約宋書平準令王準之皆作准然管莊諸書亦豈因此而改乎

先塋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曆二年

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曆二年

今竝在西安府儒學

元吾丘衍謂陽氷即杜甫之甥名潮取海賦陽氷不冶之義爲字既以字行乃別字少温楊用修嘗辨其非按陽氷趙郡人太白從叔其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與其名相應若名潮而以陽氷少温爲字於義皆無取且陽氷工篆書潮工八分觀趙氏金石録載城隍神祠記忘歸臺銘孔子廟記先塋碑三墳記等爲李陽氷篆書而慧義寺彌勒像碑彭元曜墓誌爲李潮書則其非一人明矣

今人讀陽冰爲陽凝非也按文苑英華有林滋陽氷賦戴侗六書故曰說文仌凍也冰水堅也俗作凝孫氏魚陵切說文蓋以冰爲凝按仌於隷楷不能獨成文故後人加水焉凝之从冫从水無義當從今文

大證禪師碑銘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曆四年

□月

今在嵩嶽寺

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顔眞卿撰并書　小字正書按魯公立此碑元作大字今有拓本而石亾其小字者乃別本後人補刻非初碑也　大曆六年四月

今在建昌府南城縣麻姑山萬曆初年重刻

大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顔眞卿大字正書　大曆六年六月

今在祁陽縣石崖上

宋馬永卿曰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此兩字出漢書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

方進共奏罷刺史叓置州收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

美原田真人碑　大曆六年九月

今在富平縣美原鎮題曰美原縣永□觀□□朝散大夫□并州别駕上柱國蘭陵蕭森□□政撰并模晉王右軍書相傳田真人扳宅上昇處也

陀羅尼經石幢銘僧昔真[illegible]希[illegible]康玠行書

大曆六年十月

今在富平縣六井

容州都督元結墓碑　顔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曆□年十一月

今在魯山縣

廣平郡公宋璟碑并碑側記　顔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曆七年九月

今在沙河縣西北八里墓上

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顔真卿撰并書　正書　大曆七年

今在歸德府南門亭內

刺史崔倬叙顔魯公石幢事曰會昌中有詔大除佛寺凡堂閣室宇關於佛祠者掊滅無遺分遣御史覆視之州縣祗畏至于碑幢銘鏤贊述之類亦皆毁瘞此州□元寺先有太師魯國顔公以郡守

傔吏州人等爲連帥田氏八關齋會鐫紀大幢亦
鑿缺仆埋因訪其遺文於前刺史唐氏之家得其
模本命工補刻大中五年正月一日
八關齋會始於宋齊之間通鑑齊武帝永明元年
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胡三省注曰釋氏之戒一
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
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牀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
上八戒故爲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受
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爲八關齋明以禁
防爲義也

文宣王廟新三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分書幷篆額　大曆八年十二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干祿字書　顏元孫撰　顏眞卿書　正書　大曆九年正月

今在潼川州

序稱第十三姪男眞卿書按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以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書姪而又加男此唐人之俗稱也柳宗元祭六伯母文亦自稱姪男

戴侗六書故曰爾雅女子謂晜弟之子曰姪喪服傳曰姪丈夫婦人報又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賈公彥疏曰姪者對姑之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言姪也春秋傳曰姪其從姑潘岳楊仲武誄姑姪繼隕正用此所謂通男女之稱又曰齊靈公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又曰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今人謂兄弟之丈夫子亦曰姪非也古者兄弟之子皆曰子漢書疏廣與其兄子受父子竝爲師傅後漢書蔡邕與其叔父質得罪上書自陳亦曰言事者欲陷臣父子晉書謝安傳安與兄子玄父子皆著大勳世說江左殷太常父子亦謂殷融與其兄子浩

史記武安侯傳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疑當時未有稱姪者漢書作子姓禮記喪大記注子姓謂衆子孫也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史記外戚世家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朱子語類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當稱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曆十年四月

今在渭南縣

玄靖先生李君碑　顏真卿撰幷書　正書　大曆十二年五月

今在句容縣茅山

都穆金薤琳琅曰碑稱隱居先生以三洞眞法傳升玄先生升玄付體玄先生體玄付正一先生正一付先生今考隱居先生者梁陶弘景升玄爲王遠知體玄爲潘師正正一爲司馬子微三人唐書有傳惟玄靖無之予嘗遊茅山至玉晨觀其前有雷平池池南爲伏龍岡玄靖葬其上碑今在觀中四周皆刻文字道士以亭覆之

高力士殘碑　行書　大曆十二年五月

今在蒲城縣

梵網經心地戒品　高堅正書　大曆十三年正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後一碑兩面

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正書　李同系篆額

大曆十四年閏五月

今在汧陽縣

孔子廟殘碑　程浩撰　顏真卿正書

今在華州

此文載于唐文粹爲扶風縣文宣王廟記大曆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刋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

其半篇耶又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

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行草

今在西安府儒學世謂之爭坐位帖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惟顏魯公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

時故事

顏魯公與蔡明遠書　行草

拓本　二帖竝依金石錄附于大曆之末

顏氏家廟碑　顏眞卿撰并書　正書　李陽氷篆

額　建中元年七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一碑兩面并兩旁爲四幅

碑題曰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

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乃眞卿之父

也其文曰君諱惟貞字叔堅及叙其先世則曰魏

有盛盛字叔臺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

于琅耶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葛繹貞子諱欽

字公若生汝陰太守護軍襲葛繹子諱默字靜伯
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諱含字弘都隨
元帝過江生侍中光祿勲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
生州西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琳字文和生宣城太
守御史中丞諱靖之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
尉諱騰之字弘道生輔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
叔豹生齊持書御史兼中丞諱見遠字見遠生梁
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生北齊給事黃門侍
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
介生皇秦王記室諱思魯字孔歸君之曾祖也率
子弟奉迎義旗于長春宮拜儀同生勤禮字敬君

之祖也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木名顒甫敬仲殆庶無恤少連務滋辟疆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眞長幼輿眞卿允臧自父以上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其他伯叔羣從悉名之予讀張燕公集有唐贈并州刺史先府君碑首曰府君諱騭字成騭范陽方城人也又有周通道館學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曾祖也首曰君諱弋字嵩之范陽方城人也又曰君即太常卿隆之曾孫徵君子犯之孫河東從事俊之子又有唐處士張府君墓誌乃說之祖也曰曾祖

徵君諱子犯祖河東郡從事諱俊父通道館學士諱弋竝直書其名而加諱字唐文粹載陳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陳公墓誌文曰公諱元敬字其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辯又有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墓銘序曰君諱嗣字弘嗣太樂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生祖湯生皇考迥君即迥之第二子也竝直書其名惟父加一諱字劉禹錫集有子劉子自傳曰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鍠殿中丞侍御史父諱緒浙西鹽鐵副使贈吏部尚書亦惟父加一諱字白居易集有故鞏縣令白府君事

狀曰高祖諱建曾祖諱士通祖諱志善父諱温公
諱鍠即居易之祖又曰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
具後狀其襄州別駕府君事狀曰公諱季庚字某
鞏縣府君之長子即居易之父李翺集有皇祖實
録一篇其首曰公諱楚金蓋古人臨文不諱而子
昂禹錫自祖以上不加諱字又所謂不逮事王父
母則不諱者也今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塡
諱非古也

文有云子泉弘都之德行子泉即顔淵也避唐高
祖諱

顔魯公奉使蔡州書　行書

令在同州其上有魯公畫像

書曰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悢悢始終不改游于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心者見此一事知我是行亦足達於時命耳又曰人心無路見世事只天知下有題曰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考之葢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正元宋諱貞故作正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躓賊庭者踰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節葢書此以自表云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事唐重書

又有忠義堂帖宋人所刻此帖名爲奉命帖又有移蔡一帖曰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葉少蘊避暑錄話曰顏魯公真蹟宣和間存者猶有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乂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與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真序等當作劉太冲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孫承澤曰送劉太冲序墨蹟舊

在中書趙士禎家後歸之關中南宗伯宗伯沒其邑中舉人東陸尙得之後復歸之南氏余從東君借臨月餘今國學所摹印即趙氏本也視墨蹟文字及書法俱小異豈傳世不止一本乎今忠義堂所刻已上諸帖皆有之又有送辛晃序清遠道士同沈恭子遊虎丘寺詩末題大曆五年十二月

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顏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四月顏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顏惟貞贈秘書少監告身一通殷氏贈蘭陵夫人告身一通大曆十二年八月顏眞卿刑部尙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顏眞卿太子太師告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跋嘉定乙亥畱元剛刻石

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巖正書　建

中二年太簇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金勝寺

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舊唐書王縉傳曰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内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虜寇苟幸

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自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徒雖有藏姦蓄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瓌麗每對揚啓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史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力所能制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推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曆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

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
緡爲筆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
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内道場
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
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於幡上
以識之舁出内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
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
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史傳所言佞佛之弊至切
故具録之按此碑不空以一胡僧而官至特進大
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
之祖吁亦異矣

冊府元龜載不空贈官詔曰大道之行同合於異
相王者至理總歸於正法方化成之齊致何儒釋
之殊塗故前代帝王罔不崇信法教弘闡與時偕
行特進試鴻臚卿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
空我之祖師人之舟楫超詣三學坐離於見聞修
持萬行常示於化滅執律捨縛護戒爲儀繼明善
教之志來受人王之請朕在先朝早聞道要及當
付囑常所歸依每每執經内殿開法前席凭几同
膠序之禮順風比崆峒之問而妙音圓演密行内
持待扣如流自涯皆悟滌除昏妄調伏魔寃天人
洗心於度門龍鬼受職於神印固以氣消災厲福

致吉祥當有命秩用申優禮而得師爲盛味道滋浚思復强名載明前志夫妙界有莊嚴之士内品有果地之儀本乎尚德敬順時典可開府儀同三司仍封肅國公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又言大曆三年二月興善寺不空三藏上言因修寺塔下見古埏得一小棺長尺餘發視有十餘重棺皆金寶裝飾中有舍利骨及佛髮一條每棺一鎖規製妙絶有殷仲文題贊其説近怪仲文爲桓玄侍中領左衛將軍安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未至闕中不可以欺里巷之儒而代宗乃出寶輿具

威儀迎入内道場奉之何哉

宋洪邁容齋三筆曰自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竝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元年十月

今在隴州

按唐書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副元帥李晟復京師

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八月晟至鳳翔斬叛卒王斌等及涇帥田希鑒此則以其年之十一月祭告吳山而掌書記于公異爲此文也碑中所云相國涼公鎮鳳翔者李抱玉也

范陽郡新置文宣王廟碑　韋稔撰　張濬行書

貞元五年二月

今在涿州

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彝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

今在華州治大門內

舊唐書李元諒傳元諒本名駱元光嘗在潼關領

軍積十數年軍士皆畏服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
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弃州走望之遂
據城將聚兵以絶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乘其
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元諒乃修
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
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却之遷華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與副
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力戰壞苑垣而入遂復京師
賜姓李改名元諒官終隴右節度使
姜嫄公劉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貞元九年
四月

今在邠州城南唐邠寧節度觀察使張獻甫所遷

謂之新廟

聖母帖　僧懷素草書　貞元九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李抱眞德政碑　董晉撰　班宏正書　貞元九年

今在潞安府

杜府君夫人韋氏墓誌銘　李宣撰　姪成均行書

貞元十年八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寺坡杜君官至京兆尹名濟

嵩山會善寺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

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在大曆勅牒碑之陰

同州澄城令鄭公德政碑　□□撰　鄭雲逵行書

貞元十四年正月

今在本縣文多剥泐但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

而不得其名

少林寺厨庫記　顧少連撰　崔溉正書　貞元十

四年

今在寺中

尚書李公造華嚴三會普光明殿功德碑　支高撰

并書　貞元十六年四月

今在交城縣西北五里萬卦山天寧寺其文有云

如月之亘森菌桂以馨香如山之容實大椿之壽筭是用詩如月之恒恒字作亘音古鄧反按詩如月之恒傳云恒弦也箋云月上弦而就盛陸德明釋文恒本亦作緪同古鄧反沈音古恒反正義云月光至八日九日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考工記弓人恒角而短鄭司農云恒讀爲裻緪之緪是緪恒亘同爲一字而陸氏讀爲去聲此文因用之耳今廣韻緪字平去二聲齊收楚辭九歌緪瑟兮交鼓一作絙招魂姱容修態絙洞房此一作緪李善西都賦注亘與緪古字通韓文公送侯參謀詩信知後會時日月屢環緪

古人頌君之辭其言月不以望而以弦猶之言日不以中而以升日中則昃月望則虧故古人之

取義不於其已盛而於其將盛此大易所以貴乎月幾望也今人讀爲恒久之恒失之矣生民詩恒之秬秠釋文恒古鄧反本又作亘

其西又有一碑爲汾州衆香寺沙門克誠撰大半剥落有太尉李公抱貞字

蘄英希墓誌銘　張遇撰并書　行書　貞元十七年二月

近出鄠縣錠子村土中

劒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逵撰　正書　貞元二十年十一月

今在三原縣

鉅鹿時傒墓誌銘　劉通明撰　行書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
其文曰葬薊縣燕夏鄉海王村之南原近出之土中字拙而率
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書　附奉勅追謚號記　貞元二十一年七月
在顏魯公多寶塔碑陰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撰　高從□書　貞元年令在濟源縣廨其末有記云貞元辛□歲建丑月渤海高從□□乃書者之名而石缺之也宋元祐八年濟源縣令傅君俞重刻

懷素藏眞律公二帖　草書

今在西安府學

賈竦謁華嶽廟詩　正書　元和元年十月

詩五字十八韻刻於後周天和二年華嶽碑之左

旁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裴度撰　柳公綽正書

元和四年二月

今在成都府

文稱元和二年相國臨淮公鎮蜀者武元衡也裴

公時爲節度掌書記

文有云誰謂阻滚殷爲强國誰謂遼脆勵爲勁兵

此用左思魏都賦稟質遳脆語廣韻遳七戈切脆也唐書王伾傳形容遳陋

晉周孝侯碑

今在宜興縣首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内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晉平原内史陸機撰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其末曰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以下缺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戰沒而云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明

是不讀史者僞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二見皆作廿虎字二見一作虎一改作獸基作基豫作預而塗中亦當作涂中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字竝作涂唐人加阝爲滁即今之滁州而碑作塗非也文選梁任昉奏彈曹景宗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李善本作涂中士衡逸少既不同時而晉以前碑亦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

人可定其爲僞作也書梁王肜作彤尤誤

王弘撰曰按史士衡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見殺於成都王穎又十四年元帝即晉王位始稱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然則已死之士衡又烏知十四年後之事而預爲云云如此耶又處之戰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館亦誤

石壁寺甘露義壇碑　李逢吉撰　正書　元和八年三月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碑陰有進甘露表云臣說

言臣所部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山寺今月二十二
日夜甘露降於寺内戒壇西及寺外栢林上大枝
小葉無不周徧凝泫垂滴甘甜如蜜當寺臨壇大
德僧慎微與僧惠廣等一十五人咸共觀嘗覆問
如狀云云貞元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臣說者河
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太原尹李說即普光明殿碑
所謂尚書李公者也此碑爲元至順三年重刻
唐時以太原府爲北都交城距府八十里故有戒
壇而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
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當日差徭之重剃
度之嚴皆可知矣

內侍李輔光墓誌　崔元略撰　巨雅正書　元和
十年四月
今在高陵縣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叅軍巨雅此輔光爲河中監
軍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葢不少矣
輔光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宦官
有權位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玄晤
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勑爲之而楊復光至假
子數十人又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妻
娶周舉傳言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
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

言四侯轉橫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則固不始
於唐時也
唐人日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字左角稍缺石經
日字皆作曰此碑及玄奘塔銘亦然故陸氏釋文
於九經中遇二字可疑者即加音切宋以後始以
方者爲曰長者爲日而古意失矣
碑内宮掖作官踐阼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盧藏
用書蘇許公碑亦以踐阼作祚

南海神廣利王廟碑　韓愈撰　陳諫正書　元和
十五年十月
今在廣州府東南八十里海神廟中

太保李良臣碑　李宗閔撰　楊正正書　長慶二年

今在榆次縣

邠國公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書　正書　陸邳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

都穆金薤琳琅曰邠國公者内侍梁守謙也考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元和十五年書帝暴崩於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嘗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

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死宦者之手然則予之録此蓋將爲天下後世之戒而非徒取其文字也

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栁公權正書　太和三年四月

今在高陵縣

狀嵩高靈勝詩　尉遲汾撰　正書　太和三年六月

今在中嶽廟壁有宋熙寧丁巳王紳題字

題云府尹王侍郎準制拜嶽準字作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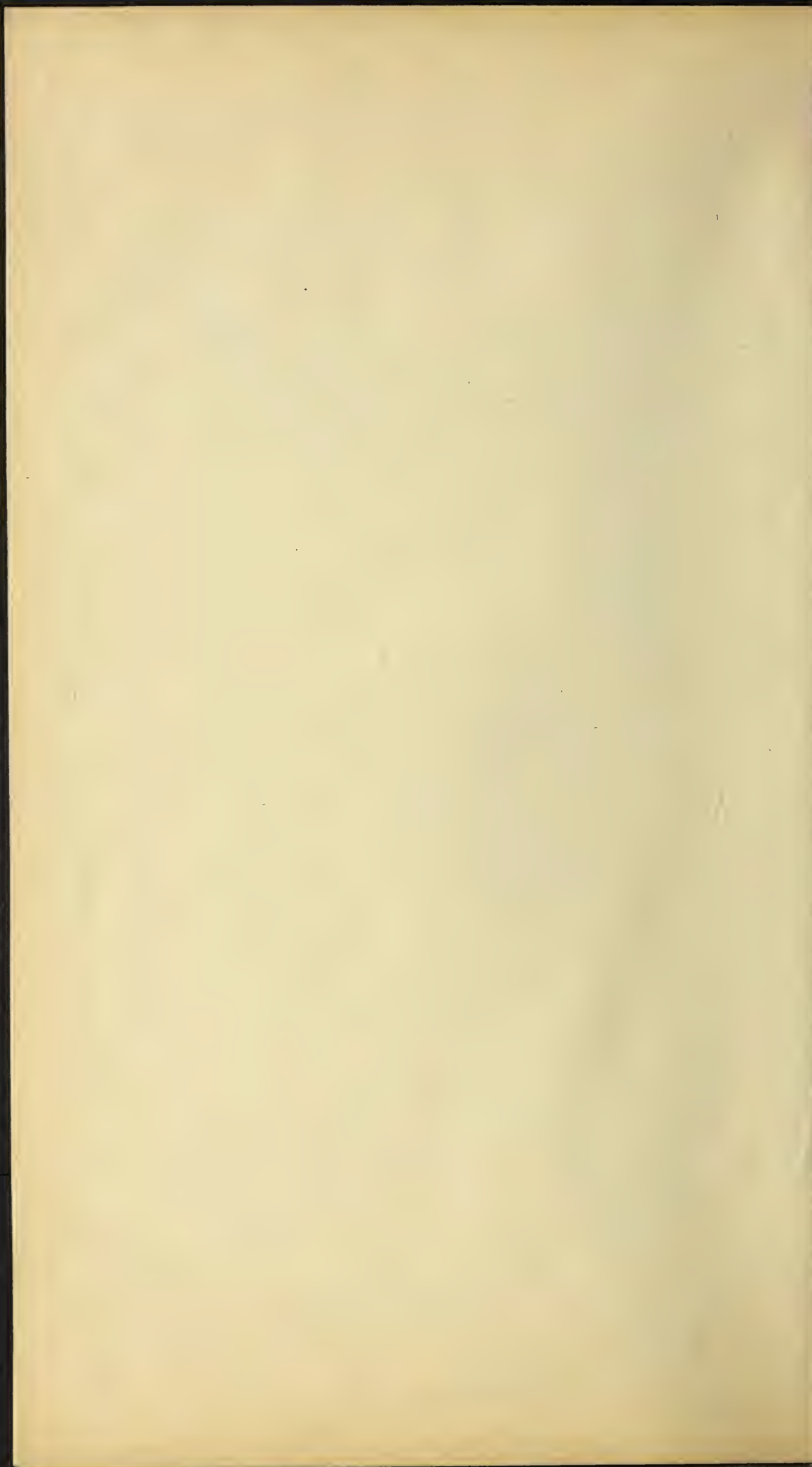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　僧叡川撰　僧無可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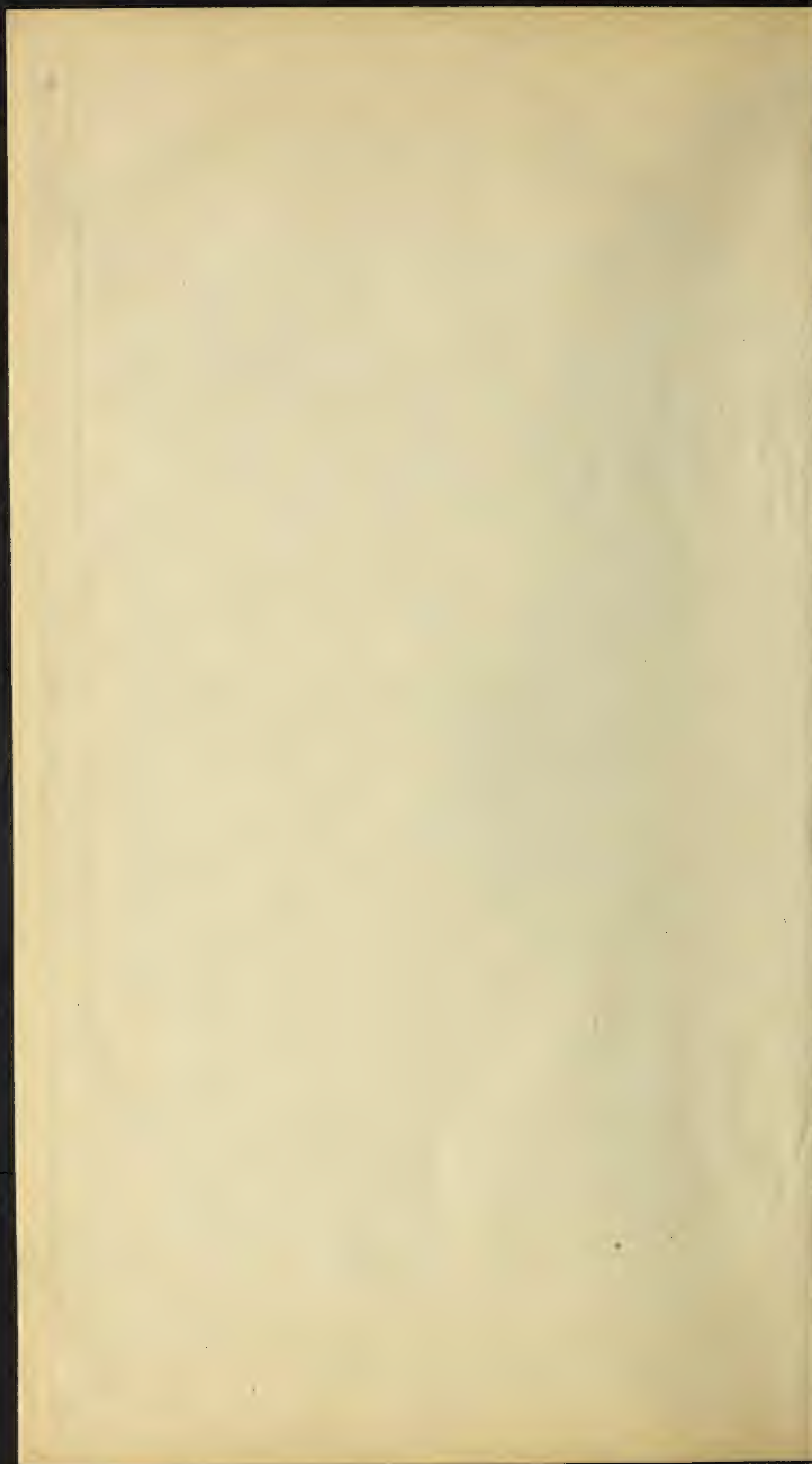
太和六年四月
今在西安府百塔寺
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栁公權正書
今在富平縣儒學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李宗閔撰宗閔太和七年爲此官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苻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讖
文改爲苻符融其先魯頃公孫仕秦爲符璽郎以
符爲氏故苻堅之姓從草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
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苻
而苻堅之苻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勘耳余
考漢碑隸書率以竹爲卄少有從竹者如符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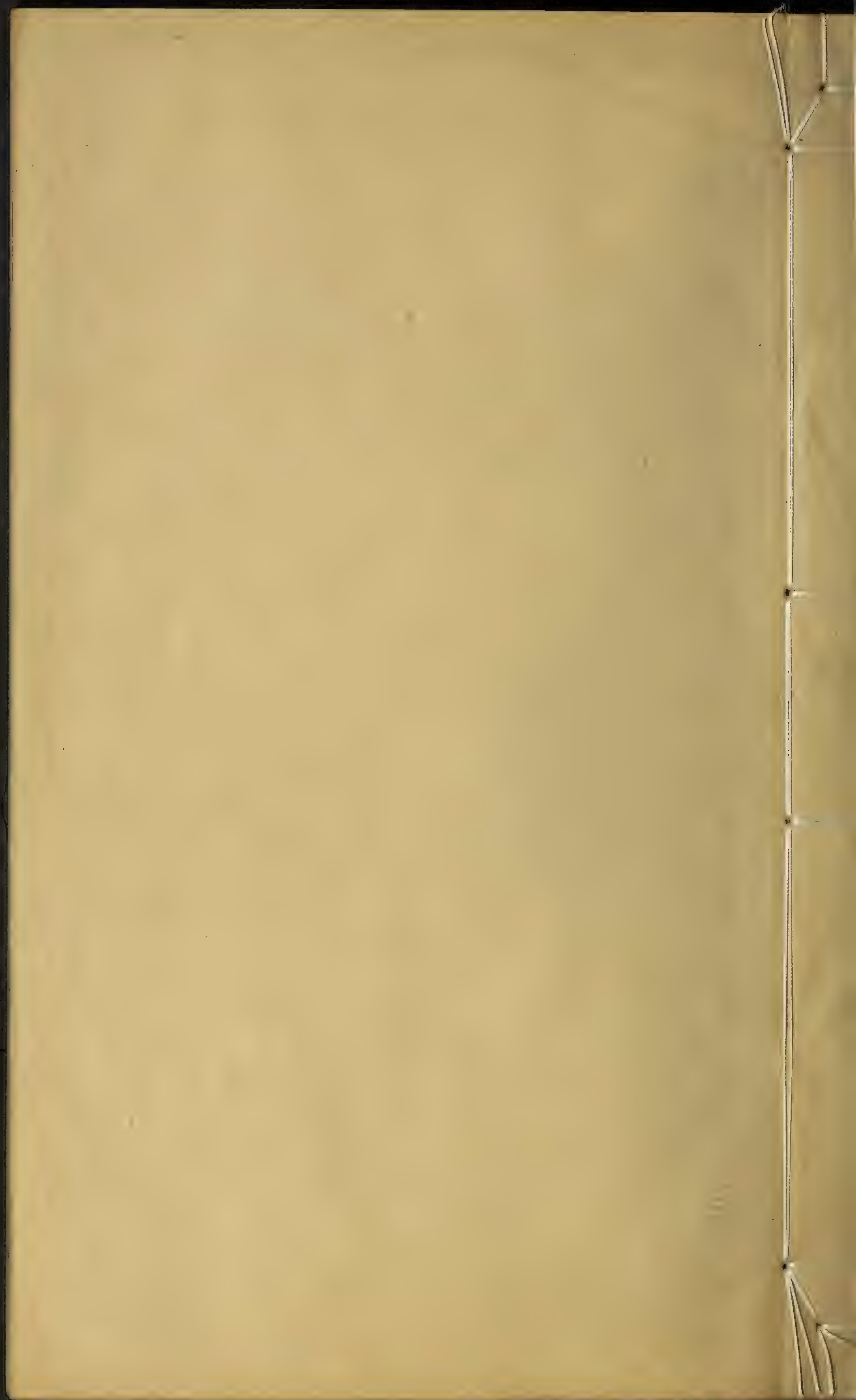
皆然今前漢書符瑞多從卄魏晉以下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苻節者葢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元孫干祿字書曰從草者爲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符融之符獨非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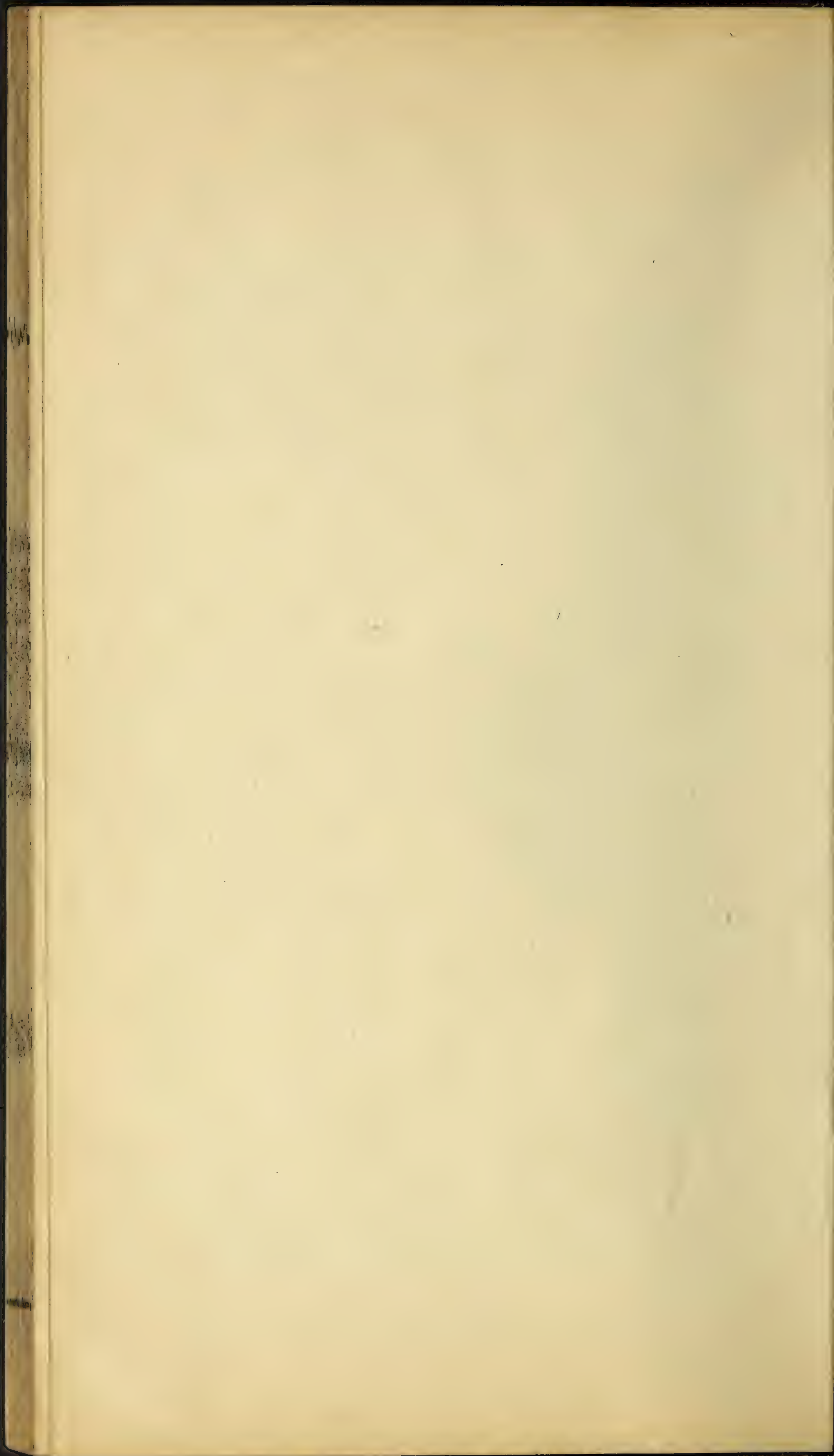
石文字記卷之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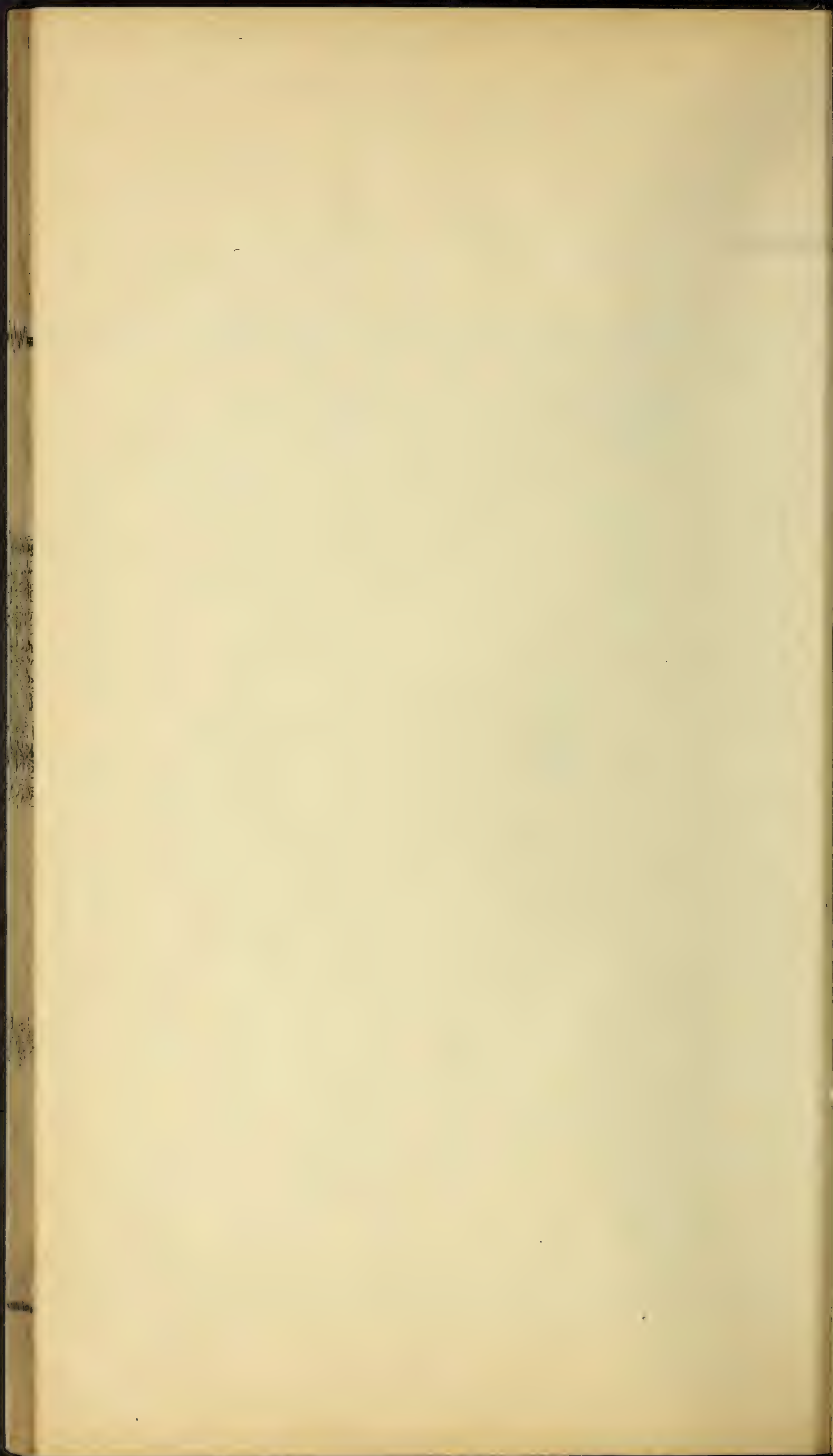












金石文字記卷之五

唐

國子學石經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二千□百□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

百五十二字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玄日惟丁亥書石學生

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

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
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
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栢暠校勘
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
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
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
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
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臣覃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竝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

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舊
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
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
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
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
周易　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褎　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
字　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
其誤作於　決必有所遇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

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

遇也姤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

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　君子以治曆明時曆

作歷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

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

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

也明辨晢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

辨義辨是與非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剥牀

以辦君子以愼辦物居方復小而辦於物辦皆作
辦其旁注者　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
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筌誤作荃　愈誤作喻
二无誤作無　皆即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
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
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内以正書
爲别終似未安
尚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
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禀

令令誤作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
師而誓徇誤作循　乃汝世讎世誤作誓　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
帝于誤作予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之字
其旁注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　惟婦言
是用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舒懮
受兮懮誤作憂　予尾翛翛翛誤作脩　戎車既

飭飭誤作飾　以祈黃耇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

涼誤作諒　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　侯疆侯以

疆誤作彊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雝雝鳴鴈雝作雍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

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雝雝雝作雍　何人斯序

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也以作而　維塵雝兮雝

作雍　既匡既敕敕作勑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

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　于彼西雝肅雝

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　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瑕

有害瑕誤作遐　鱣鮪發發發誤作撥　噂沓背

憎噂誤作蹲　如彼遡風遡誤作愬　駉駉牡馬

牡皆誤作牧皆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肬其字

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曰郊甸之

賦郊誤作邦　内饔豕盲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作絲　牛人

軍事共其槁牛槁誤作槁　司市市司帥賈師而

從賈誤作胥　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鞻

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鬯人禜門用瓢齎用誤作

明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

磬磬誤作磬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宥　大師令
奏鼓朄鼓誤作瞽　大祝四曰禜禜誤作榮　司
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作
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
居誤作車　考工記　妢胡之笴笴誤作笱　矢
人前弱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疕瘍者疕上多
一有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興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

適堂西袒決袒誤作祖　楅髤橫而奉之奉誤作拳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脯醢脯誤作酺　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聘禮賓旣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

作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觶下主人實爵
竝同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个中亦
如之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
爵如初大夫下叓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還
徙徙誤作徒　其器閎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
周公蓋祔祔誤作附　王制亦弗故生也亦誤作
亦　禮器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
門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

字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
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
人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
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　儒行愼
靜而尚寬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五辟字皆誤作譬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
亾作無　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鏘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汜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之羸羸誤作嬴　以類命爲象類誤作德　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

盟涖誤作泣　四年歸脤于公脫脤字　姬寘諸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作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　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昬而傅焉傅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青　郤縠可縠誤作穀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作親　東傅于濟傅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險而脫入誤作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流　文元年王使毛伯衞來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芉芉誤作芊　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　七年寘文

公子焉焉誤作曰　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
來奔邽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
誤作殺　二年晉侯伐鄭及郔郔誤作延　商紂
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
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巻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　十
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上多一内字　成二年
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
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作蠱　十七年楚公

子橐師襲舒庸橐誤作槖　襄十年子蟜曰蟜誤
作矯　今伐其師今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
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
齊者𦍒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
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
畀我來奔畀誤作畁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
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
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
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
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㤀　使析歸父告晏平

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單公子愆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齊　知而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馬誤作焉　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作苦　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　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詾　取人於雈苻之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五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邊卬爲大司徒卬誤作印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土屋　定元年榮鴐鶩鴐誤作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作技　八年子姑使涸代子代誤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弒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葬　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爲　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

訓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覜諸朝覜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爲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母相見死母相哭母字竝誤作毋死毋誤作母死　六年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作未下同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載誤作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　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也陰誤作隱　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作刑　僖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

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陳字　定元年立煬宫宫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顔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

叜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絶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
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
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二十
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麐而角者麐作
麕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
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竝誤作殺
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
侯戰于鞌侯誤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作傳

四年弒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

作挾　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作雨下同　僖

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　宣八

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晉侯使荀罃

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

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蒞祭祀立上多一

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
六年入者内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
存亾繼絶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
事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率
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
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
斯誤作思　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
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

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　何德之

衰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

耳　人潔己以進潔作絜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

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厎　䎘纛也䎘誤作翢

皇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兮咺誤作烜　是

刈是薆薆誤作穫　木謂之虡木誤作本　何鼓

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澤烏蘘蘘誤作蕵　莩麻母莩誤作荸　檴橐含檴誤作攫　柷州木柷誤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鳥鳥誤作烏　楊鳥白鷢楊鳥誤作鸉　鳶鳥醜鳥誤作烏　鳥鶍醜鳥誤作烏　麐大麌誤作大麕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詩之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婋號虢饕滮篪禠字

皆同避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渆淵亦作渊避
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丗泄作洩紲作絏棄作
弃勸作勧葉作苿渫揲緤媟諜堞偞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巳眠作吡岷作岻泯昬緡痻碈睯
愍蝱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享避肅宗
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　适字皆缺筆
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　恒字皆缺筆作恒
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葚作甚椹作椹避
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
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

白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冊府元龜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玄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復諱制可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公卷字復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宋建隆三年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爲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雒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說不同　朱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兗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然成字缺筆

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詳見

鎭東軍牆隍廟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

字大曆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

漢石經著爲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曰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

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

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

東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汙衊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

韓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

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雨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

九經字様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

監奏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
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
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爲准其舊字樣歲月
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
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
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
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
取其適中纂錄爲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
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
書門下牒
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

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策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据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

梓州刺史馮宿碑　王起撰　栁公權正書幷篆額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文後半已漫漶不辨年月其首云開成元年十二月又云明年五月云

某公塔銘　李弘度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

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大徧覺法師玄奘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

今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太尉李光顏碑　李程撰　郭虔正書　開成五年

今在榆次縣

司直廳石幢　鄭模撰　裴諸書　庚申年正月是

開成五年　續有會昌元年評事李口述一通

今在西安府城内

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無可正書　顧玄篆

額　開成六年正月
今在咸陽縣
贈太師崔陲碑　劉禹錫撰　柳公權正書　會昌
元年五月
今在偃師縣
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
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有勑内莊宅使牒及比丘
正言疏大中六年四月
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　崔鉉撰　柳公權
正書　會昌三年

拓本

重藏舍利記　采師倫正書　會昌六年九月

今在京師憫忠寺

此初復佛寺之文

周公祠靈泉碑　崔珙奏　答詔　正書　大中二年十一月

今在岐山縣周公廟

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草書　大中六年□月

今在西安府開佛寺

睿宗與司馬鍊師書三通　玄宗與司馬鍊師書一

通　五言詩一首　司馬承禎狀一通　批答　韓

抗正書　大中八年五月

今在王屋山陽臺觀

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　裴休撰并書　正書　柳

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十月

今在鄠縣草堂寺

吏部題名石幢　大中十一年十一月

今在西安府儒學按宋張舜民畫墁錄曰長安今

府宇即唐尚書省也府院即吏部也府錄廳前石

幢即郎官題名石也不知何年移此

鄭恒暨夫人崔氏墓誌銘　秦貫撰　正書　大中

十二年十二月

此即今世所傳崔鶯鶯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眞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

修文宣王廟記　賈防撰　温孔裕奏　中書門下牒　正書　咸通十一年三月

今在曲阜縣廟中

修武安君白公廟記　正書　乾符五年十二月

今在咸陽縣

李克用題名　正書　中和五年二月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

其文曰河東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隴西郡王李克用以幽鎮侵擾中山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易定司空同申祈禱翌日過常山問罪時中和五年二月廿一日克用記易定節度使檢校司空王處存看題至三月十七日以幽州請就和斷遂却班師再謁睟容兼申賽謝便取飛狐路却歸河東克用重記其下小字云天會十二年七月六日尚書都官員外郎知曲陽縣事高君陳摹刋按舊唐書云時天子播越中原大亂幽州節度使李可舉鎮州節度使王鎔以河朔三鎮休戚事同惟易定二郡爲朝廷所有乃同

議攻處存以分其地又云幽鎮兩籓兵田强盛易
定於其間疲於侵寇賴與太原姻好每爲之援即
其事也又按宋沈括筆談云嶽祠在曲陽祠中多
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則知此字
乃當時所刻或毀於靖康之兵火而金人重刻之
令石也然克用將門之子何能工於筆法乃爾豈
亦如宣和書譜謂後梁太祖批答賀表當是筆吏
所書之類與

朱彝尊曰文稱中和五年二月者即光啓元年考
僖宗以是年二月至鳳翔三月還京改元之詔猶
未下也通鑑言克用遣將康君立救處存而題名

則云領蕃漢步騎五十萬衆親來救援與通鑑異

又云至三月幽州請就和斷遼班師取飛狐路却

歸河東則又史所不及載者

重藏舍利記　正書　景福元年十二月

今在京師憫忠寺

蜀先主廟碑　郭□撰　正書　乾寧四年

今在涿州樓桑村廟中剥蝕其首行曰婁居道重

修

濟安侯廟記　李巨川撰　郭懷素正書　光化二

年四月

在華州城隍廟内近日移之西安唐昭宗自華州

還京改華州爲興德府封少華山神爲佑順侯華
州城隍神爲濟安侯此文多述韓建之功稱太傅
許國公而不名
唐文粹錄房鄴少華山佑順侯碑頌與此同時
朱彝尊曰巨川爲韓建掌書記撰許國公勤王錄
以媚建方昭宗幸華建請散殿後軍誅李筠圍諸
王十六宅皆巨川教之後爲朱全忠所殺新唐書
附諸叛臣之列
修文宣王廟院記　高諷撰并書　正書
天祐十五年四月
今在定州儒學碑稱太師中書令北平王者王處

直也按舊唐書處直傳天佑元年加太保封太原王後仕僞梁封北平王檢校太尉又按通鑑梁太祖開平四年鎭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今此天祐十五年爲梁之貞明四年晉王已扳楊劉矣

重修法門寺塔廟記　薛昌序撰　王仁恭正書

天祐十九年二月

今在鳳翔府寺中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今此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在同光之前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

述前事則竝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陽翟縣侯褚亮碑　八分書　以下無年月

拓本半缺

北嶽神廟之碑　鄭子春撰　崔鏍八分書　李遜篆額

今在曲陽縣北嶽廟中

神字作𥛛下從旦禮記郊特牲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鄭康成曰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莊子有旦宅而無情死亦讀爲神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誤爲旦耳

畢郊乃是昂字省日作單邜已異又加一點用爲

胎邜之邜豈古人邜邜通用歟金史有斜邜氏木

竝作邜而潞州五龍祠明昌癸丑祈晴碑有上黨

尉斜郊温玉竟作夕旁从卩與此碑畢郊之郊同

碑陰紀段使君德政崔鐶撰并八分書

崔敦禮碑　于志寧撰　子立政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張阿難碑　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姜遐碑　姪郕公晞撰并書　正書

今在醴泉縣殘缺

安定郡王李光進碑　令狐楚撰　子季元行書

今在榆次縣

修北嶽廟碑　劉端撰　王知新行草

今在曲陽縣廟中記王凝直修廟事

重修柏谷寺記　李愚撰　正書

今在潞安府

盤山題名　大字正書

薊州西北三十里盤山上有李靖彝劒臺李從簡曾遊十大字刻於石按册府元龜李從簡文宗開成初爲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將命鹵庭不能專對貶復州刺史意者其人乎

晉王墓二殘碑　正書

朱彛尊跋曰代州柏林寺東晉王李克用墓斷碑二其一曰唐故左龍武軍統軍檢校司徒贈太保隴西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諱國昌字德興今爲隴西沙陀人偉姿容善騎射蓋克用之父朱耶赤心也其一曰唐故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刺史李公神道之碑文曰公即太保之次子也其名克字僅存餘可識者有公前躍馬彎弓及徐方等數字按史克用弟四人次曰克讓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拜金吾衛將軍宿衛京師賜第於親仁坊自克用稱兵雲中殺守將段文楚詔捕克讓

克讓與僕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出奔鴈門與碑
文合則爲克讓無疑但史載克讓守潼關與黄巢
兵戰敗匿南山佛寺中爲寺僧所殺不言其爲代
州刺史又徙歸葬于代皆不可曉者當歐陽永叔
時去五代甚近沙陀世次已不得詳其爲唐家人
傳謂太祖四弟皆不知其父母名號至國昌字德
興紀亦遺之是二碑永叔亦未之見也

淨住寺文賢劫像銘　八分書

今在西安府殘缺

虢國公主花臺銘　申屠液撰　正書

今在西安府南門内華塔寺

梁

鎮東軍墻隍廟記　錢鏐撰　開平二年歲在武辰

月（月字上下皆空）

今在紹興府臥龍山西岡上城隍廟中此碑以城爲墻以戊爲武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月辛巳勑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竝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爲文九月己巳勑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十月癸丑勑改成德軍曰武順管內槀城縣曰槀平信都曰堯都欒城曰欒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全忠祖信父誠）十一月甲申勑改潞州潞城縣曰潞子黎城

曰黎亭又勑改河南告成縣曰陽邑蔡州襄城縣曰苞孚同州韓城縣曰韓元絳州翼城縣曰澮川鄆州鄆城縣曰萬安慈州文成縣曰屈邑澤州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安州應城縣曰應陽洪州豐城縣曰吳高又按五代史滑州唐故曰義成軍以避梁王父諱故曰武順又册府元龜開平元年五月甲午改城門郎爲門局郎曾子固跋韓公井記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鄢也由梁太祖父名誠避之然則城者誠之嫌名也册府元龜言帝曾祖諱茂琳開平元年六月癸卯司天監上言請改日辰内戊字爲武從之

然則戊者茂之嫌名也（容齋續筆謂戊類成字故改之者非）然戊本音茂不知何以有武音而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巳本几又不知其說何所本也又如後漢執金吾丞武榮碑云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䘏高鑽堅允文允武則并茂字亦讀爲武其來久矣（唐白居易詩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與露去住顧妒樹賦爲韻）

僧彥修草書 乾化口年

今在西安府儒學

後唐

李存進碑 呂夢奇撰 梁邕正書并篆額 同光

二年

今在太原縣

千峰禪院勑　明宗御書　天成元年

今在澤州盤亭山末有璽曰書詔新鑄之印

余所見宋元碑升作陞斗作㪷石作碩葢如數曰

之借用壹貳等字務令筆畫繁多以防改竄今按

此勑已用㪷碩二字而水經注有五㪷米道又云

長湖南有覆㪷山又舊唐書字多作㪷碩又韓文

公河南令舍池臺詩未許波瀾量斗碩則詩中亦

用之矣

鄧士望勘正劉漫塘文集云斗字古作豆俗誤併

爲一字作㪷即杜詩秋雨歎亦然按漢書平帝紀民捕蝗詣吏以石㪷受錢已作㪷

今浙西吳中人猶謂十斗爲一石音石而北人讀石爲擔誤也漢書蒯通傳守儋石之祿注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受二斛後漢書宣秉郭丹吳祐皇甫規傳竝作擔石注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音丁濫反史記貨殖傳醬千甔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甖受一石一音都濫反

揚子法言吾見儋石矣

㝠福院牒　長興四年九月

今在泰安州㝠福寺

此牒無押而每人各用一印兩樞密使趙延壽范延光並見五代史准字與嵩山會善寺戒壇碑大曆二年牒同

晉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　李象撰　成知訓正書

天福五年十月

今在汾陽縣小相里之北太師墓上五代史相里金傳略同惟傳云字奉金而此云字國寶傳云贈太師而此云贈太子太師又封西河郡開國侯而史遺之皆當以此碑爲正也

碑云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庭堅庭堅仕堯爲大理

官至殷末有理徵爲殷俏其孫仲明逃紂之禍故去玉而稱里氏至周時晉有大夫里克其妻同成氏攜小子季連避地居於相城時人遂呼爲相里氏相里武爲漢御史相里覽爲前趙將軍而莊子書言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言有相里氏之墨作碑者不能引也

今汾陽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後尚有數十家因考北齊寺碑題名多相里氏史言武士彠娶相里氏士彠并州文水人去此不遠至今千有餘年而裔孫猶居於此不獨晉俗淳樸而山谷之險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餘人民亾散欲求元時遺族已

寥寥不可見矣安邑縣北三十里亦有相里村

駙馬都尉史匡翰碑　陶穀撰　閻光遠行書　天福八年

今在太原縣黃陵村

開化寺瑶巖閣記　蘇禹珪撰　蘇曉行書　開運二年

今在太原縣蒙山寺内元人重刻

天龍寺千佛樓碑　李惲撰　劉守清行書　王廷譽篆額　開運二年

今在太原縣

朱彞尊曰碑稱承鈞爲睿宗皇帝繼元爲英武皇

帝皆史所未及

周

邢郡勑修六曹軒宇記　僧應文撰　正書　顯德

元年八月

今在順德府城西舊莊書不佳又多謬字

衛州刺史郭公屏盜碑　杜韓撰　孫崇望正書

顯德二年五月

今在衛輝府治郭進爲衛州刺史羣盜屏跡世宗

勑右補闕杜韓序其事

龍泉禪院記　徐綸撰　王獻可後序并書　正書

僧師試篆額　顯德三年

今在陽城縣

内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稱天祐者

中書侍郎景範碑　扈載撰　正書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後周顯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不知何年謬傳爲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訛無不以爲延廣墓後有令於此者謂延廣在晉爲誤國之臣遂至

筈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其官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非此明矣宋史昝居潤傳曰景延廣寓其族于維乃謝而去間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扈載撰五代史扈載傳官銜同冊府元龜載初爲監察御史嘗游相國寺僧院作賦留題於壁帝聞之命黃門就其院録之以進俄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雖剥落者十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没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

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
曰今皇帝嗣位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
川郡之私第其末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
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
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
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
邑之志如此者多矣

又按通鑑顯德二年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今碑文有云
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今
何極則是罷官歸里而後遭父喪與史不同宋史

張美傳曰世宗即位時宰相景範判三司被疾世宗命美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或者以疾而罷罷而遭父喪乎

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龔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爲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金石文字記卷之五終



金石文字記卷之六

識餘

岱嶽觀王圓題名

右唐岱嶽觀碑題名之一此碑有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建中元年貞元十四年題名都督兗州諸軍事任要行博城縣丞公孫杲二詩此碑前文從右方起後詩并題名或從右方起或從左方起每層高下多寡參錯不一以文意筆法求之乃可辨其起訖凡唐人紀遊題名皆就舊碑之陰及兩旁書之前人已題後人即於空處插入大小高下俱無定準宋初亦然自大中祥符以後題名者乃別求

一石刻之字體始得舒縱亦不與舊文相亂然石
小易於搬取故題名愈多而存者愈少今之溝渠
碾磨之間皆是物矣此碑西側面又有宋政和甲
子題名一條

又按荼荈之荼與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時未分
麻韻荼荈字亦只讀爲徒東漢以下乃音宅加反
而加字音居何反猶在歌戈韻梁以下始有今音
又妄減一畫爲茶字此碑兩見茶字皆从艸从余
可見唐時字體尚未變爾雅檟苦荼廣韻九麻中
有荼字又有茶字注曰俗是也

又任要題名曰貞元十四年正月十一日立春祭

嶽遂登太平頂宿其年十二月廿一日立春再來致祭茶宴于兹曰茶宴者葢唐時祭畢猶不用酒今不然矣

宋董元康題名

右小石刻在岱嶽觀予旣録唐碑往還數四道士謂余曰昨發地得石刻二請觀之其文亦可采因附焉下題同此

盛勛題名

右小石刻在岱嶽觀戊戌乃政和八年其年十一月己酉朔改元重和曰決獄者讞而決之古無仲夏斬決之事也

宋眞宗廣生帝君讚

右碑在泰山南麓青帝觀中宋眞宗御製廣生帝君讚并序其文及篆額皆御書青帝即禮記月令所謂其帝太皥而史記封禪書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唐書王璵傳請置春壇祀青帝于國東郊者也夫帝者一而已矣易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是周流于四時八卦之中而其爲帝者一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叓

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
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
金顓頊配水於是有五天帝五人帝之說漢儒因
之遂立感生帝之名謂帝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
之精以生鄭康成述春秋緯說蒼帝靈威仰赤帝
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則
王子雍諸儒所排駁而後世雖存五帝之祀亦不
遵用其名者也豈若易傳之言簡而當哉若眞宗
之事又所不足論云

升元觀牒

右碑在泰山東南麓升元觀其大字草書甚遒勁

不知何人筆錄之以見當日牒文之式考宋史婁寅亮傳但云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不言歷官兗州亦可以此碑補史之闕其曰太師魯國公則蔡京也

普照寺有金大定五年牒碑長春觀有元丁亥年牒碑其式畧同金元碑竝有印曰尚書禮部之印即今通行大篆文不用女直蒙古字

宋范致君題名

右小石刻在泰山南麓后土廟

錢伯言題名

右碑舊在宋天書觀後人移之州城内嶽廟中西

墀古松下行書大徑寸餘

白龍池宋人題名

内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嶽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款青帝宫次詣白龍潭治平四年題

兖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登絶頂翌日謁白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游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廿六日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皇甫偁徐端朝孫懈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六

日題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午孟春初七日

誠中君寶德升崇寧二年八月廿六日自王母池來訪此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攜家來游賀贄責侍行

自恭觀元康兄雷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白龍池祠儕洞酌泉小憩而邁政和丁酉夏前二日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刀文叔同來庚子四月

李顯道張公美王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

遊池上
郢城李儥弟倓侄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廿八日
張子觀水于池十三年春三月

右在嶽西傲來峰下白龍池石壁上平廣計二十餘丈書曰龍潭口白龍池竝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未刋缺錄之得十五首其文畧無重複自治平迄宣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金元以降洊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名者矣

張子觀水于池篆書張字作弡按劉原父弡仲匜銘釋弡爲張以爲張仲之器歐陽永叔從之趙明

識金石錄疑之黄長睿東觀餘論則云弡其勿反非張字考之玉篇信然然此云弡子則爲張子無疑蓋宋人之好奇者據原父永叔所定之字而用之耳宣和博古圖亦有周弡伯匜　此條篆字大書無年號按宋朝紀元無有至十三者若曰金元又不合一代全無題名止此一人也

元聖旨碑

右碑在州城内嶽廟西偏延禧殿前又有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其文畧同按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即位一詔與此相類鄙喭之語播之王言傳之史冊貽笑後人然其曰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

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則是時香錢固未嘗以入官也後世言利之臣葢元之不如已

靈巖寺宋李迪詩

右小石刻在長清縣靈巖山寺中其山距府九十里南接泰山北帶龍洞齊乘以爲疑即水經之玉符山而魏書所云朗公谷者在其東南自前代稱爲勝境宋金元人題字最多予至則當兵火之後縱横偃踣委之荆棘瓦礫之中然猶得唐一宋金合四十餘元以後不能悉數唐刻爲天寳十一載造舍利函記文不工不足録而宋刻年月序次以此爲首按史李迪謚文定前後三知兖州其再任

乃仁宗天聖中也

滕涉詩　祖無擇詩　孔舜思詩　張會宗詩　鮮

于侁詩　寃亭卞詩　蔡安持詩　杜欽況詩　金

王珩詩　路伯達詩　元傅亨詩

右石刻大小不一凡十三通俱在靈巖寺其它刻

宋時者則有田稹五言詩嘉祐五年王逵千佛殿

記元豐庚申李公顏金像記元祐壬申卞育遊山

記大觀戊子郭思遊山記大觀三年住持仁欽篆

書心經大觀四年仁欽生老病死苦頌仁欽十二

時歌仁欽靈巖十二景詩政和元年淨照和尚誠

文政和五年劄付政和乙未趙子明題名靖康元

年高直臣題名而蔡卞經碑四幅前元符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書後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五日書在御書樓下特爲書家所珍又有面壁像碑宋建中靖國元年陳師道記金皇統七年重立金時者則有皇統七年雲公禪師像正隆丙子張汝爲題名大定戊戌蕭守中題名明昌六年本寺田園記明昌七年党懷英靈巖寺記元時者則有蛇兒年大元國師法旨碑蒙古字至元龍兒年帝師法旨碑蒙古字大德六年天童覺和尚默照銘至正四年察罕普華書唵嘛呢巴彌吽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凡元碑最多不盡錄錄其稍異者有至治元

年忽都虎郡王太夫人入達氏詩詩只二句曰歲前松檜時時綠殿上君王歲歲春大字刻之亦不類婦人筆也又有宋蘇子由五言詩驗爲後人補刻而復有子瞻徐州一歌誤刻於此其詩各見集中不錄後之君子知予之所取者非以吹二氏之狂瀾拾閏朝之落艷而情瀫好古意在闡幽自有不能已者且因以覽世道之汙隆考文辭之醇襍亦豈不爲學人之一助哉

北嶽廟李亶詩

恒嶽晨望有懷　　定州司馬李亶

二儀均四序五嶽分九州靈造良難測神功匪易酬

恒山北臨代秀㟁東跨幽濵洞鎮河朔嵯峨冠嵩丘
禋祠彰舊典壇廟列平疇古樹侵雲密飛泉界道流
從官叨佐理銜命奉珍羞薦玉申誠效鏘金詎有由
郊原照初日林薄委徂秋塞近風聲厲川長霧氣收
他鄉饒感激歸望切祈求景福如光願私門當復侯

右詩在眞定府曲陽縣北嶽廟中廟有唐時大碑
五其一韋虛心文陳懷志書行草其一張嘉貞文
自書其一鄭子春文崔鐶八分書其一李荃文戴
千齡八分書其一劉端文王知新書行草碑陰及
兩旁刻字皆滿其上層爲積土所蓋而余至時倉
卒求梯不可得止就下方讀之大率皆貞元至天

祐十數朝祭嶽題名六有宋人刻字獨此詩在韋碑後文雖不工然予見近代君子搜剔唐人之詩至於無名氏不知何代人之作皆收而附之而此灼然不誤者乃不得與斷簡殘編之列又北嶽廟自大碑之外絶無題詠故特録焉又有宋王禹偁陳彭年韓琦三大碑及白憲書石幢一字皆可觀而稚圭自書逼眞顏魯公世人傳其字者罕也

惠明寺碑陰題名

太原縣北門外惠明寺塔碑宋元豐八年呂惠卿撰并書其陰下方有此三十一大字餘題尚多不録凡碑文必面在先陰在後此碑元豐八年立爲

乙丑之歲而陰所題辛亥反在其前十有四年不可曉也豈非惠卿磨去前人之文而自刻之者與其陰歲月之猶存則固心勞日拙而亦天理之未盡泯者與夫毀人以自成君子之所深戒而今之名公貴人爲此者多矣歐陽詹所以悲顏魯公之碑而致弔于九江之驛也悲夫古碑之所以多不存於世其不以此也哉

華嶽廟賈竦詩

右在華嶽碑之左旁此碑前後空處爲宋人攙入題名甚多幸正文皆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耳而近代人踵刻者尚未止有一題曰崇禎十

七年後辛丑和州逸人戴逸孝再登嶽亦八分書

張惟一祈雨紀

右在述聖頌碑之左旁八分書

華陰縣令王宥等題名

右在述聖頌碑之右旁上爲篆下爲八分書唐有

兩上元年號此則肅宗時也

宋陳執中題名

右在碑陰韓賞文之下方有大曆九年華陰令盧

朝徹謁嶽廟文有貞元九年十三年題名其宋代

所刻惟此執中宋人所謚爲榮靈者乃其書則不

俗也其碑之前左方下又有元豐乙丑王子文題

名

拱極觀記跋

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本觀舊記爰自聖朝靖康改元中朝奉大夫薛公名公度所作刻諸琬琰意欲傳於久昨緣兵革蠭起大火縱焚致于泯滅其文則道之竊嘗錄之以行逮今十三載矣經曰天地運度有數而不失也道之雖至愚緬思景貺得非眞君之密贊耶謹募工重刊于石恭銘休美云時紹興九年歲次已未中元日前西嶽知殿兼拱極觀主賜紫道士雷道之謹記

右小碑本在拱極觀觀已久亾萬曆中有人搭地

得此碑置之嶽廟中與宇文周碑並立其碑文鄙
淺無足采然吾於是有以見宋人風俗之厚而黃
冠道流猶能念本朝而望之興復其愈於後世之
人且千萬也夫紹興九年高宗方在臨安而金人
有許和之約考之於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詔金國
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尚書省榜
諭九年三月丙申王倫受地于金得東西南三京
壽春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
樓炤宣諭陝西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陷永興
軍則此地之復歸於宋蓋無多日而雷道之一道
士耳能于干戈喪亂之際而繫思本朝辭微旨切

以視夫士大夫之靦顏臣僕者不大有逕庭耶余見朝邑藏春塢之記稱阜昌癸丑而西安府學有華夷圖刻亦稱阜昌七年以偽齊劉豫之號而欲壽之貞石豈不見此文而媿死也其沒于土中久而後出豈陷金之後觀主埋之如鄭所南井中心史之爲耶

劉汾詩

右說經臺之左有碑前爲老子度函谷關圖元大德庚子刻後爲希聲堂碑八分書延祐二年朱象先撰而此詩則在碑之左旁亦八分書不著年月詳其風致當爲元人之作草樓之前傳有老子繫

牛柏後人琢二石牛置其下故末句云然

霍山廟建文碑

維建文元年歲次己卯二月壬寅朔二十二日癸亥

皇帝遣序班周敖國子監生袁綱致祭于中鎮霍山

之神曰予荷昊天祐命承皇祖丕緒正大寶位統率

神人乃正月壬午祗祭上帝於南郊山川百神既與

奠享尚以未能特脩祀事于祠下爲憾是用遣官奉

香幣牲醴致祭維神以靈峻之德作鎮中土時出雲

雨協相兆民以稱予懷柔之意焉尚饗

右小石刻一通在霍山中鎮廟西壁上予行天下

見洪武永樂以來祭告嶽瀆之文及它碑記甚多

獨未有建文年者意其在位日淺又或文皇御宇之日而臣下之獻諛者從而剷去之也乃此文雜於數十百碑之中而字畫完好無缺故亟録之後之君子每痛國史不存建文一代事蹟無從考證若使通雅之士歷涉山窮谷而求之如此碑者世間或尚有一二不止霍山廟也不猶愈於羅永菴之詩程濟史彬之録僞撰而無稽者乎因并書之以告後人之能信古者



諸碑別體字

漢孔子廟禮器碑　柤桓俎豆　土仁疑

泰山都尉孔宙碑　彤幣斃

張表碑　頑訟凶　荷悲苛感

金鄉長侯成碑　滋滋孳　履眞

淳于長夏承碑　策薰勳　晧昊天　咳孩　孤

博陵太守孔彪碑　抍拯　馬

魯峻碑　樂於陵灌園之婺潔　當登緄衮　職

尹宙碑　支判流僊遷　鉅鏕鹿

白石神君碑　黍稷稻稂粱

曹全碑　巴郡朐忍令



巴郡太守樊敏碑　晳析為韓魏　米巫殉凶虐

歲在汁協洽

析里橋郙閣頌　醳釋散關之嶃漯濕

魏受禪碑　璿璣璣　大鹿麓

大饗碑　岐陽之獀蒐

封孔羨碑　揖輯五瑞斑班宗彛　大晧太皡

建城鄉侯劉靖碑　隰隰

後魏弔殷比干墓文　遷遷　征征　睇睇　荆蕀棘

工為緜蘐蘐　稾稟　扶扶　蘔蔽　黕黕黕

堯堯　桀桀　沉湎而不知甲兮終或已以貽戾

甲下當有子字或當作惑已謂妲己也　寘疑樹兮英風　蘘菊　寔寔

奞奮 鬯釁 悖悖 綱綱 竊竊 罡罡 邪

侯已脯當作鄂侯 萁箕子 嗟人生揾疑多殃 住往

者 厰厥 屯亶邅 汞乖良 嶺顛亾 骨胥

宇 傳冤疑 業以循修長 般亲辛 阯止故鄉

乘枠桴 條條 翶翱 翔 电曳 怢容之葩葩裳

瀏飄 飈 執垂益而談卡疑兮 憓攄苦 登此

疑巚 六蟡螭 遙䙶裔 無帶帶 訢訴 捐柷

捐柷融 靈鵴雛 澑湸劉亮 府俯 冰髮 騮驥騶

虞 隨隨 孌攣 歙吸 沆瀣瀣 闔闚 寒門 颸疑瑟一

允疑神寘疑而威陵 惕揚雲禛旗 大儀儀 靈脩

脩 傅傳說

張猛龍碑　像像　鑒鍪　嵬巉　緝緝　耂老使使
沮洡渠　饒洮河　出苐弟　泣皿血　磬磬力　式
式休休　万刃仞　英英嶶　承承華　鄧鄒方
羣賓賔　王僉生造頌
李仲琁孔子廟碑　夤寅賓　敷敷化　鄢鄗魯
茯蘓扶疎　逮莅　曲垾阜　笑笑　騁聘　百刃
仞　謶庶　質質　昭照　良梁木　西栖樓
焕爤爛
太公呂望碑　與之跡歸　發其潛盡盡之所出盡二
作書宁俱當　功𦂊施於民　儒默墨　𨚗都　聖聖
枕枕　率率　貌貌　含豪毫彈翰翰　其詞粤

曰 鄅曾鄫魯 巫咒巫祝 肴醻肴觴 華夷夷 曾胃曹

驪山温泉頌 數刃仞 晙峻 極 公蔬餗 高塘唐

之雲 尅克 神尅聖 菉綠 樹

北齊郭巨碑 升斗

南陽寺碑 雜踏沓 奸軌宄 蔽蔽 日 惢疑 峰

虧構 荴蔬扶疎 爲象 菀苑 胥胥

後周華嶽頌 陎升 彰荆 鑋鍳 葺葺 恒姮 娥 旒

旃 蒙 哥歌 䄄秩 無壃疆

豆盧恩碑 龍襄驤 將軍 沙菀苑

龍藏寺碑 斗升 踐祚阼 河何 人 伽籃藍

雖壞懷 煩惚惱 北拒吾五 臺

啓法寺碑　梴植埏埴　不惻測　蘖糵　褭裔　經
絅　剎剎　陋鄘　陾鄾　爲象　狋狐
常醜奴墓誌　慕暮　齒　申曳　赦救　蘜菊
陳明府修孔子廟碑　濼溉　釜　咲笑
姚恭公碑　析　黽俛黽勉　敬友穆睦親
唐宗聖觀記　井韓幹
皇甫誕碑　肅煞殺　旌旌　橫劒榁朽柾　拼析
胥胥　產　鄠鄠　簡簡　呪祝　綱泣辜　申曳　裾
朱邸　馬獵鬣　初封
昭仁寺碑　光兕　奡奡
夫子廟堂碑　胥胥　史　反及　夆烽　莫幕　衮

裕 覞莞 爾微㗛笑 攝齋齊 飡餐 資覆匱

簣 以成山 𢒈荆 哥歌 頌 𨙸鄒

化度寺碑 戢 肯

九成宮 遒遰迢遞 逯逮

虞恭公碑 逯逮 粁料 方絶大漢漠

歐陽詢書九歌 蘭 㫌旌

褒公碑 逯逮 剄剛

孟法師碑 江淩陵 祕泆訣 菫蒭 秦 摸模 楷

褚書聖教序 菀苑 蕳簡

褚書兒寬贊 版築飯牛之朋作明 韋玄成作弘成

懷仁聖教序 耶邪 折析 菀苑 綗網 攬覽

李衛公碑　蘡蔓　敵敵　俯俯

王居士塼塔銘　惚惱　纒纏

蘭陵長公主碑　皇帝字皆作篆文　搖瑤　華龍月

邁奉蒨倩之傷神葴箴

許洛仁碑　墜墜　主　蒱蒲　州　遟遲　度曲忖刌

聲

道因碑　菀苑　才晤悟　聰晤悟　皃皃　頣怡

然理順　具禍以藎燼　崏岷　蹲鵄鴟　衮裕

營輯葺　原原　源

李文墓誌　猝卒　貿貿　膺恍疑　舟輕　郢鄞

孔宣公碑　魯國鄒鄒人　擊罄磬　科斗科斗

汦泯 杍梓 材 浮罄磬 衜率 性 爻畫畫

綷載 無聲臭

華陽觀王先生碑 施姸嬭厲 醜 汦泯 挻莛 横

楹從 三荊荆 之樹 猒歎 瑑瑣 闥 玄兔菟

逢蜂 飛 娓嬈 斑班 倕 菀苑 功 虧覆 蕡篔

敂

鄭惠王石塔記 七作漆

修孔子廟詔表 兩雨 露 齍鼒 莊莊 皷鼓

賸朕

乾封元年祭孔子文 生蒀芻

李英公碑 贊

開業寺碑　熟孰　能　厷土　吙吐　泯泯

褚亮碑　輶輜　葢　柝析

澤王府主簿梁君誌銘　薄簿　纂纂

梁師亮墓誌銘　鶡鶬　㫌旌　欽明曆歷代　覃

覃　緾纏　譚覃　思漆書　慄慘

于大猷碑　天骨昂昂　藏

李承嗣造佛像銘　斵斵

法琬碑　五袴袴　爲象　㳒彌　蘂蕋

甯思道石浮屠銘　上輕輕　車都尉　㒵皃　絼紖

苑苑　黃陂萬項頃

景龍觀鐘銘　正書中多用篆體

棄茲明碑　管 管　鷹楊 前从木 後从才　玉質金箱 相　圖

諫 牒　莫賀特勤 勒　特勤 勒　垂譽　碑俱用武

后字

瀍藏禪師塔銘　崒 窣　洹 湼　愍 愍　弒 殺　戮

裔 喬

葉慧明碑　弥 彌　爲 象　考盤 槃　遁代 世　勿用

頣 頤

張廷珪孔子廟碑　趙遁 盾　朖 朗　日　效 刻

韋虛心北嶽碑　魁 魁

梁高望石浮圖銘　神元妙頣 賾　菀 苑　彭 荆

弘 引

秦望山法華寺碑　炯烱　誠　僧瑤繇　豪濠州

御史臺精舍碑　壂殿　中　梦二　泜二泜　咎咎　蹲

贊贇

淨業法師塔銘　父辿　栝括　地之姿

了遠孤行儼碑　棗海　形荆　揚　弥彌　漫　升

明慶

少林寺碑　申縞緇　林之敬　石罄磬　王克潛僭

號　蔡雍邕　德鎣瑩　神珠　迺廼　覽競　有

典咸袟秩

嶽麓寺碑　巒巒　敓刻　惱惱　伹但

東林寺碑　範梵　經　惱　鏁鎖　憧幢　旛旙　檀

陶侃 侃

龐履温碑　衛霍 霍　子皐 羔　周戍章事

大智禪師碑　多所通栝 括　旃 栴 檀　楷 揩 紳

石壁寺鐵彌勒頌　葺 茸　桀 椉　淨儭 櫬　廻 回

祿　剄 剛　大德茂忠守辿

道振禪師塔銘　憖 慣 物　惓 倦　搆 遘 疾

兖公之頌　桀 傑

隆闡禪師碑　刹 剎　檀舥 那　猶 由 是　我域 域

耶 邪 山　憮 熙 怡

嵩陽觀頌　瞘 愕 眙　夂 升 仙太子　印 印

多寶塔碑　苾菫 蒭　旃 栴 檀　印 印

臧懷恪碑　潔絜矩　楊揚州　自天寶岠距于開
元
郭敬之家廟碑　行中潔絜矩　麾城撕撕邑　邦
之攸慝壂
段行琛碑　牛崗岡　啓繇　虖不缺
景教流行碑　寶裝璀翠翠即粲字
不空碑　爲象　何攘讓
靳英希墓誌　時流嚮嚮風
楚金禪師碑　工人杍梓匠　爲象　閇閉　熠熠
耀　刹刹　怛但　眞縱蹤
周孝侯碑　朞　大護護　舉舉　預豫章　射獸

虎 獲護 軍 初劾 度虎 去去廿世 事己

揮插鍤 廿世 存風烈 俗哥歌 揆日

邠國公功德銘 皷鼓 凡丸 矢矢 開闢 拯拯

李晟碑 迤㫊演 于後 如衝如楥援 殄珍 遘構 亂

玄奘塔銘 納衲 衣 凡曰字皆作日

贈太師崔陲碑 徂萊來

玄祕塔 頣頤 涅涅 槃

神策軍聖德碑 齊聖廣泉淵 蕤葳蕤 解辮辮

厥 角 大特勤勒 嗢沒斯

圭峯禪師碑 磁磁州

鄭恒墓誌　淇隩 澳　私茅 茅　内 閫 [illegible]　葉 業　文者

武安君白公廟記　鯨 勍　敵　零壘門

崔鐶北嶽廟碑　𥅀 神　畢卯 茆　湶易疎 疏　其浸

如抵 指　諸掌　㬰 昇　中　尋 多　森蘿 羅　節

庬 度　沐浴皇傀 化　賡哥 歌　太平　笇 笑　殲

魁 魁　續 繪　事後素　昭晰

文賢刼像銘　珉 珉

後唐李存進碑　楊劉作楊畱

補遺

古金石刻不獨文詞之典雅字畫之工妙爲可愛玩而先賢事跡前代制度不詳於史者往往著見焉其有資於博聞多識不細矣而其爲物散在天地間日亾日少好古之士薈萃成書者十數家收之博而辨之精無若歐趙二錄歐錄之目千趙錄二千皆據其實有者籍記之他書循名泛列固不辨其存亾也亭林先師實甚好古遊轍所至旁搜博採著成此書惟就碑刻現存及收得拓本者錄之得三百餘通其數少於歐趙而考論詳核不啻過之夫今之去宋僅五百餘年而十亾七八則過

此以往又當何如以彼亾佚者爲可惜則其幸而存者可不知寶重哉耒夙有此好孜孜訪求所得有在茲編之外并歐趙所未錄者不忍使其無聞謹附載於後以見古碑之亾於通都大邑而畱於荒村窮谷者尚多有之蒐羅表章無令泯滅是所望於後之君子門人潘耒謹識

漢桐柏淮源廟碑　八分書　延熹六年

今在桐柏縣

洪氏隷釋載此碑缺五字今拓本字畫完好而乏淳古之氣蓋唐人重刻者據朱長文碑帖考云是釋曠書釋曠開元時僧金石錄中有北嶽恒山碑

亦其所書也

後魏中嶽廟碑　八分書　太安二年

今在登封縣

魏太武帝因道士寇謙之奏請更造嵩嶽新廟立碑紀事趙氏金石錄有其目余謁廟見此碑有一孔疑是漢碑審視乃知其爲魏也碑中直稱謙之爲天師爲師君以太武奉道親受符籙故云然字體近拙而多古意中段剝蝕首尾具存碑陰復多題字嵩山碑刻自漢二石闕銘外無古於此者近日葉井叔作嵩陽石刻集記不知何以遺之

北齊嵩陽寺碑　八分書　天平二年四月

今在嵩山會善寺

碑記生禪師造塔及其徒倫豔繼造二塔事書法不工而碑文可誦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歲次甲子九月景午朔十五日庚申從嵩陽觀移來會善寺立則唐人固以爲舊物而珍之矣歐趙錄卻不載

唐龍門山石像記　正書

今在洛陽縣

龍門山鐫石爲佛像無慮萬計石窟最大者今名賓暘洞像尤高大洞外石崖高處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首尾不具不知年月姓名按集古錄有

三龕記貞觀十五年魏王泰爲長孫皇后造岑文本撰銘褚遂良書今拓本有聿修陰德等語又有左武候大將軍相州都督雍州牧魏王及懷鏡奩而不追云云知即此記也

汾陰公薛收碑　于志寧撰　永徽六年

今在醴泉縣

昭陵陪葬者百六十五人今存者僅十六碑記中載其十五惟遺此碑先師所錄必目覩其碑與收得拓本者非然則置之葢其慎也碑止存百餘字而額尚完

葉有道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開元五年

拓本

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三世爲道士明皇時法善見尊寵其祖若父之墓碑邕皆撰而書之可謂濫矣書法秀逸閑雅不見欹側之態蔡君謨謂是邕書最佳者良然

端州石室記　李邕撰　正書　開元十五年

今在高要縣

肇慶府北七星巖古名定山亦曰崧臺有洞通明宛委記刻在洞門石壁不類北海書集古錄疑爲張庭珪書庭珪長於八分凡邕文而庭珪書之者皆八分此則正書恐未然也記中云有若邪伯早

公開元時有畢刺史者爲宋璟所稱早當作畢是
摹刻之誤

支提龕銘　蔡景撰　正書　開元十九年九月
今在林縣洪峪
衞輝府林縣林慮山在其西黃華天平洪峪其最
勝處余遊洪峪宿洪山寺見元勅旨碑金燈記勍
公碑寺東三里許路傍有石龕刻三佛像視其銘
乃唐物也書非名人而有初唐筆意以地僻人見
者少故不入歐趙諸錄惜在露地當移置寺中乃
可久耳

大照禪師碑　李邕撰并書　行書　天寶元年

拓本

大照名普寂大通秀之嗣去達摩七世是名北宗門庭甚盛所謂兩京法主三帝門師者也碑當在嵩嶽寺今不存拓本乃翻刻者不逮雲麾嶽麓亞於娑羅耳

比干墓碑　李翰撰　正書　天寶十載

今在汲縣比干廟

唐太宗追贈比干爲太師貞觀中既立碑刻詔及祭文天寶中李翰官於衛作此碑述封表之指其文雅正選入唐文粹中今碑乃宋㞢中靖國元年汲令朱子才重立

少林寺還天王師子記　正書　天寶十四載

今在少林寺

碑載久視年間僧義奬等狀　及武后口勅碑小

非名筆故諸録遺之葉井叔官於登封而石刻記

亦不載余至少林周行廊廡見此石嵌置東廡壁

間亟搨得之知考古必須親閱也

峿臺銘　元結撰　篆書　大曆二年

浯溪銘　元結撰　瞿令問篆書　大曆三年

㾶亭銘　元結撰　瞿令問篆書　大曆三年

右三銘並在祁陽縣

元次山愛祁陽山水遂寓居焉名其溪曰浯溪築

臺曰唔臺亭曰唐亭所謂三吾者也臺銘刻在臺之背甚完整溪銘亭銘刻於東崖石上隨石欹斜蘚厚難搨而篆筆特佳視臺銘更勝別有黃山谷書百餘字云與陶介石披榛翦穢得次山銘刻喜而識之又有皇甫湜五言古詩一首次山之子讓五言長律一首俱刻在中興頌之旁

般若臺銘　李陽冰篆　大曆七年

今在福州烏石山

閩中絕少古刻鼓山題刻如麻無一唐蹟惟此銘在三山爲最古又聞石塔寺有唐貞元中碑余未之見

延陵季子廟碑　蕭定撰　張從申書　大曆十四
年八月
今在丹陽縣
丹陽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鎮去鎮九里爲吳季
子廟有孔子十字篆碑及潤州刺史蕭定脩廟記
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并識重刋篆碑歲月二
碑葢同時立也歐陽公不喜從申書僅録其三碑
今存者獨此耳昔人評張書頡頏李北海今觀遺
刻挺勁有餘而乏雋逸之氣恐未堪肩隨也
濟瀆廟碑　張洗撰　八分書　貞元十三年
拓本

唐制附祭北海於濟源此碑記新作祭器事碑文乃濟源令張洗字濯纓所撰簡古有體裁一洗駢儷之習洗與韓退之同時文體已矯傑如是葢文弊之極而將變元結權德輿輩皆然不獨韓也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正書　太和七年十二月

今在鄞縣育王寺

碑載寺田興廢始末開元中秘書正字郎萬齊融撰文趙州刺史徐嶠之書碑燬太和中復立明州刺史于季友作後記屬處士范的重書之鄭氏金石略載的所書凡五碑則固有名當時者碑末有

季友與的唱酬二律可補唐風之遺

復東林寺碑　崔黯撰　柳公權書　大中十一年

今在廬山東林寺

寺廢於會昌宣宗初崔黯爲觀察使謀於舊僧正言修復之黯爲作記歐公稱其文辭遒麗可愛今碑斷缺不可讀而字畫存者殊佳東林惟此殘刻及翻刻李北海碑猶存舊蹟若歐陽率更西林道場記顏魯公題名崔融題詩李渤題影堂碑陰皆不可見矣

尊勝陀羅尼經　正書　咸通四年八月

拓本

經刻於石幢漳州押衙王劃造建州司户參軍劉鏞書書法娩雅酷有虞氏廟堂筆意其碑當在漳州今未知存否尊勝石幢在處多有余所見吳中包山寺[illegible]年刻溫州仙巖寺大中年刻皆完好包山者書法尤佳字大而刻淺宛然如新也

修禪道塲碑　正書　無年月

今在天台山

寺在佛隴爲智者大師修禪之所碑文補闕梁肅撰台州刺史徐放書天台山志所載有陳隋唐碑十五六通訪之都不存獨有此碑矗立榛莽中日就刓泐徙置近寺十夫力耳此碑現存而歐趙二

録皆不載是知昔人畧漏亦不少也金石畧所載
又有天台佛隴禪林寺碑亦徐放書今則亾矣

石橋寺詩　貞元三年正月

今在衢州

衢州府城南三十里有爛柯山相傳爲王質遇仙之所有洞明豁旁峙一碑乃唐衢州刺史嗣江王禕所題五言古詩元和元年州刺史陸庶記云刺史韋公以外祖信安郡王詩刻石朱彝尊云考新唐書表太宗第三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禕舊唐書傳禕少繼江王囂後封爲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景雲開元中兩爲衢州刺史詩當作於景

雲間而刻於貞元也詩中有薄煙羃遠村遥峯沒歸翼二語楊用脩以爲仙人遺句殆未見此碑故耳又有二碑刻唐人李紉卿李深謝劇羊滔薛戎詩各一首今亾

朔方節度使李光進碑　令狐楚撰　嗣子季元行書　元和十一年　今在榆次縣

光進與弟光顔竝爲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顔功最高唐書二人竝有傳光進碑令狐楚所撰光顔碑李程所撰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録皆無此二碑歐録所載李光進碑楊炎撰韓秀實書者乃李光

弼之弟非光顏兄也趙錄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顏故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錄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錄之其良臣光顏碑則已見記中矣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景福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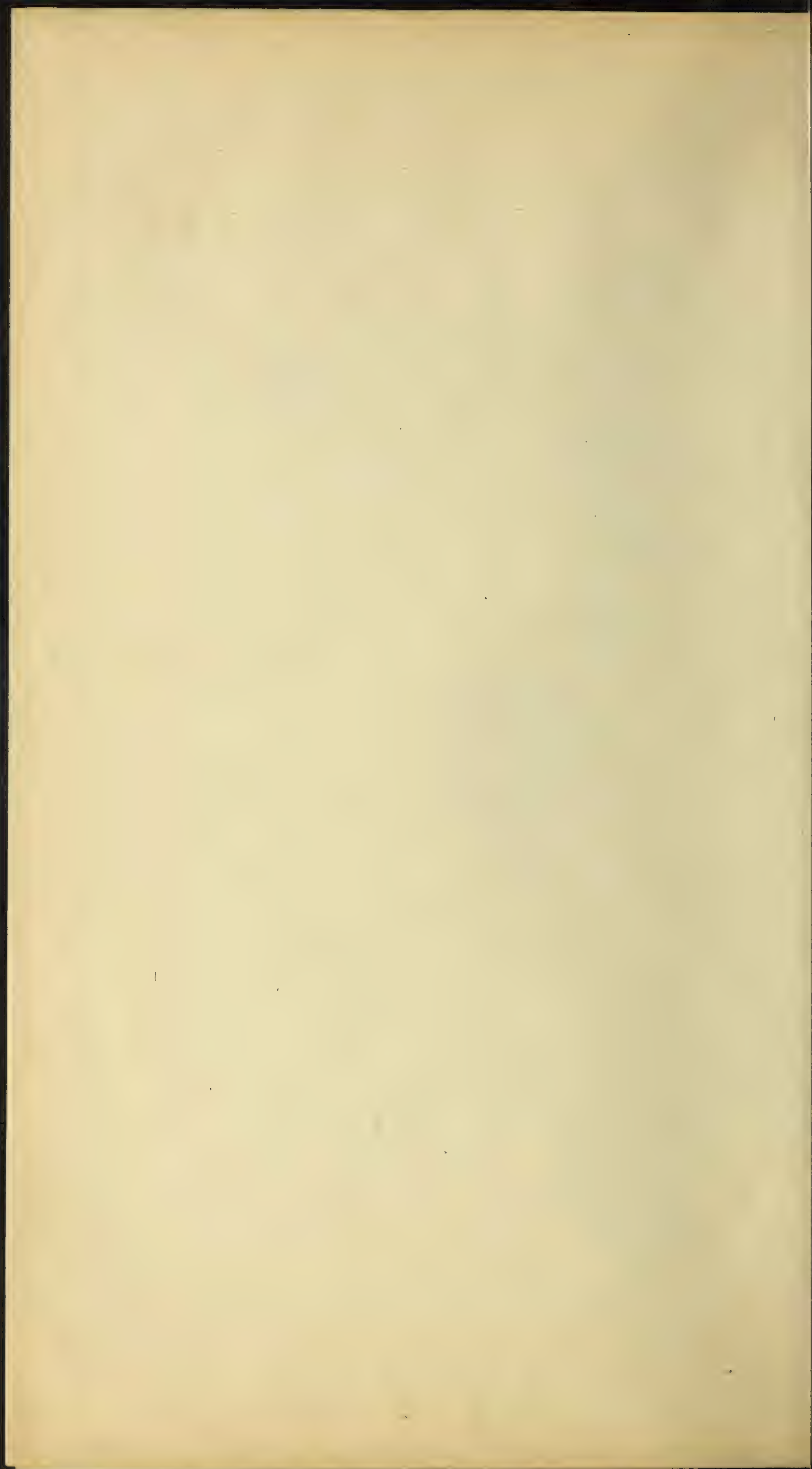
今在本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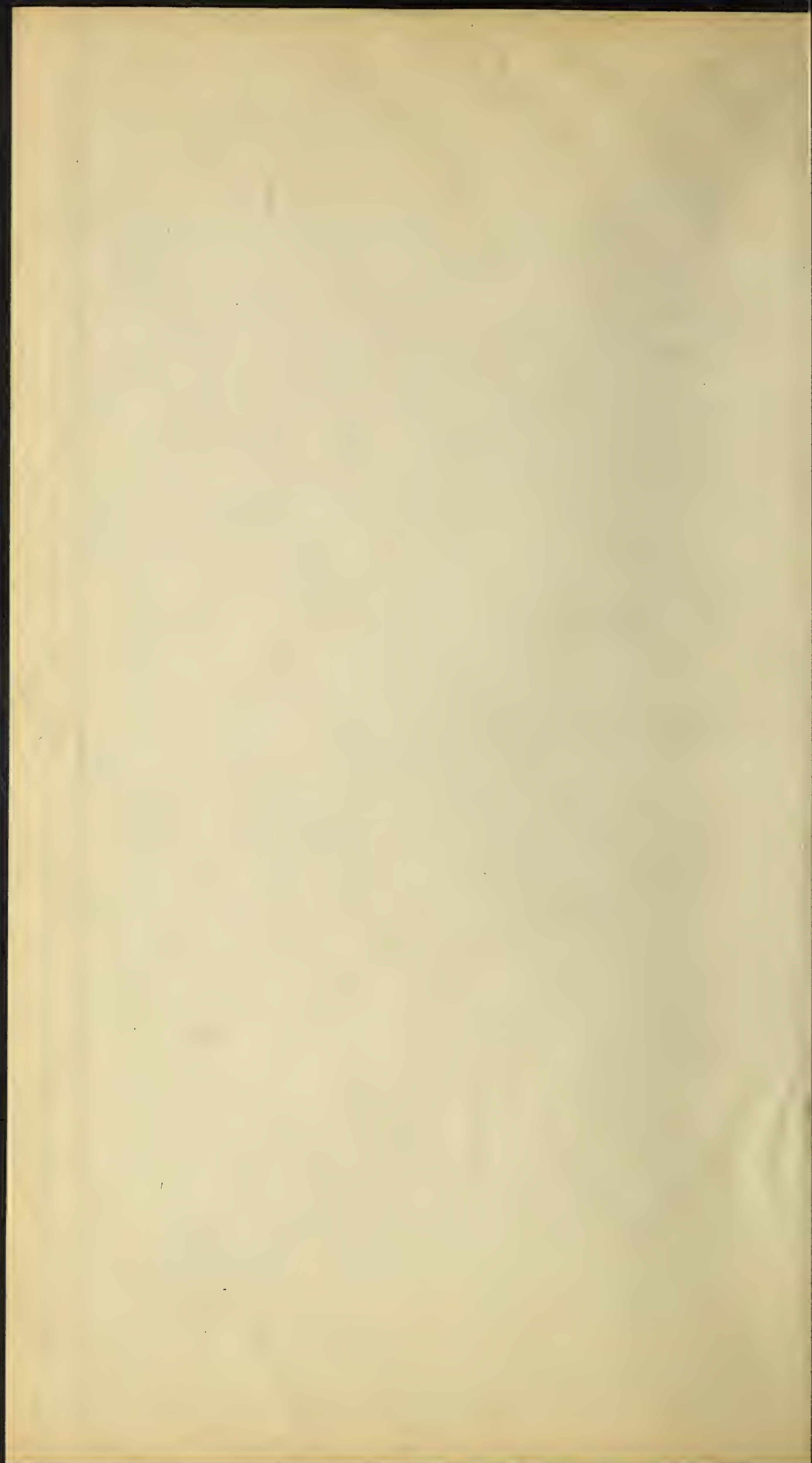
舍利塔一幡於太和八年一燼於中和二年至是僧復嚴葺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中所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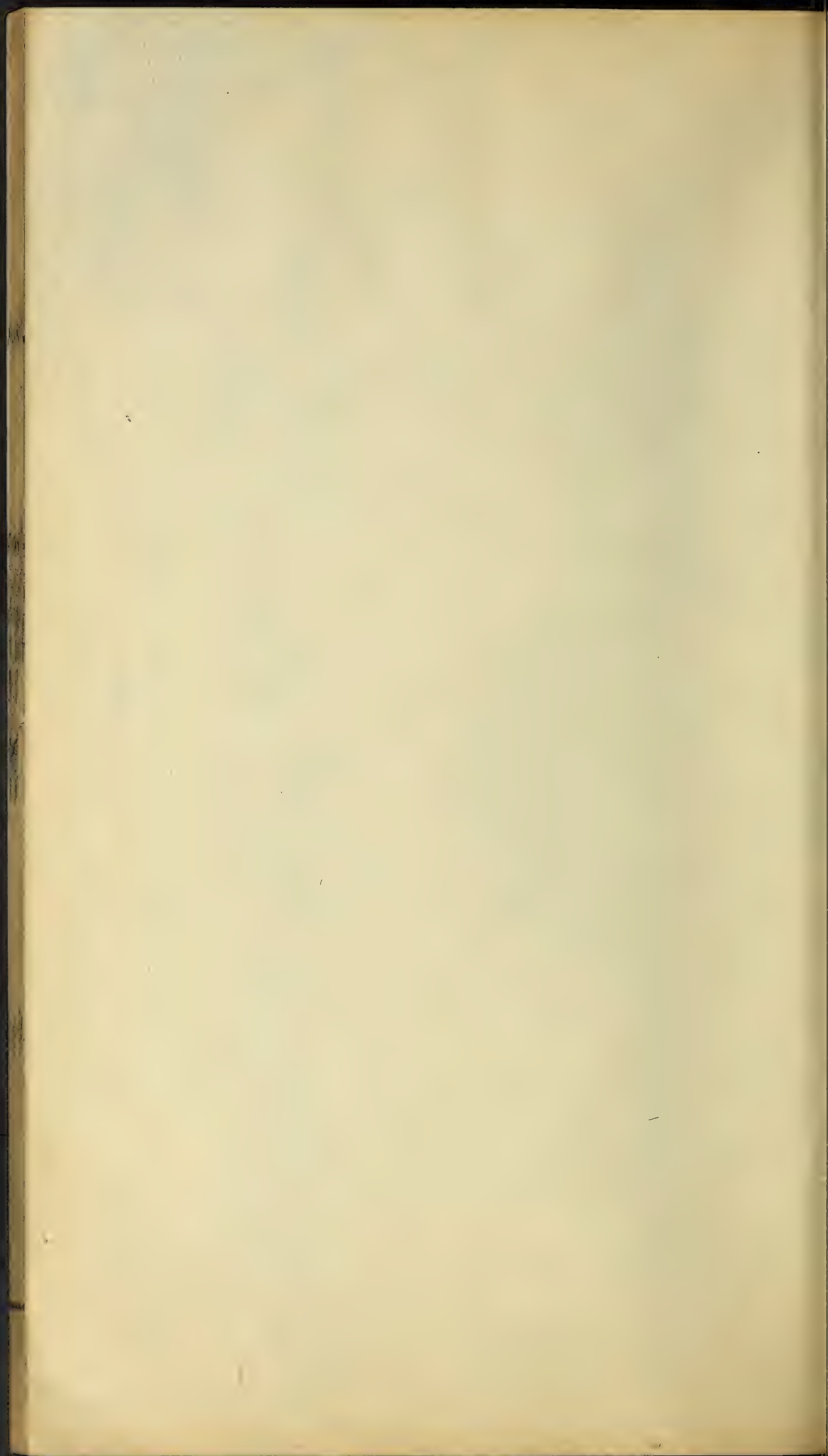
成欲遷舍利於閣内至拜疏於朝請發封壤詔可

而今行當時崇重法寶如是









韻補正

余爲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寔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於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爲次第而已今世盛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譾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

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於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柔兆敦牂孟冬之二十日東吳顧炎武書

上平聲

一東

合者一十二字　江杠橦幢撞邦厖窻牕雙降洚

已上俱采入唐韻正後倣此

不合者二十四字　登唐徵崩分方朋憑馮房務薨夢尊彰讒乘繩膺甍興弘湛陵已上皆後人無稽之誤不可引以爲據後倣此

疑者七字　禽調心淡應陰臨已上七字雖不合古音以其見於詩易故疑而闕之說見詩易本章下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十四字　控棟洞慟寵縱誦訟頌壅壅兖用壟

韻中元有者一字　童引春秋公羊傳公會宋公于夫童左氏穀梁皆作鍾

二冬　古通東

三鍾　古通東

四江　古通陽或轉入東此韻古通東不入陽

五支

合者一十二字　丘裘仇牛能否罘謀尤訧肬鐲

不合者四十一字　加嘉歌求蚪釿義議誼峩峨

我魚焞逃旋波浮莎多敍春沙鯊魦疏灑憂柯

禍化和蛇猷悠由遊游運羅人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四十一字　皆階喈偕街佳

垓該陔垂娃開厓皚臺排俳灾災哉猜才財材

裁齋釵儕哀埃淮𥗼懷諧湝孩胎來萊霾埋 按佳皆灰咍四韻既注云古通支則全韻皆通此注不必更贅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字　觭佩旆配備沬嚌

濟志試是畏毀諱緯壞怠易薺次

韻中元有者五字　雌資斯私茲 注雌千西切資津私切斯相支切私息夷切茲子之切又引徐鍇說文繫傳曰凡斯皆當讀如西今惟馬嘶方讀如西葢失之又云子聲本如濟水之濟以濟翻茲方得本音思息茲切詞似茲切皆當用此音以翻今讀訛按此論甚當學者不可不知然總不出本韻之中非有改易也

六脂　古通支
七之　古通支
八微　古通支
九魚
合者四十字　家瓜葭鉤溝衙頭挐華不蓋鄹郰陬諏騶邪琊騶舍奢謳嘔姱侯騢瑕豭霞鰕鏵候遐牙芽偷媮樓婁鏤
不合者六十二字　歌鳩獢龜驕丘怓求仇逃臺疇幬籌儔濤戀朝持能杯兵謀旄髳毛媒鍪侔髦消修囚遒周州洲舟昭朝巢疇憂祅休麻嬉灰孩遊由尤陵流畱賚仍資呰斯思詞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字　吾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十三字　故據去溥傅墓
幕廡素煦喻慮鷺
十虞　古通魚
十一模　古通魚
十二齊　古通支
十三佳　古轉聲通支轉聲者改此之聲以就彼之韻如才老所注佳爲堅奚切來爲陵之切之類是也古人韻緩不必改字已見音論中卷
十四皆　古轉聲通支
十五灰　古通支
十六咍　古轉聲通支

十七眞

合者五字 旂沂命古音彌吝反此音彌并切誤揮煇

不合者六十字 宮弓躬徑頸敬功磬慶肯謙嵒定南男佞甯甚湜崩風楓凡夢萌宗寢潛替潭蕈靜鮮生姓牲爭中終衆章政襜耽笙爽三厭衣嚶罌咸莖雄熊楊罃嶺領隆按此韻所收甚襍如躬字三引皆不同易震上六爻辭與鄰爲韻則當入眞艮象傳與心爲韻則當入侵班固東都賦與徵爲韻則當入蒸而才老竝收此韻之內又引弓字所引皆姑弘切雄熊字所引皆于陵切夢字所引莫滕切則當入蒸南男字所引皆尼心切風楓字所引皆方愔切潛潭蕈字所引皆才淫切嵒字所引魚金切甚字所引知林切耽字所引持林切則當入侵生牲字所引皆桑經切磬字所引苦丁切定字所引唐丁切靜字所引千廷切爭字所引甾陘切則當入青嚶罌字所引皆伊盈切嶺領字所引皆離貞切頸字所引拘盈切敬字所引居卿切政字所引諸盈切罃字所引于平切則當入耕清而又竝收此韻之內蓋才老誤以庚耕清青蒸登侵七韻皆通眞而其所收遂至襍入二十餘韻之字於是一字可讀爲數音而決裂

部分蕩棄繩墨惟其意之所之而無施不可矣蓋其長于采收而短于甄別則其弊必至於此學者不可以不辨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百三十五字　昆鵾琨鯤觀冠悁堅閒坤髡愆牽鞬乾虔原源嫄元黿頑研顏言顛巔敦天焞暾田豚臀屯難年郉闐填奔賁分蕃番翩偏篇雰紛芬氛翻璠便盆盤焚濆墳繁煩樊燔門捫綿緜泯蠻聞文紋尊樽罇千遷村存𡾊蹲泉前孫宣嬽西已見下平一先先僊旋還旛鶤川傳山船淵鬵宛寃溫剜焉燕烟咽煙安昏婚壎塤闇軒賢寒弦玄渾桓魂蜒延捐緣圓園憐連崙然燃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三字　覲佃遯遁涸甸

憤悶閔燼進信震診闈怨愠韞訓鉉運刃軔

十八諄　古通真

十九臻　古通真

二十文　古轉聲通真

二十一殷　古通真

二十二元　古轉聲通真

二十三魂　古轉聲通真

二十四痕　古通真

二十五寒　古轉聲通先

二十六桓　古轉聲通先

二十七删　古轉聲通先

二十八山　古轉聲通先

下平聲

一先

合者一字　西

不合者二十三字　監宮躬嶔瓊鼊南風平鉼名明生簪讒心陰英紘林齡靈行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二百二十一字　間蕑姦豜艱巾斤乾干豻豜玕肝奸忓竿官觀冠棺均昆關莞菅鰥君寬坤刋看羣帬勤懃顏狺銀垠頑刓單殫丹鄲敦端嘽歎暾湍灘吞彈檀壇屯摶團豚豘難珍塵陳斑頒班般賓濱奔分攀幡藩

翻飜番反紛雰芬盤槃磐蟠貧燔焚蹯蘩蘋繁

璠蕃樊煩蠻漫謾槾鬘瞞門泯罠暋民文聞曼

尊樽遵津餐親殘存攢巡旬辛新珊跚酸孫狻

唌眞振臻榛蓁諄嗔椿純孱潺山刪潸身紳晨

辰臣嬗神安鞍般因姻禋堙彎灣温欣忻歡懽

讙驩熏勳昏婚閽翰鶾寒韓完桓紈丸魂環鐶

鍰[illegible]寰鬟閑閒嫺云[illegible]沄䎙雲瀾蘭闌欄麟瞵

鄰潾鱗論倫輪綸淪欒鑾羉巒鸞人仁根慳恩

痕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五字　澗貫睠彥巘瑱

展半袢慢縵媔讚震闡訕衍憲獻顯患鉉洨遠

爛

韻中元有者二字　瞑眩

一仙　古通先

三蕭

合者六字　愁優舟幽休廖

不合者五字　多農蝓踰娙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字　膠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四字　矯廟笑傲

四宵　古通蕭

五肴　古通蕭

六豪　古通蕭

七歌

合者二十三字　儀義議移宜爲僞蛇虵池施皮罷蘺披劆差施猗旖錡羅離離下所引韓愈銘不合今不取　八戈韻內元有劆字

不合者五十三字　家高葭佳瓜誇姱夸洿枯牙芽齬涯徛都胎徒途圖蒲蟠琶葩蔓蟆耶衺斜曹徂遮者車奢賒赦貰穌霄華花韡呀鰕霞遐瑕蝦豪華譁邪

古音通用不必注者一十五字　加嘉珈哿笳麻嗟撾沙砂裟紗鯊魦毟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字　播佐化

八戈　古通歌

九麻　古轉聲通歌

十陽

合者三十七字　觥京庚阬坑更慶卿迎錫兵亨

亨祊蟚彭明盟盲萌猛鵬盟撐英瑛兄亨

衡珩珩蘅橫鍠羹

不合者一百一十九字　肱功攻公宮躬恭金荆

今驚言經空傾窮東燈登端冰丁通聽桐同童

譚洞峒壇庭停亭農寧中忠徵程沖崩封矜風

豐紛酆峰蓬螽朋平逢鳴冥民名龍蒙夢矇濛

宗精聰蔥清秦情姓從鍾蒸衆瞻終箏蹤錚衝

克叢崇重生升聲勝身莘成承城誠慵雝泓翁

翁虛凶興轟雄弘鴻容蓉營庸墉頤宧楹盈龍

令隆身下所引荀子成相篇天乙湯為句論舉當為句身讓卞隨舉牟光為句才老乃讀至身字為句而以身為尸羊切與湯光為韻此誤之又誤也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字 伉慷逿倡放愴葬顙象壯爽上往貺饗享恙朗讓壤

韻中元有者五字 抗亢漲行胻

十一唐 古通陽

十二庚 古通真或轉入陽此韻半通陽唐半入耕清不入真

十三耕 古通真或轉入陽

十四清 古通真或轉入陽

十五青 古通真耕清青自為一韻不與真陽相通才老誤

十六蒸　古通眞

十七登　古通眞蒸登自爲一韻不與眞通才老誤

十八尤

與支韻合者十字　龜旗期馗鼻杯媒災才灰旗下引易林災下引班固賦期下引班婕妤賦鼻下才下杯下灰下引楊方詩媒下引陳琳賦竝不合今不取

與憂流韻合者五十九字　高鼛膠慆滔條綯讉慠慆蜩濤幬苞褒鑣孚嫠匏咆炰袍包茅苗遭燋曹漕消霄簫騷臊啁昭招朝巢蕭休蒿皡嘷號僤揄遙謠搖陶晁聊繚僚寮牢勞饒高下引柳宗元銘嫠下引晉童謠啁下引韓愈詩招下引韓愈文饒下引崔駰賦竝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三十四字　駒駈驅軀墟衢隅愚魚愉農

蹰厨夫符扶晉務趨須鬚芻誅珠殊樞渝揄榆

揄餘腴濡襦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九字　捄糾臭謬叟岫售勠

霤謬下引韓愈表售下引樂府勠下引陸機賦並不合今不取

十九侯　古通尤此韻古通魚虞模不與尤通才老誤

二十幽　古通尤止通尤韻之半憂流等字

二十一侵　古通眞侵覃已下皆閉口之音總不與上韻相通才老誤

二十二覃　古通删才老誤

二十三談　古通覃

二十四鹽　古通先才老誤

二十五沾廣韻作添　古通鹽

二十六咸　古通删才老誤

二十七銜　古通删才老誤

二十八嚴　古通先才老誤

二十九凡　古通嚴

上聲

一董

合者三字　蜂降項

不合者二字　口往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字　縱虹容

二腫　古通董

三講　古通養或轉入董此韻古通董不入養

四紙

合者二十字　久玖近舊牝等不否負婦母畝敏

鮮癬火友有右囿

不合者一十八字　咎舅蟻儀寶阜茂衮纚所組

手守狩首施禍雨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二十字　改解楷待宰沛姊

秭采綵在海醢怠殆騃嶰蟹駭亥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八字　記偕皆期萋事時嬉

韻中元有者一十四字　子死士氿汜似佀已祀

耜兕姒俟涘注子讀如濟水之濟氿音近漸士音近始汜似已祀耜姒竝音以學者不可不知然總不出本韻　氿下引楚辭不合今不取

五旨　古通紙

六止　古通紙

七尾　古通紙

八語

合者四十字　寡罕蝦耉垢苟口叩藕偶耦雅社脰豆馬嫣禡母走湊作寫藪者斗咮舍野壄嘔下夏后暇後厚姱候治 脰豆下引柳宗元賦嘔下引韓愈詩並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八十六字　廣晷軌久糾可考起糗咎臼舅峨瓦我鳥倒妥蕩道墮娜表保飽寶蚌鴇否婦畝謀茂老妖麌夭壯子酒左草鑿瞍嫂掃叟坐肘趙麃齒醜哆士仕首手守狩產使史事受

壽杏姽海悔駭朽鎬鄗禍毀火毇又誘友有標

鯉砢紐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十六字　顧故圖塗怒蒲

摹謨躇助紓虛壺予余譽

九麌　古通語

十姥　古通語

十一薺　古通紙

十二蟹　古轉聲通紙

十三駭　古轉聲通紙

十四賄　古通紙

十五海　古通賄

十六軫

不合者四字　湞永上寧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八字　卷綣典褊粉吻損展

十七準　古通軫

十八吻　古轉聲通軫

十九隱　古通吻

二十阮　古通銑

二十一混　古轉聲通阮

二十二狠　古轉聲通阮

二十三旱　古轉聲通銑

二十四緩　古通旱

二十五潸　古轉聲通銑

二十六產　古通潸

二十七銑

合者一字　浼

不合者五字　坎萏枕靖舌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三十五字　管痯簡捆墾眼

癉亶短斷殄盞赧板本阪坂反返飯滿晚挽吻

篡損剗產穩很暖煖緩限耶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八字　諫幹遁壇萬算溥愆

二十八獮　古通銑

二十九篠

合者二字　韭糾

不合者二字　楚署

改正經文者一字　慘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昭

三十小　古通篠

三十一巧　古通篠

三十二晧廣韻作皓　古通篠

三十三哿

不合者一十三字　寡賈假雅補把馬寫者野冶

下夏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字　大儺大下引仲長統詩今本作火

二十四果　古通哿

二十五馬　古轉聲入哿

三十六養

合者三字　景炳影

不合者二字　騁勇

四聲同用不必注者三字　芒將洋

三十七蕩　古通養

三十八梗　古通軫此韻半通養蕩半入耿靜不入軫

三十九耿　古通梗止通梗韻之半

四十靜　古通梗同上

四十一迥　古通軫才老誤

四十二拯　古通軫才老誤

四十三等　古通拯

四十四有

合者五字　軌晷簋旭麴晷下引王延壽賦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一十三字　起舊主隅父釜負子采採芻

綠乳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三十字　考栲巧禱擣隝鳥道討瑙包飽苞保寶鴇抱茂丣造草阜埽嫂少天好老莔擾道下引胡廣箴茂下引馮衍賦竝不合今不取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四字　虯狩壽憂

韻中元有者一字　阜

四十五厚　古通有此韻古通語麌姥不與有通才老誤

四十六黝　古通有止通有韻之半栁丑等字

四十七寑　古通軫寑感已下皆閉口之音說見平聲才老誤

四十八感　古轉聲通銑才老誤

四十九敢　古通敢

五十琰　古通銑才老誤

五十一忝　古通琰

五十二豏　古通琰

五十三檻　古通豏

五十四儼　古通銑才老誤

五十五范　古通儼

去聲

一送

合者四字　降洚絳巷

不合者一字　霁韻中有霿字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字　鴻帅

二宋　古通送

三用　古通宋

四絳　古通漾或轉聲通送此韻古通送不入漾

五寘

合者九字　疚近富竄訊佑祐右囿

不合者一十三字　瓦篤法傅靡迹藉侈守石學

化移

入聲轉用當注者一百字　決訣結刷括闋屈闕
鈌輵羯竭碣嵑傑窟孽臬蜆霓月迭達突闥掇
脫秩茀黻紱紼髮髴佛發拂瞥浡勃軷拔茇趧
弼鼈伐罰秣昧沫滅沒密節察卒竊切絕崒疾
嫉珹晣晢折哲實織拙室瑟式失煞鎩殺設適
植殖述舌喝溢抑一謁褐晝穴血閱越洌烈列
洌日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七十四字　屆戒誡芥界介
溉槩概蓋怪恠話快磕礚慨檜蒯艾外礙帶退
態汰太泰逮岱代大怠內隊豸鷹拜湃貝沛霈

派敗旆憊載再瘵蔡菜縩薈隘栧藹駴愛曖僾
薆悔誨害懈解會壞䆔瀣邁瀨賴籟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十字　歸期畿疑題褫蹏
待二見追馳美司豕死祠旨水衰士時視威海偉
瑋夷咍貽來鼇
韻中元有者一字　撎
未收者二字　哱掣
六至　古通寘
七志　古通寘
八未　古通寘
九御

合者二十三字　稼家夸柘鬬胆霸湊驟瀉寫謝
晝詐舍赦野假暇夏候夜鏤
不合者二十八字　槀駕到倒態稻那富暴負阜
婦麥謀耄茂鑿嗣塞朝詔熾宙首獸事迎耀
入聲轉用當注者一十六字　伯踣索朔斲爥屬
作髑臒涸獲穫欲慾絡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二十一字　居舉圍古駈驅
袪途塗躇圖謨暮序誅攄洿壺虞臾如
韻中元有者二字　怒嫭
十遇　古通御
十一暮　古通御

十二霽　古通寘
十三祭　古轉聲通寘
十四泰　古轉聲通寘
十五卦　古轉聲通寘
十六怪　古轉聲通寘
十七夬　古轉聲通寘
十八隊　古通寘
十九代　古轉聲通寘
二十廢　古通寘
二十一震
不合者九字　境名心生上鞅爭榮龍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十八字　倦奠瑱問翦薦

箭寸先巽選絢疝動限論輪亂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賓

疑者一字　實

二十二稕　古通震

二十三問　古轉聲通震

二十四焮　古通震

二十五願　古通霰

二十六慁　古通願

二十七恨　古通願

二十八翰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一十九字　串鴈馯贋彥媛

慢縵巽晏宴怨婉患宦豢縣環瑗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瀾

二十九換　古通翰

三十諫　古轉聲通霰

三十一襉　古通諫

三十二霰

不合者一十字　鑒鑑氾犯竄讖暗攬纜濫就其所引自竄字之外無與霰線二韻字同用者不知才老併入此何也

古音同用不必注者九十九字　觀管貫館冠丱

困諫幹間看眼言鴈贋岸骭研延援玩斷短斷

旦嘆炭彈難輾綻綻絆半判泮盼晒盻返坂反
販奮畔辦叛伴飯漫嫚蠻萬蔓晉讚贊譔粲變
散算㢆遜迅撰順訕婉菀擘晏案煥漢爨翰滸
旱汗限環懸患豢幻換緩宦運浣玩亂恨論懶
爛胤蜒
三十三線　古通霰
三十四嘯
合者六字　醻孯謬繡叜幼
改正經文者一字　慘
不合者二字　雊署
入聲轉用當注者八字　鵠激虐肅濯叔約學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九字 臯高朝飄藐招昭霄

超

三十五笑 古通嘯

三十六效 古通嘯

三十七號 廣韻作号 古通嘯

三十八箇

合者三字 地罷化 罷下引白居易詩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一十字 稼霸舍詐謝話下暇野夜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一字 可

三十九過 古通箇

四十禡

合者一字　袴

不合者一字　泒

入聲轉用當注者三字　伯螯獲螯下引班固賦不合今不取

四十一漾

合者十字　竟鏡病怲盟猛競梗映泳

不合者二字　命夢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三字　方霜傷

韻中元有者三字　羕妨償

四十二宕　古通漾

四十三映　古通震此韻半通漾宕半入諍勁不入震才老誤

四十四諍　古通震才老誤

四十五勁　古通震才老誤

四十六徑　古通震才老誤

四十七證　古通震才老誤

四十八嶝　古通震才老誤

四十九宥

與蕭韻合者一十四字　告橐較軸朝郛孚報冒

築少好孝肉

不合者一十六字　殼具投赴哺附鶩侮霧聚趣

族數鑄裕乳已上字可入候韻不可入嘯宥二韻

四聲轉用不必注者六字　羞饈憂櫌流旒

韻中元有者一字　收

五十候　古通宥此韻古通御遇暮不與宥通才老誤

五十一幼　古通宥止通宥韻之半救胄等字

五十二沁　古通震說見平聲才老誤

五十三勘　古通翰才老誤

五十四闞　古通勘

五十五豔　古通霰才老誤

五十六栝廣韻作㮇　古通豔

五十七歛廣韻作釅　古通豔

五十八陷　古通諫才老誤

五十九鑒廣韻作鑑　古通陷

六十梵　古通陷

入聲

一屋

與御遇合者三十字　姤慤縠嶽岳椓涿豖豚賣覿斲濁伯樸朴璞捉齪鷟渥幄喔握壑确閣角椓洛覿下引陸雲詩鷟下引陸機七徵握下引蘇内翰贊竝不合今不取

與嘯笑合者一十七字　覺廸毒濯剥邈戚慼歗嘯簫蕭翛翛鶴學樂濯下引陶潛詩剥下引劉楨賦鶴下引嵇康賦學下引楊雄誄樂下引三略竝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一十五字　國德得荅底鴟出直纆嘿默活役域囿國德等字雖與福服等同韻而此所引皆不合

二沃　古通屋凡入聲之韻多混襍其半者才老未能辨其說已見唐韻正不更疏也此韻半通屋半通藥

三燭　古通屋

四覺　古通藥或轉聲通屋此韻半通屋半通藥

五質

合者一百一字　麥結潔隔膈鬲革骨訣滑窟闕玦缺掘兀咄突脫鐵驖垤絰耋奪適謫摘擿礫徹轍福蔔輻伏八㧙別紱芾黻佛拂茀弗刜坲髴發服岪收滅沒蠛末歿沕物節蕢沏竊絕雪躓折哲熱拙責策筴簎冊柵設殺噎嗌厄軛阸軋穴忽惚淴血馘歇畫國或郁月越列烈裂隔下引柳宗元賦玦下引蘇内翰銘咄下引蘇黄門賦別下引黄庭經躓下引易林冊下引張協七命忽下引蔡邕賦畫下引李興文竝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八十八字　局覺穀告鞠甲曲匧客瀆讀犢虐業凝獄岳玉谷荅納弱拆澤宅躅腹罭覆復乏伯柏迫百搏忩馥法珀僕白舶藐脉鷺穆陌睦目木足作爵襆夙肅宿粟削屬粥庶毒叔縮束索蠹葉曄鴨鼏協合洽鑊獲穫鬻育欲繆陸六祿麓忽縟

四聲轉用者三十一字　戒疚器氣契對代泰替富背祕備寐際載悴萃駟訊（古詩字通）歲隘意又祀異類來位莅戾（此當轉入以就平上去不當轉平上去以就入也對下引漢語泰下引列女傳戾下引劉向九歎竝不合今不取）

六術　古通質

七櫛　古通質

八勿 廣韻作物　古轉聲通質

九迄　古通勿

十月

合者八十一字　黠葛割佸佸括聒骨闊窟屈渴偈蘖怛呾掇闥脫德達奪㕦擲撥入盋髮發拂髴渤勃拔茇跋魃伐罰末鉢沫昧抹韈密沒物札㮓側察猝卒疾息識適式撮出茁殺遏闕滅泧曶忽笏豁活滑鶻褐力慄栗剌辣糲 勃下猝下引蘇黃門詩茇下跋下密下力下引蘇內翰詩銘竝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二十五字　甲汲覺玃及逆荅塔榻衲霅

法乏復縶執帀爵襍浴闔洽鴨蠟臘

四聲轉用者四十一字 計夬袂氣契外裔藝遰

替昵沛斃閉蔽弊㡀摯制際脃世勢歲逝遞澨

噬筮綴蛻錣翳兌銳稅衞穢厲戾汭

十一沒 古轉聲通月

十二曷 古轉聲通月

十三末 古通曷

十四黠 古轉聲通月

十五鎋廣韻作鎋 古通黠

十六屑 古通月

十七薛 古通屑

十藥

與御遇合者六十四字　格觡戟谷玉縠屬虢客逆額頟獄澤擇宅柏伯百迫白帛魄拍貊陌木迹舄昔躤籍藉昔惜索蓆席夕穸炙蹠跖尺斥赤釋碩石射豝赫啞屋獲斁懌奕繹液射譯腋祿屬下引班固西都賦伯下斥下引史記序傳迹下引陸機演連珠啞下引易林屋下引陸雲誄竝不合今不取

四聲轉用者四字　胙蠹護夜胙下引班固西都賦不合今不取

與嘯笑合者一十一字　激的滌廸溺翟沃鵠檄櫟礫滌下引班固東都賦鵠下引費昶詩礫下引郭璞贊竝不合今不取

四聲轉用者四字　告櫂豹釂豹下引韓愈文不合今不取

不合者二十二字　怯闕業鄴蘖德脫惕直壁潑

沬末式適識室食黑闔鬩邑

十九鑠 廣韻作鑠 古通藥 此韻半通藥半通陌

二十陌 古通月 才老誤

二十一麥 古通陌 此韻半通陌半通職

二十二昔 古通陌 此韻半通陌半通錫

二十三錫 古通昔 此韻半通昔半通藥

二十四職 古通質

二十五德 古通職

二十六緝 古通質 才老誤

二十七合

襲集 二字古音同用不必注

二十八盍　古通合

二十九葉　古通月才老誤

三十帖　古通葉

三十一洽

睫頰　二字古音同用不必注

三十二狎　古通洽

三十三業　古通月才老誤

三十四乏　古通洽

二十七葉　百二十六

二十八盡　百五合

昌平山水記卷上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京師九門其西北曰德勝門元之健德門也洪武元年九月大將軍徐達改今名

出門八里爲土城元舊也正統十四年十月己未也先奉上皇車駕登土城以通政司左參議王復爲右通政中書舍人趙榮爲太常寺少卿出見上皇於土城即此地也

又二十里爲清河其水出玉泉山分流而北逕此又東會於沙河入於白河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孛堅帖木兒以兵向闕駐於清河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正

院使朴不花二人帝不得已執而畀之其兵乃退即此地也有石橋跨其上永樂中建宣德五年二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上躬櫜鞬騎導皇太后輦至清河橋下騎扶輦既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皆稱萬歲

又十二里有玄福宮弘治十七年建俗呼爲回龍觀

又十八里爲沙河店店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五十里龍泉寺合西山諸泉東流爲南沙河有橋曰安濟店北有水出昌平州西南四家莊逕雙塔村東流爲北沙河有橋曰朝宗二橋正統十三年命工部右侍郎王永壽建二水至店東南賣家莊而合又東南至

通州界入白河漢書軍都有濕餘水東至潞南入沽即此水也店在二水之間今尚有居民百餘家先是車駕北征及上陵多駐沙河有文皇帝行宮遺址正統時爲水所壞嘉靖十六年三月丁未上駐蹕沙河禮部尚書嚴嵩言此爲車駕謁陵之路南北道里適均且居庸白羊近在西北邊防尤切宜修復行宮築城環之設官戍守從之十七年五月始於沙河店之東建行宮十九年正月城之名曰鞏華南北徑二里東西徑二里門四南曰拱京制如午門北曰展思東曰鎮遼西曰威漠行宮在城之中先以勳臣若都督守之二十八年改副總兵後改守備有分守公

署寘請所及營房五百間今圮惟行宮存
又二十里爲昌平州州故永安城也正統中調長獻
景三陵衛於中東西三山口及東西二營地方駐劄
以護陵寢及土木之難明年景泰元年於昌平縣之
東八里築城徙衛於内名曰永安三年并昌平縣徙
焉今之東西二門及城中大橋故南門遺蹟也其後
續設陵衛益多仍於城南復築一城連之今之南門
是也乃去舊城南面磚石而合爲一周一十里二十
四步州治在舊城内大街西先爲順天府昌平縣正
德元年南京吏部尚書林瀚言陵寢所在歲三大祭
欽遣百官陪祀及帝后忌辰歲暮正旦竝遣駙馬詣

陵縣小民貧供億煩苦請改爲州以密雲順義懷柔
三縣隷之助其力役凡有科泒差徭及養馬之類悉
皆優免從之未幾復降爲縣八年縣丞張懷復奏始
定爲州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屬焉仍隷順天府
天壽山在州北一十八里永樂五年七月乙卯皇后
徐氏崩上命禮部尚書趙𤦺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
往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黄土山及車駕臨視封其
山爲天壽山以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十一年正月
成仁孝皇后梓宫自南京至二月丙寅葬二十二年
七月辛卯上崩于榆木川十二月庚申葬自是列聖
因之皆兆於長陵之左右而同爲一域焉

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陵下有白石坊一座五架又北有石橋三空又二里至大紅門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外東西各有碑刻曰官員人等至此下馬入門一里有碑亭重簷四出陛中有穹碑高三丈餘龍頭龜趺題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仁宗皇帝御製文也亭外四隅有石柱四俱刻交龍環之其東有行宮今亾又前可二里為欞星門門三道俗名龍鳳門門之前有石人十二四勲臣四文臣四武臣石獸二十四四馬四麒麟四象四橐駝四獬豸四獅子各二立二蹲近者立遠者蹲石柱二刻雲氣竝夾侍神路之旁迤邐而南以接乎碑亭碑文後書洪熙元年四月

十七日小子嗣皇帝某謹述蓋文成而碑未立宣德十年四月辛酉修長陵獻陵始置石人石馬等於御道東西十月己酉建長陵神功聖德碑是時仁孝皇后之葬二十有三年太宗文皇帝之葬亦十有一年矣然而始立者重民力也欞星門北一里半爲山坡坡西少南有舊行宫今存土垣一周坡北一里有石橋五空又北二百步有大石橋七空大石橋東北一里許有新行宫宫有感思殿今亾宫東南有工部廠及内監公署今竝亾大石橋正北二里有石橋五空又二里至長陵殿門神道自嘉靖十五年世宗謁陵始命以石甃今稍殘缺自大紅門以内蒼松翠栢無

慮數十萬株今翦伐盡矣

長陵在天壽山中峰之下門三道東西二角門門內東神厨五間西神庫五間厨前有碑亭一座南向內有碑龍頭龜趺無字重門三道榜曰祾恩門東西二小角門門內有神帛爐東西各一其上爲享殿榜曰祾恩殿九間重簷中四柱飾以金蓮餘皆髹漆階三道中一道爲神路中平外墄其平刻爲龍形東西二道皆墄有白石欄三層東西皆有級執事所上也兩廡各十五間殿後爲門三道又進爲白石坊一座又進爲石臺其上爐一花瓶燭臺各二皆白石又前爲寶城城下有甬道內爲黃琉璃屏一座旁有級分東

西上折而南是爲明樓重簷四出陛前俯享殿後接寳城上有榜曰長陵中有大碑一上書曰大明用篆下書曰成祖文皇帝之陵用隷字大徑尺以金填之碑用朱漆欄畫雲氣碑頭交龍方趺寳城周圍二里城之内下有水溝自殿門左右繚以周垣屬之寳城舊有樹今亾

獻陵在天壽山西峯之下距長陵西少北一里自北五空橋北三十餘歩分西爲獻陵神路至殿門可二里有碑亭一座重簷四出陛内有碑龍頭龜趺無字亭南有小橋門三道榜曰祾恩門無角門殿五間單簷柱皆朱漆直椽階三道其平刻爲雲花石欄一層

東西有級兩廡各五間餘如長陵殿有後門爲短簷屬之垣垣有門垣後有土山曰玉案山故闢神路于殿西玉案山之右有小橋前數步又一小橋跨溝水溝水自陵東來過橋下會於北五空橋山後橋三道皆一空又進爲門三道竝如長陵而高廣殺之甬道平寶城小冢半塡榜曰獻陵碑曰大明仁宗昭皇帝之陵餘竝如長陵山之前門及殿山之後門及寶城各爲一周垣舊有樹今亾十二陵制獻陵最樸景陵次之洪熙元年五月辛巳上疾大漸遺詔有曰朕臨御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是日上崩皇太子即皇帝位及營仁宗皇帝山陵

上諭尚書蹇義夏原吉等曰國家以四海之富葬其親豈惜勞費然古之帝王皆從儉制孝子思保其親之體魄於久遠者亦不欲厚葬秦漢之事足爲明鑒況皇考遺詔天下所共知今建山陵予以爲宜遵先志卿等之意如何義等對曰聖見高遠發於孝思誠萬世之利於是命成山侯王通工部尚書黃福總其事其制度皆上所規畫也

景陵在天壽山東峰之下距長陵東少北一里半自北五空橋南數步分東爲景陵神路至殿門三里碑亭門廡如獻陵殿五間重簷階三道其平刻爲龍形殿有後門不屬垣殿後門三道竝如獻陵甬道平寶

城長而狹榜曰景陵碑曰大明宣宗章皇帝之陵周垣如長陵寶城前有樹十五株冢上一株

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自獻陵碑亭前分西爲裕陵神路路有小石橋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平刻雲花殿無後門榜曰裕陵碑曰大明英宗睿皇帝之陵餘竝如景陵寶城如獻陵垣內及冢上樹一百六七十株

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自裕陵碑亭前分西爲茂陵神路路有石橋一空制如裕陵榜曰茂陵碑曰大明憲宗純皇帝之陵垣內外及冢上樹千餘株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簨虡

之屬猶有存者

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少北二里自茂陵碑亭前分西爲泰陵神路路有石橋五空賢莊灰嶺二水逕焉碑亭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茂陵榜曰泰陵碑曰大明孝宗敬皇帝之陵垣内及冢上樹百餘株殿上存御座御案御榻各一承塵皆五色花板多殘缺而茂陵泰陵完焉

康陵在金嶺山距泰陵西南二里自泰陵橋下分西南爲康陵神路山勢至此折而南故康陵東向路有石橋五空錐石口水逕焉今圮又前有石橋三空制如泰陵榜曰康陵碑曰大明武宗毅皇帝之陵明樓

爲賊所焚垣内外樹二三百株

永陵在十八道嶺嘉靖十五年改名爲陽翠嶺距長陵東南三里自七空橋北百餘步分東爲永陵神路長三里有石橋一空有碑亭一座如獻陵而崇鉅過之碑亭南有石橋三道皆一空門三道門内東神厨五間西神庫五間重門三道東西二小角門又進復有重門三道飾以石欄累級而上方至中墀殿七間兩廡各九間其平刻左龍右鳳石欄二層餘悉如長陵殿後有門兩旁有垣垣各有門明樓無甬道東西爲白石門曲折而上樓之三面皆爲城堞榜曰永陵碑曰大明世宗肅皇帝之陵享殿明樓皆以文石爲

砌壯麗精緻孝長二陵不及也寶城前東西垣各爲
一門門外爲東西長街而設重垣於外垣凡三周皆
屬之寶城其規制特大云舊有樹今亾
昭陵在文峪山距長陵西南四里自七空橋北二百
許步分西爲昭陵神路長四里路有石橋五空德勝
口水逕焉又西有石橋一空今圮陵東向碑亭西有
橋三道皆一空餘如康陵榜曰昭陵碑曰大明穆宗
莊皇帝之陵明樓爲賊所焚樹亾
定陵在大峪山距昭陵北一里自昭陵五空橋東二
百步分北爲定陵神路長三里路有石橋三空陵東
向碑亭東有橋三道皆一空制如永陵其不同者門

内神厨庫各三間兩廡各七間三重門旁各有牆牆有門不升降中門之級殿後有石欄一層而寶城從左右上榜曰定陵碑曰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殿廡門爲賊所焚樹亾

慶陵在天壽山西峰之右距獻陵西少北一里自裕陵神路小石橋下分東北爲慶陵神路長二十餘步有橋一道一空制如獻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殿無後門殿後繚以垣門一道門北有橋三道皆一空其水自殿西下殿門西又有一小橋爲行者所繇殿北過橋有土岡自東而來至神路而止岡後周垣門三道如獻陵寶城東西直上至中復爲甬道而入

榜曰慶陵碑曰大明光宗貞皇帝之陵殿門前及垣
内樹四五百株
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自永陵碑亭前分
北爲德陵神路陵西南向碑亭前有橋三道皆一空
制如景陵平刻龍鳳殿柱飾以金蓮殿無後門榜曰
德陵碑曰大明熹宗悊皇帝之陵樹亾凡殿樓門亭
俱黄瓦
十一陵皆一帝一后合葬有繼立爲后而祔葬者有
追尊所生爲后而祔葬者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長陵
誠孝昭皇后張氏葬獻陵孝恭章皇后孫氏葬景陵
孝莊睿皇后錢氏葬裕陵孝貞純皇后王氏葬茂陵

孝康敬皇后張氏葬泰陵孝靜毅皇后夏氏葬康陵
孝潔肅皇后陳氏葬永陵孝懿莊皇后李氏葬昭陵
孝端顯皇后王氏葬定陵孝元貞皇后郭氏葬慶陵
孝烈皇后方氏祔葬永陵孝安皇后陳氏祔葬昭陵
繼后也孝肅皇后周氏祔葬裕陵憲宗母也孝穆皇
后紀氏孝惠皇后邵氏祔葬茂陵孝宗母睿宗母也
孝恪皇后杜氏祔葬永陵穆宗母也孝定皇后李氏
祔葬昭陵神宗母也孝靖皇后王氏祔葬定陵光宗
母也孝和皇后王氏孝純皇后劉氏祔葬慶陵熹宗
母大行皇帝母也而熹廟懿安皇后張氏不知所終
事莫得而詳焉

宮人從葬之令至英宗始除故長陵有東西二井東井在德陵東南饅頭山之南西向西井在定陵西北東向竝重門門三道殿三間兩廡各三間綠瓦周垣會典言長陵十六妃從葬位號不具其曰井者葢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爾或言越絕書有禹井井者法也禹葬以法度不煩人衆當日命名之意豈有取於此與自英宗旣止宮人從葬於是妃墓始名或在陵山之內或在他山其在陵山內者則自昭陵之左九龍池上南行二里許爲蘇山有萬貴妃之墓憲宗妃也制如二井東向又南爲銀錢山有鄭貴妃暨二李劉周四妃之墓神宗妃也制如二井南向今毀又

南爲禊兒峪有四妃二太子墓中閻妃王妃左馬妃次左沖哀太子右楊妃次右莊敬太子世宗妃太子也又南爲悼陵制如二井東南向孝潔皇后陳氏初謚悼靈葬此世宗崩遷永陵而其封兆尚存旁有沈文盧三妃之葬至今猶曰悼陵云有神宮監

悼陵之東爲鹿馬山有田貴妃之墓大行皇帝妃也大行皇帝御宇之日未卜山陵田妃薨葬此在悼陵之下南距西山口一里餘遣工部左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内移田妃於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爲帝椁斬

蓬藋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陛兩廡各三間有周垣而規制狹小曾不及東西井之閟滚昔宋之南渡會稽諸陵皆曰欑宫實陵而名不以陵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實葬而名未葬今之言陵者名也未葬者實也實未葬而名葬臣子之義所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門外右爲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焉

而恭讓章皇后胡氏别葬金山門三道二重殿五間兩廡周垣碑無字恭仁康定景皇帝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别葬金山門三道三重殿五間周垣門内有碑亭一座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世宗神

宗皆嘗謁焉其妃嬪太子諸王公主之葬西山者以百數自沙河而南三十里紅石口入山陵冢相望皆在京師西直門外三十餘里之内以其不隸於昌平故不載

其隸昌平者則東山口迤東有劉惠妃之墓英宗妃也又東八里綿山有蘄獻王滕懷王之墓仁宗子也

凡陵及妃嬪太子諸王之葬及上所御殿其外垣皆塗以紅

十二陵各有宰牲亭在祾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黃瓦唯長陵止一亭無廳廂而長陵門右別有具服殿五間東向有周

垣垣南有白石槽五方而長名曰雀池貯水以飲雀
十二陵各有祠祭署在宰牲亭左各有朝房在陵下
或左或右
十二陵各有神宫監在陵下或左或右有重門廳室
内臣居之永昭定慶四陵多至三百餘間設内守備
太監一人神宫監掌印太監十二人
十二陵各有神馬房各有果園其十二榛厰則分置
在他縣
十二陵各有衛衛各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户所主率
領軍士防護陵寢其公署皆在州城中嘉靖二十九
年以四千人立永安營三千人立鞏華營無事在州

教塲操演有警赴各隘口把截

凡祭清明中元冬至以太牢國初遣太子親王其後遣大臣行禮文武衙門堂上官名一人屬官名一人分詣陪祭忌辰及聖節正旦孟冬亦遣官行禮止用香燭酒果無帛不陪祭嘉靖十五年改命春以清明秋以霜降遣官行禮各陪祭中元冬至遣官行禮不陪祭歲凡四大祭三小祭云仁宣英武世穆神七宗之朝車駕親謁山陵勲戚文武大臣百司扈從

環山凡十口自大紅門東三里曰中山口又東北六里曰東山口距州東門八里有樓南北二座三層有松園方廣數里皆松檜無一雜木嘉靖中俺答之犯

我兵伏林中竟不得逞而去今盡矣又北而西十里
曰老君堂口距景陵北二里上有老君堂三間又西
十五里曰賢莊口距泰陵北五里又西三里曰灰嶺
口守備一人守之又西南十二里曰錐石口距康陵
東北二里三口竝有垣有水門崇禎九年昌平之陷
自此入也又南十二里曰鴈子口距康陵西北三里
又西南三里曰德勝口距九龍池四里有垣有水門
又東南十里曰西山口距悼陵南二里有小紅門距
州西門八里又東二里曰榨子口距大紅門三里凡
口皆有垣陵後通黃花城自老君堂口至黃花城四
十里嘉靖十六年三月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

花鎮路口

東山口内一里水中間有小山曰平臺山圓秀成祖嘗駐蹕焉嘉靖十五年上命作亭于上名曰聖蹟十七年四月壬子上幸平臺山祀成祖文皇帝於亭中亭形圓以白石爲欄盤旋數十級而上御題聖蹟二字今毀當口一小山曰影山

東山口内北三四里有蟒山

中山口北一里有仙人洞洞在山麓可容二百許人洞口向東從石梯而下石皆倒垂奇怪下爲平地洞内西北有一門皆石槎牙而成近門上有一大石鐘下懸長數尺門之内少入轉而南見有石罅如夾道

中溪黑不敢入

西山口西四里有虎峪山又三里有大虎峪山

德勝口西三里有溝溝巖有上中下三巖土人呼爲

石梯溪險可避兵

其水則一自老君堂來逕長陵前而西又東至七空

橋一自灰嶺口一自賢莊口合而下泰陵橋一自錐

石口下康陵橋至泰陵橋南數十步而合下定陵橋

東至七空橋一自德勝口來逕昭陵橋東下七空橋

總爲一流出東山口至鞏華城東北入沙河而九龍

池在昭陵西南于山崖下鑿石爲龍頭泉出其吻瀦

而爲池上有粹澤亭中一間旁各三間門三道東向

繚以周垣為車駕謁陵事畢臨幸之所嘉靖十五年
世宗所勅建也峭壁清流茂林幽館今存者惟垣壁
而已
老君堂東北有長春亭三間東西廂各三間以備游
憩
陵故為康家莊長陵之東百餘步有土一丘康老葬
焉康老者國初以前人也文皇帝卜斯地而作山陵
也曰安死者人之同情也命勿去
而東山口內二里景陵果園之旁有古槐一株其大
數十圍中空可容十人坐相傳為燕山竇氏莊自陵
木盡而槐亦伐矣此皆在陵山以內者也

陵西南數十里爲京師西山嘉靖十一年三月勅金山玉泉山七岡山紅石山甕山香峪山皆山陵龍脉所在毋得造墳建寺伐石燒灰

州城之内舊有總督兵部侍郎一人整飭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若僉事一人鎮守總兵官一人標下坐營左騎營右騎營左車營右車營遊擊各一人天壽山守備一人戶部郎中若員外若主事一人各有署六部六科翰林院光祿寺以陪祀至者各有館而翰林館在唐劉諫議祠之後諫議名蕡字去華昌平人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對策指斥宦官遂不第令狐楚在興元牛僧孺在襄陽皆辟爲從事待如師友授

祕書郎爲宦官所嫉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元時以昌平驛官宮祺奏請始爲之立祠元史泰定三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縣祀唐劉蕡者此也祠本在舊縣縣徙祠亦徙焉在大成門之西程敏政詩云新祠門對頻池灣先年翰林諸公宿此者無不追往悼今寄情篇什今鞠爲蔬圃矣

有香帛亭在州治西每祭設黃幄奉安祝版御香于此太常寺館焉

州西八里爲昌平舊縣縣名始見於漢齊悼惠王子卬以昌平侯立爲膠西王光武時寇恂至昌平襲殺邯鄲使者奪其軍耿弇走昌平就其父況盧芳入朝

南及昌平魏文帝拜田豫爲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
卑屯昌平至魏書云軍都縣有昌平城則已廢不爲
縣矣章懷太子注漢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其
曰今縣者唐縣今所謂舊縣也東魏天平中復置此
縣隋書云昌平縣有關官有長城唐書武德初徙突
地稽部落於幽州之昌平城胡三省通鑑注城在軍
都關南武后垂拱三年骨咄祿寇昌平即此地元史
木華黎傳言師還獵於昌平也速傳言孛羅帖木兒
前鋒度居庸關至昌平亦在此景泰三年徙永安城
今居民不滿百家而唐狄梁公祠香火特盛歲四月
朔賽會二三百里内人至者肩摩踵接考之唐書突

厥陷趙定縱掠而歸公爲行軍副元帥獨以兵追之不及又爲河北道安撫大使意其嘗至此也有碑一

元大德四年集賢學士宋渤撰文

又西十里爲龍虎臺地勢高平如臺廣二里袤三里

元史擴廓帖木兒傳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衞京師駐于龍虎臺與孛羅帖木兒戰是也元時車駕巡幸上都往來皆駐蹕其上成祖宣英二宗北征亦駐蹕于此永樂八年二月己酉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居庸山川二十年九月丁巳車駕次龍虎臺饗隨駕將校二十一年十二月辛巳車駕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金忠宴宣德五年

十月丁丑車駕次龍虎臺召英國公張輔等至幄中問郊外民事賜酒饌

又西六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南北二門魏書謂之下口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北齊書謂之夏口文宣紀天保六年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是也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注所謂山岫層深側道褊峡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羇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傷思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劒門山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

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經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設關于此不知始于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亦謂之西關三國志田疇乃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是也亦謂之軍都關魏書杜洛周反於燕州敕都督元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是也亦謂之納款關唐書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通典古居庸關在昌平縣西北齊改爲納款是也其南北口之戍則自元始北口千戶所屬上都路

龍慶州南口千戸所屬大都路昌平縣史言睿宗于居庸關立南北口屯軍徼巡盜賊各設千户所至大四年樞密院奏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處僅十有三舊置千戸位輕責重於是改千戸所為萬戸府分欽察唐兀貴赤西域左右阿速諸衛軍三千人并南北口大和嶺舊隘漢軍六百九十三人屯駐東西四十三處立十千戸所置隆鎮上萬戸府以統之皇慶元年始改為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戸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為絕險然遼之亾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亾也冶鐵錮

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勤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堅帖木兒兵入之孛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關也下宣府歷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曾無藩籬之限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而道出其上十五里為關城跨水築之有南北二門以參將一人通判

一人掌印指揮一人守之又設巡關御史一人往來居庸紫荊二關按視焉有水門宣德三年八月命行在工部侍郎許廓修居庸關城及水門者也城之中有過街塔臨南北大路累石爲臺如譙樓而竅其下以通車馬上有寺名曰泰安正統十二年賜名下竅處刻佛像及經有漢字有番字元史泰定三年五月遣指揮使兀都蠻鐫西番咒語於居庸關崖石今其刻甚多非一時筆而元葛邏祿廼賢詩序言關北五里有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者今亾其二矣

又八里爲上關有小城南北二門又七里有彈琴峽

水流石罅聲若彈琴上有佛閣又七里爲青龍橋道東有小堡又三里至八達嶺有城南北二門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以守備一人守之

口外地稍平衍五里至岔道乃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爲北路宣德五年十月戊寅

上巡邊駐蹕岔道己卯獵于岔道自南口至岔道皆延慶衛地也自洪武三年徙山後諸州之民於關内而於居庸關立守禦千戸所永樂二年立隆慶衛隆慶左衛十二年始於岔道北二十里立隆慶州州東三十里立永寧縣十三年於岔道西一百二十里立

保安州宣德元年徙隆慶左衛於永寧縣而關獨有
隆慶衛隆慶元年改延慶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
所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闚井故昔人謂
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而岔道又八達嶺
之藩籬元人於北口設兵其得地形之便者與
此山古爲軍都山後漢盧植隱居昌平軍都山中昭
烈修弟子禮事之晉段匹磾欲擁其衆徙保上谷阻
軍都之險以拒末波魏道武伐燕遣將軍封眞等從
東道出軍都襲幽州即此山也漢立軍都縣於山之
南胡騎經軍都耿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是也亦
作渾都史記絳侯周勃世家屠渾都是也後徙今州

東四十里有軍都村亦曰故縣址

州境之山其名者曰銀山在州東北六十里石梯而上五六里名中峰唐僧鄧隱峰之所居也山半有辟其色似鐵世稱銀山鐵辟云下有法華寺有隱峰十詩曰白銀峰曰佛頂峰曰古佛巖曰說法臺曰佛覺塔曰懿行塔曰雪堂曰雲堂曰茶亭曰濛泉金大定六年立石

曰駐蹕山在州西二十五里其山長而北袤凡二十里石皆辟立高可十餘丈其頂皆白山之南有棲雲嘯臺高二丈許正北有石梯可上金章宗建亭於此舊傳山下有石牀石釜今亾

曰白浮山在州東南一十里有二龍潭潭上有龍神祠

曰湯山在州東南三十里有温泉可浴水經注濕水又東温泉水注之疑即此也

其水則出自居庸關爲濕餘河至舊縣之西而伏水經注云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潛伏十許里是也又南復出亦謂之榆河今涸元史燕鐵木兒與王禪軍遇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陣今州西南十二里有紅橋橋亾而名尚存文宗爲燕鐵木兒建生祠於橋南立碑紀功者也

州西南三十里爲雙塔河東流過雙塔店入榆河出

州東神嶺山下爲神山泉出白浮山爲白浮泉元史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水利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經甕山泊至西水門入都城南匯爲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帝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通惠河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以守敬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築堰起白浮村至青龍橋長五十餘里以障諸水入於都城永樂初兩修之歲久

湮廢成化七年十月議開通惠河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相度言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經過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經過白洋口山溝兩水衝截俱難導引遂止不用其雙塔榆河之水今皆入于沙河

芹城在州東三十里有橋橋下有水出芹城北南流入於沙河水經注芹城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東南注濕餘水以此知沙河之爲古濕餘水也傳寫之訛或爲温水後漢書王霸爲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温水漕以省陸運之勞事皆施行

榆河驛初設于榆河嘉靖中改附州城其未附也道

出州城之西南距州四十五里有唐家嶺店者亦車駕所駐也往者車駕北征徐行則次唐家嶺宣德九年九月癸未上巡邊駐蹕唐家嶺正統十四年七月甲午上親征駐蹕唐家嶺皆以明日至龍虎臺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上親征次清河辛卯次沙河以三日至龍虎臺二十二年四月己酉上親征駐蹕唐家嶺以四日至居庸關其疾行則一日而至榆林榆林在岔道西二十五里永樂二十年三月戊寅上親征晚次榆林是也而英宗皇帝回鑾以景泰元年八月乙酉至居庸關丙戌自安定門入居南宮中朝迎候之禮但遣禮部左侍郎儲懋至龍虎臺錦衣衛指揮

僉事宗鐸領轎馬至居庸關劉敬領丹陛駕至安定門内上自迎于東安門而已

州西四十里爲白羊口城二門距居庸南口二十里有水伏流元史白羊口千戶所于昌平縣東口置司景泰元年調涿鹿中衛後千戶所官軍守禦後以守備一人守之其西南有小城曰白羊新城

白羊北四十里爲長峪城二門其西有小城曰長峪新城

長峪北二十里爲横嶺城二門守備一人守之

長峪西北二十里爲鎮邊城三門正德中建設守禦千戶所後以參將一人守之自鎮邊西南二十五里

至横中山爲紫荆關轄沿河口界

州北八十里爲黄花鎮城三門元史黄花鎮千戸所於昌平縣東口置司者也以參將一人守備一人守之景泰中又設内官守備嘉靖四十年革黄花鎮城直天壽山之後爲長陵玄武爲京師北門當居庸古北二關之中而北連四海冶昔人所謂擁護山陵勢若肩背者也其水曰黄花鎮川河出塞外自二道關入口逕渤海所懷柔至順義界入白河其流九曲俗謂之九渡河城北有碧霞元君廟其殿西有二松相去四五尺而上枝樛曲相穿遂合爲一名曰交松其地多鼠色如鼦而毛淺初冬掇榛實貯穴中爲歧洞

貯之多至二三斗美好倍於人所收者土人每掘取之鼠失榛乃槁死樹上纍纍相望因并取而食之京師人以爲美味國史言洪熙元年閏七月守居庸關都督僉事沈清獻黃鼠上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而獻鼠何耶其卻之城西有垣一重曰頭道關再重曰二道關關之西撞道口堡鷂子峪堡西水峪堡堡西爲八達嶺

城東三十里爲渤海守禦千戶所城三門距州一百里城北而西有擦石口堡磨石口堡驢鞍嶺堡大榛峪堡南冶口堡大長峪堡小長峪堡有鑛洞嘉靖三十六年封閉

又東五里爲慕田峪城三門守備一人守之其東北有慕田峪堡西有賈兒嶺堡田仙峪堡又東爲亓連口石塘路轄自此以西皆重邊自此以東皆單邊

昌平山水記卷上終



昌平山水記卷下

州東南九十里爲順義縣隋開皇中粟末靺鞨與高
麗戰不勝厥稽部長突地稽率入部勝兵數千人自
扶餘城西北舉落内附置順州以處之唐武德初改
燕州會昌中改歸順州唐末仍爲順州統縣一曰懷
柔貞觀六年置治五柳城改順義縣開元四年置松
漢府彈汗州天寶元年改歸化縣乾元元年復名懷
柔遼爲順州歸化軍金明昌六年改縣名曰温陽元
廢縣但爲順州洪武元年改順義縣然則今之順義
昔之懷柔也城周六里一百一十一步四尺四門唐
貞觀四年以突厥突利爲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

以其部落置順州都督府拜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衆治營州南之五栁戍後唐周德威攻劉守光㧞其順州葢此地也元王惲言有唐大曆五年試太子洗馬鄭宣力撰開元寺碑令亾又言金節使剛忠王公守此州距大元兵死節按金史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貞祐初中都戒嚴以戸部郎中募兵得萬餘人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及順州受兵晦誓死不去將士縋城出降被執不屈以死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命有司立碑歲

時致祭録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而碑已不存今亦無知之者矣營州左屯衞本屬大寧永樂元年移於此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戸所與縣同城而居城内四逵之中有白石幢下方上鋭每方廣二丈高三尺又上重之八角各高二尺餘刻獅象海馬之形又上爲十二欄干爲千葉蓮座又上漸狹漸圓中石心一圜刻佛像千尊外石柱六各盤螭虎四距又上竹節小棁可三尺餘又上荷葉寶蓋二尺餘四門城樓僅與幢基址平遥望之層層如雲中麾幢也

縣北二十里爲牛欄山山上有洞俗言有金牛出焉至今洞前石辟爲小槽形名曰飲牛池也山北里許

有一小山昔有仙人騎牛來游因名靈跡山宋王曾上契丹事曰順州至檀州漸入山牛欄當其要路也山之東麓潮白二河合焉有龍王廟山之東南爲潮河營有城二門把總一人守之

東北二十五里爲狐奴山水經注水不流曰奴蓋以山前瀦澤名也其北麓鳥道而上里許漸澗漸平有寺寺後有小石城山下有龍潭今涸山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址後漢王梁傳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張堪傳拜漁陽太守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鄧訓傳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

變即此縣也魏文帝黃初二年省

西北三十里有石槽三曰東石槽南石槽北石槽元史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樞密院事竹温台以兵掠石槽燕鐵木兒遣撒敦爲先驅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大軍并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餘兵奔竄夜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牛頭山蓋即牛欄山也

西北三十五里爲桃山有五峯如桃花瓣巨石錯落橫亘數畝元上都兵進戰處也

凡山陵大工所用白石黝堊皆取於順義西北諸山

白河則源出塞外自石塘嶺西北入經密雲城下歷

懷柔順義界至靈跡山黃花鎮川河入之至牛欄山龍王廟潮河會之狀如燕尾金幹離不入順州郭藥師迎戰於白河敗績即此地也又南二十里過縣東門下至通州為潞河東南至直沽入海嘉靖末總督侍郎劉燾以密雲兵將歲用糧米十五萬石悉繇通州陸運至牛欄山費多乃疏此河下達通州更駕小舟轉粟直抵密雲省費什七上聞賜金幣其後河流日盛用同知衛重鑑言自通州徑運至密雲

温榆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為沙河入順義西南界下至通州入潞河順義謂之西河而金人名縣曰温陽以此遼史作温渝河本水經之濕餘河以字相似

而訛也

大水峪河源出塞外歷懷柔順義界至孫家莊東北

合黃花鎮川河

縣境内泉源不一皆入于白河元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從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命悟良哈台烏古孫良禎竝爲大司農卿又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

十二道募農夫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農夫人給鈔十錠歲乃大稔此京東水田之利已行於元人者也

然近京之地參錯不一有京衛屯地有陵衛屯地有外衛屯地有馬房地有良牧署地而縣西北板橋村有鈔沒太監曹吉祥地一十頃一十三畝天順八年十月奉旨撥爲宮中莊田皇莊之設自此始先是洪武中詔北平山東河南荒閒地土聽民開墾永不起科久之則有無籍之徒指爲空地投獻內官權要請爲莊業者小民失業無所控訴成化七年十二月甞出天田言者以爲天田畿內之田也宜罷莊田還之

百姓事寢不行
縣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葦溝村村東臨
溫榆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蹟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
城東北有華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
者也齊長城天保中所築宋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
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
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土
厚宜稼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即此遼史又言有
曹王山曹操駐軍之地今不得其處而縣西三十里
有燕王冢或曰水經注所謂濕餘河在燕王陵南者
也有太子念頭而昌平東有燕丹村年祀緜邈罕能

究焉
後魏安樂郡故城在縣西北六里延和元年置交州太平眞君二年罷州置郡領縣二土垠安市北齊廢土垠入安市後周廢安市入密雲縣隋開皇初郡廢今爲安樂莊永樂間撥給良牧署按水經注言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拜吳漢爲安樂令即此城也晉書地道記曰魏封劉禪爲安樂公國土垠縣有二一在縣北門外里許一在密雲縣東一百里陳宮山下又有唐南河縣故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而軍都縣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蓋軍都之別徙者也

州東八十里爲懷柔縣洪武十三年分密雲昌平二縣地立焉城大民少弘治中乃截其東偏而築之故縣治在西門也城周四里六十步三門嘉靖末嘗設兵備僉事於此尋罷後以守備一人駐焉

縣東四十里爲黍谷山劉向别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鄒子名衍燕昭王所師號談天衍者也亦謂之寒谷吳越春秋北過寒谷是也山有風洞洞口風氣凜烈盛夏人不敢入後人遂名之鄒子祭風臺昔有廟今毁

東南三十里爲丫髻山二峰高聳上有碧霞元君祠天啟七年巡按御史倪文煥請建太監魏忠賢生祠

于此賜名崇功祠未成而忠賢敗

北二十里爲紅螺山山下有潭相傳潭中有二紅螺大如斗出則光燄燭林今不見也遼史檀州有螺山金史順州有螺山

西三里爲石塘山有大工則採石焉有工部廠

縣東七里爲白河又東十五里爲潮河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爲密雲縣漢白檀縣也三國志曹公歷白檀破烏丸於柳城後魏皇始二年置密雲郡治提攜城領密雲要陽白檀三縣北齊廢密雲郡及要陽白檀二縣入密雲縣隋開皇十八年以密雲燕樂二縣置檀州唐天寶元年改密雲郡乾元元年

復爲檀州遼爲檀州武威軍領密雲行唐二縣金以密雲縣屬順州元復爲檀州洪武初改密雲縣城周九里二百三十八步三門密雲中衞領左右中前四千戸所與縣同城而居有總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一人整飭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若僉事一人戸部郎中若員外若主事一人密雲左掖營密雲右掖營密雲中營密雲前營密雲後營振武營游擊各一人密雲城守備一人萬曆四年於城東復築一城周六里一百九十八步是曰新城兩端連之總督府居其中三門縣南至京師一百三十里而北以一垣爲界外接旃裘引弓之民故稱重地白河

偪城下善决而軍民錯居爲吏者難之昔唐顯慶中韋機爲檀州刺史邊州素無學校機敦勸生徒創立孔子廟圖七十二子及自古賢達皆爲之贊述今則師儒雖設絃誦之音無聞焉爾

縣南一十五里爲密雲山一名横山郡所以名也石虎伐段遼遼棄令支奔密雲山遣使詐降而陰與慕容皝爲約皝遣其子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虎將麻秋率衆三萬迎遼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

南二十里爲白檀山縣所以名也

南三十里爲隗山唐書密雲有隗山

東北八里爲治山山上有塔有石洞溪邃水四時不竭

東有卝洞昔人淘金址尚存

北四十里爲黑城川唐書檀州有鎮遠軍故黑城川也

昔蘇秦說燕文公以其北有棗栗之利謂之天府而今密雲多棗小而堅緻北人重之正統二年鎮守都指揮陳亨以占所部棗樹八百株被劾奪俸

自新城東北六十里爲石匣城城周四里二百六十四步三尺四門城西平地有石如匣渾不可斷故以名其驛自會同館東北六十里爲順義驛七十里爲密雲驛六十里爲石匣驛先置在今城南一里許宣德四年密雲中衛奏爲河水所齧徙焉弘治十七年

築城隆慶三年設協守西路副總兵一人駐石匣六年設統領西路南兵游擊一人萬曆四年設石匣車營游擊一人

石匣之東南渡潮河十五里爲石盆峪有龍潭潭上石如盆形水懸崖而下入於潭潭外爲盆水從潭面歷盆抵峽而下數里入於潮河有龍宅焉其深無底潭中有石門水淺則見土人曰龍所從出入也上有廟距縣東北五十里

石匣西南十五里爲金溝村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三十里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檀州漸入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

謂之金溝淀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堠但以馬行計日約九十里至古北口今路不繇金溝而金溝距縣止四十里也

石匣西二十里有燕樂縣故城後魏置此縣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即此縣也在漢爲虒奚縣地距今縣北五十里唐末劉守光出奔至此被擒元天曆初上都兵破古北口留重兵屯燕樂城以輕騎進抵桃山燕鐵木兒掩擊於白狼河追至桃山降其衆燕樂聞之自潰白狼河在今順義西北三十里也

其見於史者漢有要陽縣魏有安州方城縣唐有威

武軍有三乂城橫山城米城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骯七鎮有臨河黃崖二戍遼有行唐縣今靡得而詳焉

要水源出塞外自大小黃崖口入西流至密雲縣東入潮河俗謂之清水河縣曰要陽以此名

共城在縣東北五十里亦作龔城括地志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在檀州燕樂縣界

唐檀州土貢人葠麝香而元史言檀州大峪錐山出鐵鑛至元十三年立四冶二十五年罷檀州淘金戸
先朝亦嘗開採後封閉焉

自石匣東北行十里爲腰亭鋪始入山又十里爲新

開嶺又十里爲老王店金史貞祐二年潮河溢漂古北口鐵裏門關至老王谷者此也又十二里至古北口水淺則絶潮河水大則紆廻從山頂行故石匣至古北口計程爲六十里也宋沈括言自金溝館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契丹時道出其西故云然其曰灤水即今之潮河也古北口城在山上周四里三百一十步三門洪武十一年立守禦千戶所三十年改密雲後衛領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其後以參將一人守之古北口自唐始名唐書檀州燕樂縣有東軍北口二守捉北口長城口也又北

八百望有吐護眞河奚王牙帳也金史古北口國言曰留斡嶺元史古北口千戶所於檀州北面東口置司唐莊宗之取幽州也遣劉光濬克古北口遼太祖之取山南也先下古北口金之滅遼希尹大破遼兵於古北口其取燕京也蒲莧敗宋兵於古北口元文宗之立也唐其勢屯古北口撒敦追上都兵於古北口禿堅帖木兒之入也太子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嘉靖二十九年俺答之犯京師也入古北口出古北口故中居庸山海而制其阨塞者古北喜峰二口焉永樂八年正月丙子塞古北口小關口及大關外門僅通一人一馬

城北門外有宋楊業祠業以雍熙中爲雲州觀察使契丹陷寰州遇於鴈門北陳家谷口力戰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鴈門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於斯者誤也

又三里爲潮河川守禦千戶所有關元史中統二年十一月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繇檀順州駐潮河川者也潮河自塞外興州發源入古北口西南經密雲懷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爲柞其外縱橫布石以限戎馬此漢郎中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

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也川之兩旁築垣立臺東臺下有鐵門關爲出入道常扃鑰不開而臺上有樓總督大臣以撫賞溢焉關外爲夾墻撫夷魚貫而前受賞於關下軍士列兩山上伐鼓吹角以震讋之下有小城曰北關營二門而川口東南有小城曰潮河川堡亦二門守備一人守之

臺之東西因山爲城參差曲折千里不絕其衝處則建空心敵臺高或三四丈廣或十四五丈凡衝處或四五十步一臺緩處或二百步一臺每臺百總一人主殺敵臺頭副二人主輜重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

總皆以南兵充之每一二里鈴柝相聞爲一墩每墩軍五人主瞭望每路傳烽官一人有警舉烽左右分傳數百里皆見應速而備豫故鮮失亾大抵皆戚少保繼光之遺畫也

其塞外重山緜亘數百里皆中國故地有小興州大興州宜興縣鳳州蘇武洞野馬川三角城猪頭山神樹等地小興州直古北口外九十里大興州直曹家寨東北距古北口可三日程本漢女祁縣地遼爲北安州興化軍興化縣金承安五年陞爲興州寧朔軍節度領縣二曰興化宜興元州縣與金同而書化爲安史家未之詳焉中統三年十二月割北京興州隸

開平府洪武二年六月命副將軍常遇春偏將軍李文忠率軍自三河出鹿兒嶺過會州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川次全寧敗元丞相也速進攻大興州也速夜遁設伏大敗之自新開嶺進下開平三年三月甲午以永平府所屬宜興龍二州及懷來縣隸北平府七月辛卯以古北口山外雲州興州隸北平府四年罷山後諸州徙其民於山南及營建大寧立興州左右中前後五衛實居其地後之記載闕焉故從邊人之稱曰大興州小興州也永樂元年三月徙興州五衛左於玉田右於遷安中於良鄉前於豐潤後於三河而故城遂廢古北口有驛自口北出五十六里曰青

松又五十里曰古城又六十里曰灰嶺又五十里曰灤河又五十里曰黃屋又六十里曰哈八又五十里曰沈河又四十里曰東涼亭又五十里曰開平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乙酉置驛北平至開平中路七百六十五里十有四驛此路是也西路六百三十里十有三驛楡河居庸是也昔元世祖以燕爲大都開平府爲上都歲四月巡北草青駕幸上都避暑八月草枯則駕還大都歲以爲常車駕多出西路居庸而使臣之往來則古北口亦竝繇之元史中統三年閏月庚寅順州至開平置六驛此路是也四年四月宣德至開平置驛西路也五月戊子陞開平府爲上都丙申

立上都馬步驛都驛也上都以避暑故多涼亭有東涼亭西涼亭北涼亭文宗紀言賜東西涼亭諸軍士糧鈔趙世延傳言帝獵北涼亭而永樂二十年五月辛未上次西涼亭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貽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哉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亾況一亭乎可以爲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獨所謂東涼亭者至今猶以驛名灰嶺灤河古城三驛竝屬興州右屯衛古城今移大喜峰口爲朶顔入貢道餘竝罷之

大寧者遼之中京大定府也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

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其後拓跋氏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温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内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契丹太祖建國奚人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户號曰中京大定府宫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山土河宋王曾上契丹事曰自古北口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過烏灤河東有灤州又

過黑一作墨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旁西北有鐵冶又過松亭嶺甚險峻七十里至打造部落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蟇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闤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閶闔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圃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居人草菴板屋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壠上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時見畜

牧牛馬槖駝多青鹽黃豕金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元世祖至元七年改爲大寧路自洪武初徙民山南之後其地常爲敵騎往來而元將納哈出尚據金山二十年三月命大將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勝遂率兵趨金山六月納哈出降九月癸未置大寧都指揮使司大寧中左右三衛及會州木榆新城等衛悉隸之二十一年改大寧都指揮使司爲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置大寧前後二衛二十二年正月壬午會寧侯張溫北平行都指揮使司都指揮使周興奏大寧城周三千六十丈五門會州城周一千一百一十八丈四門富峪

城周九百丈四門寬河城周八百一十二丈四門各有濠其長濶各有丈尺創蓋倉廒五百五十間營房七千五百三十三間六月庚子朔置富峪寬河二守禦千戸所二十四年四月辛未封皇子權爲寧王二十五年八月庚申置營州後屯衛二十六年二月壬辰置營州中前左右四屯衛二十八年四月甲申改大寧左右二衛爲營州左右二護衛大寧距北平布政司八百里自齊化門而東歷潞河夏店公樂漁陽石門遵化六驛共三百一十里自遵化而北七十里灤陽驛又五十里富民驛又六十里寬河城又六十里柏山驛又六十里會州城又六十里季莊驛又六

十里富峪城又七十里大寧城而大寧東至廣寧西
至開平亦各有驛驛設馬五十匹其屯田子粒則二
十三年十一月北平行都司奏大寧左等七衛及寛
河千戶所今年所收穀麥凡八十四萬五百七十餘
石而三十年四月乙酉敕諭燕王今年屯種自東勝
至開平開平至大寧廣寧須於五月一報禾苗長養
何如七月再報結實何如十月又報所收子粒若干
一歲三報使朕得知邊計而屯軍亦不敢怠偷又每
衛並置儒學須經書以廣文教聖祖之垂意邊方可
謂至矣建文元年九月燕王兵出劉家口襲破大寧
下富峪寛河會州等城以寧王及將士歸北平大寧

初設未有人民但立北平行都指揮使司及大寧營州興州會州等一十六衛自燕府拔之而南遂爲空城及轉戰三年始下南京而大寧已棄之後不能復置因徙衛於山南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然實錄言永樂元年十一月命武安侯鄭亨於千戸寨灰嶺慶州神樹西馬山七渡河皆設煙墩候望警息新昌伯唐雲領軍自小興州大興州東接牛嶺會州塔山龍山諸處屯種北勿出會州西勿出千戸寨又言十九年十一月命邊將置邏騎營於古北口之北神樹之地而宣德三年八月丁未車駕東巡九月辛亥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衆萬餘入寇將及寬河壬

子上駐蹕遵化選士三千人從乙卯車駕出喜峯口疾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擊敗兀良哈之衆丙辰次冷嶺丁巳至會州壬戌車駕發會州次鐵將軍店甲子詔班師是日駐蹕擺山站乙丑次偏嶺丙寅車駕入喜峰口是則成宣之世此地尚爲甌脫云近年採木者嘗至其處言城池舊蹟宛然在也

兀良哈者地在潢水之北大寧邊外洪武二十二年五月辛卯詔立泰寧福餘朶顔三衛敕元故遼王阿札失里等曰覆載之間生民之衆天必擇君以主之天之道福善禍淫始古至今無有僭差人君能上奉天道勤政不二則福祚無期若怠政殃民天必改擇

焉昔者二百年前華夷異統勢分南北柰何宋君失
政金主不仁天擇元君起於草野戡定朔方撫有中
夏混一南北逮其後嗣不君於是天更元運以付於
朕自即位來今二十餘年爾阿札失里等知天命有
歸率衆來附朕甚嘉焉朕每於故元來歸臣民悉加
優待況爾元之親屬者乎今特於泰寧等處立泰寧
福餘朶顔三衛以阿札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
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男荅奚爲福餘衛指揮同
知脫魯忽察兒爲朶顔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
畜牧自古番人無城郭不屋居行則車爲室止則氊
爲廬順水草便騎射爲業今一從本俗俾遂其性爾

其安之永樂元年十一月辛卯敕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使齎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舊嘗設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前未授官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已而三衛諸夷益求內附畀以大寧故衛地使爲外藩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外爲朶顏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白雲山外爲泰寧自白雲山至開原外爲福餘歲許聖節正旦兩貢每貢百人繇喜峰口入或曰靖難兵之起三衛夷人從戰有功故畀之國史不書莫可考焉尋

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七月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兒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九月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發兵二十萬分四道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逾灤江渡栁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于全寧又破泰寧朶顏于虎頭山鹵獲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自是三衛雖衰而怨中國益深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鈔不絕正德十年朶顏入馬蘭峪殺參

將陳乾嘉靖以後時時犯邊二十九年遂誘俺答大舉入塞萬厯初總兵李成梁屢擊敗之時有影克兄弟八枝約二千餘騎在會州青城等處住牧長昂炒蠻董狐貍諸夷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眞等號爲六凶而長昂尤黠最爲邊患其後分部散居莫能自振乃折而東合實爲殘薊之本焉自昔大寧之建東臂遼東西肘宣府爲邊數千里益斥狄人于漠北而檀薊皆在內地大寧棄藩封徙軍衛更於是宣遼之路中絕而古北喜峰爲外邊畿輔之間騷然多事矣

自潮河川而西九十里爲白馬關有城二門守備一人守之有水關其東有陳家谷堡有水關南有馮家

谷堡

白馬關西南四十里爲石塘嶺距密雲四十里城周二里一百四十五步四門參將一人守之其西北有驃騎堡有水關白河從堡西北塞外來經石塘嶺下密雲縣其東北有石佛堡

又南四十里爲大水峪有城三門游擊一人守備一人守之其西北有西石城堡東水峪堡南有神堂峪堡西南有河坊口堡亓連口堡亓連口南爲潮河營自潮河川而東二十里爲司馬臺有城二門提調一人守之其東南有將軍臺堡

又東四十里爲曹家寨距密雲九十里城周六里三

十六步三門復築新營附城之西二門游擊一人守之其東有黑峪關堡有水關守備一人守之南有吉家莊堡提調一人守之

曹家寨之東牆子嶺之北有霧靈山距邊四十里水經注五廣峢山也其下爲廣峢水自黑峪關入西南流逕牆子嶺西合清水河其山高峻有雲霧蒙其上四時不絕上多奇花又名萬花臺山之左右峰巒拱列溪松茂柏內地之民多取材焉元史有霧靈山伐木官又言文宗命西僧於霧靈山作佛事一月而其絕頂可瞰塞內議者謂此山錯在虜中循山南以守之曲而難據此山以守之徑而易嘉靖初巡撫都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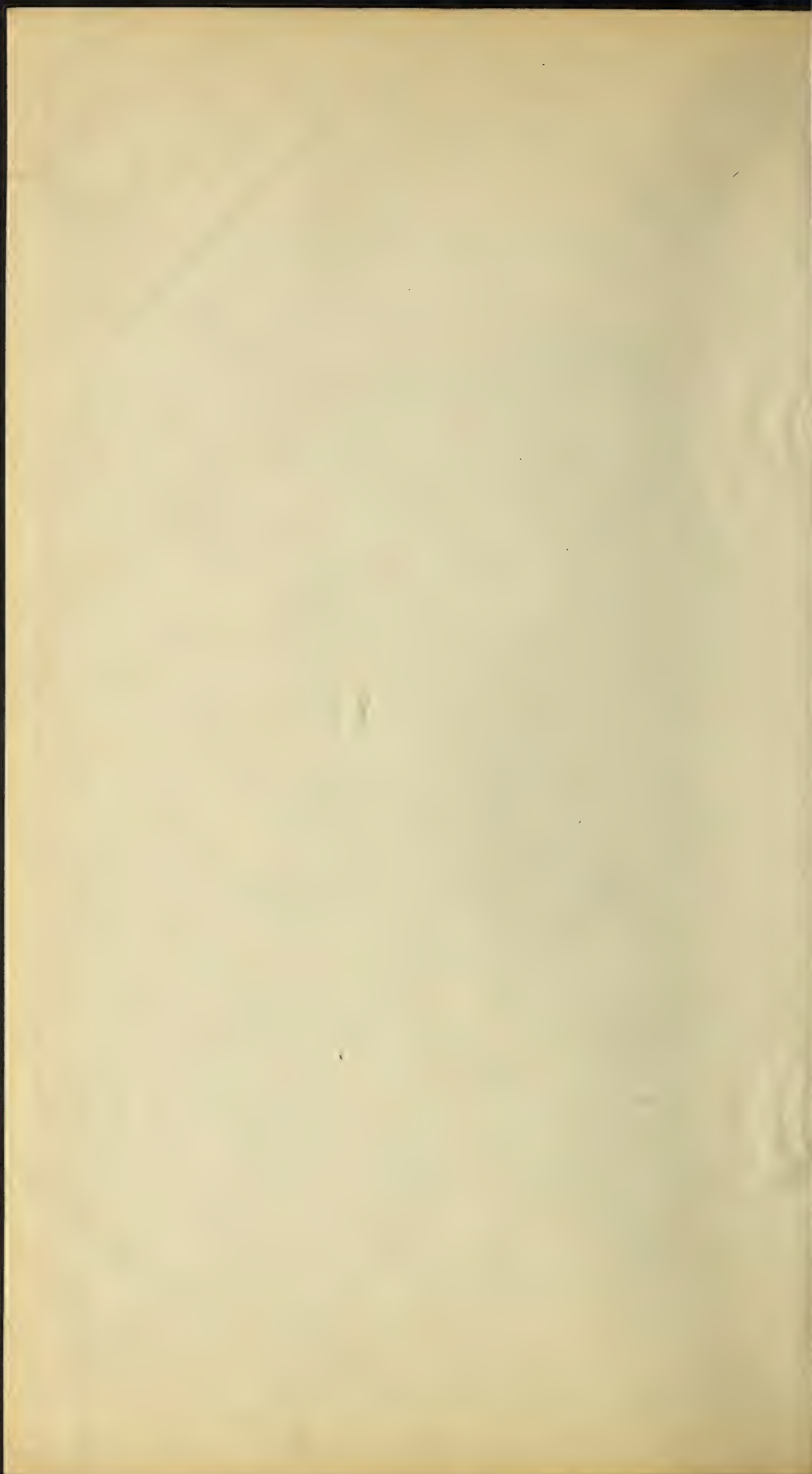
史王大用欲通朶顏與重賂取其山城之不果
曹家寨之南八十里爲牆子嶺距密雲七十五里城
周一里三百一步四尺三門參將一人提調一人守
之有水關水東流至石匣南入於潮河嘉靖四十二
年俺答自此入犯崇禎十一年總督侍郎吳阿衡死
焉其東北有磨刀峪堡小黃崖大黃崖堡有水關南
有北水峪堡又東有黃門關堡
牆子嶺南三十里爲鎮虜營有新舊二城各二門提
調一人守之其南有熊兒峪堡漁子山堡
自鎮虜營東南三十五[illegible]至熊兒營爲馬蘭路轄峨
嵋山寨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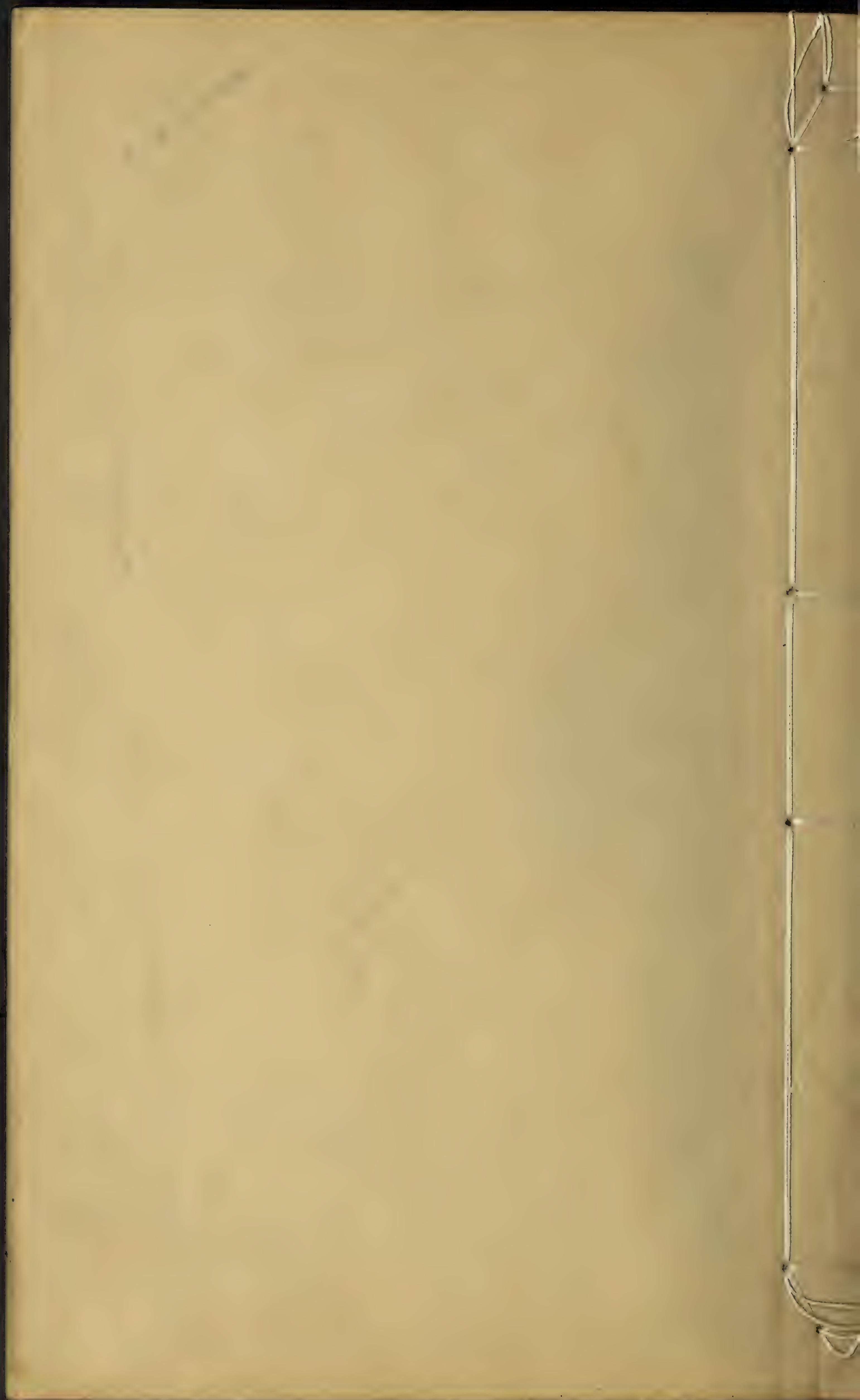
洪武十五年九月丁卯北平都司言邊衛之設所以限隔内外宜謹烽火遠斥候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讋服寇敵撫輯邊氓因上所轄關隘自一片石至金水口凡二百處請以各衛卒戍守其地詔從之太祖實錄凡三修其於大寧外邊事皆略而弗詳儒臣之淺也於内邊則具書之矣薊鎭三協之名始自嘉靖末年以四路爲一協石塘古北口曹家寨牆子嶺爲西協馬蘭峪松棚喜峰口太平寨爲中協建昌營燕河營石門子口山海關爲東協而各路將之廢置不常今據崇禎二年文案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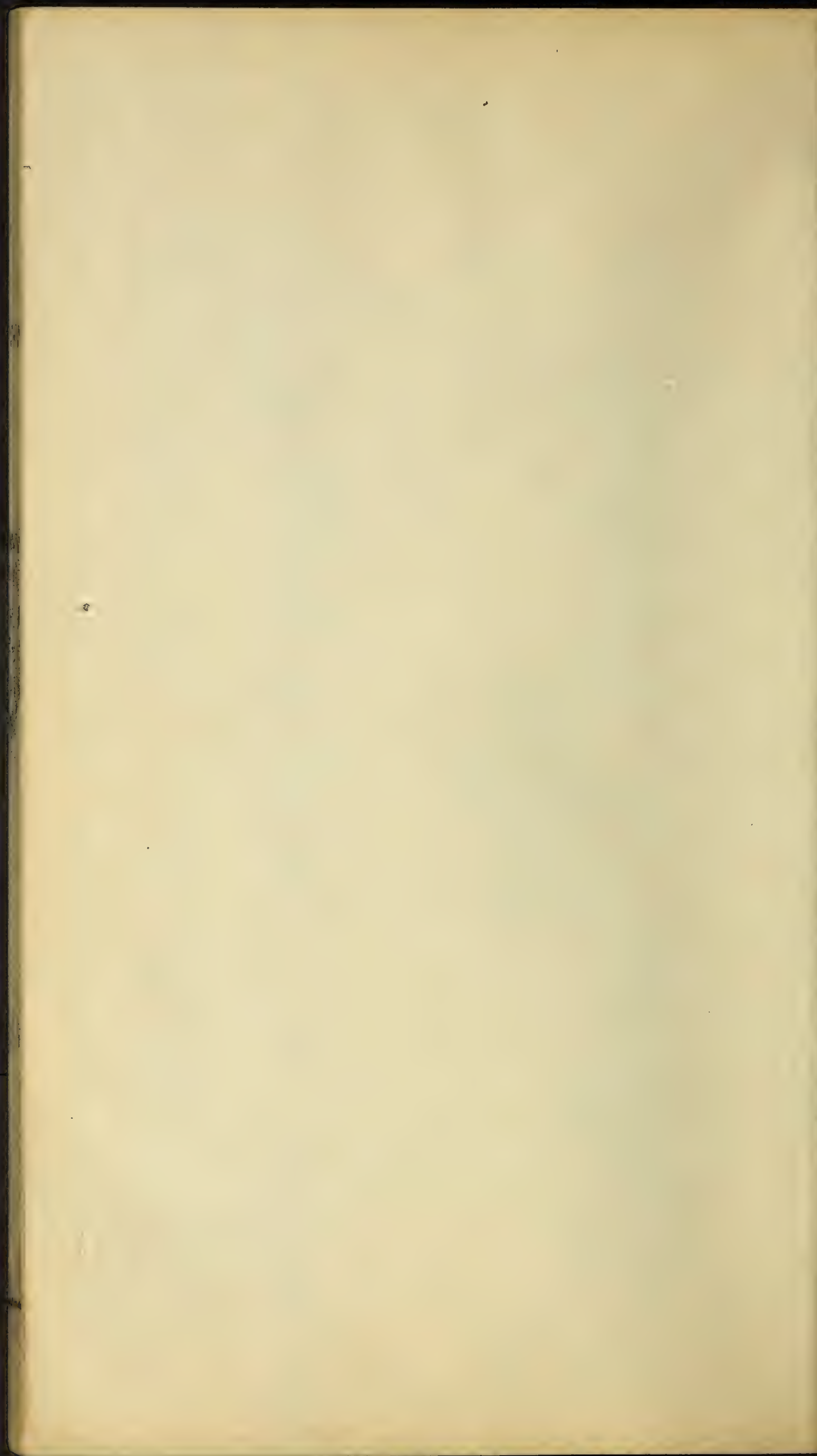
昌平山水記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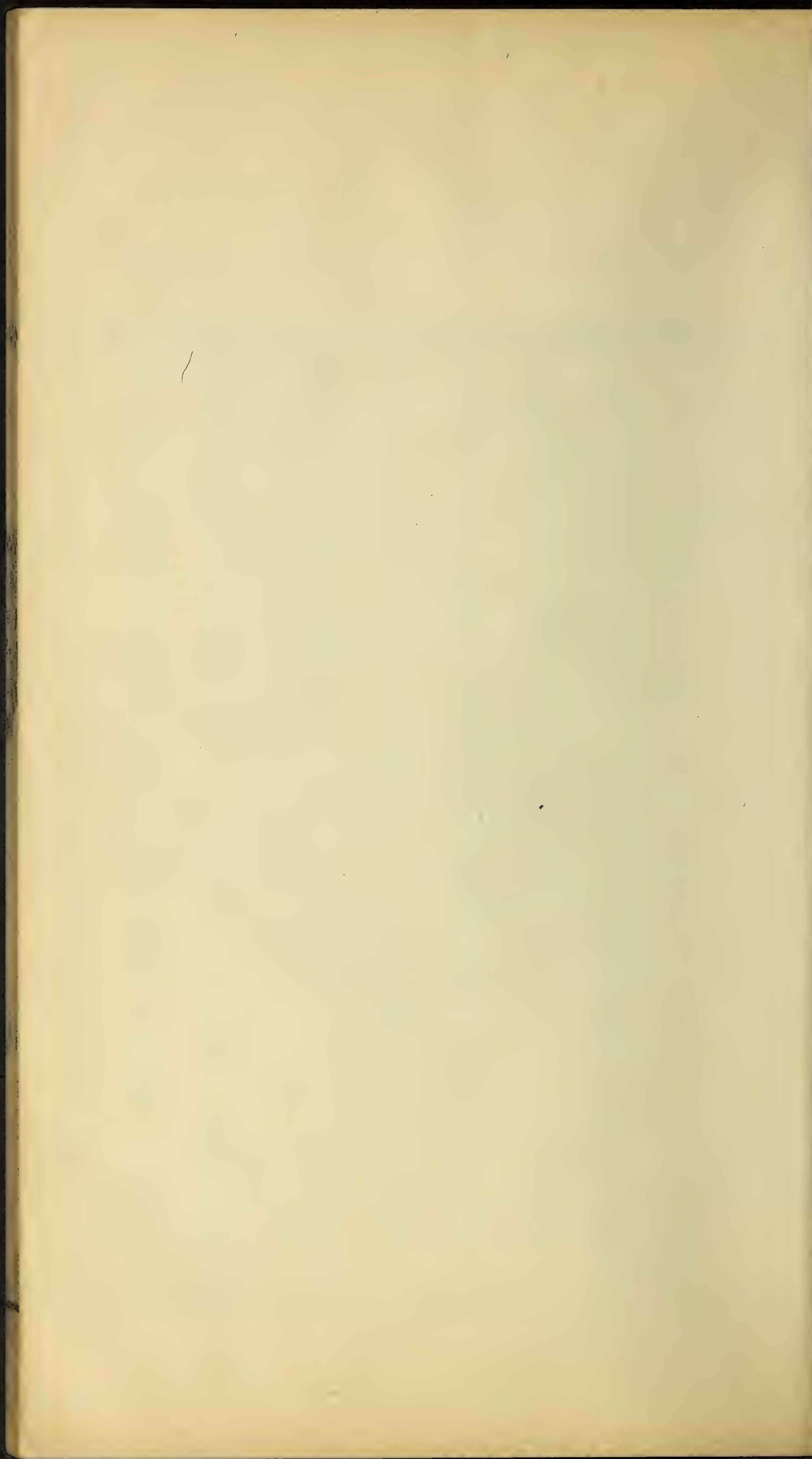












譎觚十事

東吳顧炎武寧人

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歲月既久漸成卷帙而不敢錄以示人語曰良工不示人以樸慮以未成之作誤天下學者若方輿故蹟亦於經史之暇時一及之而古人之書既已不存齊東之語多未足據則尤所闕疑而不敢妄爲之說者忽見時刻尺牘有樂安李象先名煥章與顧寧人書辯正地理十事竊念十年前與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嘗與之札又未嘗有李君與僕之札又札中言僕讀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譜而深許之僕亦未嘗見此二書也其

所辯十事僕所著書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嘗見
侶道聽而爲之說者而又或以僕之說爲李君之說
則益以徵李君之未見鄙書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
質之君子無俾貽誤來學非好辯也諒之

來札據李君謂僕與之札孟嘗君封邑在般陽不當名薛薛與
滕近孟子篇中齊人將築薛此足下泥古之過漢
淄川郡即今壽光今淄川即漢淄川郡所屬之般
陽孟嘗封邑在淄川今壽光地墓在壽光西四十
里朱良鎮後人以淄川之般陽爲淄川如以琅邪
之臨沂爲琅邪樂安之博昌爲樂安孟嘗封邑偶
名同薛國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滕

頗遠當何說也

鄗著日知錄有辯淄川非薛一事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公孫弘傳齊菑川國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未詳今考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今人有謂孟嘗君之封在菑川者大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葢六萬餘家矣若在菑

川其壤地與齊相接何不言齊而言鄒魯乎又按後漢志云薛本國夏車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孟嘗君冢在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孟嘗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嘗君冢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嘗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國三縣劇東安平樓鄉劇在今壽光縣西南東安平在今臨淄縣東南一十里樓鄉未詳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漢之菑川乃般陽縣耳以爲漢之菑川而又以爲孟嘗君之薛此誤而又誤也

僕所考論如此乃言孟嘗君之薛不在般陽不曰孟嘗君封邑在般陽而不當名薛也李君之辯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當以水經皇覽郡國志等書為據昔人注書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無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嘗君墓在壽光其昉於何書耶史記孟嘗君傳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嬰於薛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嘗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傳皆非也又漢書有菑川國無淄川郡而般陽縣自屬濟南今曰漢淄川郡所屬之般陽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遠并史記漢書而不之考耶

來札營丘在臨淄今營丘營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過太公初封齊營丘即今臨淄齊三遷一蒲姑今博興一營陵今昌樂後又遷臨淄統名營丘後改臨淄而營丘之名遂廢

鄙著無此一事今考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太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胡公弟獻公徙治臨菑據此所引括地志營丘與臨菑乃一地又考漢書齊郡治臨淄北海郡治營陵或曰營丘二郡竝云師尚父所封而臣瓚與應劭之說各主其一則當時已

不能明矣今昌樂濰縣之間亦有營丘城按史記云營丘邊萊而不言獻公之臨菑即太公之營丘則括地志謂營丘在臨淄者失之也

來札濰水今呼淮水古維字侶淮當是點畫差謬此足下泥古之過伏生授書曰濰淄其道歐陽生兒生張生諸博士豈考究之未詳耶史韓淮陰破龍且濰水上以淮陰故如浙水因錢鏐曰錢塘姚水因曹娥曰曹江籠水因顏文姜曰孝婦河也如以維侶淮則濰水在今濰邑不聞古作維縣也

鄙著日知錄有辯淮河一事曰濰水土人名爲淮（户佳反）河齊乘云漢書地理志濰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諸

城志俗傳箕屋山舊多產櫰爾雅櫰槐大葉而黑漢書西域傳奇木檀櫰梓竹漆水從櫰根出故呼爲淮河以音之同也竝誤愚按古人省文濰字或作維或作淮總一字也漢書或作淮者从水从鳥隹之隹篆作隹即濰字而省其中糸耳今呼爲淮則竟爲江淮之淮从水从隹人之隹篆作眭於隸則差之毫釐於篆則失之千里矣如開封之氾水左傳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爲濛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佀而譌也又曰又如三國志吳主傳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竝是滁字古滁省作涂與濰作淮正同韻書竝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於土俗本不足辯僕與李君皆臆爲之說爾審如所言欲表韓侯之功則木罌所渡之津破趙所背之水皆可名之爲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豈不益新而可喜乎

來札孔子雖聖亦人爾何能泰巔一千八百里外觀吳門之馬足下未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吳門直吳如蘇州北門曰齊門之類是也

鄙著無此一事今之曲阜竝無吳門古之魯城亦不載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論衡云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

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今詳其文於泰山則系以魯於閶門則系以吳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謂是魯城之門又云人目所見不過十里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此又論衡之言而非僕之言也

來札景公墓在臨淄東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曰在長白山下今長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叓無多爲官者必景延廣延廣陝州人後晉出帝與桑維翰同時非周臣又不當云周景

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傳景範鄒平人世宗顯德
中官宰相顯德六年罷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鄒平
今割入長山界在臨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齊景公
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記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碑一目曰
鄒平縣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鑑五代周顯德元年
七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時屬長山也景氏之裔
自洪武間有兩舉人今亦尚有諸生不能記其祖矣
不知何年謬傳為晉之景延廣而邑志載之以後山
東通志等書襲舛承譌無不以為延廣墓後有令於

此者謂延廣於晉爲誤國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毀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景氏之孫請問其祖爲誰予乃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曰顯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廣傳曰延廣字航川陜州人也距此遠矣乃謝而去閒一日往郊外視其墓碑其文爲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知制誥柱國扈載撰雖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沒贈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於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

登用舊臣又曰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歎近代士人之不學以本邑之人書本邑之事而猶不可信以明白易見之碑而不之視以子孫而不識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鱗友人龔克懋妻景氏墓誌銘亦以為延廣之後雖本其家之行狀然王李二公亦未嘗究心於史學也

此僕在鄒平與邑人宛斯馬君名驌親訪其墓而錄之者不知李君何所聞之而勦為己說且與齊之景公何涉而橫生此一辯又此墓舊屬長山今割入鄒平

今反曰舊屬鄒平今割入長山又景相長山人今反
曰鄒平人知李君之道聽而塗說也
來札臨朐西十里逢山俗傳逢萌隱處史逢萌浮
海歸隱大勞東萊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長墓在
今營丘昌樂地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史夏
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里馬
山李于鱗所謂龍闘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
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則先逢萌
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注
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

注云逢伯陵殷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爲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札黃冠別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春秋吳伐齊至艾陵艾陵齊南境今郯城去勞六七百里甚爲牽合難據足下未讀道書道書云許旌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吳子吳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王侯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萊州府志傳疑一條云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爲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晉時亦

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札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別史始皇移徂徠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邪之罘碑因阻暴風雨大怒罷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爲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爲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詔書咸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因取史記反覆讀之知爲漢武帝所立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

李斯碑是也封禪書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後漢書祭祀志亦云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巔然則此無字碑明爲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爲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於鄒嶧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頌秦德於泰山則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於之罘則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於琅邪則云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則云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於碣石則云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

須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別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錄乎

李君佀未見僕此論不知其所謂別史者何書將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徵史記而徵別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於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佀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

時又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爲制始於王莽則見於劉熙釋名之書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是其所引別史不過二十餘字而謬妄已有數端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無字碑此志作於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於古書之傳也又從而文之無乃爲前人所笑乎

來札俗以丈人爲泰山唐明皇封禪張說壻韋晤扈駕以說壻增三級後帝忘其故問羣臣伶官黄幡綽曰泰山之力也因以丈人爲泰山不知春秋

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丈人榮啓期處也未敢以
足下言爲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
所據列子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無
丈人字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
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於曲阜即去一闇字用心之
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札太公封營丘地澤史作潟鹵人民寡因上古封
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
太公於上游也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
紂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里內不免畋

王畿為侯國周都鎬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國為王
畿渭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雒後能各守其地乎
王以東方諸侯附紂者衆故封太公以彈壓耳足
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
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
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
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耶蓋上古諸
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
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
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潟鹵人民寡而孟子言

其儉於百里又萊夷偪處而與之爭國且五世反葬於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里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湯時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而史記以太公爲武王所封當武王之時而太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

爲大國矣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竝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太公受封畱爲太師死葬于周又金縢之書有二公則太公在周之明證二說未知孰是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顧氏譜系考

炎武述

一辨得姓之本

通志　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子孫以國爲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句踐七世孫閩君搖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爲顧余侯路史引輿地志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期視爲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爲顧氏

按顧氏相傳有二一爲己姓之顧一爲姒姓之顧己姓顧國祝融之後國語所云昆吾蘇顧溫董者也湯滅之詩云韋顧既伐是也姒姓之顧漢封越

王句踐七代孫閩君搖于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者也然則二者安從曰從姒姓何以知其姒姓乎考己姓之顧歷殷周秦三代無傳人以左氏之該載未有稱焉（漢書古今人表韋顧作韋鼓）而顧族之著乃自東漢其為越王之後章章者一己姓顧國在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左傳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注顧齊地未知即此地否）而顧氏乃世居會稽（漢會稽郡治吳即今蘇州府吳縣）至孫吳時稱為四姓其為越王之後章章者二太史公贊越王句踐以為有禹之遺烈焉然則吾顧氏之蟬聯于吳固亦禹之明德也

二辨路史之誤

史記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句踐後六世至王無疆爲楚所滅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史記孝惠本紀　三年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

史記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皆廢爲君

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

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天子天子遣中大夫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

國出會稽皆爲將軍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
與相宗族謀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馳報天子詔
罷兩將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
祀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天子
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
王竝處
元鼎六年秋餘善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
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
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
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越行

侯吳陽建成侯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殺餘善以其衆降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户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東越將多軍（多姓軍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户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吳越春秋　少康恐禹墓之絶祀乃封其庶子于越

號曰無余

路史　無諸保泉山漢帝王之閩中其季餘善與孫搖又以海東隅地稱王號三越以顔餘王東越搖無餘侯海陽奉越祀後有駱氏顔氏嶹氏靈姑氏諸氏搖氏傜氏稽氏多氏植氏菼氏舌氏余氏越氏

按史記宗系最明路史多有舛誤史記搖與無諸同起兵非無諸孫其誤一也孝惠封爲東甌王非自稱王其誤二也餘善閩越王郢之弟殺王而自立爲王漢因立之爲東越王不與搖同時其誤三也姓譜但云搖別封其子爲顔余侯與東越無干其立爲東越王者乃餘善耳以餘善爲顔餘其誤

四也少康之庶子史未有名吳越春秋始著其名曰無余無余爲句踐之始祖而搖爲句踐之七世孫今并搖無餘爲一人其誤五也海陽之說本于漢書功臣表有海陽齊信侯搖毋餘（海陽國齊信諡搖毋餘人名史記索隱曰海陽亦南越縣地理志闕無餘東越之族也）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侯千七百户高帝七年三月庚子封傳子昭襄孫建曾孫省絕國除此名搖毋餘當別是一人若搖則已爲東海王矣又何海陽侯之有其誤六也近時族譜因之必當削去

三辨顧氏竝出吳郡

三國志顧雍傳　吳郡吳人　曾祖父奉　弟徽

族人悌　子邵　穆傳云次子裕一名穆誤 按晉書顧榮傳作穆　濟　徽子裕
悌子彥　禮　謙　祕　邵子譚　承
晉書顧榮傳　穆子　子毗　兄子毘
顧衆傳　祕子　兄壽　從弟颺　子昌會
顧和傳　衆之族子　曾祖容　祖相　子淳　宗
人球
宋書顧琛傳　和之曾孫　祖履之　父琰　子寶
先
顧覬之傳　謙之玄孫　祖崇　父黃老　子綽
孫憲之　弟子愿　愿父深之
南齊書高逸傳　顧歡吳郡鹽官人祖赳晉隆安末

避亂徙居　黯與歡同郡人　惠徽覬之弟子

南史孝義傳　顧昌衍吳人

梁書顧協傳　和六世孫

陳書顧野王傳　吳郡吳人　祖子喬　父烜

儒林傳　顧越吳郡鹽官人

隋書儒林傳　顧彪餘杭人

唐書宰相表　顧氏初居會稽吳丞相雍雍弟徽侍

中又居鹽官徽十世孫越越孫胤　胤子琮相武后

琮子潤　浚

令狐德棻傳　顧胤蘇州吳人　父覽　子琮

顧少連傳、蘇州吳人　少子師閔

李訓傳　顧師邑少連子
顧彥朗彥暉傳　豐縣人
宋史顧臨傳　會稽人
孝義傳　顧忻泰州泰興人
按顧氏自雍以前於史無特傳者而後漢書張霸
傳言永元中爲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
孫松等奉後爲潁川太守程曾傳言還家講授會
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西京雜記言會稽人
顧翺事母至孝又按順帝紀永建四年分會稽爲
吳郡自分吳郡而後三國晉宋見于史者皆吳郡
吳人未分以前但言會稽其爲吳人可知其後分析遷于鹽官則南齊唐

二書載之甚明（今之海鹽平湖華亭皆鹽官地）自隋始見餘杭而唐則少連徙其先兆于維五代以下散居各方然今山陝此姓甚少而東昌懷慶遼東雲南貴州則皆衛籍成都則蜀府護衛其登仕版者大半皆吴中及兩浙之人故相傳以爲江南無二顧云

本宗世系

余家本出吴郡五代之際或徙于滁宋南渡時諱慶者自滁徙海門縣之姚劉沙（今崇明縣）慶次子伯善又徙崑山縣之二十四保（今太倉州六都）地名花蒲自諱慶而下世世系可考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慶 — 伯善 慶次子 — 子安 伯善次子 — 榮二 子安次子

五世 觀 元市舶司正

六世 眞一 當元季之亂遷江陰亂定歸崑山

七世 寬 字叔裕眞一次子

八世 良 字以能

九世 暹 字彥昇號遯菴以能次子

十世 珩 字德潤號耕雲遯菴次子

十一世 欽 封工科給事中

鑑 字仲明號默菴封刑科給事中嘉靖三年徙居崑山縣

十二世 溱 字梁鄉號小涇正德庚午舉人辛巳進士南京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司僉事

濟 字舟卿號思軒正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歷官行人刑科給事中贈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十六世

樅字子繩號玉陽太學生

紹夔字和甫號二懷萬曆戊子舉人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

同文生員

孝宏貢生浙江温州府泰順縣訓導

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丙午舉人癸丑進士歷官行人司行人司副行人司正刑部員外郎中江西饒州府知府湖廣廣西按察司副使貴州布政司參政貴州山東按察司

紹芳字實甫號學海萬曆丙子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簡討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修管理制誥贈左春坊左庶子

同德生員

同應廩生萬曆乙卯戊午副榜恩廕入國子監

緗崇禎癸酉順天舉人

按察使南京光祿寺卿應天府尹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賜葬崑山縣六保鳴字圩尚書浦之西

紹芾 字德甫號蠡源生員增例入國子監

同吉 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奉旨旌表

炎武 元名絳同應仲子出嗣以貢生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司主事未任

紹芬 生員



亭林文集目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補遺

亭林文集目錄終

亭林文集卷之一

北嶽辨

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其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恒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恒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

北嶽周禮幷州其山鎮曰恒爾雅恒山爲北嶽注竝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恒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恒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恒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

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恒山之陽詔有司刋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逕恒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夫魏都平城在恒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寛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

親祠恒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恒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恒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望而祭之故五

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曠絶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竝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恒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鎭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

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况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駮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

馬文升疏曰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爲鎮而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恒山於眞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眞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視眞定爲遠因循未曾釐正文皇帝遷都北平眞定反在都南當時禮官不能建明尚循舊陋禮官罪也夫周禮曰恒山爲幷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不虛乞行禮部再加詳考如臣言是行令山西幷大同巡撫官員斟酌工費於渾源州恒山廟舊址增修如制以祀北嶽撰文勒石昭示將來渾源之說始於此自成化以前初無此語端肅似未曾見十七史者道聽塗說一至於

此渾源之廟竝無古迹不知作於何時如泰山華山之上亦各有宮而大廟俱在其下特曲陽相距稍遠而今制又分直隸山西二轄人遂因此疑之疏中所云故老傳說正足見其不出於史書而得諸野人之口後人知其不通乃更爲之說云舜北狩大雪止於曲陽有石飛來因而望祀不知此誰見之而誰傳之蓋又文升之蛇足也

革除辨

革除之說何自而起乎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已巳卽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皆卽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者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欵一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爲永樂元年竝未嘗有革除字樣卽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倂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革除

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夫實錄之載此明矣自六月己巳以前書四年庚午以後特書洪武三十五年此當時據實而書者也第儒臣淺陋不能上窺聖心而嫌於載建文之號於成祖之錄於是刱一無號之元年以書之史使後之讀者彷徨焉不得其解而革除之說自此起矣夫建文無實錄因成祖之事不容闕此四年故有元年以下之紀使成祖果革建文爲洪武則於建文之元當書洪武三十二年矣又使不紀洪武而但革建文亦當如太祖實錄之例書己卯矣今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書於成祖之錄者犂然

也是以知其不革也既不革矣乃不冠建文之號於元年之上而但一見於洪武三十一年之中若有所辟而不敢正書此史臣之失而其他奏疏文移中所云洪武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者則皆臣下奉行之過也且實錄中每書必稱建文君成祖卽位後與世子書亦稱建文君而後之人至目爲革除君夫建文不革於成祖而革於傳聞不革於詔書而革於臣下奉行者之文是不可以無辯或曰洪武有三十五年矣無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年可乎考之於古後漢高祖之卽位也仍稱天福十二年其前則出帝之開運三年故天福有十二年而無九十十十一年是則

成祖之仍稱洪武豈不闇合者哉

原姓

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次則公子公子無氏不稱氏稱公子公子彄公子益師是也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於卿大夫乎故曰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若謚若邑若官爲氏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考之於傳二百五十五

年之間有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女子則稱姓古者男女異長在室也稱姓冠之以序叔隗季隗之類是也已嫁也於國君則稱姓冠之以國江芊息嬀之類是也於大夫則稱姓冠以大夫之氏趙姬盧蒲姜之類是也在彼國之人稱之或冠以所自出之國若氏驪姬梁嬴之於晉顏懿姬鬷聲姬之於齊是也既卒也稱姓冠之以謚成風敬嬴之類是也亦有無謚而仍其在室之稱仲子少姜之類是也范氏之先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伍員屬其子於齊爲王孫氏智果別族於

太史爲輔氏故曰氏可變也孟孫氏小宗之別爲子服氏爲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爲叔仲氏季孫氏之支子曰季公鳥季公亥季寤稱季不稱孫故曰貴貴也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崔武子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夫崔之與東郭氏異昭公之與吳代遠然同姓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也故曰姓不變也是故氏焉者所以爲男別也姓焉者所以爲女坊也自秦以後之人以氏爲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亾而族類亂作原姓

郡縣論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葢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亾不知秦之亾不封建亾封建亦亾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

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奬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郡縣論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

必用千里以内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旣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

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旣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郡縣論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

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産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郡縣論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内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内則雖欲撓之而有不

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為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郡縣論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

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况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郡縣論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册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

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筴也

郡縣論七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衡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類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郡縣論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郡縣論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

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隷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錢糧論上

自禹湯之世不能無凶年而民至於無饘賣子夫凶年而賣其妻子者禹湯之世所不能無也豐年而賣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嘗有也往在山東見登萊竝海之人多言穀賤處山僻不得銀以輸官今來關中自鄠以西至於岐下則歲甚登穀甚多而民且相率賣其妻子至徵糧之日則村民畢出謂之人市問其長吏則曰一縣之鬻於軍營而請印者歲近千人其逃亾或自盡者又不知凡幾也何以故則有穀而無銀也所獲非所輸也所求非所出也夫銀非從天降也丱人則既停矣周禮地官司徒丱人丱古礦字海舶則既撤矣中國

之銀在民間者已日消日耗而況山僻之邦商賈之所絶迹雖盡鞭撻之力以求之亦安所得哉故穀日賤而民日窮民日窮而賦日詘逋欠則年多一年人丁則歲減一歲率此而不變將不知其所終矣且銀何自始哉古之爲富者菽粟而已爲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錢權之然自三代以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爲幣自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爲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廣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

章宗始鑄銀名之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鑄至於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歲課之數爲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蓋不過二三百年間爾今之言賦必曰錢糧夫錢錢也糧糧也亦惡有所謂銀哉且天地之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舊唐書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兵部尚書楊於陵總百寮錢貨輕重之議取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以布帛任土所產物充稅並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農人見免賤賣匹段請中書門下御史臺諸司官長重議施行從之吳徐知誥從宋齊丘之言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

收穀帛紬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先王之制賦必取其地之所有今若於通都大邑行商麕集之地雖盡徵之以銀而民不告病至於遐陬僻壤舟車不至之處卽以什之三徵之而猶不可得以此必不可得者病民而卒至於病國則曷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獨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逋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夫樹穀而徵銀是畜羊而

求爲也倚銀而富國是恃酒而充飢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於國與民交盡是其計出唐宋之季諸臣之下也

錢糧論下

嗚呼自古以來有國者之取於民爲已悉矣然不聞有火耗之說火耗之所由名其起於徵銀之代乎此所謂正賦十而餘賦三者與此所謂國中飽而姦吏富者與此國家之所峻防而汙官猾胥之所世守以爲子孫之寶者與此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啓盜之門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覩而不救者與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縣之賦繁矣戶戶而收之銖銖而納之不

可以瑣細而上諸司府是不得不資於火有火則必有耗所謂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焉以爲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惏於是藉火耗之名爲巧取之術蓋不知起於何年而此法相傳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於今於是官取其羸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輸國之十里胥之輩又取其羸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銖凡徵收之數兩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長者也銖者必其窮下户也雖多取之不敢言也於是兩之加焉十二三而銖之加焉十五六矣薄於正賦而厚於雜賦正賦耳目之所先也雜

賦其所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或至於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責之以不得不爲護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愚嘗久於山東山東之民無不疾首蹙額而訴火耗之爲虐者獨德州則不然問其故則曰州之賦二萬九千二爲銀八爲錢也錢則無火耗之加故民力紓於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賢里胥皆善人也勢使之然也又聞之長老言近代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所以然者錢重而難運銀輕而易齎難運則少取之而以爲多易齎則多取之而猶以爲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貪也勢使之

然也然則銀之通錢之滯吏之寶民之賊也在有明之初嘗禁民不得行使金銀犯者准姦惡論夫用金銀何奸之有而重爲之禁者蓋逆知其弊之必至於此也當時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錢而制錢則偶一鑄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貨弱而害金與市道窮而僞物作國幣奪於上民力單於下使陸贄白居易李翺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於唐之中葉者矣

陸贄上均節財賦六事其二言凡國之賦稅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而已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定泉布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嘗有以錢爲賦者㦲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使以錢穀定稅准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李翺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農之所出今乃使

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布帛白居易集有贈友詩云私家無錢鑪平地無銅山胡爲秋夏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飢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爲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曰子以火耗爲病於民也使民而徵粟米其無淋尖踢斛巧取於民之術乎曰吾未見罷任之倉官寧家之斗級負米而行者也必鬻銀而後去有兩車行於道前爲錢後爲銀則大盜之所睨常在其後車焉然則豈獨今之貪吏倍甚於唐宋之時河朔之間所名爲響馬者亦當倍甚於唐宋之時矣

生員論上

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

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爲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爲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而嚚訟逋頑以病有司者比比而是上之人以是益厭之而其待之也日益輕爲之條約也日益苛然以此益厭益輕益苛之生員而下之人猶日夜奔走之如騖竭其力而後止者何也一得爲此則免於編氓之役不受侵於里胥齒於衣冠得以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願爲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

保身家而已以十分之七計而保身家之生員殆有三十五萬人此與設科之初意悖而非國家之益也人之情孰不爲其身家者故日夜求之或至行關節觸法抵罪而不止者其勢然也今之生員以關節得者十且七八矣而又有武生奉祀生之屬無不以錢鬻之夫關節朝廷之所必誅而身家之情先王所弗能禁故以今日之法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然則如之何請一切罷之而別爲其制必選夫五經兼通者而後充之又課之以二十一史與當世之務而後升之仍分爲秀才明經二科而養之於學者不得過二十人之數無則闕

之爲之師者州縣以禮聘焉勿令部選如此而國有實用之人邑有通經之士其人材必盛於今日也然則一鄉之中其粗能自立之家必有十焉一縣之中必有百焉皆不得生員以芘其家而同於編氓以受里胥之凌暴官長之笞捶豈王者保息斯人之意乎則有秦漢賜爵之法其初以賞軍功而其後或以恩賜或以勞賜或普賜或特賜而高帝之詔有曰今吾於爵非輕也其令吏善遇高爵稱吾意至惠帝之世而民得買爵夫使爵之重得與有司爲禮而復其戶勿事則人將趨之開彼則可以塞此卽入粟拜爵其名尚公非若鬻諸生以亂學校者之爲害也夫立功

名與保身家二塗也收俊乂與恤平人二術也並行而不相悖也一之則傚矣夫人主與此不通今古之五十萬人共此天下其莊身家而免笞捶者且三十五萬焉而欲求公卿大夫之材於其中以立國而治民是緣木而求魚也以守則必危以戰則必敗矣

生員論中

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門以撓官府之政者生員也倚勢以武斷於鄉里者生員也與胥史為緣甚有身自為胥史者生員也官府一拂其意

則羣起而閧者生員也把持官府之陰事而與之爲
市者生員也前者譟後者和前者奔後者隨上之人
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鋤之而不可鋤也小有所加
則曰是殺士也坑儒也百年以來以此爲大患而一
二識治體能言之士又皆身出於生員而不敢顯言
其弊故不能曠然一舉而除之也故曰廢天下之生
員而官府之政清也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
生員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復其戶而無雜泛
之差於是雜泛之差乃盡歸於小民今之大縣至有
生員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縣之地有十萬頃
而生員之地五萬則民以五萬而當十萬之差矣一

縣之地有十萬頃而生員之地九萬則民以一萬而當十萬之差矣民地愈少則詭寄愈多詭寄愈多則民地愈少而生員愈重富者行關節以求爲生員而貧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員之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猶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也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識之人而教之使爲朋黨生員之在天下近或數百千里遠或萬里語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則有所謂主考官者謂之座師有所謂同考官者謂之房師同榜之士謂之同年同年之子謂之年姪座師房

師之子謂之世兄座師房師之謂我謂之門生而門生之所取中者謂之門孫門孫之謂其師之師謂之太老師朋比膠固牢不可解書牘交於道路請託徧於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皆此之繇也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也國家之所以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以書坊所刻之義謂之時文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卽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

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人生之所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姦宄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於其間矣故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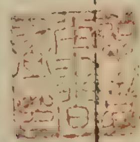
生員論下

問曰廢天下之生員則何以取士曰吾所謂廢生員者非廢生員也廢今日之生員也請用辟舉之法而

竝存生儒之制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我之所收者旣已博矣而其廩之學者爲之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等而上之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等而上之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之多寡人材之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之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之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此諸生之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率而至於斥退

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於二人三人然後合其屬之童生取其通經能文者以補之然則天下之爲生員者少矣少則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不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較以蘄至於成材則當參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日生而無窮也使之皆壅於童生則奈何吾固曰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則取士之方不恃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國家而僅出於一塗未有不弊者也

亭林文集卷之一終



亭林文集卷之二

音學五書序

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爲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三代之時其文皆本於六書其人皆出於族黨庠序其性皆馴化於中和而發之爲音無不協於正然而周禮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者又不敢略也是以詩三百五篇上自商頌下逮陳靈以十五國之遠千數百年之久而其音未嘗有異帝舜之歌皐陶之賡箕子之陳文王周公之繫無弗同者故三百五篇古人之音書也魏

晉以下去古日遠詞賦日繁而後名之曰韻至宋周顒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戾於古至東京益甚而休文作譜乃不能上據雅南旁摭騷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按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爲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亾爲音學之一變下及唐代以詩賦取士其韻一以陸法言切韻爲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注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易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倂二百六韻爲一百七元黃公紹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亾爲音學之再變世日遠而傳日訛此道之亾蓋二千有餘

歲矣炎武潛心有年既得廣韻之書乃始發悟於中而旁通其說於是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賾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百五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之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

音學五書後序

余纂輯此書三十餘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凡五易稾而手書者三矣然久客荒壤於古人之書多所未見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猶至數四又得張君弨爲之考說文采玉篇倣字樣酌時宜而手書之二子叶增叶箕分書小字鳩工淮上不遠數千里累書往復必歸於是而其工費則又取諸鬻產之直而秋毫不借於人其著書之難而成之之不易如此然此書爲三百篇而作也先之以音論何也曰審音學之原流也易文不具何也曰不皆音也唐韻正之考音詳矣而不附於經何也

曰文繁也已正其音而猶遵元第何也曰述也古音表之別爲書何也曰自作也蓋嘗四顧躊躇幾欲分之幾欲合之久之然後臚而爲五矣嗚呼許叔重說文始一終亥而更之以韻使古人條貫不可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割裂刪削附注於九經之下而其元本遂亾成之難而毀之甚易又今日之通患也孟子曰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若乃觀其會通究其條理而無輕變改其書則在乎後之君子李君因篤每與余言詩有獨得者今頗取之而以答書附之於末上章涒灘病月之望炎武又書

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絶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左傳杜解補正序

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營平二州史事序

昔神廟之初邊陲無事大帥得以治兵之暇留意圖籍而福之士人郭君造卿在戚大將軍幕府網羅天

下書志畧備又身自行歷薊北諸邊營壘又遣卒至塞外窮濡源視舊大寧遺址還報與書不合則再遣覆按必得實乃止作燕史數百卷葢十年而成則大將軍已不及見又以其餘日作永平志百三十卷文雖晦澁而一方之故頗稱明悉其後七十年而炎武得遊於斯則當屠殺圈占之後人民稀少物力衰耗俗與時移不見文字禮儀之教求郭君之志且不可得而其地之官長暨士大夫來言曰府志藁已具矣願爲成之嗟乎無郭君之學而又不逢其時以三千里外之人而論此邦士林之品第又欲取成於數月之内而不問其書之可傳與否是非僕所能獨恨燕

史之書不存而重違主人之請於是取二十一史通鑑諸書自燕秦以來此邦之大事迄元至正年而止纂爲六卷命曰營平二州史事以質諸其邦之士大夫世之人能讀全史者罕矣宋宣和與金結盟徒以不考營平灤三州之舊至於爭地構兵以此三州之故而亾其天下豈非後代之龜鑑哉異日有能修志者古事備矣續今可也或曰及營何也曰中國之棄營久矣夫營吾州也其事與平相出入焉焉得不紀若夫合幽幷營以正古帝王之疆域必有聖人作焉余以此書俟之

金石文字記序

余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証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爲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字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錄之所未具者積爲一帙序之以貽後人夫祈招之詩誦於右尹孔悝之鼎傳之戴記皆尼父所未收六經之闕事莫不

增高五嶽助廣百川今此區區亦同斯指恨生晚不逢名門舊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毫舐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而田父傖丁鮮能識字其或徧於聞見窘於日力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卽所至之地亦豈無挂漏又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鈔書自序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爲儒自先高祖爲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其時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寧書坊乃有刻板其流布於人間者不過四書五經通鑑性理諸書他書卽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書六

七千卷嘉靖間家道中落而其書尚無恙先曾祖繼起爲行人使嶺表而倭闌入江東郡邑所藏之書與其室廬俱焚無孑遺焉洎萬曆初而先曾祖歷官至兵部侍郎中間蒞方鎮三四清介之操雖一錢不以取諸官而性獨嗜書往往出俸購之及晚年而所得之書過於其舊然絕無國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書求有其字而已牙籤錦軸之工非所好也其書後析而爲四炎武嗣祖太學公爲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讀書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復有五六千卷自罹變故轉徙無常而散亾者什之六七其失多出於意外二十年來贏賸擔囊以遊四方又多别有所

得合諸先世所傳尚不下二三千卷其書以選擇之善較之舊日雖少其半猶爲過之而漢唐碑亦得八九十通又鈔寫之本別貯二麓稱爲多且博矣自少爲帖括之學者二十年已而學爲詩古文以其間纂記故事年至四十裴然欲有所作又十餘年讀書日以益多而後悔其嚮者立言之非也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經學古亦往往爲詩文本生祖贊善公文集至數百篇而未有著書以傳於世者昔時嘗以問諸先祖先祖曰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讀書而已先祖書法蓋逼唐人性豪邁不羣然自言

少時日課鈔古書數紙今散亾之餘猶數十帙他學士家所未有也自炎武十一歲卽授之以温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爲自作也班孟堅之改史記必不如史記也宋景文之改舊唐書必不如舊唐書也朱子之改通鑑必不如通鑑也至於今代而著書之人幾滿天下則有盜前人之書而爲自作者矣故得明人書百卷不若得宋人書一卷也炎武之遊四方十有八年未嘗干人有賢主人以書相示者則留或手鈔或募人鈔之子不云乎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年至都下從孫思仁先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

衡漢上易傳等書淸苑陳祺公資以薪米紙筆寫之以歸愚嘗有所議於左氏及讀權衡則已先言之矣念先祖之見背已二十有七年而言猶在耳乃泫然書之以貽諸同學李天生天生今通經之士其學葢自爲人而進乎爲己者也

西安府儒學碑目序

西安府儒學先師廟之後爲亭者五環之以廊而列古今碑版於中俗謂之碑洞自嘉靖末地震而記志有名之碑多毀裂不存其見在者猶足以甲天下余遊覽之下因得考而序之昔之觀文字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

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蹟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使郡邑有司煩於應命而工墨之費計無所出不得不取諸民其爲害已不細矣或碑在國門之外去邑數十武而隸卒一出村之蔬米舍之雞豚不足以供其飽而父老子弟相率蹙頞以有碑爲苦又或在深山窮谷而政令之無時暑雨寒氷奔馳僵仆則工人隸卒亦無不以有碑爲苦者而民又不待言於是乘時之隙揞而毁之以除其禍余行天下所聞所見如此者多矣無若醴泉之最著者縣凡再徙而唐之昭陵去今縣五十里當時陪葬諸王公主功臣之盛墓碑之多見於崇禎十一年之志其存者猶二十餘通而

余親至其所止見衛景武公一碑已刻其姓名土人云他碑皆不存存者皆磨去其字矣夫石何與於民而民亦何讐於石所以然者豈非今之浮慕古文之君子階之禍哉若夫碑洞之立凡遠郊之石竝舁而致之其中既便於觀者之留連而工人麕集其下日得數十錢以給衣食是則害不勝利今日之事苟害不勝利卽君子有取焉予故詳列之以告眞能好古者若郊外及下邑之碑予既不能徧尋而恐錄之以貽害故弗具且告後之有司欲全境内之碑者莫若徙諸邑中而有識之君子愼無以好古之虛名至於病民而殘石也

儀禮鄭注句讀序

記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者本於人心之節文以爲自治治人之具是以孔子之聖猶問禮於老聃而其與弟子答問之言雖節目之微無不備悉語其子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鄉黨一篇皆動容周旋中禮之效然則周公之所以爲治孔子之所以爲教舍禮其何以焉劉康公有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三代之禮其存於後世而無疵者獨有儀禮一經漢鄭康成爲之注魏晉已下至唐宋通經之士無不講求於此自熙寧中王安石變亂舊制始罷儀禮不立

學官而此經遂廢此新法之爲經害者一也南渡已後二陸起於金谿其說以德性爲宗學者便其簡易羣然趨之而於制度文爲一切鄙爲末事賴有朱子正言力辨欲修三禮之書而卒不能勝夫空虛妙悟之學此新說之爲經害者二也沿至於今有坐皐比稱講師門徒數百自擬濂洛而終身未讀此經一徧者若天下之書皆出於國子監所須以爲定本而此經誤文最多或至脫一簡一句非唐石本之尚存於闗中則後儒無由以得之矣濟陽張爾岐稷若篤志好學不應科名錄儀禮鄭氏注而采賈氏陳氏吳氏之說略以己意斷之名曰儀禮鄭注句讀又參定監

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幷考石經之誤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其後藏諸家塾時方多故無能板行之者後之君子因句讀以辨其文因文以識其義因其義以通制作之原則夫子所謂以承天之道而治人之情者可以追三代之英而辛有之歎不發於伊川矣如稷若者其不爲後世太平之先倡乎若乃據石經刊監本復立之學官以習士子而姑勸之以祿利使毋失其傳此又有天下者之責也

廣宋遺民錄序

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古之人學焉而有所得未嘗不求同志之人而況當滄海橫流風雨如晦

之日乎於此之時其隨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豈無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於中道而失身於暮年於是士之求其友也葢難而或一方不可得則求之數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則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苟有一言一行之有合於吾者從而追慕之思爲之傳其姓氏而筆之書嗚呼其心良亦苦矣吳江朱君明德與僕同郡人相去不過百餘里而未嘗一面今朱君之年六十有二矣而僕又過之五齡一在寒江荒草之濱一在絶障重關之外而皆患乎無朋朱君乃採輯舊聞得程克勤所爲宋遺民録而廣之至四百餘人以書來問序於余殆所謂一方不

得其人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也其於宋之遺民有一言一行或其姓氏之留於一二名人之集者盡舉而筆之書所謂令人不可得而慨想於千載以上之人者也余既尠聞且耄矣不能爲之訂正然而竊有疑焉自生民以來所尊莫如孔子而論語禮記皆出於孔氏之傳然而互鄉之童子不保其往也伯高之赴所知而已孟懿子葉公之徒問答而已食於少施氏而飽取其一節而已今諸繫姓氏於一二名人之集者豈無一日之交而不終其節者乎或邂逅相遇而道不同者乎固未必其人之皆可述也然而朱君猶且眷眷於諸人而并號之爲遺民夫亦以求友之

難而託思於此歟莊生有言子不聞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余嘗遊覽於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二十餘年而其人益以不似及問之大江以南昔時所稱魁梧丈夫者亦且改形換骨學爲不似之人而朱君乃爲此書以存人類於天下若朱君者將不得爲遺民矣乎因書以答之吾老矣將以訓後之人冀人道之猶未絶也

朱子斗詩序

國家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人材也人材之出於天下者固將愛之重之夫苟人材之出於其宗則尤愛

之而尤重之以文王之明德作人而其用之也常先同姓而後庶姓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成王顧命而六卿之長五爲同姓周公祭公毛伯凡伯之屬每見於春秋而與周相終始漢唐而下以同宗而爲丞相筦中書者不可勝數然則自古以來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庸疏而含戚内羈而外親既不得筮仕爲吏而復限之於國城之中若無罪而拘之者故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爲民害而其賢者亦僅僅守巳潔行學爲詞賦以自附於文苑之徒於是舉天子之宗無一人焉任國家之事以生草澤之心而召蠻裔之侮寧以其四海之大宗祧之重

畀之非族者而不恤嗚呼此亦後世有天下者之大監也已余聞萬曆以來宗室中之文人莫盛於秦秦之宗有七子而子斗最少及崇禎之末六子皆先逝而子斗獨年至八十後先帝十一年乃卒故其爲詩多離亂之作有閔周哀郢之意而不敢淺言余又聞其人孝弟忠信而又明於當世之故蓋宗之賢者也子斗名誼泭永興王府奉國中尉當天啓時開科舉之途而子斗久以詩文爲關中士人領袖其次子存柘彥衡乃得爲諸生中副榜賊陷西安存柘義不屈投井死長子存杠伯常扶其父逃之村墅得免子斗沒後八年而余至關中訪七子之後其六子皆衰落

不振而伯常年已六十有二獨其家遺書尚存而爲
人亦溫恭葸慎以求全於世惟恐人目之爲故王孫
者反不若庶姓之人猶得盱衡扼腕言天下之事於
朋友之前而無所忌雖時勢則然亦繇國家向日裁
抑太過無有彊宗大豪如南陽諸劉得以撓新莽之
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余悲夫以子斗之賢使其立
朝必能爲天子正紀綱補闕失其在封疆必能秉一
節遏寇虣乃終老不用歷變故以卒而僅以其詩著
故序而傳之七子者惟燿伯明惟烇叔融懷垔士簡
懷丞長生懷難季鳳誼漸伯聞與子斗爲七皆號能
詩而又有誼眾明遠存梈春夫二中尉者賊至時同

不屈死明遠中崇禎九年舉人此皆秦宗之有學行者子斗詩中往往及之故並舉而列之於篇嗚呼孰謂宗室無人材也哉

程正夫詩序

嘗讀商頌之那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而夫子之稱詩亦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是以古人之立言也必稱諸祖考而本諸先正先民在朝則稱於朝高宗之言先正保衡是也與人交則稱於友叔孫豹之言先大夫臧文仲是也降及末世人心之不同既已大拂於古而反諱其行事召旻之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而周公之戒後王也亦曰乃逸乃諺既誕則

曰昔之人無聞知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大率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既得見於先王父之友則其言亦然既又得見於異邦之名公者碩則其言亦復然距今三十餘年而邈焉不可作矣貪欲以爲能捷徑以爲巧苟同以爲賢而罔念夫昔之人者天下皆是也余至德州工部正夫程君出其所作於其州之自國初以來士大夫二十一人合爲一章而序之曰先賢詩於其高祖以下四公各爲一章而序之曰程氏先賢詩是諸君子者行誼不同而無不明於出處取與之分有古賢人之遺焉工部之爲是作也其亦所謂景行行止者乎昔趙文

子觀乎九原而顧隨武子之爲人孟僖子述正考父之鼎銘以卜其後之將有達者故子孫不忘其祖父孝也後人不忘其先民忠也忠且孝所以善俗而率民也是鄉大夫之職也然則工部之爲此也殆古人之義而亦其先大夫之遺訓也夫

萊州任氏族譜序

予讀唐書韋雲起之疏曰山東人自作門戶更相談薦附下罔上袁術之荅張沛曰山東人但求祿利見危授命則曠代無人竊怪其當日之風即已異於漢時而歷數近世人材如琅邪北海東萊皆漢以來大儒所生之地今且千有餘年而無一學者見稱於時

何古今之殊絶也至其官於此者則無不變色咋舌稱以爲難治之國謂其齊民之俗有三一曰逋稅二曰刼殺三曰訐奏而余往來山東者十餘年則見夫巨室之日以微而世族之日以散貨賄之日以乏科名之日以衰而人心之日以澆且僞盜誣其主人而奴訐其長日趨於禍敗而莫知其所終乃余頃至東萊主趙氏任氏入其門而堂軒几榻無改於其舊與之言而出於經術節義者無變其初心問其恒產而亦皆支撑以不至於頽落余於是欣然有見故人之樂而歎夫士之能自樹立者固不爲習俗之所移任君唐臣因出其家譜一編屬余爲之序其文自尊祖

睦族以至於急賦稅均力役諄諄言之豈不超出於山東之敝俗者乎子不云乎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者久也天下之久而不變者莫若君臣父子故爲之賦稅以輸之力役以奉之此田宅之所以可久也非其有不取非其力不食此貨財之所以可久也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不叛親不侮賢此鄰里宗族之所以可久也夫然故名節以之而立學問以之而成忠義之人經術之士出乎其中矣不明乎此於是乎飲食之事也而至於訟訟不已而至於師小而舞文大而弄兵豈非今日山東之大戒而若任君者爲之淚憂過計而欲倡其教於一族之人即亦不敢諱其從前

之失而爲之丁寧以著於譜昔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任君其師此意矣余行天下見好逋者必貧好訟者必負少陵長小加大則不旋踵而禍隨之故[illegible]任君之意以告山東之人使有警焉或可以止橫流而息燎原也

呂氏千字文序

呂氏千字文者待詔餘姚呂君裁之之所作也蓋小學之書自古有之李斯以下號爲三蒼而急就篇最行於世自南北朝以前初學之童子無不習之而千字文則起於齊梁之世今所傳天地玄黃者又

帝命其臣周興嗣取王羲之之遺字次韻成之不獨以文傳而又以其巧傳後之讀者苦三蒼之難而便千文之易於是至今爲小學家恒用之書而崇禎之元有仁和卓人月者取而更次之以紀先帝初元之政一時咸稱其巧呂君以爲事止於一年未備也於是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乃略具若夫錯綜古人之文如已出焉不亦進而愈巧者乎蓋吾讀史遊急就篇博之於名物制度浩賾而不可窮而其末歸於漢地廣大萬方來朝中國安寧百姓承德而呂君此文其首曰大明洪武受命配天其末曰臣呂章成頓首敬書則猶史遊之意也史遊在元

帝時爲黃門令日侍禁中當漢室之無事而呂君身爲宰輔之後丁板蕩之秋遯跡山林而想一王之盛匪風之懷下泉之歎有類於詩人而過於齊梁文士之流者也不然崔浩之書改漢彊而爲代彊者今豈無其人乎而呂君棄之不顧曰吾將退而訓於蒙士焉其風節又豈在兩龔下哉夫小學固六經之先也使人讀之而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必自其爲童子始故余於是書也樂得而序之

勞山圖志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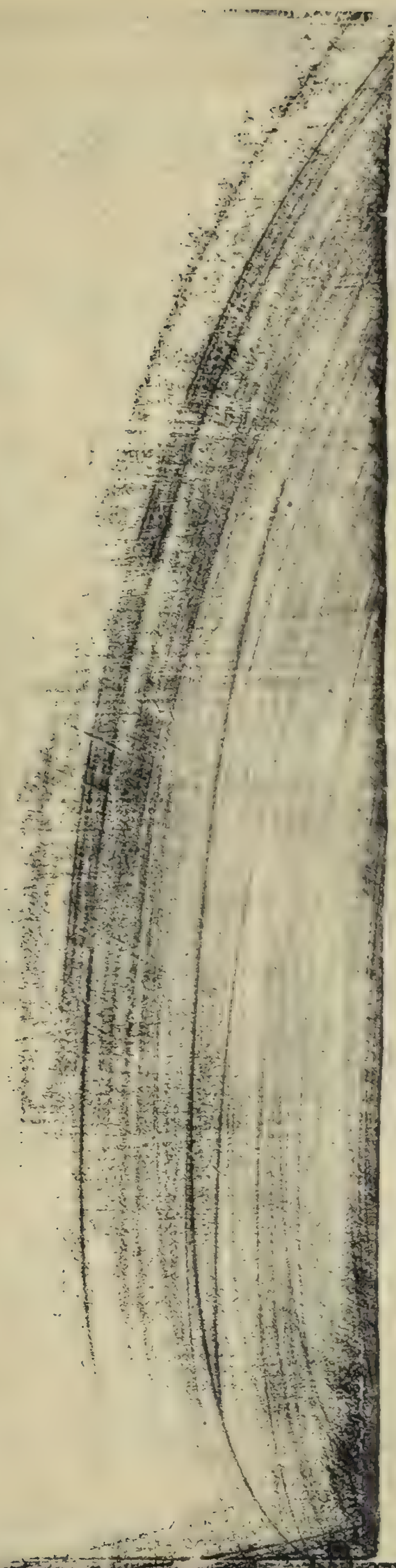
勞山在今卽墨縣東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勞小勞其峰數十總名曰勞志言秦始皇

登勞盛山望蓬萊因謂此山一名勞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義案南史明僧紹隱於長廣郡之嶗山則字或從山又漢書成山作盛山在今文登縣東北則勞盛自是兩山古人立言尚簡齊之東偏三面環海其斗入海處南勞而北盛則盡乎齊東境矣其山高大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跡罕至凡人之情以罕爲貴則從而夸之以爲神仙之宅靈異之府其說云吳王夫差登此山得靈寶度人經考之春秋傳吳王伐齊僅至艾陵而徐承率舟師自海道入齊爲齊人所敗而去則夫差未嘗至此而於越入吳之日不知度人之經將焉用之余遊其地觀老

君黃石王喬諸蹟類皆後人之所託名而耐凍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嘗之物惟山溪多生藥草而地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脩眞守靜之流多依於此此則其可信者乃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眞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入神之祠徧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夫勞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脊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後上也於是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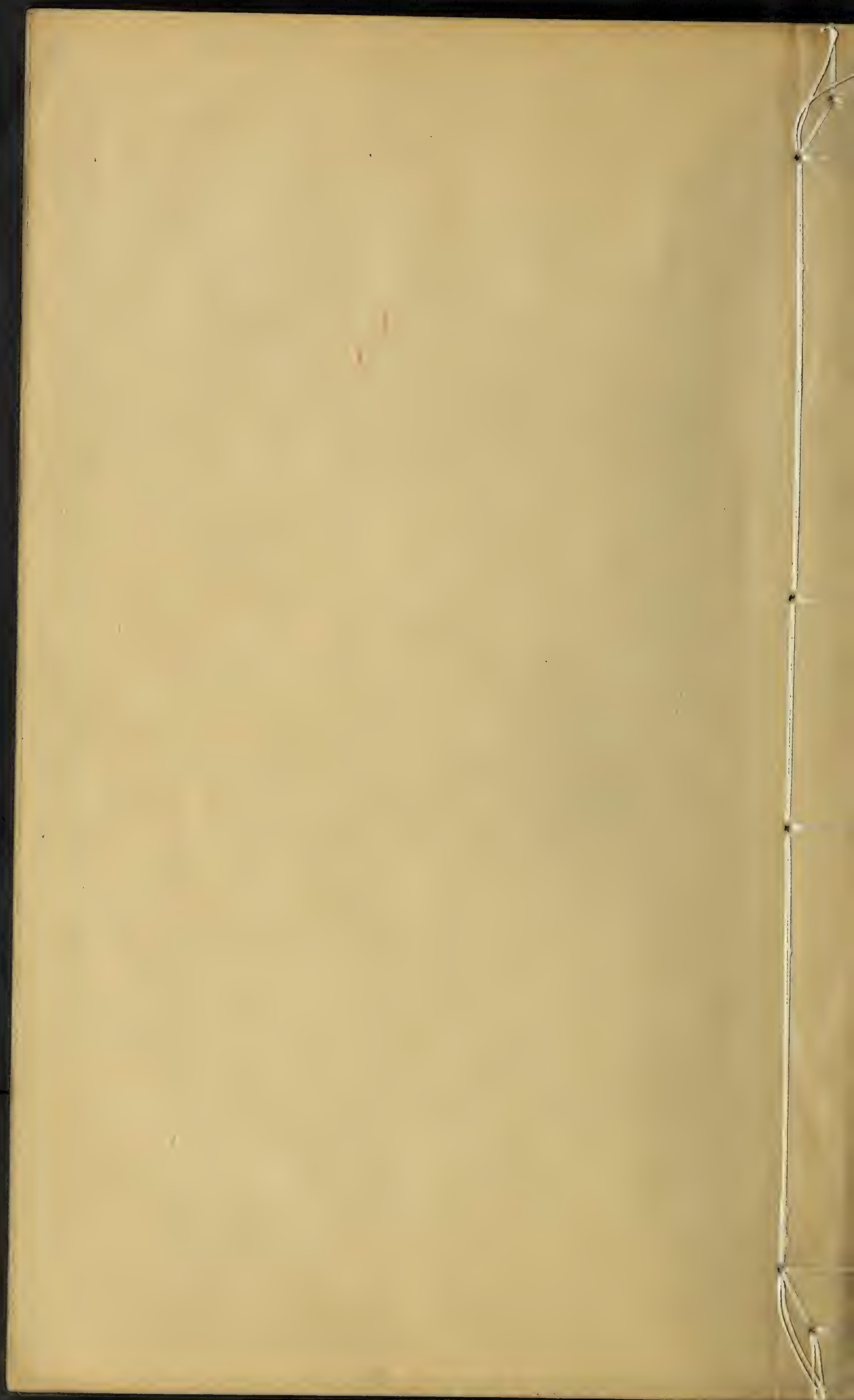
苦之而名曰勞山也其以是夫古之聖王勞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勞之名傳之千萬年然而致此則有由矣漢志言齊俗夸詐自太公管仲之餘其言霸術已無遺策而一二智慧之士倡爲迂怪之談以聳動天下之聽彼其意不過欲時君擁篲辯士詘服以爲名高而已豈知其患之至於此也故御史黃君居此山之下作勞山志未成其長君朗生修而成之屬余爲序黃君在先朝抗疏言事有古人節槩其言蓋非夸者余獨考勞山之故而推其立名之旨俾後之人有以鑒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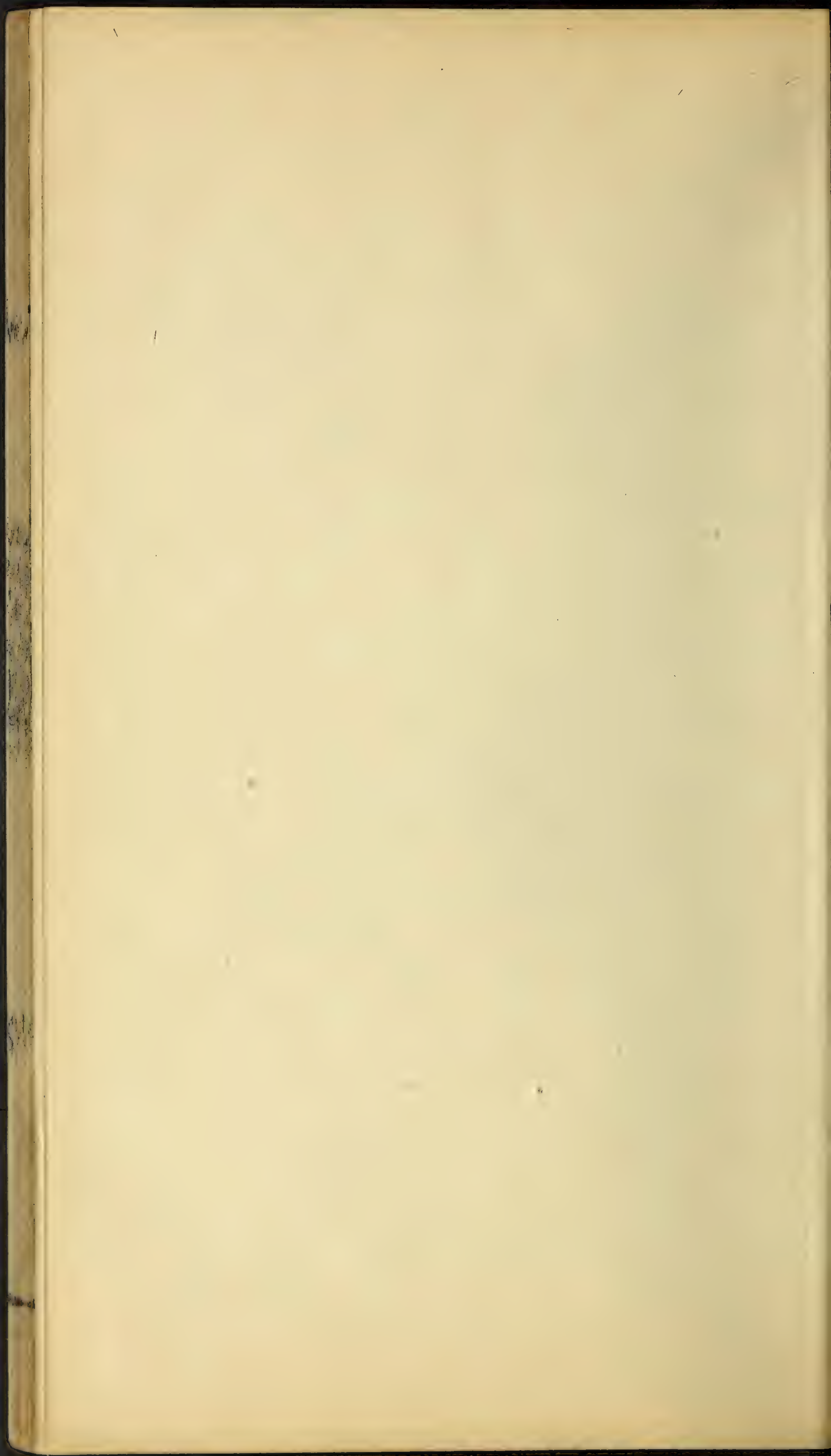
亭林文集卷之二終











亭林文集卷之三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

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

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已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閒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

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爲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爲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

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粹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爲之正義卽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衆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幷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録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曆中年但須行天下藏之

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羣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為天子此爻為諸侯此爻為相此爻為師蓋本之崔憬解繫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

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爲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

之爻爲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卽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亾之迹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

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
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爲用存
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
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爲然否

與友人論易書二

小過之五其辭曰公公亦君也歸妹之五辭曰其君
帝女之貴以姪娣視之則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後
謂之君此後人之見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
埶無大相遠天子諸侯竝稱曰后書曰三后成功先
儒以爲象稱先王者惟施於天子稱后者兼諸侯然
則后與君公一例也今謂凡五必爲王者而小過之

五爲羣陰脅制乃貶其號曰公然則益之三四其辭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豈周公繫爻之前先有一五爲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六十四卦豈得一一齊同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執事徒見夫五之爲人君也而不知剝明夷旅之五不得爲人君也徒見夫比家人渙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離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一也隨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記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必欲執一說以槩全經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與之同失矣

與友人論父在爲母齊衰期書

承教以處今之時但當著書不必講學此去名務實之論良獲我心惟所辨父在爲母服一事則終不敢舍二禮之明文而從後王之臆制徇野人之恩而忘嚴父之義也夫爲父斬衰三年爲母斬衰三年此從子制之也父在爲母齊衰期此從夫制之也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問喪篇曰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所謂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夫爲妻之服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此嚴父而不敢自專之義

也奈何忘其父爲一家制禮之主而論異同較厚薄於其子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之母孔子之妻也孔子爲妻之服既除則伯魚不敢爲其母之私恩而服過期之服所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喪服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是則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父也祖父在而不得伸其三年者厭於祖父也服之者仁也不得伸者義也品節斯斯之謂禮雖然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

則十五月而禫之外爲之子者豈忍遂食稻衣錦而居於内乎志之爲言卽心喪之謂以父之尊厭之而又以父之三年不娶者達之聖人所以處人父子之間者仁之至義之盡矣自禮教不明喪紀廢壞而徒以衰麻之服爲喪至執事之疑而不敢安也經傳言三年之喪不謂之三年之服也夫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者此三年之喪也練而慨然祥而廓然者此三年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者此三年之喪也喪云喪云衰麻云乎哉且執事謂今之父在爲母者果能服三年之服乎卒哭之後固有屈於父而易爲縞白淺淡之衣者矣是則幷其衰麻之服

亦有所不盡行然而二十七月之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則自周公以來固已如此矣且夫禮有母爲長子三年之文先儒以爲不得以父在屈至期何也從乎父也父除則雖子之爲母而不敢不除父未除則雖母之爲子而不敢除故子有爲母期者母有爲長子三年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若但曰父母之親同其愛同其服同則孩提之童無不知之者矣何待聖人爲之制哉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以父爲重以母爲輕苟非斯言之出[illegible]聖人則亦將俗儒之所議矣若夫上元洪武改革之

繇盧履冰元行冲褚無量駁正之說當亦執事舊聞不煩更述惟祈詳答

與友人論服制書

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起於唐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已爲張柬之所駁而今關中士大夫皆行之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古人以再期爲三年而於其中又有練祥之節殺哀之序變服之漸以其更歷三歲而謂之三年非先有三年之名而後爲之制服也今於禮之所繇生者既已昧之抑吾聞之君子之所貴乎喪者以其内心

者也居處不安然後爲之居倚廬以致其慕食旨不甘然後爲之疏食水飲以致其菲去飾之甚然後爲之袒括衰麻練葛之制以致其無文今關中之士大夫其服官赴舉猶夫人也而獨以冠布之加數月者爲孝吾不知其爲情乎爲文乎先王之禮不可加也從而加之必其內心之不至也其甚者除服之日而有賀夫人情之所賀者其不必然者也得子也拜官也登科也成室也不必然而然斯可賀也故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以其爲人事之所必然故不賀也喪之有終人事之必然者也何賀之有抑吾不知其賀者將於除服之日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是日也以喪禮處之而不可以除將以其明日乎則又朝祥暮歌之類也賀之爲言稍知書者已所不道而王元感之論則尚遵而行之使有一人焉如顔丁子羔之行其於送死之事無不盡也而獨去其服於中月而禫之日其得謂之不孝哉雖然吾見今之人略不以喪紀爲意而此邪猶以相沿之舊不敢遽變是風俗之厚也若乃致其情而去其文則君子爲教於鄉者之事也

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

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顧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祿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祿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祿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捐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貪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顧學語之以

白沙陽明之語録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
尸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
罒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録之刻堆几積案殆於瓦
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説也於此時而
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
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狥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
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
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
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
所著日知録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
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已者之所去

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已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與友人辭祝書

昨見子德云明府將以賤辰光臨賜祝竊惟生日之禮古人所無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故臣乃言初度故唐文皇以劬勞之訓垂泣以對羣臣而近時孫退谷張簣山著論欲廢此禮彼居常處順者猶且辭之況鄙人生丁不造情事異人流離四方倫存視息若前史王華王肅陸襄虞荔王慧龍之倫便當

終身布衣疏食不聽音樂不參喜事卽不能然而又以此日接朋友之觴炫世俗之目豈不於我心有戚戚乎知我者當閔其不幸而弔慰之不當施之以非禮之禮使之拂其心而夭其性也用是直攄衷曲布諸執事惟祈鑒之

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天生豪傑必有所任如人主於其臣授之官而與以職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亂使遂溘焉長逝而於此任已不可謂無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爲稍能任事而不遽放歸者也又敢

急於其職乎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萬人之命而尤莫切於秦隴者茍能行之則陰德萬萬於于公矣請舉秦民之夏麥秋米及豆草一切徵其本色貯之官倉至來年青黃不接之時而賣之則司農之金固在也而民間省倍蓰之出且一歲計之不足十歲計之有餘始行之於秦中繼可推之天下然謂秦人尤急者何也目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捐不可得之虛計猶將爲之而況一轉移之間無虧於國課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牽羊悔亾聞言不信至於勢窮理極河決魚爛之後雖欲徵其本色而有不可得者矣救民水火

莫先於此病中已筆之於書而未告諸在位比讀國史正統中嘗遣右通政李畛等官糶米得銀若干萬則昔人有行之者矣特建此說以待高明者籌之

與李湘北書

闗中布衣李君因篤頃承大疏薦揚既徵好士之忱尤羨拔尤之鑒但此君母老且病獨子無依一奉鶴書相看哽咽雖趨朝之義已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況年逾七十久困扶牀路隔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不驗迴西景以無期則缾罍之恥奚償風木之悲何及昔者令伯奏其愚誠晉朝聽許元直指其方寸漢主遣行求賢雖有國之經教孝

實人倫之本是用遡風即路瀝血叩閽伏惟執事弘錫類之仁憫向隅之泣俯賜吹噓仰徼俞允俾得歸供菽水入侍刀圭則自此一日之斑衣卽終身之結草矣若炎武者黃冠蒯屨久從方外之蹤齒豁目盲已在廢人之數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難坐視輒敢進書輦下布其區區

答湯荆峴書

兩角併至湊感注存足下有子產博物之能子政多聞之敏而下問及於愚耄不知臣精銷亾少時所聞十不記其二三矣聞之前輩老先生曰太祖實錄凡三修一修於建文之時則其書已焚不存於世矣再

修於永樂之初則昔時大梁宗正西亭曾有其書而洪水滔天之後遂不可問今史宬所存及士大夫家諱實録之名而改爲聖政記者皆三修之本也然而再修三修所不同者大抵爲靖難一事如棄大寧而并建立之制及一切邊事書之甚略是也至於頴宋二公若果不以令終則初修必已諱之矣聞之先人曰實録中附傳於卒之下者正也不係卒而別見者變也當日史臣之微意也王元美先生作信國公詩曰所以恩澤終頴宋乃反是葢謂二公之不得其死而不可謂之誅且以漢事言之武帝之於劉屈氂謂之誅可也成帝之於翟方進謂之誅不可也是史臣

之所以微之也今觀卒後恩典之有無隆殺則舉一隅而三可反矣至於即主位之月日當如來諭以實錄爲正耳自萬曆以還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姑以目所嘗見之書其刻本則如辛亥京察記事遼事實錄（王在晉）清流摘鏡（王嶽）憭菴野鈔同時尚論錄（二書並蔡[illegible]）慤書（蔣德璟）鈔本則如酌中志（劉若愚）慟餘雜記（史惇）之類皆不可闕而遽數之不能終也蒐羅之博裁斷之精是在大君子而已

與葉訒菴書

去冬韓元少書來言曾欲與執事薦及鄙人已而中止頃聞史局中復有物色及之者無論昏耄之資不

能黽勉從事而執事同里人也一生懷抱敢不直陳之左右先妣未嫁過門養姑抱嗣爲吳中第一奇節蒙朝廷旌表國亾絶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謹此奉聞

與史館諸君書

視草北門紬書東觀一代文獻屬之鉅公幸甚幸甚

列女之傳舊史不遺伏念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及家世名諱並載張元長先生傳中崇禎九年巡按御史王公一鶚具題奉旨旌表乙酉之夏先妣時年六十避兵於常熟縣之語濂涇謂不孝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義不可辱及聞兩京皆破絕粒不食以七月三十日卒於寓室之內寢遺命炎武讀書隱居無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當日間關戎馬越大祥之後乃得合葬於先考文學之兆今將樹一石坊於墓上藉旌門之典爲表墓之榮而適當修史之時又得諸公以卓識膺筆削之任共姬之葬特志於春秋漆室之言

獨傳於中壘不無望於闡幽之筆也炎武年近七旬

旦暮入地自度無可以揚名顯親敢瀝陳哀懇冀採

數語存之簡編則沒世之榮施即千載之風教矣

與公肅甥書

修史之難當局者自知之矣求藏書於四方意非不

美而西方州縣以此爲苦憲檄一到即報無書所以

然者正緣借端派取解費時事人情大抵如此竊意

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藁以待後人如

劉昫之舊唐書可也唐武宗以後無實錄憶昔時邸報至崇禎十

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並是寫本而中秘所收乃

出涿州之獻豈無意爲增損者乎訪問士大夫家亦

當時舊鈔以俸薪別購一部擇其大闕目處略一對勘便可知矣吾自少時先王父朝夕與一二執友談論趨庭拱聽頗識根源但年老未免遺忘而手澤亦多散軼史藁之成猶可辯其涇渭今日作書正是劉昫之比而諸公多引洪武初修元史故事不知諸史之中元史最劣以其旬月而就故舛謬特多如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一人作兩傳幾不知數馬是何暇問其驪黃牝牡耶然此漢人作蒙古人傳今日漢人作漢人傳定不至此亦有如谷林蒼以張延登張華東爲兩人者惟是奏章是非同異之論兩造並存而自外所聞別用傳疑之例

庶乎得之此雖萬世公論卻是家庭私語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騰口也

又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訕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此中自京兆抵二嵴皆得雨隴西上郡平涼皆旱荒恐為大同之續與其賑恤於已傷孰若蠲除於未病又有異者身為秦令而隔河買臨晉之小兒闔為火者以充僮監至割死一人豈非自陝以西別一世界乎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故先以俸祿一議附覽然此今日所必不行晝以

俟之可耳說經之外所論著大抵如此世有孟子或以之勸齊梁我則終於韞匵而已

答原一公肅兩甥書

老年多暇追憶曩遊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厨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此一時也已而山嶽崩頹江湖沸潰酸棗之東河漯慨尚記臧洪睢陽之斷指淋漓最傷南八重泉雖隔方寸無睽此又一時也已而奴隸鴟張親朋淵側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窮鳥之文撫心而明趙壹終憑公論得脫危機此又一時也凡此三者之人騎箕化鶴多不可追哲嗣聞孫往往而在此即

擔簦戴笠陌路相逢猶且爲之敘殷勤陳夙昔班荊鄭國之野貫酒黃公之壚而況吾甥欲以郡中之園爲吾寓舍尋往時之息壤不乏同盟坐今日之皋比難辭後學使鷄黍蔑具乾餱以愆既乖良友之情爾失故人之望且吾今居關華年日用約費百金若至吳門便須五倍吾甥能爲辦之否乎又或謂廣厦之歡可以大庇寒士九里之潤亦當施及吾儕而曰吾爾皆同聲氣同患難之人爾有鼎貴之甥可無挹注之誼因羃覔蒐見彈求鴞有如退之詩所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祈福人者吾甥復能副之否乎雖復田文無忌不可論之當今假使元美天如當

必有以處此而如其不然則必以俛望之懷更招多口之議況山林晚暮已成獨往之蹤城市云爲終是徇人之學然則吾今日之不來非惟自適亦所以善爲吾甥地也

與彥和甥書

萬曆以前八股之文可傳於世者不過二三百篇耳其間却無一字無來處偶爲門人講吳化龍左數一節文中有謇諤二字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此謇字之所出也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亾此諤字之所出也陸機辨亾論左丞相陸凱

以謇諤盡規韓文公鄖城聯句九遷彌謇諤則古人已用之矣今欲吾甥集門墻多士十數人委之將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來以示北方學者除事出四書不注外其五經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選方爲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

與施愚山書

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校諸帖括之

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錄也舍聖人之語錄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高明以爲然乎近來刊落枝葉不作詩文敬拜佳篇未得訓和而音學五書之刻其功在於注毛詩與周易今但以爲詩家不朽之書則末矣刊改未定作一書與力臣先印詩經幷廣韻奉送有便人可往取之

答汪苕文書

遠惠手書奬挹過甚殊增慚愧至於憫禮教之廢壞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書返百王之季俗而躋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然斯事之難朱子嘗欲爲之而未就矣況又在四五百年之後乎弟少習舉

業多用力於四經而三禮未之考究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方欲討論而多歷憂患又迫衰晚兼以北方難購書籍遂於此經未有所得而所見有濟陽張君稷若名爾岐者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向見五服異同之書已相歎服竊意出處升沉自有定見如得殫數年之精力以三禮爲經而取古今之變附於其下爲之論斷以待後王以惠來學豈非今日之大幸乎弟方纂録易解程朱各自爲書以正大全之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與否不敢虛

期許之意而仍以望之君子也

答俞右吉書

所論春秋諸家及胡文定作傳之旨極爲正當在漢之時三家之學各自爲師而范甯注穀梁獨不株守一家之說至唐啖趙出而會通三傳獨究遺經至宋孫劉出而掊擊古人幾無餘蘊文定因之以痛哭流涕之懷發標新領異之論其去游夏之傳益以遠矣今陸氏之纂例劉氏之權衡意林竝有其意惟尊王發微未見而後儒之辨春秋其散見於志書文集者亦多鈔録未得會稡成帙若鄙著日知録春秋一卷且有一二百條如君氏卒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當從

左氏夫人子氏薨當從穀梁仲嬰齊卒當從公羊而三國來媵則愚自爲之說蓋見碩人詩云東宮之妹正義以爲明所生之貴而非敢創前人所未有也因乏寫手一時未得奉寄惟就來書所問二事敬錄以上未知合否祈爲正之

與戴楓仲書

大難初平宜反已自治以爲善後之計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干戈省厥躬而夫子之繫易也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左傳載夫子之言曰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苟能省察此心使克伐

怨欲之情不萌於中而順事恕施以至於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矣以向者橫逆之來爲他山之石是張子所謂玉女於成者也至於臧否人物之論甚足以招尤而損德自顧其人能如許子將方可操汝南之月旦然猶一郡而已未敢及乎天下也不務反己而好評人此今之君子所以終身不可與適道不爲吾友願之也

與李星來書

今春薦剡幾徧詞壇雖龍性之難馴亦魚潛之孔炤乃申屠之跡竟得超然叔夜之書安於不作此則晚年福事關中三友山史辭病不獲而行天生母病涕

泣言別中孚至以死自誓而後得免視老夫為天際之冥鴻矣此中山水絕佳同志之侶多欲相畱避世愚謂與漢羌烽火但隔一山彼謂三十年來在在築堡一縣之境多至千餘人自為守敵難徧攻此他省之所無即天下有變而秦獨完矣未知然否

答李紫瀾書

常歎有名不如無名有位不如無位前讀大教謬相推許而不知弟此來關右不干當事不立壇宇不招門徒西方之人或以為迂或以為是而同志之李君中孚遂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遊故事言之當事得為謝病放

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眞所謂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以廢然返矣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歟曰君子所求者沒世之名今人所求者當世之名當世之名沒則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而何俗士之難寤歟城郭溝池以爲固甲兵以爲防米粟芻茭以爲守三代以來王者之所不廢自宋太祖懲五季之亂一舉而盡撤之於是風塵乍起而天下無完邑矣我不能守賊亦不能據而椎埋攻剽之徒乃盡保於山中於是四皓之商顏劉阮之天姥凡昔日兵革之所不經高眞之所託跡者無不爲戎藪盜區故避世之難未有

甚於今日推原其故而藝祖韓王有不得辭其咎者矣讀書論世而不及此豈得爲開拓萬古之心胷者乎

答曾庭聞書

南徐一別二十六年足下高論王霸屈跡泥塗讀嚴武隗囂之句未嘗不爲之三歎弟白首窮經使天假之年不過一伏生而已何敢望騏驥之後塵而希千里之步然以用世之才如君者而猶淪落不偶況硜鄙如弟率彼曠野死於道塗固其宜也奚足辱君子勤勤之問乎宣尼有言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今之人情則異乎是即有敬叔之車而季孟

之流不問杏壇之字然一生所著之書頗有足以啓後王而垂來學者日知録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愜意音學五書四十卷今方付之剞劂其梨棗之工悉出於先人之所遺故國之餘澤而未嘗取諸人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君年未老努力加餐

復陳藹公書

山史西來得接賜札竝讀并記一門盡節風教凜然誠彤管之希聞中壘所未記者矣弟久客四方年垂七十形容枯槁志業衰隤方且逃名寂寞之鄉混跡漁樵之侶不敢效百泉二曲爲講學授徒之事亦烏有所謂門牆者乎若乃過汝南而交孟博至高密而

訪康成則當世之通人偉士自結髮以來奉爲師友者蓋不乏人而未敢存門戶方隅之見也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又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則君子所以持已於末流接人於廣坐者必有不求異而亦不苟同者矣辱承來教實獲我心率此報謝

亭林文集卷之三終

人法予

言正心白

如寧幾器不

若蓋不多入雨

治東成須當再少言



亭林文集卷之四

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乎有改經之病始自唐明皇改尚書而後人往往效之然猶曰舊爲某今改爲某則其本文猶在也至於近日鋟本盛行而凡先秦以下之書率臆徑改不復言其舊爲某則古人之音亾而文亦亾此尤可歎者也開元十三年敕曰朕聽政之暇乙夜觀書每讀尚書洪範至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三復兹句常有所疑據其下文竝皆協韻惟頗一字實則不倫又周

易泰卦中无平不陂釋文云陂字亦有頗音陂之與頗訓詁無別其尚書洪範無偏無頗字宜改為陂蓋不知古人之讀義為我而頗之未嘗誤也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是義之讀為我而其見於他書者遽數之不能終也王應麟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為頗然監本猶仍其故而史記宋世家之述此書則曰毋偏毋頗呂氏春秋之引此書則曰無偏無頗其本之傳於今者則亦未嘗改也易漸上九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范諤昌改陸為逵朱子謂以韻讀之良是而不知古人讀儀為俄不與

逵為韻也小過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朱子存其二說謂仍當作弗過遇之而不知古讀離為羅正與過為韻也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孫奕改誅為昧而不知古人讀晝為注正與誅為韻也楚辭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嘉後人改嘉為喜而不知古人讀宜為牛何反正與嘉為韻也招魂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五臣文選本作不可以久止而不知古人讀久為几正與止為韻也老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為盜夸楊慎改為盜等謂本之韓非子而不知古人讀夸

爲剉正與除爲韻也淮南子原道訓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後人改騶爲御據吳才老韻補引此作騶而不知古人讀騶爲邾正與輿爲韻也史記龜策傳雷電將之風雨迎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後人改迎爲送而不知古人讀迎爲昂正與將爲韻也太史公自序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今漢書司馬遷傳亦正作舍而後人改爲合不知古人讀舍爲恕正與度爲韻也栢梁臺詩上林令曰去狗逐兔張罝罘今本改爲罘罝又改爲罘罳而不知古人讀罘爲扶之反正與時爲韻也楊雄後將軍趙充國

頌在漢中興克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五臣文選本改後爲緒而不知古人讀後爲戶正與武爲韻也繁欽定情詩何以結相於金薄畫搔頭後人改於爲投而不知古人讀頭爲徒正與於爲韻也陸雲答兄平原詩巍巍先基重規累構赫赫重光遐風激騖今本改騖爲鶩而不知古人讀構爲故正與騖爲韻也齊武帝估客樂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冶淺懷悵往事意滿辭不敘今本改冶爲渚不知宋書百官志江南有梅根及冶塘二冶而古人讀冶爲墅正與敘爲韻也隋書載梁沈約歌赤帝辭齊醍在堂笙鏞在下匪惟七百無絕終古今本改古爲始不知長無絕

今終古乃九歌之辭而古人讀下爲戸正與古爲韻也詩曰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則古人讀儀爲俄之證也易離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則古人讀離爲羅之證也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内附衛尉八屯巡夜警晝則古人讀晝爲注之證也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則古人讀宜爲牛何反之證也又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則古人讀久爲几之證也左思吳都賦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則古人讀夸爲

刳之證也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竝乘天衢則古人讀騶爲邾之證也莊子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又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則古人讀迎爲昂之證也曲禮將適舍求無固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則古人讀舍爲恕之證也秦始皇東觀刻石文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則古人讀罘爲扶之反之證也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則古人讀後爲戸之證也史記龜策傳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

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則古人讀頭爲徒之證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作束並去聲則古人讀構爲故之證也馬融廣成頌然後緩節舒容裴徊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則古人讀冶爲墅之證也詩曰於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古人讀下爲戶之證也凡若此者遽數之不能終也其爲古人之本音而非叶韻則陳第已辨之矣若夫近日之鋟本又有甚焉阮瑀七哀詩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

索精魂靡所能今本改能爲廻不知廣韻十六咍部元有能字姚寛證之以後漢書黄琬傳欲得不能光祿茂才以爲不必是鼇矣張說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神道碑銘河曲廻兵臨洮舊防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唐文粹本改防爲址以叶上文喜祉諸字不知廣韻四十一漾部元有防字而峻岨滕埒長城谿險吞若巨防已見於左思之蜀都賦矣盧照鄰奉使益州詩峻岨埒長城高標吞巨防正用蜀都賦語今本盧詩改防爲舫李白日夕山中有懷詩久臥名山雲遂爲名山客山深雲更好賞弄終日夕月銜樓間峰泉漱階下石素心自此得眞趣非外借今本改借爲惜杜甫鄭典設自施州歸詩同不知廣韻二十二昔部元

有借字而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已見於謝靈運之山居賦矣凡若此者亦遽數之不能終也（其詳並見唐韻正本字下）嗟夫學者讀聖人之經與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謂之大惑乎昔者漢西平四年議郎蔡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隸三字石經自是以來古文之經不絕於代傳寫之不同於古者猶有所疑而考焉天寶初詔集賢學士衛包改爲今文而古文之傳遂泯此經之一變也漢人之於經如先後鄭之釋三禮或改其音而未嘗

變其字子貢問樂一章錯簡明白而仍其本文不敢移也注之於下而已所以然者述古而不自專古人之師傳固若是也及朱子之正大學繫辭徑以其所自定者爲本文而以錯簡之說注於其下已大破拘攣之習後人效之周禮五官互相更易彼此紛紜召南小雅且欲移其篇第此經之又一變也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書之鋟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注之曰疑今之鋟木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以甚精之刻而行其徑改之文無怪乎舊本之日微而新說之愈鑿也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不揣

寡昧僭爲唐韻正一書而於詩易二經各爲之音曰
詩本音曰易音以其經也故列於唐韻正之前而學
者讀之則必先唐韻正而次及詩易二書明乎其所
以變而後三百五篇與卦爻彖象之文可讀也其書
之條理最爲精密竊計後之人必有患其不便於尋
討而更竄併入之者而不得不豫爲之說以告也夫
子有言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今之廣韻固
宋時人所謂菟園之冊家傳而戶習者也自劉淵韻
行而此書幾於不存今使學者睹是書而曰自齊梁
以來周顒沈約諸人相傳之韻固如是也則俗韻不
攻而自絀所謂一變而至魯也又從是而進之五經

三代之書而知秦漢以下至於齊梁歷代遷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詩可弦而歌之矣所謂一變而至道也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更亦猶古人之意且使下學者易得其門而入非託之足下其誰傳之今鈔一帙附往而考古之後日知所無不能無所增益則此之書猶未得爲完本也

答子德書

老弟雖上令伯之章以我度之未必見聽昔朱子謂陸放翁能太高跡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志節正老弟今日之謂矣但與時消息自今以往別有機權公事之餘尤望學易吾弟行年四十九矣

何必待之明歲哉更希餘光下被俾暮年迂叟得自遂於天空海濶之間尤爲知己之愛也

答子德書

接讀來詩彌增愧側名言在茲不啻口出古人有之然使足下蒙朋黨之譏而老夫受虛名之禍未必不由於此也韓伯休不欲女子知名足下乃欲播吾名於士大夫其去昔賢之見何其遠乎人相忘於道術魚相忘於江湖若每作一詩輒相推重是昔人標榜之習而大雅君子所弗爲也願老弟自今以往不復掛朽人於筆舌之間則所以全之者大矣

與潘次耕書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書傳之於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傳謂是身後之書即如近日力臣札來五書改正約有一二百處詩祈父靡所厎止小旻伊于胡厎誤作底底注云十一薺而不知其爲五旨也五經無底字皆是厎字惟左傳襄二十九年處而不底昭元年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乃音丁禮反耳今說文本厎字有下一畫誤也字當從氏詩周道如砥孟子引之作厎以砥厎音同而古亦可通也今本誤爲底字童而習之幷詩之砥字亦讀爲邸矣商頌烈祖詩上云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石經上作享下作饗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皆來助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享饗二義
不同享者下享上也書曰享多儀是也饗者上饗下
也傳曰王饗醴是也故周頌我將我享作享既右饗
之作饗魯頌享以騂犧作享是饗是宜作饗今詩經
本周商二頌上下皆作享非矣舉此二端則此書雖
刻成而未可刷印恐有舛漏以貽後人之議馬文淵
有言良工不示人以璞今世之人速於成書躁於求
名斯道也將亾矣前介眉札來索此原一亦索此書
幷欲鈔日知録我報以詩易二書今夏可印其全書
再待一年日知録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趙孟不復年之年則
以臨終絕筆爲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豫期也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答次耕書

來書北山南史一聯語簡情至讀而悲之旣已不可諫矣處此之時惟退惟拙可以免患吾行年已邁閱世頗深謹以此二字爲贈子德書來云頃聞將特聘先生外有兩人此語未審虛實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鄙人情事與他人不同先妣以三吳奇節蒙恩旌表一聞國難不食而終臨沒丁寧有無仕異朝之訓辛亥之夏孝感特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我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坐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變幸以此語白之知交前札中

勸我無入都門及定卜華下甚感此意迴環中腑何日忘之

與次耕書

於天空海濶之中一旦爲畜樊之雉才華累之也雖然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古人於遠別之時而依風巢枝勤勤致意願子之勿忘也自今以往當思中材而涉木流之戒處鈍守拙孝標策事無侈博聞明遠爲文常多累句務令聲名漸減物緣漸疎庶幾免於今之世矣若夫不登權門不涉利路是又不待老夫之灌灌也

與次耕書

大家續孟堅之作頗有同心巨源告延祖之言實爲
邪說展讀來札爲之愴然吾昔年所蓄史事之書竝
爲令兄取去令兄亾後書既無存吾亦不談此事久
客北方後生晚輩益無曉習前朝之掌故者令兄之
亾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談舊事
十七年不見舊書衰耄遺忘少年所聞十不記其一
二又當年牛李洛蜀之事殊難置喙退而修經典之
業假年學易庶無大過不敢以草野之人追論朝廷
之政也然亦有一得之愚欲告諸良友者自庚申至
戊辰邸報皆曾寓目與後來刻本記載之書殊不相
同今之修史者大段當以邸報爲主兩造異同之論

一切存之無輕刪抹而微其論斷之辭以待後人之自定斯得之矣劄補兩朝從信錄尚在吾弟處看完仍付來此不過邸報之二三也

與李中孚書

衰疾漸侵行須扶杖南歸尚未可期久居秦晉日用不過君平百錢皆取辦囊橐未嘗求人過江而南費須五倍舟車所歷來往六千求人則喪己不求則不達以此徘徊未果華令遲君謀爲朱子祠堂卜於雲臺觀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四十金佐之七月四日買地十日開土中秋後即百堵皆作然堂廬門垣備制而已不欲再起書院惟祠中用主像遵足下前諭

主題曰太師嶶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祈足下考訂明確示之太夫人祠已建立否委作記文豈敢固辭以自外於知己顧念先妣以貞孝受旌頃便舍姪於墓旁建一小祠尚未得立日夜痛心若使不立母祠而爲足下之母作祠文是爲不敬其親而敬他人矣足下亦何取其人乎貴地高人逸士甚不乏人似不須弟若謂非弟不可則時乎有待必鄙願已就方可泚筆耳

與李中孚書

先生已知盩厔之爲危地而必爲是行脫一旦有意外之警居則不安避則無地有焚巢喪牛之凶而無

需沙出穴之利先生將若之何極云置死生於度外鄙意未以爲然天下之事有殺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無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子曰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聖人何以能不蹈仁而死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不膠於一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於是有受免死之周食嗟來之謝而古人不以爲非也使必斤斤焉避其小嫌全其小節他日事變之來不能盡如吾料苟執一不移則爲苟息之忠尾生之信不然或至併其斤斤者而失之非所望於通人矣承惓惓相愛之切故復爲此忠告別有札與憲尼囑其懇留先生也

答王山史書

仲復之言自是尋常之見雖然何辱之有小星江汜聖人列之召南而紀叔姬筆於春秋矣或謂古人媵者皆姪娣與今人不同誠然然記曰父母有婢子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愛且然而況五十餘年之節行乎使鄉黨之人謂諸母之爲尊公媵者其位也其取重於後人而爲之受弔者其德也易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諸母當之矣君子以廣大之心而裁物制事當不盡以仲復之言爲然將葬當以一牲告於尊公先生而請啓土及墓自西上不敢當中道既窆再告而後反其反也虞於別室設座不立

主期而焚之先祖有二妾炎武所逮事其亾也葬之域外此固江南士大夫家之成例而亦周官冢人或前或後之遺法也今諸母之喪爲位受弔加於常儀以報其五十餘年之苦節足矣若遂欲祔之同穴進列於左右之次竊以爲非宜追惟生時實命不同莫敢當夕之情與夫今日葬之以禮沒身敬之不衰之義固不待宋仲幾魯宗人釁夏之對也謹復

與王山史書

朱子祠堂之舉適有機緣今同令弟及諸君相視形勢定於觀北三泉之右擇平敞之地二水合流之所建立一堡止用地四五畝繚以周垣引泉環之幷通

流堂下前爲石坊列植松栢内住居民三四家守之雖所費不訾但有百金卽便興工不患無助舂仲弟自來視工望作一家報凡擇地委人一切託之令弟允塞仍移書報弟速爲措辦可也

與王仲復書

華陰王君無異有諸母張氏年二十六其君與小君相繼歿無異以兄子爲後方四齡張氏獨守節以事太君二十五年太君亾又三十餘年年八十一及見無異之曾孫而終無異感其節將爲之發喪受弔而疑所服僕以免服告之讀來教與無異書未之許也竊惟禮經之言免者不一而詳其制有二焉其重也

自斬至緦皆有免其輕也五世之親爲之袒免夫五服之制有冠有衰免則無冠也鄭氏曰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頟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矣是故有免而衰者有免而袒者在五服之内則免而衰五服之外則免而袒袒者非肉袒也無衰故謂之袒也傳言晉惠公獲於秦穆姬使以免服衰絰逆是免而衰者矣史言漢高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兵皆縞素是無衰而袒者矣今張氏之卒無異將爲之表其節而褒其恩其可以無服乎哉童汪踦幼而勿殤縣賁父卑而有誄國固有之家亦宜然請爲之免而布素既葬而除敢以質之君子若曰汏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則吾豈敢

復張又南書

華下有晦翁舊事歷五百餘年始得山史爲之表章又十二年而炎武重遊至此及今不刱更待何人今移買山之資先作建祠之舉若改歲之初旌騶至止當於華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談中愫慰二載之濶悰訂千秋之大業幸甚幸甚至鄙人僑居之計且爲後圖而其在此亦非敢擁子厚之臯比坐季長之絳帳倘遯聽不察以爲自立壇坫欲以奔走天下之人則東林覆轍目所親見有斷斷不爲者耳

與三姪書

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饔飧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黃精松花山中所產沙苑蒺藜止隔一水終日服餌便可不肉不茗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今年三月乘道塗之無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觀伊雒歷嵩少亦有一二好學之士聞風願交但中土飢荒不能久畱遂旋車而西矣彼中經營方始固不能久畱於外也

與李霖瞻書

猶子衍生前歲曾蒙青盼今已隨其師至關中稍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荊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桑榆末景或可回三舍之戈此間風俗大勝東方雖未卜居亦有安土之懷矣

與王虹友書

流寓關華已及二載幸得棲遲泉石不與弓旌而此中一二紳韋頗知重道管幼安之客公孫惟說六經之旨樂正裘之友獻子初無百乘之家若使戎馬不生弦歌無輟即此可爲優遊卒歲之地矣惟是筋力

衰隤山川緬邈獲麟西野粗戍撥亂之書化鶴東州未卜歸來之日言念邦族憬然如何

與周籀書書

昔年過訪尊公於江村寓舍中其時以去國孤蹤相逢話舊遇聲子於鄭郊久諳家世和漸離於燕市竊附風流雹散蓬飄忽焉二紀東西南北音信闕如爲天涯獨往之人類日暮倒行之客乃者發函伸紙如見故人問道論文益徵同志信後生之可畏知斯道之不亾至於鄙俗學而求六經含春華而食秋實則爲山覆簣當加進往之功祭海先河尤務本原之學老夫耄矣何足咨詢而況二十年前已悔久焚之作

乎重違來旨輒布區區

與人書一

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學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自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猶當博學審問古人與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幾可得十之五六若旣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墻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終無濟於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夫以孔子之聖猶須好學今人可不勉乎

與人書二

聖人所聞所見無非易也若曰埽除聞見幷心學易

是易在聞見之外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也若夫墮枝體黜聰明此莊周列禦寇之說易無是也

與人書三

孔子之删述六經卽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旣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

與人書四

詩三百篇卽古人之韻譜經之與韻本無二也病在後之學者執韻而論經其不能通則改經而就韻夫道若大路然安用此多岐乎休文之四聲神珙之翻切三代之所未有也顏師古章懷太子始有叶韻之說而漢以前亦未之有也乃援今而議古焉得不固鑿而方枘乎且經學自有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致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說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已嘗成一書今先刻音論附往

與人書五

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又嘗過楚見昭王當其問答自必稱之爲王而作春秋則書楚子軫卒黜其王削其葬其從衆而稱之也不以爲阿其特書而黜之也不以爲亢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

與人書六

生平所見之友以窮以老而遂至於衰頽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東得無有隕獲之歎乎昔在

澤州得拙詩湀有所感復書曰老則息矣能無倦哉此言非也夫子歸與歸與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學死而後已

與人書七

每接談論不無感觸夜來夢作一書與執事曰過蒲而稱子路之平陸而責距心嗟乎夢中之心覺時之心也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今將暫別貴地民生利病望悉以見教人雖微言雖輕或藉之而重

與人書八

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興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

沁水之轉般則河南必擾開膠萊之運道則山東必亂矣

與人書九

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紀綱爲不可闕矣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餘

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麤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

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與人書十一

頃過里第見家道小康諸郎成立甚慰然自此少遊之計多而伏波之志減矣況局守一城無豪傑之士可與共論如此則志不能帥氣而衰鈍隨之敢以一得之愚獻諸執事某雖學問淺陋而胷中磊磊絕無闒然媚世之習貴郡之人見之得無適適然驚也

與人書十二

吾輩學術世人多所不達一二稍知文字者則又自媿其不如不達則疑不如則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

傳之人閒然老矣終當刪定一本擇友人中可與者付之爾

與人書十三

讀來論爲之感歎自北平南昌二變以後一代規模於宗子維城四字竟不復講至崇禎之時人心已去雖使親王典兵其能者不過如漢之陳王寵下者則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積輕之勢固不能有所樹立而變故萌生難可意料誰肯獨創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雖然苻堅不過氐酋僞主而其疏屬尚有苻登誠得此論而用之未必無一二才傑之士自兹而奮發也

與人書十四

每接高談無非方人之論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執事之意其在於斯乎然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則聖門之所孳孳以求者不徒在於知人也論語二十篇惟公冶長一篇多論古今人物而終之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是則論人物者所以爲內自訟之地而非好學之深則不能見己之過雖欲改不善以遷於善而其道無從也記此二章於末其用意當亦有在願與執事詳之

與人書十五

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於利害得失之際且不能自持其是而何以致人之信乎故今日好名之人皆不足患直以凡人視之可爾

與人書十六

初爲此詩不過具賓主一夕之談爾後之作者遞相祖襲無乃失壽陵之本步乎海内不乏能言之士區區何足相師惟自出己意乃敢許爲知音者耳

與人書十七

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有此蹊徑於胷中便終身不脫依傍二字斷不能登峰造極

與人書十八

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在室以拒來請人所共見足下尚不知耶抑將謂隨俗爲之而無傷於器識耶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槩爲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此非僕之言當日劉乂已譏之

與人書十九

彈琵琶侑酒此倡女之所爲其職則然也苟欲請良家女子出而爲之則艴然而怒矣何以異於是

與人書二十

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於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墜井也若更爲之序豈不猶之下石乎惟其未墜之時猶可及止止之而不聽彼且以入井爲安宅也吾已矣夫

與人書二十一

鄭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爲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於軍中而曹孟德遂有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絶之語

以爲本初罪狀後之爲處士者幸無若康成其待處士者幸無若本初

與人書二十二

井叔於崇福宮故址建祠築垣以祀宋提舉崇福宮十有四公可謂合禮（韓公維呂公誨司馬公光程公頤顥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公邴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今介石復建一堂於此祠之前而遷二程朱子之位於中奉之以爲一院之主其尊師重學之意非不甚至但其中若韓公呂公司馬公劉公皆與二程同時而官品多在二程之上以朱子視之則皆前輩也楊龜山先生又朱子師之師也同一祠秩非有所分別也而儼然獨處於前堂使諸公並世而生必

不安於其位也夫鬼神之情人之情也子曰未能事
人焉能事鬼竊謂宜仍井叔之舊而別建一祠以奉
程朱庶乎得之

與人書二十三

能文不爲文人能講不爲講師吾見近日之爲文人
爲講師者其意皆欲以文名以講名者也子不云乎
是聞也非達也默而識之愚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與人書二十四

頃者東方友人書來謂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
其名愈高嗟乎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
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哉然

而義桓之里稱於國人懷清之臺表於天子何為其莫之知也若曰必待人之强委禽焉而力拒之然後可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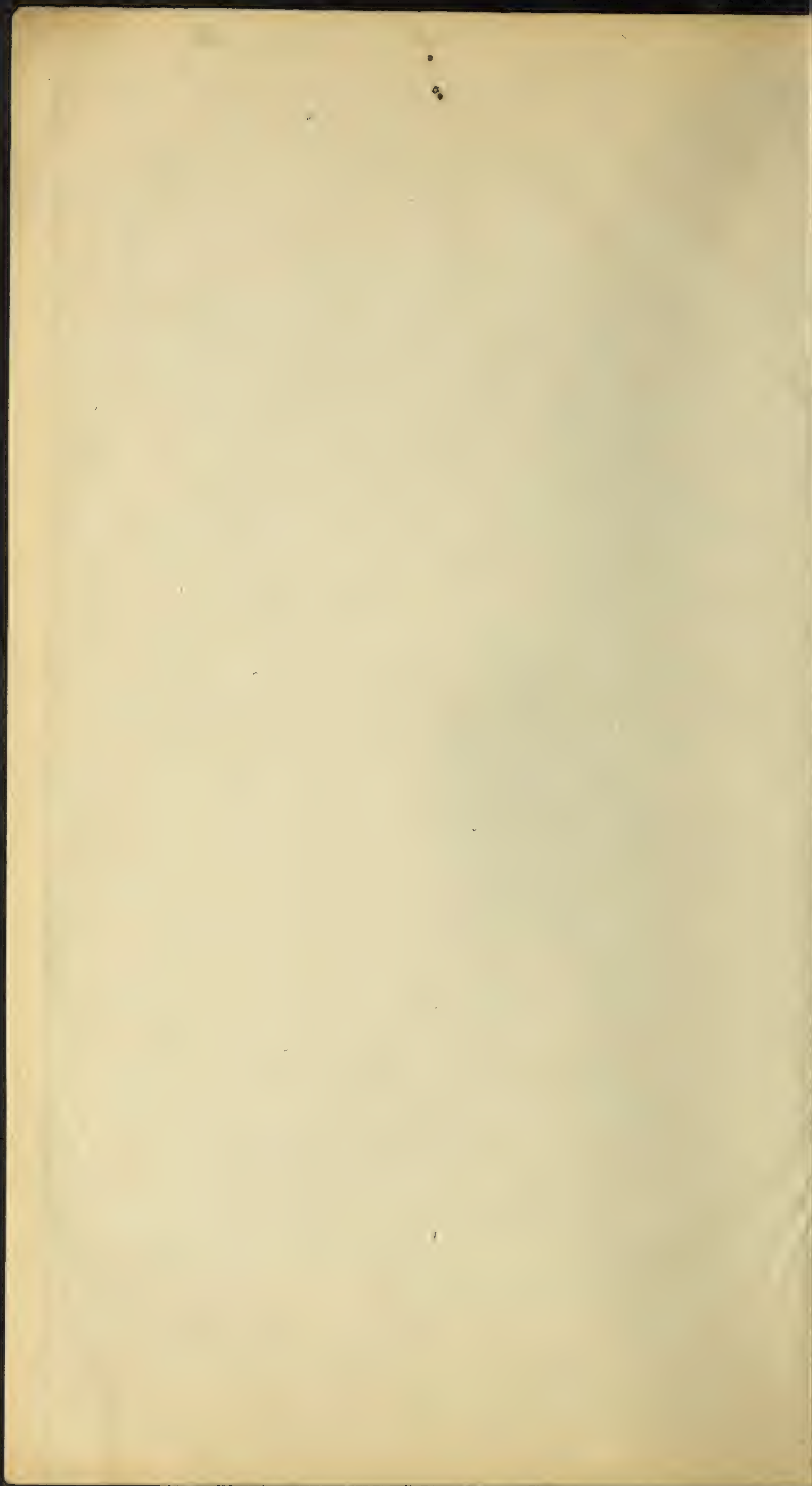
與人書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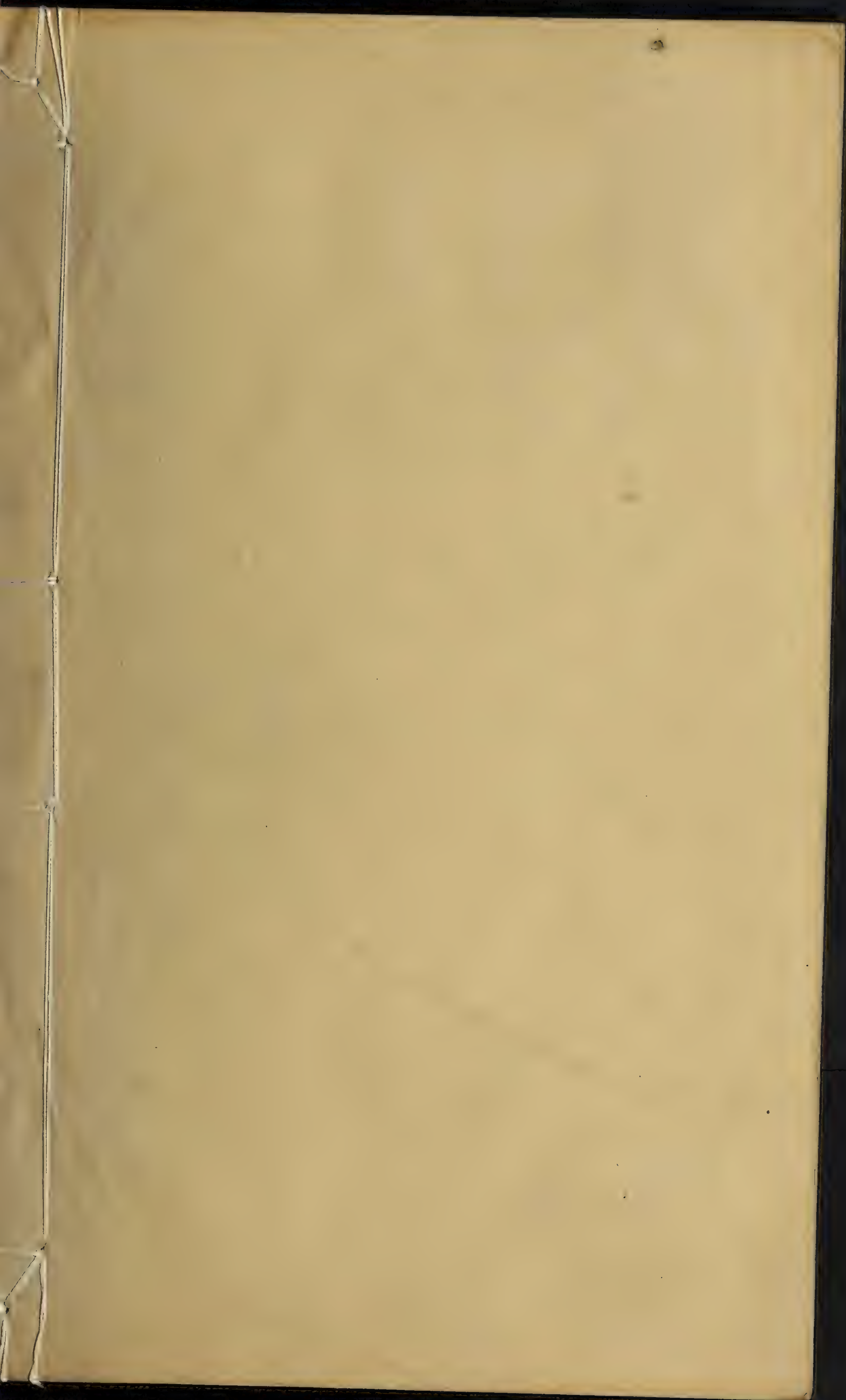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絶之傳而別著日知録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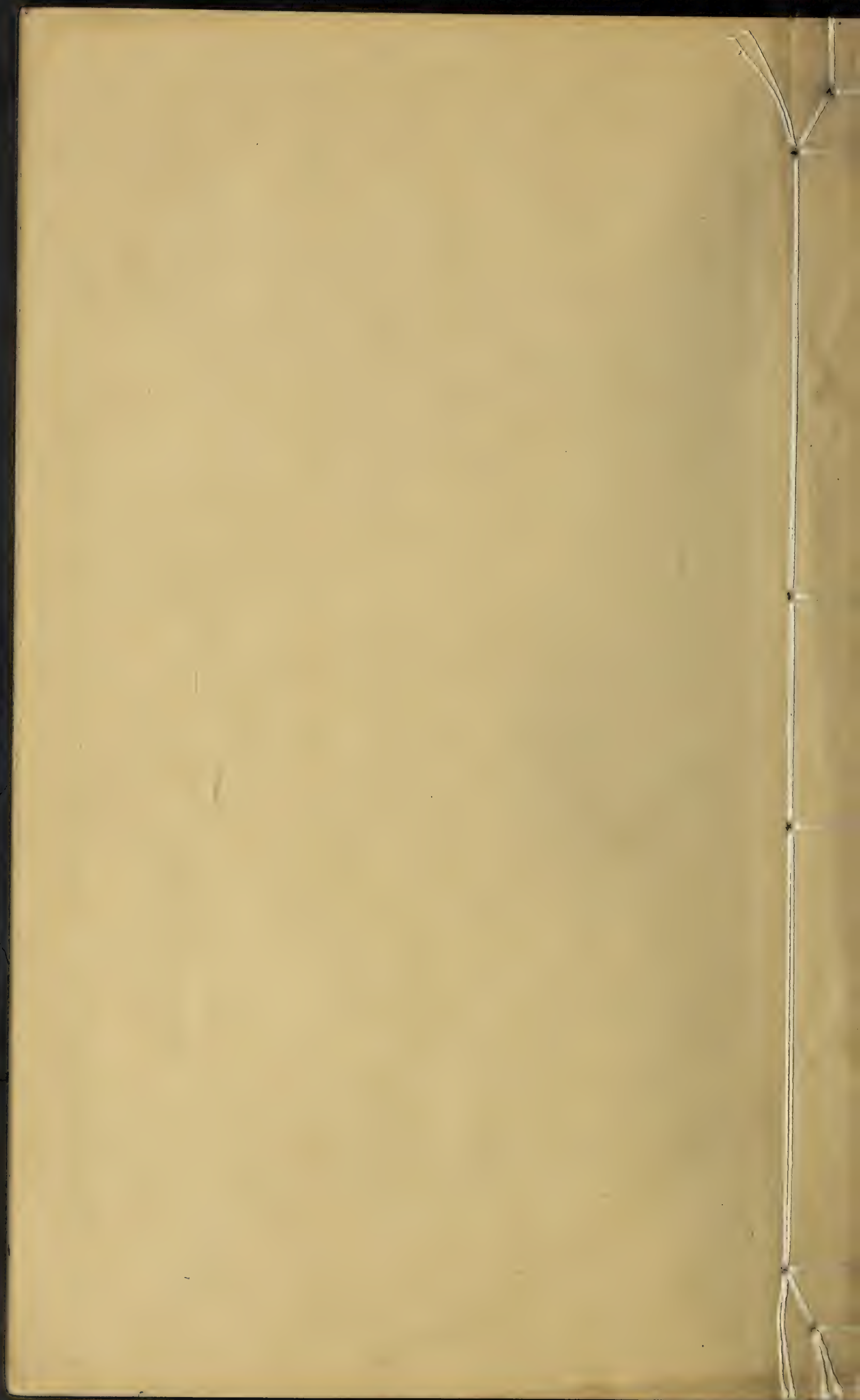
亭林文集卷之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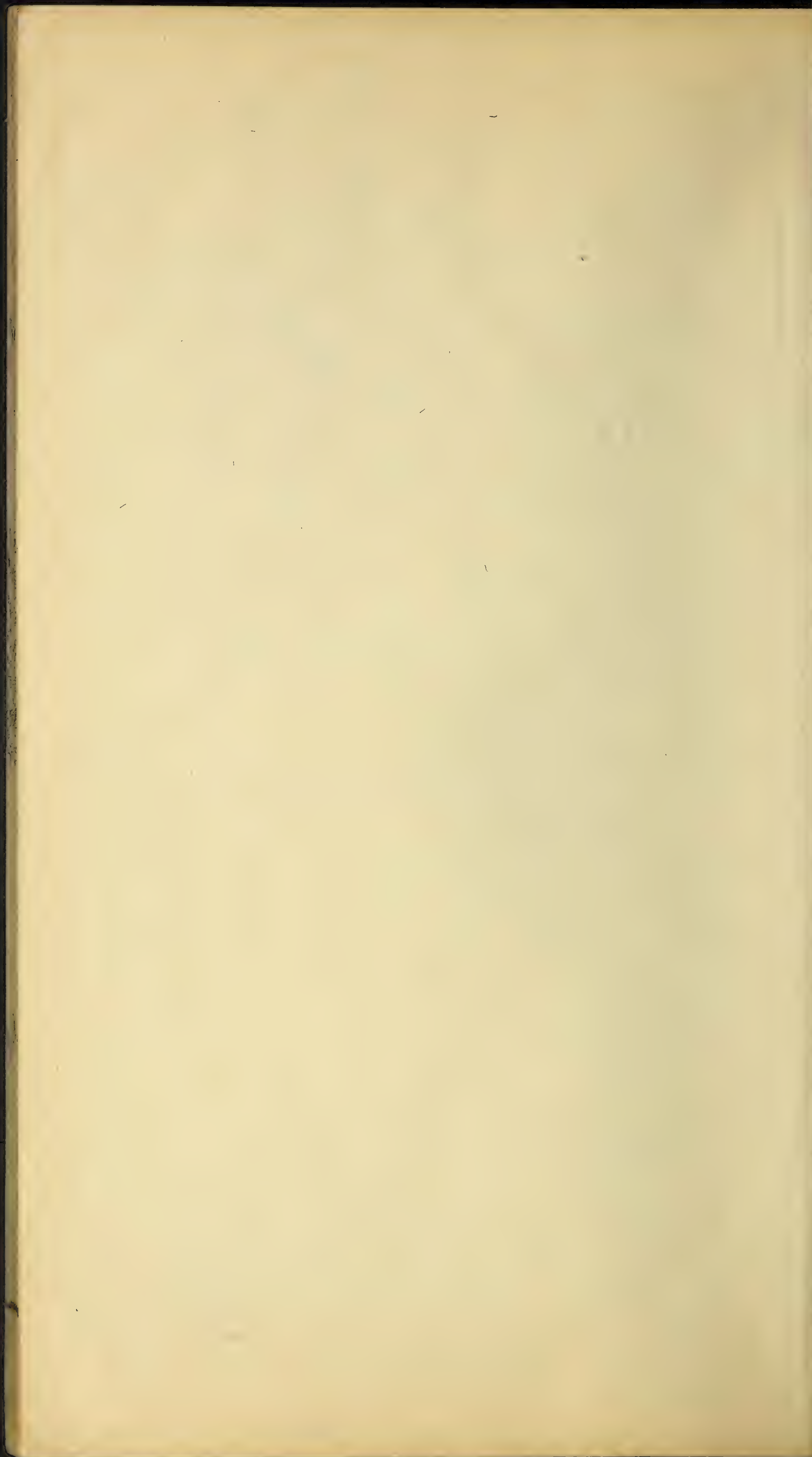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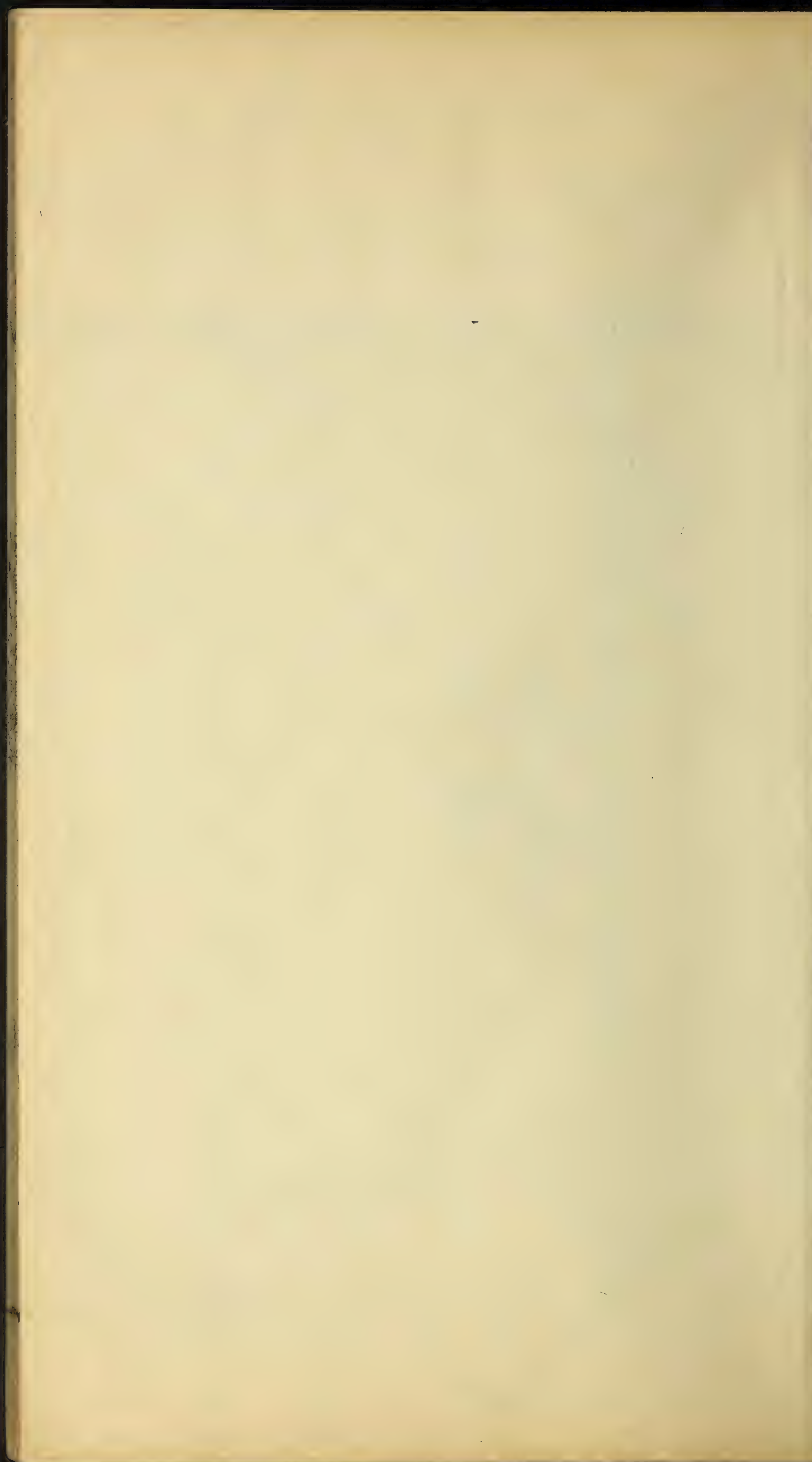












亭林文集卷之五

聖慈天慶宮記

泰山之西南麓有宋天書觀大中祥符年間建後廢爲碧霞元君之宮前一殿奉元君萬曆中尊孝定皇太后爲九蓮菩薩構一殿於元君之後奉之崇禎中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復構一殿於後奉之乃更名曰聖慈天慶宮而按察使左佩玹爲之碑宮成於十七年之三月神京淪喪即此月也竊惟經傳之言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又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孔子論政必也正名昔自明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命嶽瀆神祇竝革前代之封正其稱號而及其末世

至以天子之母太后之尊若不足重而必假西域胡神之號以爲崇豈非所謂國將亡而聽於神者耶然自國破以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而此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固大聖人之神道設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乎其與宋之託天書以夸契丹者相去遠矣以其事爲國史之所不及載故序而論之俾後之人有以覽焉

裴村記

嗚呼自治道愈下而國無疆宗無疆宗是以無立國

無立國是以内潰外畔而卒至於亾然則宗法之存
非所以扶人紀而張國勢者乎余至聞喜縣之裴村
拜於晉公之祠閅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釋耒而陪
拜者出至官道旁讀唐時碑載其譜牒世系登龍而
望十里之内丘墓相連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數
十人蓋近古氏族之盛莫過於唐而河中爲唐近畿
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聞喜之裴皆歷任數百
年冠裳不絶汾陰之薛憑河自保於石虎苻堅割據
之際而未嘗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舉義兵以抗高
歡之衆此非三代之法猶存而其人之賢者又率之
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亾

而譜牒與之俱盡然而裴樞輩六七人猶爲全忠所忌必待殺之白馬驛而後簒唐氏族之有關於人國也如此至於五代之季天位幾如奕碁而大族高門降爲皂隷靖康之變無一家能相統帥以自保者夏縣之司馬氏舉宗南渡而反其里者未百年也嗚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趨於下而一旦有變人主無可仗之大臣國人無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竄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埶也與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衞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

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及至河東問賊李自成所以長驅而下三晉之故慨焉傷之或言曰崇禎之末輔臣李建泰者曲沃人也賊入西安天子臨朝而歎建泰對言臣郡當賊衝臣請率宗人鄉里出財百萬爲國家守河上大喜命建泰督師親餞之正陽門樓舉累朝所傳之御器而酌之酒因以賜之未出京師平陽太原相繼陷建泰不知所爲師次眞定而賊已自居庸入矣此其人材之凡劣固又出於王鐸張濬之下（二人皆唐末宰相統師出討而敗績者）而上之人無權以與之無法以聯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欲其大臣者以區區宰輔之虛名而繫社稷安危之命此必

不可得之數也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觀裴氏之與唐存亾亦略可見矣夫不能復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勢以立其國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

齊四王冢記

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酈道元水經注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余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於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於莒齊之七十餘城

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於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於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於威宣二王之舊吾是以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之志有周厲王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於彘卒且葬焉宣王即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所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是襄王之孝也或曰厚葬非禮也子奚取焉曰此常論也乃齊之二王既以爲故事矣宋元公告其

羣臣請無及先君而仲幾不可又况於處變之日乎然則後之人君不幸而遇國家之變其如齊之襄王其如周之宣王請擇於斯二君者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通鑑注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爲文殊示現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鴈門五臺山也歲積堅氷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環基所至五百餘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

東埵爲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爲帝堯遭洪水繫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後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後人名之叶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爲華嚴嶺又東二十里爲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爲龍泉關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爲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又西十五里爲西臺其西疊嶂數十里北有祕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穀木有松無栢亦有民人以樵採射獵爲業

在古建國時當爲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於佛者居焉於是山始名而亦遂爲其教之所有然余考之五臺在漢爲慮虒縣而山之名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爲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淸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余又考之北齊書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隋書但言盧太翼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而已至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燿山谷費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

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於是此山名聞外夷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於敬宗之紀而五代史則書有胡僧遊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顒爲劉承鈞鴻臚卿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元史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二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禜星於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爲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爲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

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於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乎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燄易曰澤中有火革深山巨壑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韓公原道之作至於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爲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於如此而吾以爲當人心沈溺之久雖聖人復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夫荒險僻絶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於縱之出没於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五臺山記

拽梯郎君祠記

忠臣義士性也非慕其名而爲之名者國家之所以報忠臣義士也報之而不得其名於是姑以其事名之以爲後之忠臣義士者勸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恨焉平原君朱建之子駡單于而死而史不著其名田横之二客自剄以從其主而史佚亾其姓録其名者而遺其晦者非所以爲勸也謂忠義而必名名而後出於忠義又非所以爲情也余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方東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

拽而覆之其帥礫諸城下積六日不振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爲之立祠嗚呼吾見今日亾城覆軍之下其被俘者雖以貴介之子弦誦之士且爲之刈薪芻拾馬矢不堪其苦而死於道路者何限也而郎君獨以其事著吾又聞奢寅之攻成都也一銃手在賊梯上得間向城中言曰我良民也賊以鐵索繫我守梯我仰天發銃未嘗向官軍也

今夜賊飲必醉可來救我官軍如其言夜出斫營火其梯賊無得脫者而鋭手死矣若然忠臣義士豈非本於天性者乎郎君之祠且二十餘年而幸得無毀不爲之記無以傳後張生莊臨親其事者也故以其言書之

復菴記

舊中涓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峰之左名曰復菴華下之賢士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

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而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崖之巔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刱是菴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菴開戸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煙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旣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

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泫然作此記畱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貞烈堂記

古之人所以傳於其後者不以其名而以其實不以其天而以其人以其名以其天者世人之所以爲榮以其實以其人者君子之所脩而不敢怠也晉生文煜關中之通士也名其堂曰貞烈而請爲之記其言曰余之祖妣臨潼王府鎮國中尉懷墀女也歸於晉生余考及二姑年十九而余祖考亾余考方四歲守節不二迄六十有八而終崇禎末巡按御史金公毓峒以事上聞請行旌表命未下而寇至二姑死焉故

堂以貞烈名也余又讀朝邑李君楷所爲傳則二姑者一適西安右衛昭信校尉王弘祖一適臨潼王府奉國中尉誼㴳竝封安人早寡寇至之日各自投於井長姑之子寅年十三從焉蓋三世而其節不隕可無媿其名也已史言郭昌娶眞定恭王女號郭主主雖王家女而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生光武郭皇后此特居室之常行爾而當時稱之史冊載之其後郭后雖出而東海恭王猶得保其餘慶以垂於後嗣乃晉氏之先祖妣其治家如郭主加以栢舟之節其女與外孫守死不辱有卓絶之殊軌焉屬當岸谷之變門戶衰微無能光大其業使聲聞烜赫傳之彤管而

僅以一堂之名託之文字以示子孫不忘此又其遇之懸於天寔命不同而可爲悲悼者也然君子之爲教於家有百世之規而不以一時之所遇爲興替易不云乎家人利女貞自今以往晉氏之爲女者必貞以宜其家爲子者必孝於親必忠於君以顯於其國則受介福於王母以大其門者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而斯堂之名永世弗墜必有繼中壘而修列女之傳者焉余濡筆俟之矣

楊氏祠堂記

天下之事盛衰之形衆寡之數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則有以待之所以撫盛而合衆者中人以上之所能

若夫爲盛於衰治衆於寡子然一身之日而有萬人百世之規非大心之君子莫克爲之矣古之君子慮先人之德久而弗昭於是爲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於始祖古之君子慮宗人之渙而無統於是歲合子姓於祠而敎之孝奠爵獻俎畢而餕食以敎之禮其子孫之衆或至於數千百人此祠堂之所由興而祭法之所由傳也常熟楊子常先生通經之士於先朝之末由訓導除都昌知縣未任以疾歸而遭國變至於今先生年七十有三矣先有一子年二十餘以卒晚得一子又殤而其兄子亦中歲夭折今其族孫之在者不過二十餘人其先世自關中來祖父竝爲

農風尚朴質高祖以上不能舉其諱字自遷常熟以來復無顯者及先生始仕宦今白首老矣無親子孫夫人之情於身且若此遑恤其後乎而先生曰不然吾父雖農在里中頗能言民疾苦以達於縣吏而除其菑當不至於無嗣以五服之間得一二十人以合其歡而教之以孝以禮豈必其中無能學以大其宗者以吾之年雖老且獨而幸有薄田之入為先祖父所遺可以舉先人未行之事而傳之其後人於是即祖墓之旁建屋三楹為祠堂以奉其先人竝諸父兄子姓之亡者其下為田若干畝以供歲時之祭定其儀秩其品簡而文約而不陋曰及吾身存與諸孫行

禮其中使諸孫之繼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母墜已又於其墓之旁植木開河通水凡世俗所爲安死利生之法無不備此非所謂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衆之事者乎易曰可大則賢人之業傳曰人定能勝天吾以卜楊氏之昌於其後必也承先生之命而爲之記

華陰王氏宗祠記

昔者孔子既沒弟子錄其遺言以爲論語而獨取有子曾子之言次於卷首何哉夫子所以教人者無非以立天下之人倫而孝弟人倫之本也愼終追遠孝弟之實也甚哉有子曾子之言似夫子也是故有人倫然後有風俗有風俗然後有政事有政事然後有

國家先王之於民其生也爲之九族之紀大宗小宗之屬以聯之其死也爲之踈衰之服哭泣殯葬虞附之節以送之其遠也爲之廟室之制禘嘗之禮鼎俎籩豆之物以薦之其施之朝廷用之鄉黨講之庠序無非此之爲務也故民德厚而禮俗成上下安而暴慝不作自三代以下人主之於民賦斂之而已爾役使之而已爾凡所以爲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而聽民之所自爲於是乎教化之權常不在上而在下兩漢以來儒者之效亦可得而攷矣自二戴之傳二鄭之注專門之學以禮爲宗歷三國兩晉南北五季干戈分裂之際而未嘗絕也至宋程朱諸子卓

然有見於遺經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說於南方以授學者及乎有明之初風俗淳厚而愛親敬長之道達諸天下其能以宗法訓其家人而立廟以祀或累世同居稱之爲義門者亦往往而有十室之忠信比肩而接踵夫其處乎雜亂偏方閏位之日而守之不變孰勸帥之而然哉國亂於上而教明於下易曰改邑不改井言經常之道賴君子而存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先王之所以爲教賢者之所以爲俗殆澌滅而無餘矣列在搢紳而家無主祏非寒食野祭則不復薦其先人期功之慘遂不制服而父母之喪多畱任而不去同姓通宗而不限於奴僕女嫁死而無

出則責償其所遺之財昏媾異類而脇持其鄉里利之所在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於是機詐之變日滋而廉恥道盡其不至於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幾希矣昔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而秉禮之邦守道之士不絶於書未若今之滔滔皆是也此五帝三王之大去其天下而乾坤或幾乎息之秋也又何言政事哉吾友華陰王君弘撰鄰華先生之季子而爲徵華先生後者也遊婺州二年而歸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祖敬宗之道其鄉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見此禮久矣爲之兆也其足以行乎孟子有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夫躬行孝弟

之道以感發天下之人心使之惕然有省而觀今世之事若無以自容然後積污之俗可得而新先王之教可得而與也王君勉之矣

書孔廟兩廡位次考後

予居蘇之崑山崇禎初先師廟東西兩廡壞予時爲博士弟子一日過之見神位在瓦礫中與同學二三生拾取命工修完奉之東齋告於邑之長官越二年始復其故因考史記家語及今代闕里之書多有不同以大明會典爲定而友人歸生莊作兩廡位次考一通受而藏之幾五十年來關中得郃陽甯生泫丁祭考義亦崇禎中作大略相同然兩廡位東西相對

以次列及門弟子畢而後及左氏公羊穀梁三子暨漢以下諸儒此舊制也嘉靖九年采諸臣之議有黜者有改祀者於是東廡之弟子三十三而西廡二十九左丘明躋秦非之上伏勝躋顏噲之上孔安國躋穀梁赤之上而自此以下時代先後大率倒誤當日東西之位仍如舊次雖有闕者而不復更移蓋亦知二鄭賈服諸儒傳經之功不可沒而有待於異日之重議此秉禮者之微意也予恐後之人不知而欲循時代以正東西之次又悲夫亾友之遺墨猶存而不獲共論此也乃書其末以俟後人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書廣韻後

余既表廣韻而重刻之以見自宋以前所傳之韻如此然惜其書之不完也路史曰周有井伯廣韻曰子、牙後今井下無此文又曰廣韻云漢有鄜城後今鄜字灰等二韻兩收而亦無此文又引鄜下云鄉名在右扶風而今灰韻注但鄉名二字困學記聞曰廣韻以賁爲姓古有勇士賁育今賁下但亦姓二字又曰廣韻云後蜀録有法部尚書屯度又曰廣韻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今屯下況下但又姓二字禮部韻畧引廣韻佊字注云論語子西佊哉軻字注云孟子居貧轗軻故名軻字子居今並無此文又注艇字

云漢光武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今亦無終軍之文也太原傅山曰宋姚寬戰國策後序引廣韻七事晉有大夫芬質芊干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有亥唐趙有大夫犀賈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蓋注中凡言又姓者必以其人實之而今書皆無其文又史炤通鑑釋文所引廣韻其不載於今書者亦多也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又考之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一字則注之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而正文亦少

二百九十二言矣又文獻通考曰有陸法言長孫訥言孫愐三序今止愐序又言首載景德祥符敕牒今亦無之則亦後人刪去之矣其幸而存者天之未喪斯文也嗚呼惜哉

讀宋史陳遘

吾讀宋史忠義傳至於陳遘史臣以其嬰城死節而經制錢一事爲之減損其辭但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民之罪又分其咎於翁彥國愚以爲不然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宋人諱高宗嫌名稱其字曰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

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彦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剥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也然則宋之所以亾自經總制錢而此錢之興始於亨伯雖其固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償其剥民之罪也孔子述古書之文凡紂之臣附上而讎斂者雖飛廉之死不得與於三仁之列若亨伯之爲此也其初特一時

權宜之計而遺禍及於無窮是上得罪於藝祖太宗下得罪於生民而斷脰決腹一瞑於中山不過匹夫匹婦之爲諒而已焉得齒於忠義哉知此然後天下之爲人臣者不敢懷利以事其君而但以一死自託於忠臣之列矣

汝州知州錢君行狀

崇禎十四年二月辛亥賊陷汝州知州錢君死之君諱祚徵字君遠其先吳越王裔居池之青陽國初遷於萊爲掖縣人君七歲出嗣其從叔父一夔爲之子事其嗣大母杜氏如其父母大母之黨有傾言君言於大母施予諸姻屬甚周以是大母安之中天啓元

年舉人大母終哀毀如父喪署恩縣教諭三年除汝州知州汝爲流賊出入孔道又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爲巢百姓苦之君至則簡鄉勇衙兵得千餘人佯爲城守計忽夜半開門出從間道踰山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爲備急擊大破之君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頭目魯加勤等遂詣州降南召登封諸賊聞之亦來降君簡其驍健送軍門效用餘給牛種遣之汝人少休君守汝三年多善政及是年正月賊陷河南府遂犯汝州君斬麾下之言款賊者以徇率兵嬰城固守賊攻城君中流矢力疾乘城督戰數日二月

庚戌大風霾賊以火箭射城上城上發礮應之風逆火反樓堞盡焚賊乘之入君被執大罵不屈被擊仆地加以炮烙一宿死年四十七弟祉徵從子青僕十餘人皆死無一還者巡撫臣高名衡以聞奉旨下部議䘏未覆子大受縣學生痛父節未表於先朝懼後世之沒而無傳也乃質言其事以告於余而爲之狀

吴同初行狀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邑歸生獨喜爲古文辭砥行立節落落不苟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吴生吴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

北史無不纖悉强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
諸歌曲而炎武有叔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
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
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抵掌而談樂甚
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北兵渡江
余從軍於蘇歸而崑山起義兵歸生與焉尋亦竟得
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
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煢煢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
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
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
母而吾今以衰絰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

是不知涕涕淚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北京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録北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閭情諸作其寄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者四萬人莫知屍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炎武嘗

三過其居無已則遣僕夫視焉母見之未嘗不涕泣又幾其子之不死而復還也然生實死矣生所爲文最多在其婦翁處不肯傳傳其寫録在余兩人處者凡二卷

書吳潘二子事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與侍從之官承命爲之而世莫得見其藏書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實録則請前一朝之書出之以相對勘非是莫得見者人間所傳止有太祖實録國初人樸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學因以廢失正德以後始有纂爲一書附於野史者大抵草澤之所聞與事實絕遠而反行於世世

之不見實錄者從而信之萬曆中天子蕩然無諱於是實錄稍稍傳寫流布至於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數千金之家不能購以是野史日盛而謬悠之談徧於海内蘇之吳江有吳炎潘檉章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年皆二十以上並棄其諸生以詩文自豪既而曰此不足傳也當成一代史書以繼遷固之後於是購得實錄復旁搜人家所藏文集奏疏懷紙吮筆早夜矻矻其所手書盈牀滿篋而其才足以發之及數年而有聞予乃亟與之交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嘗不相過又數年潘子刻國史考異三卷寄予於淮上予服其精

審又一年予往越州兩過其廬及余之昌平山西猶一再寄書來會湖州莊氏難作莊名廷鑨目雙盲不甚通曉古今以史遷有左丘失明乃著國語之說奮欲著書其居鄰故閣輔朱公國楨家朱公嘗取國事及公卿誌狀疏草命胥鈔錄凡數十帙未成書而卒廷鑨得之則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書冗雜不足道也廷鑨死無子家貲可萬金其父胤城流涕曰吾三子皆已析產獨仲子死無後吾哀其志當先刻其書而後爲之置嗣遂梓行之慕吳潘盛名引以爲重列諸參閱姓名中書凡百餘帙頗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辭未經刪削者莊氏既巨富浙人得其書

往往持而恐嚇之得所欲以去歸安令吳之榮者以贓繫獄遇赦得出有吏教之買此書恐嚇莊氏莊氏欲應之或曰踵此而來盡子之財不足以給不如以一訟絕之遂謝之榮之榮告諸大吏大吏右莊氏不直之榮之榮入京師摘忌諱語密奏之四大臣大怒遣官至杭執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鉞及弟姪等并列名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鬻書并知府推官之不發覺者亦坐之發廷鑨之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産所殺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難當鞫訊時或有改辭以求脫者吳子獨慷慨大罵官不能堪至拳踢仆地潘子以有母故不罵亦不辨其平居孝友篤

厚以古人自處則兩人同也予之適越過潘子時余甥徐公肅新狀元及第潘子規余慎無以甥貴稍貶其節余謝不敢二子少余十餘歲而予視爲畏友以此也方莊生作書時屬客延予一至其家予薄其人不學竟去以是不列名獲免於難二子所著書若干卷未脫藁又假予所蓄書千餘卷盡亡予不忍二子之好學篤行而不傳於後也故書之且其人實史才非莊生者流也

歙王君墓誌銘

王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後三年國變王君之子璣流寓於吳又一年而不孝始識王生因以知王生之人

與其世德之概與王生交一年而王生以狀請銘不孝以母未葬弗敢作也又一年卜葬葬有日而王生復來請銘不孝不獲辭而銘之君諱時沐字惟新其先歙之澤富人在唐曰祕閣校正希羽十七傳至名關者避元亂徙而東爲龍溪始祖又八傳至於君君大父諱福鳳始業行鹽父諱正寵承其業以至於君君以其故不克讀書然君雖業鹽而孝友急公好施有遠見能自樹乃過於世之君子若所云事其慈母與父妾盡禮而友愛弟時洸終其身則其孝友也祖墓之木爲不肖者伐且鬻其旁地君爲捐金贖之澤富有宗祠君重作之龍溪其急大義也叔正完客杭

而病曰於我葬外舅卒遺孤一人曰於我長其他卹人窮振人困多類是是其好施也同事欲因君請院司據西龍爲鹽窩君止之無何竝抵罪西龍商獨免其有遠見也好從士君子而恥謁貴人邑有司欲賓之不就其能自樹也凡此皆余之所信於王生者也君享年六十有七娶朱氏子四長璣杭州府錢塘縣學生員次文秩次文秋次文祀孫六曾孫二以卒之年十二月甲子葬於其里象山之麓蓋王氏中世爲賈而通經義思用之天下者自璣始自君之沒而家益落璣遂走京師歷薊抵寧遠觀列邊之大勢每以大計干當事者不用轉客東萊而聞京師之變哭先

皇帝於萊山之陽馳至南都而公卿又無下士者遂僦居於吳著信書一編以示余而為之太息焉此固宋之遺臣所隱晦而不敢筆之書者也而王生之不撓於時若此其抱濟物之才而發憤於大義又若此非世德之遺而能然乎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子子為信人為節士嗚呼君兮永宅此

山陽王君墓誌銘

往余在吳中常鬱鬱無所交出門至於淮上臨河不度徬徨者久之因與其地之賢人長者相結而王君起田最與余善自此一二年或三四年一過也王君

與余同年月生而長余二十餘日其行事雖不同而意相得凡余心之所存及其是非好惡無不同者雖不學古而闇合於義仁而愛人樂善不倦其天性然也生八歲而孤事母孝事其兄恭其居財也有讓少爲帖括之學及中年遂閉戸不試家頗饒每受人之負折券不較以是其產稍落而四方賓客至者未嘗不與之周旋當余在太原而余友潘力田死於杭係累其妻子以北少弟耒年十八子身走燕都介余一蒼頭以見王君王君曰我固聞之寧人嘗與我言潘君力田賢士也不幸以非命終而寧人之友之弟則猶之吾弟也迎而舍之比其歸也則曰家破矣可奈

何吾有女年且笄將壻子閒二年來遂就昏王君與來非素識也特以寧人之友故而余在遠弗及爲之從臾也每爲余言子行遊天下二十年年漸衰可已矣幸過我卜築一切居處器用能爲君辦之逡巡未果而別君之日持觴送我大河之北留一宿視余上馬爲之出涕若將不復見者乃明年余遂有山東之厄而海岱以南地大震君亦爲里中兒所齮齕意不自得又明年六月庚午君卒惟君生平以朋友爲天倫其待余如昆弟而余以窮厄蹇連無能申大義於詐愚凌弱之日者以十九年之交再三之約而不獲與之分宅卜鄰同晨共夕其終也又不獲視其含歛

而撫其遺孤吁可悲矣君諱略字起田淮安山陽人家清江浦之南卒時年五十七娶方氏子一寬將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地之先塋而子壻耒以狀及寬書來是不可以無銘銘曰

少而孝長而恭好禮而敦樂善而從爲義勇而與人忠胡天不弔而降此鞠凶士絶絃人罷舂以斯銘告無窮

富平李君墓誌銘

關中故多豪傑之士其起家商賈爲權利者大抵崇孝義尚節槩有古君子之風而士人獨循循守先儒之說不敢倍嘉靖中高陵三原爲經生領袖其後稍

衰而一二賢者猶能自持於新說横流之日以余所聞李君蓋可謂篤信好學而不更其守者耶李氏之先山西之洪洞人元時遷美原洪武初縣廢爲富平人數傳至君之曾祖諱朝觀者爲邊商以任俠著關中與里豪爭渠田爲齮齕以死而君之祖諱希奎走闕下上書愬天子直其事大猾以次就法報父讐名動天下乃其家遂中落至君之考諱效忠中武舉稍復振君始以文補邑諸生君少而剛方績學不怠當萬曆之末士子好新說以莊列百家之言竄入經義甚者合佛老與吾儒爲一自謂千載絕學君乃獨好傳注以程朱爲宗旣得事恭定馮先生學益大進君

事親孝其於諸父昆弟恭而有讓待人以嚴而引之於道治家冠婚喪祭一如禮法以是年雖少鄉人重之如王彥方黃叔度焉崇禎七年四月壬午以疾卒年二十七君卒之三月而關中大亂君之考武舉君以哭子繼君以沒而寇至里中妣楊氏與族人登樓並焚死李氏之門合良賤死者八十有一人嗚呼憯矣而孤子因篤方三歲廼篤二歲從其母田氏走之外家以免其後因篤旣長乃折節讀書已爲諸生旋棄之爲詩文有聞於時而尤潛心於傳注之書以力追先賢蓋近年以來關中士子爲大全蒙引之學者自君父子倡之君沒越十有三年十月癸酉因篤始

葬君於韓家村東南之新阡因篤旣與崑山顧炎武爲友且數年而曰吾先人之墓石未立將屬之子炎武不敢辭乃爲之撰次其詳則因篤之狀存焉君諱映林字暉天其沒也鄉人私謚曰貞孝先生孫男二人漢渭泗銘曰

李氏之先以節俠聞及至於君乃續斯文刊落百氏以入聖門好義力行鄉邦所尊何不永年遭室之焚有封若堂于韓之原惟德繩繩在其後昆

謁欑宮文一

伏念臣草野微生干戈餘息行年五十慨駒隙之難留涉路三千望龍髯而愈遠茲當忌日祗拜山陵履

雨露之方濡實深哀痛瞻松楸之勿翦猶藉神靈敢陳于洺之毛庶格在天之馭臣其謹言

謁欑宮文二

自違陵下即度太行遠歷關河再更寒暑茲以孟秋之望重修拜奠之儀身先旅鴈過絶塞而南飛跡似流萍隨百川而東下感河山之如故悲灌莽之方深庶表忱思伏祈昭鑒

謁欑宮文三

臣炎武臣因篤江左豎儒關中下士相逢燕市悲一劒之猶存旅拜橋山痛遺弓之不見時當春暮敬擷村蔬聊攄草莽之心式薦園陵之事告四方之水旱

及此彌年乗千載之風雲未知何日伏惟昭格俯鑒丹誠

謁欑宮文四

自違陵下今又八年濩落關河差池烽火想遺弓而在望懷短策以靡前每屆春秋獨泣蒼梧之野多更甲子仍憐絳縣之人朔氣初收光風漸轉敬羞蘊藻重展松楸雖鼎俎之久虛幸冢恩之未壞黃圖如故乍驚失鹿之辰白首無歸終冀攀龍之日仰憑明命得遂潨祈

華陰縣朱子祠堂上梁文

葢聞宣氣爲山衆阜必宗乎喬嶽明徵在聖羣言實

總於真儒自夫化缺三雍風乖四始兩漢而下雖多
保殘守缺之人六經所傳未有繼往開來之哲惟絕
學首明於伊雒而微言大闡於考亭不徒羽翼聖功
亦乃發揮王道啓百世之先覺集諸儒之大成然而
代運當屯著占得遯官方峻直難久立於朝端祠祿
優遊每自安於林下睠此雲臺之側實爲寄祿之邦
子靜書中羨希夷之舊隱啓蒙序末題真逸之新名
雖風聲遠隔於殊方而道德實同乎一統家傳戶誦
久已無間寰區春祀秋嘗獨此未瞻廟貌於是邑之
薦紳耆舊以及學士青衿無不博考遺編洊嗟闕典
睇琳宮之絢爛悲木鐸之幽沉爰有廷掾張君山史

王君蒐採於前子德李君適之宋君宣揚於後而會炎武跋涉關河畱連原巘發遐情於五嶽尋墜緒於千年即雲臺舊院之西度香火專祠之地重邀茂宰（華陰令遲維城）贊此良圖萃人力以作新捐緡錢而倡導卜神涓吉庀材效工右帶流泉來惠風之習習前憑嶽麓壯盛德之巍巍將　俎豆增崇章逢無絕敬泚衰蕪之筆式陳邪許之辭

亭林文集卷之五終



軍制論 乙酉歲作

法不變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變之勢而猶諱其變之實而姑守其不變之名必至于大弊今日之軍制可謂高皇帝之軍制乎其名然其實變矣而上下相與守之至于極而因循不改是豈創制之意哉高皇帝云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自今言之費乎不費乎百萬之兵安在乎而猶以爲祖制則然此所謂相蒙之說也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于農之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爲判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判軍與兵而又二之者則自國朝始夫一民

也而分之以爲農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軍又分之以爲兵是一農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爲衛兵又分之以爲民兵又分之以爲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不亟變勢不至盡敺民爲兵不止盡敺民爲兵而國事將不忍言矣二祖之制京師設都督府五衛七十二畿甸設衛五十各省設都指揮使司二十一畱守司二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千户所二百十有一邊徼設宣慰安撫長官司九十五番夷都司衛所百有七以五千六百人爲衛千一百二十人爲千户所百十有二人爲百户所給軍田立屯堡且耕

且守人受田五十畝賦糧二十四石半贍其人半給官俸及城操之軍有儆朝發夕至若是天下何病乎有兵而又烏乎復立兵久安弛備政圯伍虛正統末始令郡縣選民壯弘治中制里僉二名若四五名有調發官給行糧正德中計丁糧編機兵銀人歲食至七兩有奇悉賦之民此謂之機快民壯而兵一增制一變又久備益弛盜發雍豫蔓延數省民兵不足用募新兵倍其糈以爲長征之軍而兵再增制再變屯衛者曰我烏知兵轉漕耳守禦非吾任也故有機壯而屯衛爲無用之人民壯曰我烏知兵給役耳調發非吾任也故有新募而民壯爲無用之人臣嘗合天

下衛所計之兵不下二百萬國家有兵二百萬可以無敵而曾不得一人之用二百萬人之田不可謂不贍而曾不得一升一合之用故曰高皇帝之法亾矣然則將盡衛所之軍而兵之官而將之乎曰不能抑將盡衛所之軍而廢之田而奪之乎曰不能請于不變之中而寓變之之制因已變之勢而復創造之規舉尺籍而問之無缺伍乎缺者若干人收其田以新兵補之大集伍而閱之皆勝兵乎不勝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補之五年一閱汰其羸登其銳而不必世其人若然則不費公帑一文而每衛可得若干人之用推之天下二百萬之兵可盡復也矧今日駐蹕南中

輓漕之卒歲省數倍以爲兵則强以爲農則富而不及時之宜一爲變通俾此百十萬人襲兵之名糜兵之食而不能張拳注矢爲國家毫毛之用是國家長棄此百十萬人並此百十萬人之田而終世不復也則物力烏得不詘軍政烏得不窳又何以兆謀敵愾成克復之勲哉

形勢論

昔之都于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丘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亾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于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

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兖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碻磝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北竝爲戰塲太清内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于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竝濟卒幷於隋南唐既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亾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

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轄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

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荊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亾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荊襄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高皇帝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區區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

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畧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𣲖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符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闖我地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田功論

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國亦然秦楊以田

農而甲一州烏氏橋姚以畜牧而比封君此以家富也棄頡粟而卻封非子蕃息而秦胙此以國富也事有策之甚迂為之甚難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國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嘗讀宋魏了翁疏以為古人守邊備塞可以紓民力而老敵情唯務農積穀為要道又言有屯田有墾田大兵之後田多荒萊諸路閑田當廣行招誘令人開墾因可復業則耕穫之實效往往多於屯田蓋並邊之地久荒不耕則穀貴貴則民散散則兵弱必地闢耕廣則穀賤賤則人聚聚則兵強請無事屯田之虛名而先計墾田之實利募土豪之忠義者官為給助隨便開墾畧計所耕可數千頃明

年此時便收地利可食賤粟況耕田之甿又皆可用之兵萬一有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比于倉卒遣戍亦萬不侔無屯田之名而有屯田之實無養兵之費而又可潛制驕悍之兵不惟可以制虜而又以防他盜之出入不數年間邊備隱然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愚以爲此正今日之急務夫承平之世田各有主今之中土瀰漫蒿萊誠田主也疾力耕不者籍而予新甿不可使吾國有曠土若是人必服一易屢豐之日視粟爲輕今干戈相承連年大饑人多艱食必勸於耕二易古之邊屯多於沙磧今則大河以南厥土塗泥水田揚州陸田潁壽修芊杜之遺跡復上元之舊

屯三易久荒之後地力未洩粟必倍收四易然而有三難大農告絀出數十萬金錢求利於四三年之後一難朝不能久任人不甘獨勞蘄以數年之力專任一人二難天有旱澇歲有豐凶若何承矩之初年種稻霜早不成幾於阻格三難愚請捐數十萬金錢予勸農之官毋問其出入而三年之後以邊粟之盈虛貴賤爲殿最此一人者欲邊粟之盈必疾耕必通商必還定安集邊粟而盈則物力豐兵丁足城圍堅天子收不言利之利而天下之大富積此矣

錢法論

莫善於國朝之錢法莫不善於國朝之行錢考之史

景王鑄大錢周錢葢一變漢承秦半兩已爲莢錢爲四銖爲三銖爲五銖爲赤仄爲三官逮於靈獻爲四出爲小錢漢錢凡九變唐鑄開通已更鑄大錢則有乾封乾元重稜唐錢凡四變宋倣開通舊式西事起鑄大錢崇寧鑄當十嘉定鑄當五又雜用鐵錢交子會子而法彌弊宋錢亦三四變每錢之變貨物騰躍輕重無常而民苦之國朝自洪武至正德十帝而僅四鑄以後帝一鑄至萬曆而制益精錢式每百重十有三兩輪郭周正字文明潔葢倣古不愛銅惜工之意而又三百年來無改變之令市價有恒錢文不亂民稱便焉此錢法之善也然至於今物日重錢日輕

盜鑄雲起而上所操以衡萬物之權至於不得用何
哉葢古之行錢者不獨布之於下而亦收之於上漢
律人出算百二十錢是口賦之入以錢管子鹽筴萬
陣之國爲錢三千萬是鹽鐵之入以錢商賈緡錢四
千而一算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軺車二算
船五丈以上一算是關市之入以錢令民占賣酒租
升四錢是榷酤之入以錢隆慮公主以錢千萬爲子
贖死是罰鍰之入以錢晉氏南渡凡田宅奴婢馬牛
之券每直一萬稅四百是契稅之入以錢張方平言
屋廬正稅茶鹽酒醋之課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
以斂天下之錢而上之賚予祿給慮無不用錢自上

下自下上流而不窮者錢之爲道也今之錢則下而
不上僞錢之所以日售而制錢日壅未必不由此也
請畧倣前代之制凡州縣之存畱支放一切以錢代
之使天下非制錢不敢入於官而錢重錢重而上之
權重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
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
長也故計本程息之利小權歸於上之利大今市肆
之錢惡而制錢亦與俱惡以故市肆之錢賤而制錢
亦與俱賤是上無權以下爲權也上亦何利之有此
無他上不收錢錢不重也愚故曰莫不善於今之行
錢是賈生所謂退七福而行博禍者也

子胥鞭平王之尸辨

人之大倫曰君臣曰父子臣事君猶子事父也苟爲父報讐則必甘心焉而後已甘心焉而後已者于凡人可也于君則有不得以行之者矣太史公言子胥鞭楚平王之尸春秋傳不載而予因以疑之疑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而子胥亦不得以行之平王也鄭人爲君討賊不過斲子家之棺而已齊懿公掘邴歜之父而刖之衛出公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傳皆書之以著其虐是春秋以前無發冢戮尸之事也平王固員之父讐而亦員之君也且淫刑之罪孰與簒弑一人之讐孰與普天報怨之師孰

與討賊唐莊宗尚不加於朱温而子胥以加之平王吾又以知其無是事也考古人之事必于書之近古者穀梁傳云吳入楚撻平王之墓賈誼新書亦云呂氏春秋云鞭荆平之墓三百越絶書云子胥操捶笞平王之墓淮南子云闔閭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而季布傳亦言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葢止于鞭墓而傳者甚之以爲鞭尸使後代之人蔑棄人倫讐對枯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王莽發定陶恭王母丁姬之冢慕容儁投石虎尸于漳水姚萇倮撻苻堅薦之以棘王頒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楊璉真珈取宋諸帝之骸與牛馬同瘞或快

意於所佽或肆慼於亾國未必非斯言啓之也然則鞭墓可乎亦曰員之所以爲員而已矣

顧與治詩序

與治之先自吳郡洪武中以貲徙都下遂爲金陵人從曾祖華玉先生官至南京刑部尚書以文章聞于代至與治亦號能詩當崇禎之世天下多故陪京獨完得以餘日賦詩飲酒極意江山流連卉木騁筆墨之長寫風騷之致晚值喪亂獨身無子迫於賦役困蹟以終今讀其詩鬱紆悽惻有郊島之遺音焉余兄事與治曩北行時謂與治曰兄平生作詩多散軼今老矣可無傳乎與治曰有一編在故人沈子遷所其

他藁雜舊笥中病未理也余行三歲乃歸次揚州而與治卒宣城施尚白欲集其詩刻之未果明年冬余過六合子遷出其一編並所搜輯者共二百六十首余爲刪其大半授子遷刻之嗚呼士之生而失計不能取舍至有負郭數頃不免饑寒以死而猶幸有故人録其遺詩以垂名異日君子之所以貴乎取友也如是與治名夢游前貢士其書法尤爲時所重云

方月斯詩草序

與方子定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雲間不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逆旅中困不自聊而方子時時相過慰藉

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讀之如聽河上之歌令人感慨欷歔而不能止也方子生於楚長於吳以絶羣之姿遭離困戹發而爲言磊塊歷落自其所宜余獨喜方子之詩在楚無楚人剽悍之氣在吳無吳人浮靡之風不獨詩也其人亦然夫方子以妙年軼才當天下有事之日明習掌故往往爲設方畧可見之行豈獨區區稱能言之士哉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若方子者吾望其能從政繼先公爲名臣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感四國之多虞恥經

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録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有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藁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去取云爾

肇域志序

此書自崇禎己卯起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則別爲一集曰備録年來餬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

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

下學指南序

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録語録之書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録幾于充棟矣而溺于禪學者寔多然其說蓋出于程門故取慈谿黄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于禪者上蔡也横浦則以禪而入于儒象山則自立一說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說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

象山崖異之迹而示人以易信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于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一陰之姤也其在于今五陰之剥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夫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有望于後之人也夫

吳才老韻補正序

余為唐韻正已成書矣念考古之功寔始於宋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僅散見于後人之所引而未得其全頃過東萊任君唐臣有此書因從假讀之月餘其中合者半否者半一一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如才老可謂信而好古者矣後之人如

陳季立方子謙之書不過襲其所引用別爲次第而已今世甚行子謙之書而不知其出于才老可歎也然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夫以余之譾陋而獨學無朋使得如才老者與之講習以明六經之音復三代之舊亦豈其難而求之天下卒未見其人而余亦已老矣又焉得不于才老之書而重爲之三歎也夫

書故總督兵部尚書孫公淸屯疏後

國家當危亂之日未嘗無能任事之人而嘗患于不用矣患不専用之専且效矣患于輕徙其官使之才不得遂其用以至于敗而國隨之若總督兵部

尚書孫公之事可悲矣方崇禎朝流賊爲秦患且五六年天子一旦用公巡撫陝西于是兵且日增而餉絀公以爲國家之所以足軍食者屯田也承平既久而額設之田乃爲權豪有力者所據以至隱占侵沒獘孔百出而軍食虧軍屯虧而國家且不得一軍之用是國家之患不在賊而在隱占侵沒之人也于是下令清屯健丁一授田百畝免其租課其餘地分爲三等徵糧濟餉先行之于西安三衛而軍果大譁斬李進戚等七人而後定持之不變期月之間所清釐而歸之天子者計兵得九千餘餉銀一十四萬天子爲降詔褒賞進秩而關中之賊或斬或擒或撫三年

關中幾無賊矣而東邊告急天子用武陵楊公之言
名公入援遂用之督師薊州又移之保定而公請陛
見不許因以病辭且得罪下獄及賊陷襄雒復出公
總督軍務公至關中而事已不可爲矣使當日用他
將統勤王之師而自陜以西悉委之公十年而奏其
效則他邊方雖潰敗而公必能爲國家保有關中以
待天子且使賊不得關中必不敢長驅而向闕也一
詔移公而國之存亾乃判于此予讀公清屯疏及文
移而淡有感焉公之子世瑞世寧請爲公立傳而功
狀缺佚不得其詳故特舉其大者書之于此以見公
以一身而係天下之重然則天下未嘗無人而患于

不用又患于用之而徒用徒之間無幾何時而大事已去此忠臣義士所以追論而流涕者嗚呼先帝末年之事可勝嘆哉

廣師

茗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脩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內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茗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

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强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于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與盧某書

夙仰鴻名未獲奉教良深傾仰茲有白者閶門外義學一所中奉先師孔子旁以寒宗始祖黄門公配食黄門吳人而此地爲其讀書處是以歷代相承未之

有改嘗爲利濟寺僧所奪寒宗子姓訟而復之史郡伯祁撫臺記文昭然可據非若鄉賢祠之列置前獻可以遞增也近日瞻拜間忽添一盧尚書牌位不勝疑訝問之典守則云有令姪欲爲奉祀生員而借託於此者夫尚書爲君家始祖名德著聞與我祖黃門豈有優劣然考尚書當日固嘗從祀學宮而嘉靖九年奉旨移祀其鄉矣尚書之鄉爲涿郡涿縣則今之涿州也尚書之官爲九江廬江二郡太守則今之廬州壽州也漢史本傳尚書當日足跡從未至吳既非吳人又非吳官爲子孫者欲立家祠自當別搆一室特奉一主而偪處異姓之畢宮援附無名之血食於

義何居夫吳中顧陸河北崔盧竝是名門各從本望天下之忠臣賢士多矣國家之制止于名宦鄉賢是以蘇州府志載本郡氏族一卷有顧無盧載本郡祠廟一卷有顧野王而無盧其府志出自君家教諭所修乃猶不敢私爲出入豈非前哲之公心史家之成法固章章若此乎夫國乘不書碑文不紀憲冊不載邦人不知既非所以章先德而崇大典又況几筵不設爐供不具而以尺許之木主側置先師之坐隅於情爲不安於理爲不順寒宗子姓嘖有繁言不佞謂范陽大族豈無知禮達孝之士用敢直陳於左右伏祈主持改正使兩先賢各致其尊崇而後裔得免于

爭訟所全實多矣臨楮顒切

答友人論學書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許可以墮于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爲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于世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

之常而不入于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楊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于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善之難而樂夫一超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畔于道者誰乎相去千里不得一面敢率其胸懷以報嘉訊幸叓有以教之

與友人辭往教書

覉旅之人疾病顛連而託跡于所知雖主人相愛時有蔬菜之供而饔飧一切自給在我無怍于彼爲厚

此人事之常也若欲往三四十里之外而赴張兄之時則事體迥然不同必如執事所云有實心向學之多則數人少則三四人立爲課程兩日三日一會質疑問難冀得造就成材以續斯文之統即不能盡依白鹿之規而其遺意須存一二恐其未必辦此則徒餔啜也豈君子之所爲哉一身去就係四方觀瞻不可不慎廣文孫君與弟有舊同張兄來此劇論半日當亦知弟爲硜硜踽踽之人矣

規友人納妾書

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于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

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繼嗣在太原遇傅青主逸之診脉云尚可得子勸令置妾遂于靜樂買之不一二年而衆疾交侵始思董子之言而瞿然自悔立姪議定即出而嫁之嘗與張稷若言青主之爲人大雅君子也稷若曰豈有勸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爲君子者乎愚無以應也又少時與楊子常先生最厚自定夫亾後子常年逾六十素有目眚買妾二人三五年間目遂不能見物得一子已成童而夭亾究同于伯道此在無子之人猶當以爲戒而況有子有孫又有曾孫者乎有曾孫而復買妾以理言之則當謂之不

祥以事言之則朱子斗詩有所謂好人歎者即西安府人殷鑒不遠也伏念足下之年五十九同于弟有目疾同于子常有曾孫同于西安之好人故舉此為規未知其有當否

答徐甥公肅書

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耄不談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札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衰朽詎足副此既叨下問觀書柱史無妨往還正未知絳人甲子郯子雲師可

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嶠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于論旨烹弘羊之論屢見于封章遺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頹江河日下三風不儆六逆彌滋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史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讜沃心之告有急于編摩者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爲千秋金鏡之獻也闔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戎畧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米八升赴

營千里于是强者鹿鋋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而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瀣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非樂是以忘其出位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託于魯儒維此哲人庶與哀于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嘆息者乎東土饑荒頗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謡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時示以音問不悉

與楊雪臣

想年來素履康豫盛德日新而愚所深服先生者在

不刻文字不與時名至于朋友之中觀其後嗣象賢食舊頗復難之郎君博探文籍而不赴科塲此又今日教子者所當取法也人苟徧讀五經略通史鑑天下之事自可洞然患在爲聲利所迷而不悟耳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若音學五書爲一生之獨得亦足羽翼六經非如近時拾瀋之語而亦不肯供他人捉刀之用已刻之淮上矣平生志行知己所詳惟念昔歲孤生漂搖風雨今兹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轅恐近伯鸞之竈且九州歷其

七五嶽登其四未見君子猶吾大夫道之難行已可知矣爾乃徘徊渭川留連仙掌將營一畝以畢餘年然而霧市雲巖人煙斷絕春畦秋圃虎跡縱橫又不能不依城堡而架椽向鄰翁而乞火覩古人之棲山飲谷者何其不侔哉世既滔滔天仍夢夢未知此生尚得相見否輒因便羽附布區區

與戴耘野

一別廿載每南望鄉關屈指松陵數君子何嘗不緬想林宗長懷仲蔚音儀雖闊志嚮靡移其如一鴈難逢雙魚莫寄而故人良友存亾出處之間又不禁其感涕矣遙審素履無恙風節彌高已成三輔之書獨

表千秋之躅晨星碩果非君而誰弟生罹多難淪落異邦長爲率野之人無復首丘之日然而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今將卜居太華以卒餘齡百家之說粗有闚于古人一卷之文思有裨于後代此則區區自矢而不敢惰偷者也關中詩五首寄次耕詩一首呈覽可以徵出處大概昔年有纂錄南都時事一本可付旣足持來尊著流寇編年殉國彙編聞已脫藁所恨道遠無從披讀敬佇德音以慰懸企

與潘次耕

接手札如見故人追念痛酷其何以堪古人于患難之餘而能奮然自立以亢宗而傳世者正自不少足

下勉旃毋怠承諭負笈從遊古人之盛節僕何敢當然中心惓惓思共晨夕亦不能一日忘也而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此不足以累足下也近則稍貸貲本于鴈門之北五臺之東應募墾荒同事者二十餘人闢草萊披荆棘而立室廬于彼然其地苦寒特甚僕則遨遊四方亦不能留住也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資以耕者大抵北方開山之利過于墾荒蓄牧之獲饒于耕耨使我有澤中千牛羊則江南不足懷也列子盜天之說謂取之造

物而無爭于人若今日之江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微如蟣蠓亦豈得容身于其間乎文淵子春竝於邊地立業足下倘有此意則彼中亦足以豪但恐性不能寒及家中有累耳徐介白久不通書爲義以此字達之知區區未死宇內猶有一故人也

答毛錦銜

異姓爲後見于史者魏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吳朱然本姓施以姊子爲朱後惟此二人爲賢而賈謐之後充則有莒人滅鄫之譏矣惟晉書有一事與君家相類云吳朝周逸博達古今逸本左氏之子爲周氏所養周氏自有子時人有譏逸者逸敷陳古事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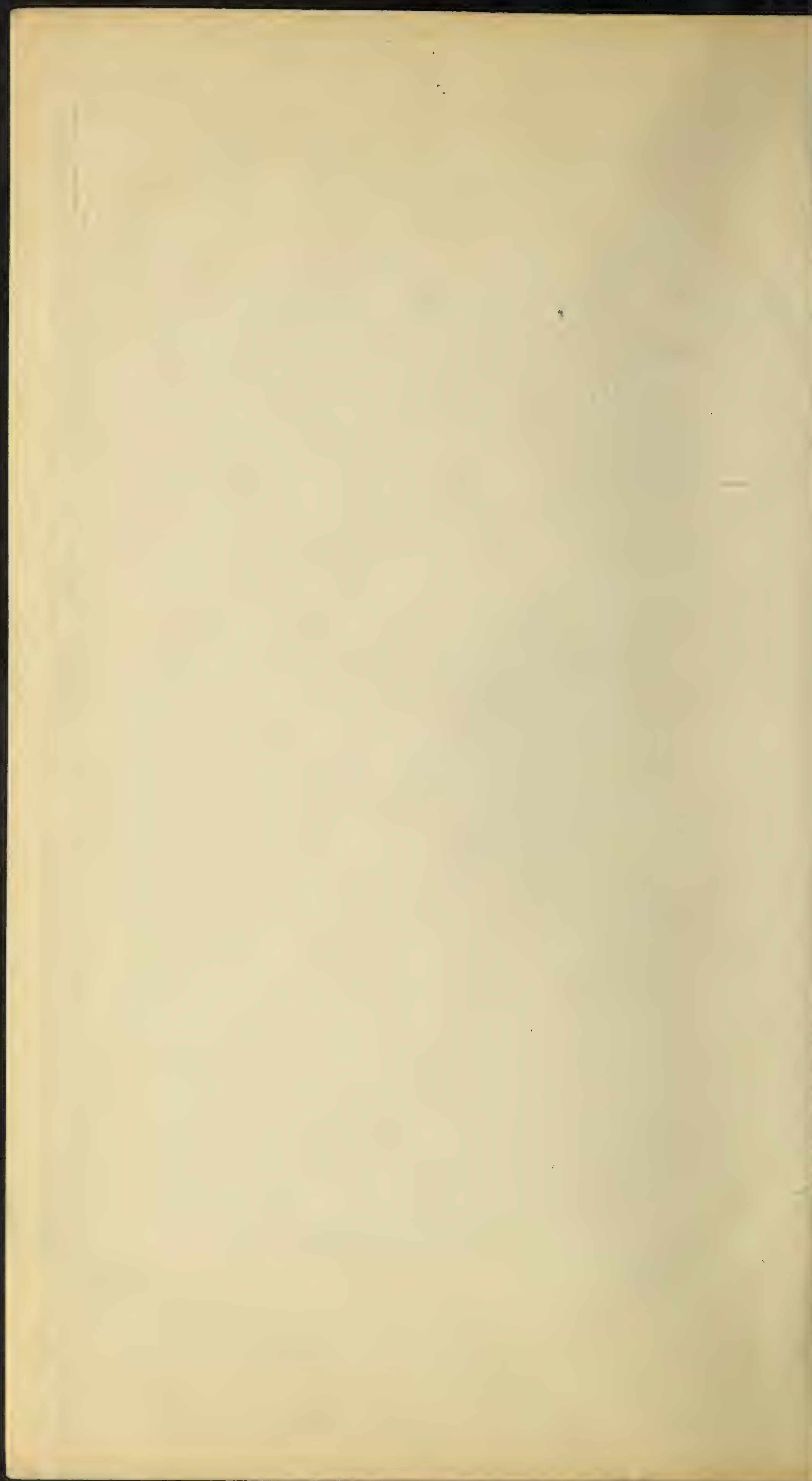
不復本姓學者咸謂爲當然亦未可引以爲據以經典別無可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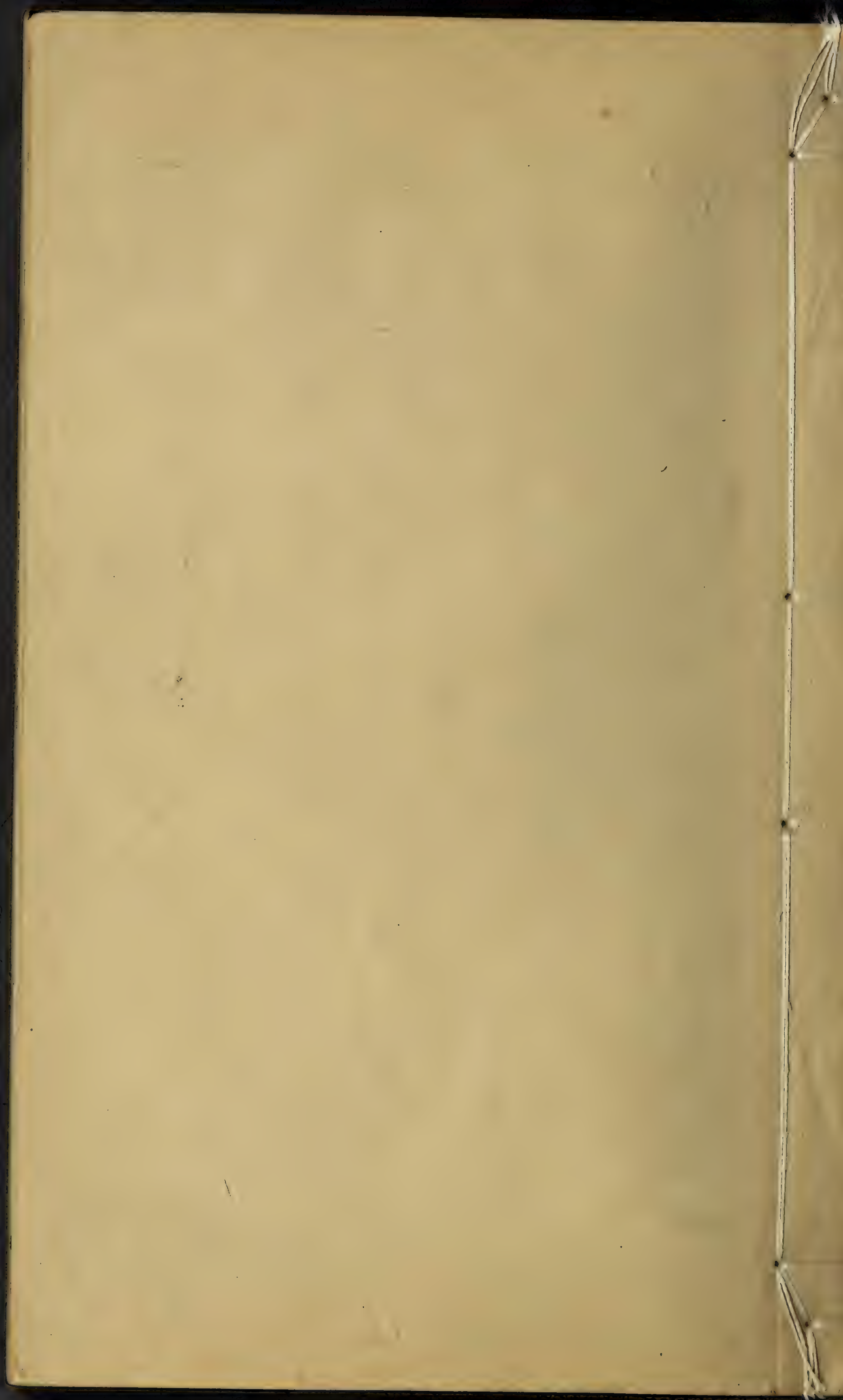
與毛錦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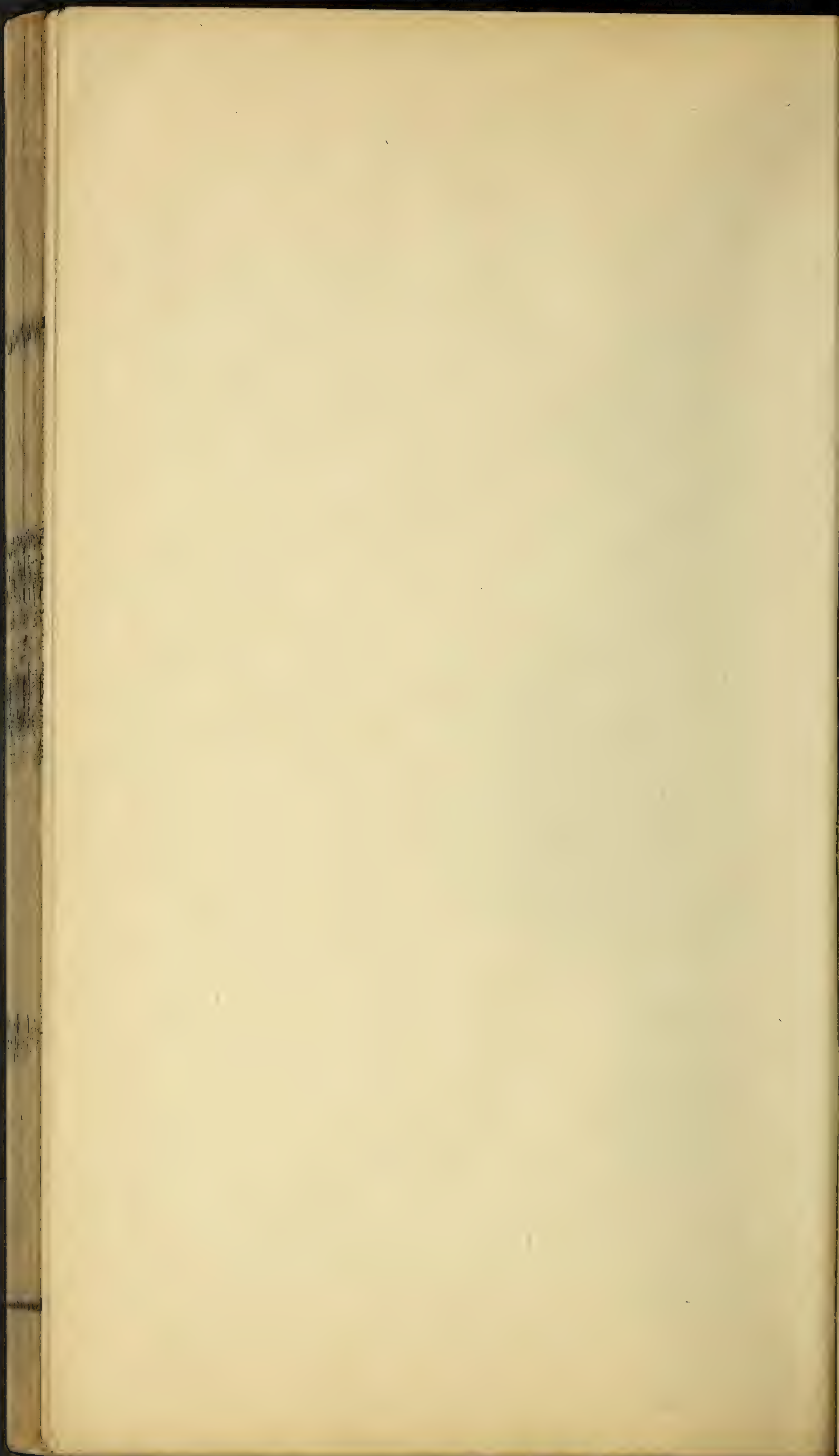
比在關中略倣横渠藍田之意以禮爲教夫子嘗言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然則君子之爲學將以修身將以立命舍禮其何由哉吾之先元歎丞相在吳先主朝以嚴見憚先主每言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吾見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故欲反其所爲衞詩言武公之德曰瑟兮僩兮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倘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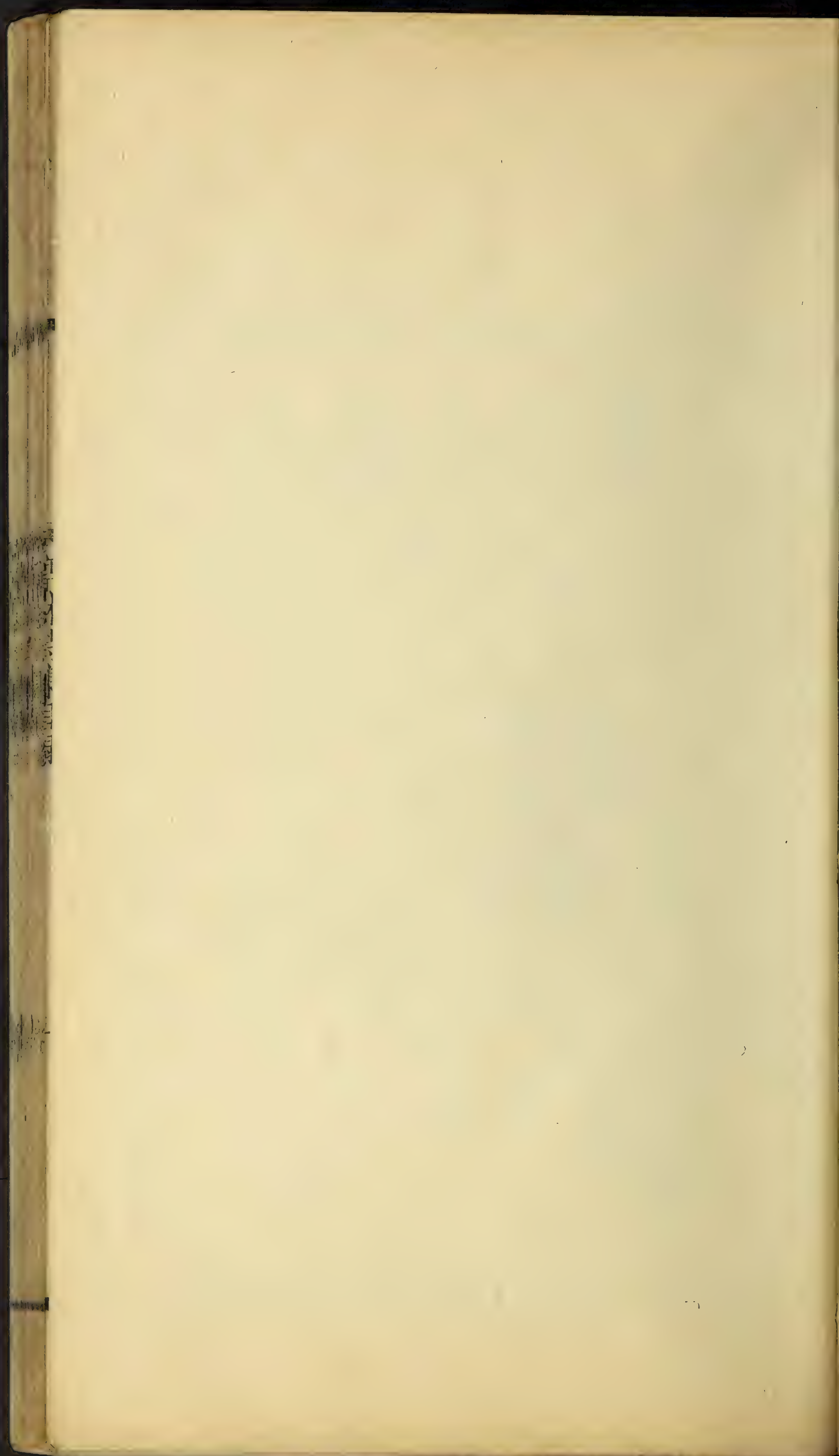
阮籍之徒猖狂妄行而嫉禮法爲仇讐者則亦任之
而已憶昔萬曆庚申吾年八歲今年元旦作一對曰
六十年前二聖升遐[illegible]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
便中有字與吳門可代爲録此與一二耆舊知心者
觀之知此迂拙之[illegible]猶在人間耳一詩并附











亭林詩集目録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

重過代州贈李子德在陳君上年署中

出鴈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應州二首　重至大同

得伯常中尉書郤寄幷示朱烈王太和二門人

淮上別王生略　贈蕭文學企昭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德州過程工部

過蘇祿國王墓　赴東六首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于其行也作詩贈之

卷之五

亭林詩集目錄終

亭林詩集卷之一

大行哀詩 已下閼逢涒灘

神器無中墜英明乃嗣興紫蜺迎劒滅丹日御輪升
景命殷王及靈符代邸膺天威寅降鑒祖武肅丕承
采聖昭王儉盤杅象帝兢澤能回夏暍心似涉春冰
世值頹風運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碩鼠馭將失饑鷹
細柳年年急萑苻歲歲增闟門占鐵牡路寢泄金縢
霧起昭陽鏡風搖甲觀燈已占伊水竭真遘杞天崩
道否窮仁聖時危恨股肱哀同望帝化神想白雲乘
祕讖歸新野羣心望有仍小臣王室淚無路哭橋陵

太玄經紫蜺矞雲朋圍日　墨子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後漢書崔駰傳作杅　漢書五行志木沴金成帝元延元年正月

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亾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亾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以鐵為之　庾信哀江南賦序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

感事

日角膺符早天枝主鬯臨安危宗社計擁立大臣心

舊國仍三亳多方有二斟漢災當百六人未息謳吟

縞素稱先帝春秋大復讐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

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須知六軍出一掃定神州

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陜寄周邦

日氣生玄甲雲祥下赤幢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

尚錄文侯命淡虞雒邑東千秋懸國恥一旦表軍功

蹋鞠追名將乘軒比上公君王多倚託先與賦彤弓

蘇子瞻書傳曰予讀文侯之命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國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

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　史記票騎傳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

春秋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清蹕郊宮寂春遊苑籞荒陵邊屯牧馬闕下駐賢王紫塞連玄菟黃河界白羊輿圖猶在眼涕淚已霑裳

史記劉敬傳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

自昔南朝地常稱北府雄六軍多壘日萬國鼓鞞中聽律音非吉焚旗火乍紅恐聞劉展亂父老泣江東

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鬬於鎮江西門外焚民居數百家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左傳僖十五年火焚其旗　通鑑唐肅宗紀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及劉展反田神功討平之其民始罹荼毒矣

京口即事 已下旃蒙作噩

白羽出揚州黃旗下石頭六雙歸鴈落千里射蛟浮
河上三軍合神京一戰收祖生多意氣擊楫正中流
大將臨江日中原望捷時兩河通詔旨三輔急王師
轉戰收銅馬還兵飲月支從軍無限樂早賦仲宣詩

宋史李綱傳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　後漢書光武紀擊銅馬於鄡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京闕篇

王氣開江甸山河拱舊京德過瀍水卜運屬阪泉征
赤縣疏封濶黃圖映日明秩猶分漢尹烝尚薦周牲
闕道紆金輅郊宮竹翠旌山陵東掖近府寺後湖清
國運方多難天心會一更神州疑逐鹿率土駭犇鯨

虢略旗初仆函關鼓不鳴遂令纏大角無復埽欃槍
合殿焚丹戸金城落畫甍銜哀遺梓椑泣血貫宗祊
傾否時須聖扶屯理必亨望雲看五采候緯得先贏
渡水收萍實占龜兆大横舊邦回帝省耆俊式王楨
曆是周正月田踰夏一成雅應歌吉日民喜復盤庚
毓德生維嶽分猷降昴精朝稱元老壯國有丈人貞
密切營三輔恢張頓八紘塘周淮口柵山繞石頭城
未蕩封豨梗仍遺穴鼠爭師從甘野誓人雜渭濱耕
四冢懸蚩戮千刀待莽烹柳青依玉勒花發韻金鉦
黃石傳三畧條侯總七營虎頭雙劒白猿臂一弓騂
會見妖氛淨旋聞阨塞平載櫜歸武烈伊減築文聲

禮洽封山玉音諧降鳳笙配天歸舊物復國紀鴻名
曉集儷庭鷺春遷大谷鶯尊師先太學納誨必延英
側席推千喁回車載釣璜在陰來鶴和刻石起魚鏗
念昔掄科日三陪薦士行帝鄉秋惝怳天闕歲崢嶸
賦客餘枚叟文才後賈生飲泉隨渴鹿攀徑落危鼪
再見東都禮尤淡上國情百僚方勸進父老盡來迎
宿衛皆勲舊千掫竝禁兵乾坤恩澤大雷雨氣機盈
草綠西州晚雲彤北闕晴法宮瞻斗柄别館望金莖
玉帛塗山會車書雒邑程海槎天上隔陽卉日邊榮
對策年猶少尊王志獨誠小臣搖彩筆幾欲擬張衡

史記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杜子美詩大角纏兵氣　顏延之皇太子釋奠詩時屯必亨運蒙則正　唐書隋大業十三年六月鎮星贏而旅於參參

唐星也李淳風曰鎮星主福未當居而居所宿國吉 書文侯之命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巳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 建康志柵塘在秦淮上通古運瀆實錄注吳時夾淮立柵號柵塘梁天監九年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作兩重柵皆施行馬 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入如匹絳帛民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 梁徐陵在齊與楊僕射書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 梁元帝藩難未靜述懷詩金鉦韻渚宮 劉敬叔異苑曰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 班固東都賦發鯨魚鏗華鐘 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

金陵雜詩

江月懸孤影還窺李白樓詩人長不作千載尚風流

塢壁三山古池臺六代幽長安佳麗日夢繞帝王州

春雨收山半江天出翠層重聞百五日遙祭十三陵

祝版書孫子祠官走令丞西京遺廟在灑掃及冬烝

天居宜壯麗考室自宣王地即周灋右規因漢未央水衡存物力司隸識朝章父老多垂涕還思祖德長正殿虛椒寢蒼生望母儀國風思窈窕小雅夢熊羆中使頻傳勅臺臣早進規願聞姜后戒仍及會朝時漢書杜欽傳佩玉宴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嘗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乃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　詩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記得尚書巷先兵部侍郎府君官舍所在于今六十年功名存駕部先公疏船甲事得請爲南京百年之利事載船政新書俎豆託朝天有祠在朝天宮樹向烏衣直門臨白水偏侍郎遺石在過此一悽然古樂府青溪小姑曲開門白水側近橋梁　唐書薛元超爲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元超祖父道衡爲內史侍郎嘗據石草

制元起海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千里

千里吳封大三州震澤通戈矛連海外文檄動江東王子新開邸將軍舊總戎登壇多忼慨誰復似臧洪

後漢書臧洪傳陳留太守張邈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辭氣忼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秋山

秋山復秋山秋雨連山殷昨日戰江口今日戰山邊已聞右甄潰復見左拒殘旌旗埋地中梯衝舞城端一朝長平敗伏尸徧岡巒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吳口擁槖駞嗚笳入燕關昔時鄢郢人猶在城南間

漢書李陵傳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晉書慕容超載記使送吳口千人　戰國策雍門司馬謂齊王曰鄢郢之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以百數

秋山復秋水秋花紅未已烈風吹山岡燐火來城市
天狗下巫門白虹屬軍壘可憐壯哉縣一旦生荊杞
歸元賢大夫斷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幾歆舊祀
句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歎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左傳定五年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後戰

表哀詩

晉孫綽作表哀詩其序曰余以薄祜夙遭閔凶天覆既淪俯憑坤厚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

黽勉三遷久間關百戰深生慚毛義檄死痛子輿衾

荻字書猶記斑衣舞尚尋淒其天步蹙荏苒歲華侵
密葉凋秋氣貞柯落夜陰國書公父訓女史大家箴
未已還閭望仍留恤緯心霜催臨穴旋風送隔鄰砧
白鶴非新表青鳥即舊林欲求防墓處戈甲滿江潯
列女傳王孫賈母言女莫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

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槀葬

婁縣百里內牧騎過如織土人每夜行冬淡月初黑
扶柩已南來幸至先人域合葬亦其時倉卒未可得
停車就道右丘也聞日食魂魄依祖考即此幽宮側
三年卜天道墓櫝茂以直黽勉臣子心有懷亦焉極
悲風下高原父老爲哀惻其旁可萬家此意無人識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

延平使至 已下柔兆閹茂

春風一夕動三山使者持旌出漢關萬里干戈傳御札十行書字識天顔身畱絕塞援枹伍夢在行朝執戟班一聽綸言同感激收京遥待翠華還

海上

日入空山海氣侵秋光千里自登臨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蒼生痛哭深水湧神山來白鳥雲浮仙闕見黃金此中何處無人世秖恐難酬烈士心

滿地關河一望哀徹天烽火照胥臺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旛海上來秦望雲空陽鳥散冶山天遠朔

風迴樓船見說軍容盛左次猶虛授鉞才隋書五行志梁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馬以青絲爲羈勒

南營乍浦北南沙終古提封屬漢家萬里風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去夏誠國公劉孔昭自福山入海口樓船已奉征蠻勅博望空乘汎海查愁絕王師看不到寒濤東起日西斜

長看白日下蕪城又見孤雲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計艱難戎馬發深情埋輪拗鏃周千畝蔓草枯楊漢二京今日大梁非舊國夷門愁殺老侯嬴楚辭九歌埋兩輪兮縶四馬　尉繚子拗矢折矛

不去

不去圍城擁短轅棲棲猶自向平原此心未忍輕三

晉願見辛垣畫一言

落日江津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下逢黃石便到山中臥白雲

欲投海島問田橫却恨三齊路不平記作安平門下客當時曾見火牛兵

賦得老鶴萬里心用心字

何來千歲鶴忽下九皐音一自來凡境摧頽已至今臨風時獨舞警露亦長吟乍識人民異還悲歲月侵早寒江上笛秋急戍樓砧木落依空沼雲多失舊林三株天外冷甲子世間深尚想蓬萊曉終思弱水陰神州迷再舉碧落杳千尋多少乘軒者知同一寸心

埤雅鶴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木上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楚辭惜誓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知天地之圓方

贈顧推官咸正（已下疆圉大淵獻）

上郡天北門一垣接羌氏當年關中陷九野橫虹霓日光不到地哭帝蒼山蹊君持蘇生節冒死決蒺藜揮刀斬賊徒一炬看燃臍東虞勢薄天少梁色悲悽遂從黃冠歸閒關策青驪豈知杲卿血已化哀鵑啼（弟錢塘知縣咸建）未敢痛家讐所念除鱷鯢有懷託桑榆焉得巖下棲便蹴劉司空夜舞愁荒雞春水濕樓船湖上聞鉦鼙勾吳古下國難與秦風齊卻望殺潼間山高別馬嘶天子哀忠臣臨軒降紫泥高景既分符汾陰

亦執珪如君俊拔才久宜侍金閨會須請中原指顧安黔黎

顏延之和謝監靈運詩謁帝蒼山蹊　漢光武賜馮異詔曰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漢書周苛死滎陽乃拜其弟昌爲御史大夫後以功封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高景侯

大漢行

大漢傳世十二葉祚移王莽繇居攝黎元愁苦盜賊生次第諸劉興宛葉一時併起賓倉皇國計人心多未協新市將軍憚伯升遂令三輔重焚劫指揮百二歸蕭王一統山河成帝業吁嗟帝王不可圖長安天子今東都隗王白帝何爲乎扶風馬生眞丈夫

漢書賈誼傳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義士行

飲此一杯酒浩然思古人自來三晉多義士程嬰公孫杵臼無其倫下宮之難何倉卒賓客衣冠非舊日袴中孤兒未可知十五年後當何時有如不幸先朝露此恨悠悠誰與訴一心立趙事竟成存亾死生非所顧嗚呼趙朔之客眞奇特人主之尊或不能得獨有人兮長歎空山側

秦皇行

秦內六國吞神州六國之士皆秦讐劍一發亾荆軻筑再舉誅漸離博浪沙中中副車倉海神人無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豈知天意亾秦卻在此隕石化山

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論扶蘇未出監上郡始皇不死讐人刃

揚子法言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漢書張良傳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

墟里

昔有周大夫愀然過墟里時序已三遷沈憂念方始乃知臣子心無可別離此自經板蕩餘一再見桃李春秋相代嬗激疾不可止慨焉歲月去人事亦轉徙古制存練祥變哀固其理送終有時既長恨無窮已豈有西向身未昧王裒旨眷言託風人言盡愁不弭

楊惲報孫會宗書君父至尊親也送其終也有時而既

塞下曲

趙信城邊雪化塵紇干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鶯花滿長作江南夢裏人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五代史寇彥卿傳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　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一從都尉生降去夜夜魂隨塞鴈蘆陛下寬仁多不殺可能生入玉門無

史記柴將軍遺韓王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亾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

海上行

大海天之東其埶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欲往從之水波雷駭幾望見之以風爲解徐福至彼止王不來至今海上人時見城郭高崔嵬黿鼉噴沫聲

如宮商日月經之以爲光明或言有巨魚身如十洲長幾化爲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徬徨北溟之鯤有耶無耶又言海中之棗大如瓜棗不實空開花但見鯨魚出沒鑿齒磨牙昔時童男女一去不回家東浮大海難復難不如歸去持魚竿

史記大宛傳贊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

哭楊主事

吳下冬經儒楊君實宗匠方其對策時已負人倫望未得侍承明西京俄淪喪五馬遂南來汪黃位丞相幾同陳東獄幸遇明主放牧馬飲江南真龍起芒碭首獻大横占竝奏北邊狀手詔曰朕甚感　楊廷樞是日天顏迴喜

氣浮緌仗御筆授二官天墨春俱盎擢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魚麗笠
澤兵烏合松陵將滅跡遂躬耕猶爲義聲唱松江再
蹉跌搜伏窮千嶂竟入南冠因一死神慨忼往秋夜
中論指事竝吁悵我慕淩御史淩駉倉卒當絕吭齊蠋
與楚龔相期各風尚君今果不食天日情已諒隕首
蓋墟村噴血胥門浪唯有大節存亦足酬帝貺灑涕
見羊曇君甥衞向停毫黙悽愴他日大鳥來同會華陰葬

推官二子執後欲爲之經營而未得也而二子
死矣

生來一諾比黃金那肯風塵負此心不是白登詩未
解菲才端自媿盧諶

晉書劉琨作詩贈別駕盧諶引鴻門白登之事用以喻意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蒼黃一夜出城門白刃如霜日色昏欲告家中賣黃犢松江江上去招魂

古樂府平陵東歸告我家賣黃犢

淄川行

張伯松巧爲奏大纛高牙擁前後罷將印歸里中東國有兵鼓逢逢鼓逢逢旗獵獵淄川城下圍三匝圍三匝開城門取汝一頭謝元元

漢書王莽傳張竦爲劉嘉作奏請滅安衆侯崇莽封嘉爲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又封竦爲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爲奏

哭顧推官

推官吾父行世遠亾譜系及乎上郡還始結同盟契
崎嶇鞭弭間周旋僅一歲痛自京師淪王綱亦陵替
人懷分土心欲論縱横勢與君共三人（其一歸高士稚明）獨奉
南陽帝誓麾白羽扇一掃天日翳君才本恢弘闊略
人事細一疏入人手幾墮旃裘睨乃有漢將隙因掉
三寸說主帥非其人大事復不濟君來就茅屋問我
駕所税幸有江上舟請鼓鈴下枻別去近一旬君行
尚留滯二子各英姿文才比蘭桂身危更藏亾弁命
一朝甕巢卵理必連事乃在肩背一身更前却欲聽
華亭唳我時亦出亾聞此輙投袂扁舟來勸君行矣
不再計驚弦鳥不飛困網魚難逝旦日追吏來君遂

見囚繫檻車赴白門忠孝辭色厲竟作戔首論卒踐
捐生誓倉皇石頭骨未從九原瘞父子兄弟閒五人
死相繼嗚呼三吳中巍然一門第尚有五歲孫伏匿
蒼山際門人莫將樊行客揮哀涕羣情佇收京恩卹
延後世歸喪琅邪冢詔策中牢祭後死媿子源徘徊
哭江裔他日修史書猶能著凡例

通鑑庾冰奔會稽至浙江蘇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篨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　後漢書李固傳門生王成將樊乘江東下　伏隆傳詔隆中郎將收隆喪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

哭陳太僕

陳君鼂賈才文采華王國早讀兵家流千古在胸臆
初仕越州理一矢下山賊南渡侍省垣上疏亦切直

告歸松江上欵見牧馬逼拜表至行朝願請三吳敕
詔使護諸將加以太僕職遂與章邯書資其反正力
幾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嗚呼君盛年海內半相識
魏齊亾命時信陵有難色事急始見求棲身各荆棘
君來別浦南我去荒山北柴門日夜扃有婦當機織
未知客何人倉卒具糲食一宿遂登舟徘徊玉山側
有翼不高飛終爲尉羅得恥爲南冠囚竟從彭咸則
尚媿虞卿心負此一悽惻復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
君出亾時尚僕從三四人服用如平日
史記季布傳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
酹酒作哀辭悲來氣哽塞

十月二十日奉先妣葬於先曾祖兵部侍郎公

墓之左

先考葬祖墓左四十年其左有池形家或言兆有水是歲將合葬我母三族皆爲炎武難之炎武念先妣之治命不可以不合葬而四十年之藏又不可以遷萬一有水又不可以徑情而遂葬遲回者久之及落壙竟無水訖事無風雨昔重光大荒落之歲葬先王父既祔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遂熄念吾先人積德累仁固不當有水火之菑陰陽之咎而不孝一人所遇之不幸如此天之不遂棄之而曲全之又如此是可以忘先人之志哉

王季之墓見水齧宣尼封防遭甚雨我今何幸獨不然或者蒼天照愁苦昔我先臣葬於此神宗皇帝賜之墓一區六十年間事反覆到今陵谷青糢糊止存松楸八百樹夜夜宿鳥還相呼行人指點侍郎冢戍卒不敢來樵蘇乃知天朝恩寵大易世猶與凡人殊天道回旋改寒燠公侯子孫久必復歲月日時共五行先公葬亦以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前岡後舍分昭穆皇天下監臣子心環三百里無相侵先皇弓劒橋山岑山多虎豹江水淚欲去復止長哀吟國語越王命環會稽三百里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墓後結廬三楹作

偉元居城陽簡之在丹徒古人廬墓有至意獨我未
得心煩紆東西南北亦人子豈知天路還崎嶇奮矛
躍馬一到此營地半畝先人隅築室三楹戶南向前
對日月開規模舊栽松樹無觸鹿惟有老栢銜悲枯
憶昔曾蒙至尊詔共姜名字懸三吳至今東平冢上
木枝枝西靡朝皇都爾來天地春意絕不見君父重
嗚呼一身去國無所泊類此鴻鴈三秋徂陰風怒號
白日孤吁嗟此室千年俱

晉書殷仲堪爲桓玄所害子簡之葬於丹徒遂居墓側後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　魏書傅永嘗登北邙山奮矟躍馬回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　晉書許孜於墓所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　舊唐書褚無量傳丁憂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

羣鹿馴狎不復侵害　晉書王裒常至墓所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精衛

萬事有不平爾何空自苦長將一寸身銜木到終古我願平東海身沈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嗚呼君不見西山銜木衆鳥多鵲來燕去自成窠

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

北風十二月遊子向吳興榜人問何之不言但沾膺三年干戈暗鄉國有兄不得歸塋域高堂有母兒一人負米百里傷哉貧此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鎰歸來入門不暇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七十峰江山對君凝愁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

果見兄骨歸心悲又以喜如君節行眞古人一門內外唯孤身出營甘旨入奉母崎嶇州里良苦辛君向余太息此事不足言遥望天壽山猶在浮雲間長歎未及往塵沙沒中原神州已陸沈菽水難爲計豈無季孫粟義不當人惠世無漢高帝餓殺韓王孫寧受少年侮不感漂母恩時人未識男兒面如君安得長貧賤讀書萬卷佐帝王傳檄一紙定四方拜掃十八陵還歸奉高堂窮冬積陰天地閉知君唯有袁安雪

世說王悅之少厲清操爲吏部郎時鄰省有會同者遺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貴誠復小小然少來不欲當人之惠

賦得越鳥巢南枝用枝字 已下著雍困敦

微物生南國滚情繫一枝寒風羣拉沓落日羽差池

繞樹飛初急尋柯宿轉遲懸氷驚趾滑集霰怯巢危路入關河夜思縈嶺嶠時山川知夙性天地識恩私向日心常在隨陽願未虧寄言幽谷友勿負上林期

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

素節乗雲夢清秋下渚宮哀音生地籟激楚入天風落鴈過山急寒蟬抱樹空傷心千里目愁絶百年中郢路元依北江關久向東有人宗國淚何地灑孤忠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伐故置江關陽關 後漢書岑彭傳公孫述遣將乗枋箄下江關

擬唐人五言八韻

申包胥乞師

辰尾垂天謫亾人甚寇兵舟師通大别獵火照方城

九縣長蛇據三關鑿齒橫君王親草莽微命託宗祊

不亍終南近間關繞霤平張膻非聘客躡屩一書生

雀立庭柯瞑猿啼夜柝驚秦東今已出誓死必存荆

漢書王莽傳繞霤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繞霤隘險之道師古曰謂之繞霤者言四面險塞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霤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　儀禮聘禮及竟張旜　戰國策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

高漸離擊筑

神州移水德故鼎去山東斷霓夫人劒殘煙郭隗宮

身留烈士後跡混市兒中改服心彌苦知音耳自通

沈淪餘技藝忼慨本英雄壯節悲遲晚羈魂廹固窮

一吟遼海怨再奏薊丘風不復荆卿和哀哉六國空

班定遠投筆

少小平陵縣蕭然一布衣讀書傳父業握管上皇畿
太乙藜初降蘭臺露未晞生涯憑筆札甘旨爲慈闈
忽見天弧動聊將電鋏揮于闐迎轡靮疏勒候旌旂
凍磧軍營轉秋山捷奏飛封侯來萬里老見錦衣歸

本傳嘗爲官傭書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

諸葛丞相渡瀘

火山橫日暮銅澗亘天徼亂樹雲南國交繩僰外橋
枕戈穿偪仄帶甲上岧嶤地汁生淫霧流煙入斗杓
七擒依算略一戰定蠻苗信洽炎荒永恩宣益部遙
浚思危大業隆眷切先朝更有親賢表宮廷告百僚

漢書佞幸傳註師古曰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　五經通義陰亂則爲霧從地汁也　楚辭大招霧雨淫淫白皓膠只

祖豫州聞雞

萬國秋聲靜三河夜色寒星臨沙樹白月下戍樓殘擊柝行初轉提戈夢未安沈幾通物表高響入雲端豈足占時運要須振羽翰風塵懷撫劒天地一征鞍失旦何年補先鳴意獨難函關猶未出千里路漫漫

吳志周瑜傳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　左傳襄二十一年州綽曰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陶彭澤歸里

結駟非吾願躬耕力尚堪咄嗟聊綰綬去矣便投簪望積廬山雪行深渡口嵐芟松初作徑蔭柳乍成菴甕盎連朝濁壺觴永日酣秋籬尋菊蕊春箔理桑蠶舊德陳先祖遺書付五男因多文義友相與卜村南

常熟縣耿侯橋水利書

神廟之中年天下方全盛其時多賢侯精心在農政耿侯天才高尤辨水土性縣北枕大江東下滄溟勁水利久不修累歲煩雩禜疏鑿賴侯勤指顧川原定百室滿倉箱子女時昏聘洋洋河渠議欲垂來者聽三季饒凶荒庶徵頻隔并誰能念遺黎百里嗟懸磬況多鋒鏑驚早夜常奔迸上帝哀惸嫠天行當反正必有康食年河雒待明聖自非經界明民業安得靜願作勸農官巡行比陳靖畎澮徧中原粒食詒百姓

後漢書陳忠傳天心未得隔并屢臻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并音必性反　郎顗傳歲無隔并大平可待　史記蔡澤傳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志　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農田事以靖為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

民墾田

偶來

偶來湖上已三秋便可棲遲老一丘赤米白鹽猶自足青山綠野故無求柴車向夕逢元亮欵段乘春遇少遊鳥獸同羣終不忍轍環非是爲身謀

南齊書周顒傳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浯溪碑歌

萬曆元年先曾祖官廣西按察副使道浯溪得唐元次山中興頌石本以歸爲顏魯公筆字大徑六七寸歷世三四此碑獨傳之不肖歲旃蒙作噩命工裝潢爲冊工人不知碑自

左方起而以年月先之遂倒甃不可讀方謀重裝而兵亂工死不復問者三年碑固在舊識楊生所一旦爲余重裝以來則文從字順煥然一新有感於先公之舊物不在他人而特屬之嗣人之稍知大義者又經兵火而不失且待時而乃成夫物固有不偶然者也爲之作歌

昔在唐天寶祿山反范陽天子狩蜀都賊兵入西京
肅宗起靈武國勢重恢張二載收長安鑾輿迎上皇
小臣有元結作詩頌大唐欲令一代典風烈追宣光
眞卿作大字筆法名天下磨厓勒斯文神理遺來者

書過泗亭碑文匹淮夷雅畱此繫人心枝撐正中夏
先公循良吏海内推名德驅馬復悠悠分符指南極
遐眺道州祠流覽浯溪側如見古忠臣精靈感行色
匪煩兼兩載不用金玉裝攜此一紙書存之貯青箱
以示後世人高山與景行天運有平陂名蹟更存亾
寶弓得提下大貝歸西房舊物猶生憐何況土與疆
郤念蒸湘間牧騎已如林西南天地窄零桂山水淺
岣嶁大禹迹萬木生秋陰一峰號回鴈朔氣焉得侵
恐此浯厓文苔蘚不可尋藏之篋笥中寶之過南金
此物何足貴貴在臣子心援筆爲長歌以續中唐音

後漢書吳祐傳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轂梁傳定九年得寶玉大弓惡得之得之堤下

寄薛開封寀君與楊主事同隱鄧尉山倂被獲

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

別君二載餘無從問君處蒼蒼大澤雲漠漠西山路
神物定不辱精英夜飛去只有延陵心尚挂姑蘇樹
他日過吳門爲招烈士魂燕丹賓客盡獨有漸離存

張協七命云駞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李善註引越絕書闔廬無道湛盧之劒去之入楚

將遠行作

去秋闕東漢今冬浮五湖長歎天地間人區日榛蕪
出門多蛇虎局促守一隅夢想在中原河山不崎嶇
朝馳瀍澗宅夕宿殽函都神明運四極反以形骸拘
收身蓬艾中所之若窮途杖策當獨行未敢憚羈孤

願登廣阿城一覽輿地圖回首入駿遥悵然臨交衢莊子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後漢書鄧禹傳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

京口

異時京口國東門地接畱都左輔尊囊括蘇松儲陸海襟提閩浙壯屏藩漕穿水道秦隋跡壘壓江干晉宋屯一上金山覽形勝南方亦是小中原

東吴北翟戰爭還天府神州百二關末代棄江因請鹵靖鹵伯鄭鴻逵當年開土是中山雲浮鸛鶴春空遠水擁蛟龍夜月閒相對新亭無限淚幾時重得破愁顏

石射堋山已下屠維赤奮若

寒日欲墮石射堋環湖歷歷來漁燈山下蘄王宋時

墓屹然穹碑鎮山路太白天弧見角芒金山京口又

沙塲爾來牧騎方洊入帝在明州正待王

吴郡志靈巖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石射堋山

春半

春半雨不絕北風吹荒山江南花不開白日愁生寒

登高望千里苦霧何漫漫洪州七月圍糧盡力亦殫

營頭墮軍中旗纛沈江干漢道昔中微白水應圖記

晚世得先主亦作三分事干戈方日尋天時自當至

一身客荆州毫不以措意流離志不挫終然正神器

一朝得孔明可以託後嗣撫掌長太息且作南山歌

開篋出兵書日夜窮揣摩中原有大勢攻戰不在多

願爲諸將言不省其奈何

後漢書天文志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十里　三國志註引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爲恨也　史記留侯世家良爲他人言皆不省

懷人

秋風下南國江上來飛鳶江頭估客幾千輩其中別有東吳船吳兒解作吳中曲扣舷一唱悲歌續乍廻別鶴下重雲一叫哀猿墜溪木曲中山水不分明似是衡山與洞庭日出長風送舟去祗留江樹青冥冥湘山削立天之角五嶺盤紆同一握嶔崟七十有二峯紫蓋獨不朝衡嶽萬里江天木葉稀行人相見各

沾衣寄言此日南征鴈一到春來早北歸

杜子美望南嶽詩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　蔡琰胡笳十八拍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

賦得秋鷹

青骹初下赤霄空千里江山一擊中忽見晴臯鋪白草頓令涼野動秋風當時遂得荊文寵佐運終成尚父功試向平蕪看獵火六雙還在上林東

陳思王孟冬篇獵以青骹掩以修竿

八尺

八尺孤帆一葉舟相將風水到今秋曾來白帝尋先主復走江東問仲謀海上魚龍應有恨山中草木白生愁憑君莫話興亾事舊日長年已白頭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

陶君有五柳更想桃花源山迴路轉不知處到今高士畱空言太丘之後多君子門前正對桃花水嘉蔬名木本先疇海志山經成外史曾作諸生三十年老來自種溪前田四百甲子顏猶少有與疑年但一笑有時提壺過比鄰笑談爛熳皆天眞酒酣却說神光始感慨汍瀾不可止老人尚記爲兒時煙火萬里連江畿斗米三十穀如土春花秋月同遊嬉定陵龍馭歸蒼昊國事人情亦草草桑田滄海幾回更只今尚有遺民老語罷長謠更浮白七十年來似疇昔與君同是避秦人不醉春光良可惜春非我春秋非我秋

惟有桃花年年開溪水年年流爲君酌酒長無愁

左傳襄二十九年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史記封禪書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詩勞人草草毛傳草草勞心也　郊祀歌日出入篇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瞿公子玄鍹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

不成南去又東還行盡吳山與越山萬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豹閒屋門浪拍行人舸桂嶺雲遮驛使關我望長安猶不見愁君何處訪慈顏

亭林詩集卷之一終



亭林詩集卷之二

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闋已下上章攝提格

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即今御筆留題處想見神州一望中黃屋非心天下計詞有他日偷閒花鳥娛情山水扣關之句青山如舊帝王宮丹陽父老多遺恨尚與兒童誦大風

范曄樂遊苑應詔詩黃屋非堯心　宋濂大明日曆序元季驛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

重至京口

雲陽至京口水似巴川縈逶迤見北山乃是潤州城城北江南舊軍壘當年戍卒曾屯此西上青天是帝

京天邊淚作長江水江水遶城回山雲傍驛開遙看白羽扇知是顧生來

榜人曲

儂家住在江洲兩槳如飛自繇金兵一到北岸踏車金山三周

宋史虞允文傳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

眞州城子自堅京口長江無恙艤舟夜近江南恐有南朝丞相

文信國指南錄敵船滿江百姓無一舟可問與人爲謀皆以無船長嘆而止余元慶遇其故舊爲敵管船遂密叩之許以承宣使銀千兩其人曰吾爲宋朝救得一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錢爲但求批帖爲他日趨承之證因授以批帖仍强委之白金義人哉使吾無此一遭遇已矣

流轉

流轉吴會間何地爲吾土登髙望九州極目皆榛莽
寒潮盪落日雜遝魚鰕舞饑烏晚未棲弦月隂猶吐
晨上北固樓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
却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讐在門户
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往往歷關梁又不避城府
丈夫志四方一節亦奚取毋爲小人資委肉投餓虎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滸功名會有時杖策追光武

秀州

秀州城下水日夜生春雲雲合秀州塔鳥下吴江濆
我願乘此鳥一見倉海君異人不可遇力士難再得
海内不乏賢何以酬六國將從馬伏波田牧邊郡北

復念少遊言憑髙一悽惻

恭謁孝陵 已下重光單閼

聞位窮元季真符啓聖人九州殊夏裔萬古肇君臣武德三王後文思二帝鄰卜年乘王氣定鼎屬休辰江水縈丹闕鍾山擁紫宸衣冠天象遠法駕月遊新正寢朝羣后空城走百神九嵕超嵽嵲原廟逼嶙峋寶祚方中缺炎精且下淪郊坰來獵火苑籞動車塵繫馬神宫樹樵蘇御道薪歸然唯殿宇一望獨荆榛流落先朝士間關絶域身干戈逾六載雨露接三春患難形容改艱危膽氣真天顔杳靄接地勢鬱紆親尚想初陵制仍詢徙邑民因山皆土石用器不金銀

時有倡開煤之說 紫氣浮天宇蒼龍捧日輪願言從鄧禹修謁待西巡

漢書王莽傳賛餘分閏位 班固東都賦建武之年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 史記孝文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 太祖實錄遺命喪葬儀物一以儉素不用金玉 後漢書鄧禹傳南至長安率諸將齋戒擇吉日修禮謁祠高廟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拜先曾王考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

竹宰丹楊尹猶看古柳存先公嘗爲應天府尹山河今異域瞻拜獨曾孫雨靜鍾山閉雲深建業昏自憐襤褸客拭淚到都門

南史劉瓛傳瓛六世祖惔晉時爲丹楊尹袁粲曾於後堂請瓛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言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 瓛與張融王思遠書自謂貧困䋲縷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贈萬舉人壽祺徐州人

白龍化爲魚一入豫且網愕眙不敢殺縱之遂長往萬子當代才淚情特高爽時危見縶維忠義性無枉翻然一辭去割髮變容像卜築清江西賦詩有遐想楚州南北中日夜馳輪鞅何人詗北方處士才無兩回首見彭城古是霸王壤更有雲氣無山川但坱莽一來登金陵九州大如掌還車息淮東浩歌閉書幌尚念吳市卒空中弔魍魎南方不可託吾亦久飄蕩崎嶇千里間曠然得心賞會待淮水平清秋發吳榜

西都賦猶愕眙而不能階眙丑吏反驚貌　唐書權皐爲驛亭保以詗北方　漢書梅福傳變名姓爲吳市門卒

淮東

淮東三連城其北舊侯府昔時王室壞南京立新主
河上賊帥來東南費撐拄詔封四將軍分割河淮土
侯時擁兵居千里甃安堵促觴進竽瑟堂上坎坎鼓
美人拜帳中請作便旋舞爲歡尚未畢羽檄來旁午
揚舲出廟灣欲去天威怒舉族竟生降一旦爲俘虜
傳車詣幽燕猶佩通侯組長安九門中出入黃金塢
故侯多嫌猜黃金爲禍胎白日不爾待長夜來相催
徬徨闕門前一時下霆雷法吏逢上意羅織及嬰孩
具獄阿房宮腰斬咸陽市踟躕念黃犬太息誨諸子
父子一相哭同日歸蒿里有金高北邙不得救身死
地下逢黃侯舉手相揶揄我爲天朝將爾作燕山俘

俱推凶門轂各剖河山符嗟公何不死死在淮東郭一死畱芳名一死骨已枯寄語後世人觀此兩丈夫

贈人

楊朱見路岐泫然涕沾臆路旁多行人一南一以北南北遂分手去去焉所極南指越裳山北適氊裘國同在天地間合并安可得此去道路長哀哉各努力步上太行山盤石鬱相抱行人共太息此是摧輈道前路無康莊回車苦不早聞君將有適念此令人老山下有丈夫窮年採芝草不出巖谷間長得顏色好

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已下玄黓敦牂

公姓顧氏諱野王字希馮以梁臨賀王記室

參軍起兵討侯景入陳官至黃門侍郎墓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東五里越來溪上盧襄石湖志曰墓上有一巨石橫臥可二丈許石上古松一枝似蓋湖上望見之即知爲野王墳今樹與石無恙天啓中有勢家欲奪其地而葬竁已穿矣族兄存愉發憤訟於官得止其勢家所築周垣及樹木皆歸顧氏

古墓橫山下遺文郡志中才名留史傳譜系出先公歲月千年邈郊坰百戰空立松標舊竁樵石護幽宮地自豪家奪碑因貴客礱賢兄能發憤陳迹遂昭融念昔遭離亂於今事略同登車悲出走雪涕問臨戎

述記名山業提戈國士風荒祠亾血食汗簡續孤忠
山勢仍吳鎮溪流與越通眷言懷往烈感慨意無窮

贈路舍人澤溥

秋鴈違朔風來集三江裔未得遂安棲徘徊望雲際
嗚呼先大夫早識天子氣謁見三山宮柄用恩禮備
汀江失警蹕一死魂猶視君從粵中來千里方鼎沸
絕跡遠浮名林皐託孤詣東山峙大湖昔日軍所次
奉母居其中以待天下事相逢金閶西坐語一長喟
復叙國變初山東竝賊吏長淮限南北支撐賴文帥
擒魁獻行朝逆黨皆戰悸江外甫晏然卒墮權臣忌
鑠金口未白牧馬彎弓至天子呼恩官干戈對王使

制書曰朕有守 困恩官路振飛 感激千載逢一下君臣淚嶺表多炎風孤棺託蕭寺怒聲瀧水急遺策空山閟君才賈董流矧乃忠孝嗣國步方艱危簡在卿昆季經營天造始建立須大器敢不竭微誠用卒先臣志明夷猶未融善保艱貞利左傳昭五年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

清江浦

此地接邳徐平江故蹟餘開天成祖代轉漕北京初牐下三春盡湖存數尺瀦淮安城西有五牐每歲糧船以春月北上夏初閉牐以防黃水灌入裏河俟秋水退九月開牐回空牐內所瀦皆高郵寶應諸湖南來之水舳艫通國命倉廩峙軍儲陵谷天行變山川物態疎黃流侵內地清口失新渠米麥

江淮貴金錢帑藏虛蒼生稀土著赤地少耰鉏廟食
思封劵河防重璽書路旁看父老指點問舟車

丈夫

丈夫志四方有事先懸弧焉能釣三江終年守菰蒲
如何駟隙間流光日已徂矯首望太行努力驅鹽車
風吹河北鴈颯沓雲中呼豈無懷土心所羨千里途

王家營

荒垧據淮津彌望徧秋草行人日夜馳此是長安道
鷄鳴客車出四野星光早征馬乏青芻山川色枯槁
燕中舊日都風景猶自好衣殘茗上緇米爛東吳稻
公卿不難致所患無金寶還顧旅舍中空囊故相惱

回頭問行人路十如何老

通鑑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傳聞

傳聞西極馬新已下湘東五嶺遮天霧三苗落木風問關行幸日瘴癘百蠻中不有三王禮誰收一戰功

廿載河橋賊於今伏斧碪國威方一震兵勢已遙臨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痕浸

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已下昭陽大荒落

夏后昔中微國絕四十載但有少康生即是天心在厤數歸君王百揆領冢宰路公文貞公識古今危難心不

忽屬車乍蒙塵七閩盡戎壘粵西已踰年其歲直丁亥侵尋各自擁廹戚限厓海厦門絕島中大澤一空礨新厤尚未頒國疑更誰待遂命疇人流三辰候光彩印用文淵閣丹泥勝珠琲龍馭杳安之台星隕衡彝猶看正朔存未信江山改在昔順水軍光武戰幾殆子顏獨奮然終竟齊元凱叔世乏純臣公卿襍鄙猥持此一冊書千秋戒僚采

莊子秋水篇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　左思吳都賦珠琲闌干　後漢書光武紀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　吳漢傳吳漢字子顏

再謁孝陵

再陟神垌下還經禁嶺隈精靈終浩蕩王氣自崔嵬

突兀明樓峙呀庨御殿開彤雲浮苑起碧巘到宮廻
鼎叶周家卜符占漢代災蒼松長化石黑土乍成灰
城闕春生草江山夜起雷興王龍虎地命世鄂申才
瞻拜魂猶惕低徊思轉哀上陵餘舊曲何日許追陪

柳子厚遊朝陽巖詩反宇臨呀庨　唐人小說馬湘至永康縣東天寶觀有大枯松湘曰此松後三十餘年即化爲石自後松果化爲石

恭謁高皇帝御容於靈谷寺

肅步投禪寺焚香展御容人間垂法象天宇出眞龍
隆準符高帝虬鬚軼太宗掃除開八表盪滌翦羣兇
大化秉陶冶元功賴發蹤本支書胙德臣辟記勳庸
遺像荒山守塵函古剎供神靈千載後運會百年重
痛廹西周戚愁濵朔漠烽萬方多慼慼薄海日喁喁

臣籍東吳𧇊皇恩累葉封天顏仍左顧國難一趨從
飄泊心情苦來瞻拜跪恭異時司隸在可許下臣逢

贈朱監紀四輔寶應人

十載江南事已非與君辛苦各生歸愁看京口三軍
潰痛說揚州七日圍碧血未消今戰壘白頭相見舊
征衣東京朱祜年猶少莫向尊前歎式微

監紀示游粤詩

知君前自廣州來瀧水孤雲萬壑哀兩路攻虔皆不
下一軍守嶺竟空回同時金李多驍將遺事江山只
戰臺獨有臨風憔悴客新詩吟罷更徘徊

贈鄔處士繼思

市中問韓康藥肆在何許牀頭本草書門外長桑侶
每吟詩一篇泠然在雲天笻穿北固雲艇迷京口煙
六代江山好愁來恣搜討蘭蓀本獨芳薑桂從今老
去去復棲棲河東王伯齊年年尋杜甫一過浣花溪
後漢書第五倫傳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舊莫知其處

昔有

昔有楚項羽宰割封侯王徙帝都上游殺之於南方
大權既分裂海內爭雄彊何況咫尺間嬴秦尚未亾
時會互反覆壯盛豈有常感事再三歎令我一傍徨
魏政昔濁亂兵甲興爾朱唐臣多險浮全忠肆誅屠
貪夫分自當不用重哀吁河陰與白馬千載同一途

奈此國命何大勢常與俱天意未可窺或爲眞人驅

楊明府永言雲南人昔在崑山倡義不克爲僧於華亭及吳帥舉事去而之蘭谿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

絶跡雲間日分飛海上秋超然危亂外不與少年儔閲歲空山久尋禪古寺幽干戈纏粤徼妻子隔寧州乍解桐江纜仍回谷水舟刀寒餘斗色血碧帶江流舊卒蒼頭散新交白眼休同年張翰在張行人盼之賓客虞滎留海日初浮嶼吳霜早覆洲與君遵晦意不負一成謀

送歸高士之淮上

送君孤棹上長淮千里談經意不乖卜宅已安王考兆攜書還就故人齋簷前映雪吟徧苦窗下聽鷄舞亦佳此日邴原能斷酒不煩良友數縈懷

三國志邴原傳注原舊能飲酒自遊學八九年酒不向口及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贈劉教諭永錫大名人

棲遲十載五湖湄久識元城劉器之百口凋零餘僕從一身辛苦別妻兒心悲漳水春犂日目斷長洲夕鴈時獨我周旋同宿昔看君臥起節頻持

郝將軍太極滇人也天啓中守霑益余於敘功疏識其姓名今爲醫客於吳之上津橋言及舊

事感而有贈

曾提一旅制黔中水藺諸酋指顧空入楚廉頗猶未老過秦扁鵲更能工風高劒氣蛉川外水沸茶聲鶴澗東橋畔相逢不相識漫將方技試英雄

隋書史萬歲傳入自蜻蛉川

孝陵圖 有序

重光單閼二月巳巳來謁孝陵值大雨稽首門外而去又二載昭陽大荒落二月辛丑再謁十月戊子又謁乃得趨入殿門徘徊瞻視鞠躬而登殿上中官奉帝后神牌二其後盝小屋數楹皆黃瓦非昔制矣升甬道恭視明

樓寶城出門周覽故齋宮祠署遺址牧騎亢
斥不便攜筆硯同行者故陵衛百戶束帶玉
稍爲指示退而作圖念山陵一代典故以革
除之事實録會典竝無紀述當先朝時又爲
禁地非陵官不得入焉其官於陵者非中貴
則武弁又不能通諳國制以故其傳鮮矣今
既不盡知知亦不能盡圖而其録於圖者凡
不盡有恐天下之人同此心而不獲至者多
也故寫而傳之

鍾山白草枯冬月蒸宿霧十里無立椔岡阜但回互
寶城獨青青日色上霜露殿門達明樓周遭尚完固

其外有穹碑巍然當御路文自成祖爲千年繫明祚
侍衛八石人祗肅候靈輅下列石獸六森然象鹵簿
自馬至獅子兩兩相比附中間特崒嵂有二擎天柱
排立榛莽中凡此皆尚具又有神烈山世宗所封樹
卧碑自崇禎禁約煩聖諭石大故不毀文字猶可句
至於土木工俱已亾其素東陵在殿左先時懿文祔
云有殿二層去門可百步正殿門有五天子升自阼
門内廡三十左右以次布門外設兩廚右殿上所駐
祠署幷宮監羊房暨酒庫以至各廨宇竝及諸宅務
東西二紅門四十五巡鋪一一費搜尋涉目仍迷瞀
山後更蕭條兵牧所屯聚洞然見銘石崩出常王墓

何代無厄菑神聖莫能度幸茲寢園存皇天永呵護
奄人宿其中無乃致褻汙陵衛多官軍殘毀法不捕
伐木復撤亭上觸天地怒雷震樵夫死粱壓陵賊仆
乃信高廟靈却立生畏怖若夫本衛官衣食久遺蠹
及今盡流冗存兩千百户下國有蟣臣一年再奔赴
低徊持寸管能作西京賦尚慮耳目褊流傳有錯誤
相逢虞子大獨記陵木數未得對東巡空山論掌故

後漢書光武紀流冗道路　盧仝月蝕詩地上蟣虱臣仝告訴帝天皇　後漢書虞延傳光武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蘖皆誦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　史記司馬相如傳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師官屬主故事者

十廟 雞鳴山下有帝王功臣十廟後人但謂之十廟

我來雞籠下十廟何蒼涼周垣半傾覆棟宇皆頹荒
樹木已無有寂寞餘山岡功臣及卞劉竝作瓦礫場
衛國有遺主尚寓五顯堂武惠僅一間廟貌猶未亾
蔣廟頗完具欹側惟兩廊帝王殿已撤主在門中央
或聞道路言欲改祀三皇眞武竝祠山香火仍相當
其南特煥然漢末武安王云是督府修中絶以堵墻
陪京板蕩餘百司已更張神人悉異名不改都城隍
朔望及雩祈頓首誠恐惶神奉太祖勅得以威遐荒
雷此金字題昭示同三光追惟定鼎初遣祀明綸將
二百七十年吉蠲存太常三靈俄乏主一代淪彝章
圜丘尚無依百神焉得康騎士處高廟陵闕來牛羊

何當挽天河滌去諸不祥無文秩新邑人鬼咸廸嘗復見十廟中冠佩齊趨蹌此詩神聽之終古其母忘

漢書王莽傳莽感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北軍中壘居高寢　書洛誥咸秩無文　漢書郊祀歌登成甫田百鬼廸嘗

金山 已下闕逢敦牂

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水軍一十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艫爲前茅黃旗亘長江戰鼓出中洲舉火蒜山旁鳴角東龍湫敓倰張車騎手運丈八矛登高矚山陵賦詩令人愁沈吟十年餘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廬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奮擊楫肯效南冠囚

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畱

晉書佛圖澄傳段末波攻石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禽段末波劉曜攻雒陽勒將救之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僑居神烈山下

典得山南半畝居偶因行藥到郊墟依稀玉座浮雲裏落莫金莖淡日初塔葬屬支城外土營屯塞馬殿中廬猶餘伯玉當年事每過陵宮一下車

列女傳衞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其人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古隱士

幼安遭漢季一身客遼東世亂多傾危築室潑山中

自非學者流名字罕得通研心易六爻不用希潛龍
根矩好清評行止乃未同
嘗聞龐德公自守甘窮餓旦率妻子耕不知州牧過
闗中傕汜攻河上袁呂破默默似無聞但理芸鋤課
獨識諸葛君一言定王佐

真州

擊楫來江外揚帆上舊京鼓聲殷地起獵火照山明
楚尹頻奔命宛渠尚守城真州非赤壁風便一臨兵

太平

天門采石尚嶙峋一代興亡此地親雲擁白龍來戍
壘日隨青蓋落江津常王戈甲先登陣花將鬢眉罵

賊身猶是南京股肱郡憑高懷往獨傷神

吴志孫皓傳注引干寶晉紀庚子歲青蓋當入雒陽　太祖實録上渡江抵采石磯常遇春舍舟奮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陳友諒陷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大罵而死

蟂磯

下接金山上小孤一磯中立鎮蕪湖千年形勢分南極萬里梯航達帝都嶺色遠浮黄屋纛江風寒拂白頭烏高皇事業山河在留得奎章墨未枯

廟中有高皇帝御製詩金字牌一扇

三國典畧侯景簒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童謡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吴

江上

清霜覆蘆花秋向江岸白青山矗江天飛鳥去無跡

行行獨愁思今爲遠行客晨樵水上峰夜釣磯邊石酌水復烹魚可以供日夕且此恣盤桓安能守阡陌江風吹回波垂鉤魚不上歲旱耕山田抱甕禾不長閒來走磯下輕舟駕兩槳何處是新洲日入秋砧響聞有伐荻人欣然願偕往恐復非英流空結千齡想

南史宋武帝嘗伐荻新洲

久畱燕子磯院中有感而作

寄食清江院從秋又涉冬水侵慈姥竹風落孝陵松野宿從晨釣山居傍夕烽相逢徐孺子多謝郭林宗

輿地志慈姥山積石臨江岸壁峻絕出竹堪爲簫管　宋梅聖俞有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記　後漢書徐穉傳謂茅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范文正公祠

先朝亦復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已見干戈纏海内尚留冠佩託江東含霜晚穗遺田裏噪日寒禽古廟中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

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

和扁日以遥治術多瞀亂方書浩無涯其言比河漢彭鏗有後賢物理恣探玩恥爲俗人學特發仁者歎五勞與七傷大抵同所患循方以治之於事亦得半條列三十餘有目皆可看略知病所起可以方理斷哀哉末世醫誤人已無算頗似郭舍人射覆徒夸誕信口道熱寒師心作湯散未達敢嘗之不死乃如綫

豈如讀古方猶得依畔岸在漢有孝文仁心周里閈
下詔問淳于一篇著醫案如君靜者流嗣子況才彥
何時遇英明大化同參贊

元旦陵下作 已下旃蒙協洽

十載逢元日朝陵有一臣山川通御氣節物到王春
闕下樵蘇盡江東戰伐新相看園殿切鵠立幾縈神
是日稱三始何時見國初風雲終日有兵火十年餘
甲子軒庭麻春秋孔壁書幸來京兆里得近帝王居
史記天官書正旦欲終日有雲有風有日

常熟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以詩答之

十載江村二子偕相逢每詠步兵懷猶看老驥心偏

壯豈惜飛龍羽乍乖海上戈船連滬瀆石頭烽火照秦淮先朝舊事君休問鼓角淒其滿御街

金陵志烽火樓在石頭城西南最高處吳時舉烽火於此

贈路光祿太平

已下數首皆余蒙難之作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

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弱冠追三古中年賦二京一門更喪亂七尺尚崢嶸江海存徽息山陵鑒本誠落其裁十畝覆草只三楹變故興奴隸萑蜂出里閭彌天成夏網畫地類秦阬獄卒逢田甲刑官屬甯成文深從鍛鍊事急費經營節俠多燕趙交親即弟兄周旋如一日忼慨見平生疾苦頻存問阽危得拄撐不侵貞士諾逾篤故人情木向猿聲老江隨虎跡清更承身世畫不覺涕霑纓

呂氏春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羅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晉傅玄詩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阿

詶王生仍

故國羈人怨誹深感君來往數相尋都將文字銷餘

日難把幽憂損壯心演易已成殷牖賾援琴猶學楚囚音黧顏白髮非前似只有新詩尚苦吟

梁庾肩吾詩殷牖久難賾

永夜

永夜刀鳴動簡中起看征鴈各西東山憐虎阜從波涌路識閶門與帝通待客荆卿愁日晚艤舟漁父畏天風當時多少金蘭友此際心期未許同

晉王珣虎丘山銘虎丘山先名海涌山　孫權記注曰吳西郭門曰閶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

訓陳生芳績

百里相思路阻紆每承遺札訊何如絕交已廣朱生論發憤終成太史書笠澤水清連底日虞山葉落到

根初從今世事無煩問但掩衡門學種蔬

贈路舍人

自分寒灰即溺餘非君那得更吹噓窮交義重千金許疾吏情深一上書大麓陽飈回宿草岷江春水下枯魚丁寧未忍津頭別此去防身計莫疎

漢書路温舒傳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贈錢行人邦寅 丹徒人

李白真狂客江淹本恨人生涯從吏議直道託羣倫之子才名重相知管鮑親起風還鷁羽決海動龍鱗孤憤心尤烈窮愁氣未申彫年黃浦雪殘臘玉山春貫日精誠久回天事業新南徐游歷地儻有和歌辰

江淹恨賦僕本恨人　鮑照舞鶴賦急景彫年

松江別張處士愨王處士煒曁諸友人已下柔兆涒灘

十載違鄉縣三年旅舊都風期嘗磊落節行特崎嶇坐識人倫傑行知國器殊論兵早起翦畫計小陰符世事陵夷極生涯閱歷枯人情來轥藉鬼語得揶揄郭解多從客田儋自縛奴事危先與手法定必行誅義洩神人憤歡騰里閈呼匣餘剸兕劍橐解射狼弧卦值明夷晦時逢聽訟孚邑豪方齮齕獄吏實求須裳帛經時裂南冠累月拘槖饘誰問遺衣食但支吾薄俗吳趨最危巇蜀道俱每煩疑載鬼動是泣岐塗畜是樊中雉巢鄰幕上烏霜因鄒衍下日爲魯陽驅

抱直來東土含愁到海隅春生三泖壯雪盡九峰紆
異郡情猶徹同人道不孤未窮憐舌在垂死覺心蘇
大義摧牙角深懷𤰞尾胡奸雄頻斂手國士一張鬚
知巳憐三釁名流重入厨欲將方寸報惟有漢東珠

史記田儋傳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 宋書薛安都傳小子無宜適御往與手甚快通鑑宇文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胡三省注與手魏齊間人率有是言言與之毒手而殺之也 左傳昭公元年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贈潘節士檉章

北京一崩淪國史遂中絕二十有四年記注亦殘缺
中更虜與賊出入互轇轕亾城與破軍紛錯難具說
三案多是非反覆同一轍始終爲門戶竟與國俱滅
我欲問計吏朝會非王都我欲登蘭臺祕書入東虞

文武道未亾臣子不敢誣寫身雲夢中幸與國典俱
有志述三朝并及海宇圖一書未及成觸此憂患途
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犖然持巨筆直遡明興始
謂惟司馬遷作書有條理自餘數十家充棟徒爲爾
上下三百年粲然得綱紀索居患無朋何意來金陵
家在鍾山旁雲端接觚稜親見高帝時日月東方升
山川發秀麗人物流名稱到今王氣存疑有龍虎興
把酒爲君道千秋事難討一代多文章相隨沒幽草
城無絃誦生柱殄藏書老同文化支字刼火燒豐鎬
自非尼父生六經亦焉保夏亾傳禹貢周衰垂六官
後王有所憑蒼生蒙治安皇祖昔賓天天地千年寒

聞知有小臣復見文物完此人待聘珍此書藏名山
顧我雖逢掖猶然抱遺冊定哀三世間所歷如旦夕
頗聞董生語曾對西都客期君共編摩不墜文獻迹
便當挈殘書過爾溪上宅

戰國策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鬬於宮唐之上舍鬬奔郢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蒙穀之功與存國相若

聞五月十日恭詣孝陵

忌日仍逢閏星躔近一周空山傳御幄茀路想行騶
寢殿神衣出祠官玉斝收烝嘗憑絕隝鞉磬託荒陬
薄海哀思結遺臣涕淚稠禮應求草野心可對玄幽
寥落存王事依稀奉月游尚餘歌頌在長此侑春秋

國語道茀不可行也　漢書孝平紀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　王莽傳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

宵來騎白馬躡雹向鍾山忽遇窮途伴相將一哭還君來猶五月不逐秦淮節攜手宿荒郊行吟對宮闕此去到蕪湖山光似舊無若經巡幸地爲我少踟躕

桃葉歌

桃葉歌歌宛轉舊日秦淮水清淺此曲之興自早晩青溪橋邊日欲斜白土岡下驅虞車越州女子顏如花中官采取來天家可憐馬上彈琵琶三月桃花四月葉已報北兵屯六合宮車塞上行塞馬江東獵桃

葉復桃根殘英委白門相逢冶城下猶有六朝魂

隋書五行志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詞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隋晉王廣伐陳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此其應也　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

黃侍中祠在南京三山門外柵洪橋

侍中名觀洪武二十四年殿試第一建文末奉詔募兵安慶聞南京不守自沈於江其妻翁氏及二女爲官所簿錄將給配象奴亦赴水死後人即其葬地爲侍中立祠

侍中祠下水奔渾有客悲歌叩郭門古木夜交貞女冢光風春返大夫魂先朝侍從多忠節當代科名一

狀元莫道河山今便改國於天地鎮長存左傳昭公元年秦后子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王徵君潰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柵洪橋下

大江從西來東抵長干岡至今號柵洪對城橫石梁此橋蓋古時立柵欄木當名柵江後訛為洪耳猶射江之為射洪也落日照金陵火旻生秋涼都城久塵坌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熊君開元晉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天子自明聖畢竟誅安昌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亾復有一少者沈毅尤非常釋名彭兆殘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

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流賊自中州楚實當其吭出入十五郡南國無安疆血成江漢流骨與灊廬望赫怒我先帝親遣元臣行北落開和門三台動光芒一旦霣大命藩后殘荆襄遂令三楚間哀哉久戰塲寧南佩侯印忽焉竟披猖（寧南侯左良玉）稱兵據上流以國資東陽豈無材略士忍死奔遐荒落鴈衡北回窮烏樹南翔可憐洞庭水遺烈存中湘（何騰蛟追封中湘王）連營十三鎮恣肆無朝綱夜半相誅屠三宮離武岡黔中亦楚地君長皆印章國家有驅除往往用土狼積雨閉摩泥毒流漲昆明蠻陬地斗絕極目天茫茫頃者西方兵連歲爭辰陽心悼黄屋遠眼倦烽火忙楚雖三戶存

其人故偃蹇崎嶇二君子志意不可量鄖公抗忠貞左徒吐潔芳舉頭是青天不見二曜光何意多同心合沓來諸方僕本吳趨士雅志陵秋霜適來新亭宴得共賓主觴勠力事神州斯言固難忘我寧爲楚囚流涕空霑裳

宋史天文志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軍南北者宿在北方落者天軍之藩落也師門猶軍門

攝山

徵君舊宅此山中山館孱顏往躋空藥徑春添千嶂雨松厓夜起六朝風忘情魚鳥天機合適意川巖物象同一入籬門人世別幾人能不拜蕭公

漢書司馬相如傳放散畔岸驤以孱顏顏師古曰孱顏不齊也　宮苑記舊京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蓋京邑之郊門也江左初立並用籬爲之故曰

籬門 南齊書王儉傳宋世外六門設竹籬建元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

賈倉部必選說易

昔年清望動公車此日耆英有幾家古注已聞傳孟喜遺文仍許授侯芭竹牀排硯頻添墨石屋支鐺旋煑茶更說都城防寇事至今流涕賈長沙

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云受孟喜喜爲名之

旅中

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饑糝鑩中羹浦鴈先秋到關雞候旦鳴蹠穿山更險船破浪猶橫疾病年來有衣裝日漸輕榮枯心易感得喪理難平

默坐悲先代勞歌念一生買臣將五十何處謁承明

訓王處士九日見懷之作

是日驚秋老相望各一涯離懷銷濁酒愁眼見黃花天地存肝膽江山閱鬢華多蒙千里訊逐客已無家

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

舊京秋色轉霏微目送毘陵一鴈飛笑我畏人能久客嗟君懷土便思歸風高海氣龍王廟水落江聲燕子磯卉布家鄉多已作此行須換芰荷衣

陳生芳績兩尊人先後即世適皆以三月十九日追痛之作詞旨哀惻依韻奉和

一生愁恨集今辰尚有微軀繫五倫淚盡宛詩言我

日悲滚會史筆王春山頭馬鬣封孤子天上龍髯從

二親畱此一絲忠孝在三綱終古不曾淪

帝后登遐一忌辰天髒國恥世無倫那知考妣還同

日從此河山遂不春弘演納肝猶報主王裒泣血倍

思親人寰尚有遺民在大節難隨九鼎淪

梁書邵陵王綸傳大敵猶强天讎未雪

亭林詩集卷之二終



亭林詩集卷之三

元日 已下潛圍作霝

晨興自江上踰嶺走鍾山肅然至殿門雙扉護重關初日照宮闕隱映城郭間空山寂無人獨來拜榛菅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喜會牧馬收岡巒乍清閒歲序一更新陽風動人寰佇期龍虎氣得與春光還復想在宥初蒼生願重攀杜子美詩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萊州

海右稱名郡齊東亦大都山形當斗入人質竝魁梧月主秦祠廢沙壇漢蹟孤已無巡狩蹕尚有戍軍郛

漉海鹽千斛栽岡棗萬株鼉梁通日際蜃市接神區轉漕新河格分營絕島迂三方從廟算二撫各兵符天啓初議三方布置始設登萊巡撫礮甲初傳造戈鋋已擊屠中丞愁餌賊謝璉太守痛捐軀朱萬年郊壘青燐出城陴白骨枯危情隨事往淡慮逐年徂計士悲疵國遺民想霸圖登臨多感槩莫笑一窮儒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　又曰八神六曰月主祀之萊山　又曰天下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成　書大誥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安平君祠 在即墨縣今廢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眞是一男兒功成棧道迎王日志決危城仗鍤時饑鳥尚銜庭下粒老牛猶飲穴

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後千古無人解出奇

不其山 漢不其縣有康成書院今廢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爲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後漢書鄭玄傳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勞山歌

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氣包鴻濛幽巖秘洞難具狀煙霧合沓來千峰華樓獨收衆山景一一環立生姿容上有巨峰最巋𡵓數載榛莽無人蹤重厓複嶺行未極澗壑窈窕來相通天高日入不聞語悄然衆籟如秋冬奇花

名藥絕凡境世人不識疑天工云是老子曾過此後有濟北黃石公至今號作神人宅憑高結構留仙宮吾聞東嶽泰山爲最大虞帝柴望秦皇封其東直走千餘里山形不絕連虛空自此一山奠海右截然世界稱域中以外島嶼不可計紛紜出沒多魚龍八神祠宇在其內往往碁置生金銅古言齊國之富臨淄次即墨何以滿目皆蒿蓬捕魚山之旁伐木山之中猶見山樵與村童春日會鼓聲逢逢此山之高過岱宗或者其讓雲雨功宣氣生物理則同旁薄萬古無終窮何時結屋依長松嘯歌山椒一老翁

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

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

趙公化去時一琴遺使君五年作太守却反東臯耘有時意不愜來躡勞山雲臨風發宮商二氣相絪緼可憐成連意空山無人聞我欲從君棲山厓與海濆

淮北大雨

秋水橫流下者巢踰淮百里即荒郊已知舉世皆行潦且復因人賦苦匏極浦雲垂翔濕鴈滚山雷動起潛蛟人生只是居家慣江海曾如水一坳

國語匏苦不材於人共濟而已

濟南

落日天邊見二峰平臨湖上出芙蓉西來水竇緣王

屋南去山根接岱宗積氣蒼茫含斗宿餘波瀺灂吐魚龍還思北海亭中客勝會良時不可逢

水齧墻崩竹樹疏廿年重說陷城初荒涼王府餘山沼寥落軍營識舊墟百戰只今愁海岱一麾猶足定青徐經生老去成何事坐擁三冬萬卷書

賦得秋柳

昔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灑西風夕日斜

南史宋武帝植蜀柳數株於靈和殿前唐李商隱詩腸斷靈和殿先皇玉座空

訓徐處士元善昔年新城之陷其母死焉故有

此作

桓臺風木正蕭辰傾蓋知心誼獨親季子已無觀樂地偉元終是泣詩人愁看落日燕山夜畏見荒江郢樹春（來書勸爲昌平承天之行）踏徧天涯更回轡欲從吾友卜東鄰

（山東名勝志新城縣東有戲馬臺相傳齊桓公歌馬於此）

登岱（已下著雍閹茂）

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經文不覩西周年七十二君代乃有封禪壇書傳多荒忽誰能信其然既嘗小天下復觀遂古前羲黃與堯舜蕩滅同雲煙社首卑附地徂徠高摩天下視大海旁神州自相連天地有變虧何人得昇仙遺弓名烏號橋山葬衣冠

末世久澆訛孰探幽明原三萬六千年山崩黃河乾
立石既已刓封松既已殘太陽不東昇長夜何漫漫
哀哉一顏淵獨立瞻吳門疲精不肯休計畫無崖垠
復有孟子輿眷眷明堂言庶幾大道還民質如初元
上采黃金成下塞宣房湍何時一見之太息徒潺湲

易山附于地　史記封禪書欒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謁夫子廟

道統三王大功超二帝優斯文垂象繫吾志在春秋
車服先公制威儀弟子修宅聞絲竹響壁有簡編畱
俎豆傳千葉章逢被九州獨全兵火代不藉廟堂謀
老檜當庭發清洙繞墓流一來瞻闕里如得與從遊

杜子美宿鑿石浦詩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

七十二弟子

亂國誰知爾孤生且辟人危情嘗過宋困志亦從陳籥舞虞庠夕弦歌闕里春門人惟季次未肯作家臣

一時同入多入官長幕 史記仲尼弟子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謁周公廟

道化千年後明禋一國中禮猶先世守制比百王崇配食唯元子烝嘗徧列公祠田還割魯氏系獨傳東有祭田碑言周公之後東野氏今爲東姓舊史書茅闕新詩采閟宮巋然遺殿在不與漢侯同

謁孟子廟

古殿依邾邑高山近孔林游從齊魏老功續禹周湲孝弟先王業耕桑海內心期應過七百運豈厄當今辯說千秋奉精靈故國歆四基岡上柏凝望轉蕭森

大明一統志四基山在鄒縣東北三十里山頂四石狀類臺基其西麓即孟子墓

鄒平張公子萬斛園上小集各賦一物得桔槔

鑿木前人制收泉易卦稱天機無害道人巧合成能壤脉涓涓出川流搰搰升入晴常作雨當暑欲生冰菜甲青蓴地花容赤繞塍彌令幽興劇頓使化工增坐愛平畦廣行憐曲水澄灌園今莫笑此地近於陵

莊子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　易井收勿幕　又曰震爲旉

張隱君元明於園中寘一小石龕曰仙隱祠徵詩紀之

白日浮雲隔幾重三山五嶽漫相逢謁來未得從黃石老至先思伴赤松哲士有懷多述酒英流無事且明農猶憐末俗愚難寤故作幽龕小座供

百尺松陰十畝園此中人物似桃源衣冠俎豆猶三代雞犬桑麻自一村垣外白榆隨宿列樹頭青鳥候風翻坐來髣髴疑仙境試問先生笑不言

濟南

湖上荷花歲歲新客中時序自傷神名泉出地環巖郭急雨連山淨火旻絕代詩題傳子美近朝文士數

于鱗愁來獨憶辛忠敏老淚無端痛古人

自笑

自笑今年未得歸酒樽詩卷欲何依呼僮向曉牽長戀覓嫗先冬綻故衣黃耳不來江表信白頭終念故山薇無因化作隨陽鴈一逐西風笠澤飛

訓歸祚明戴笠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韻

異地逢冬節同人會韭溪蒼涼悲一別廓落想孤棲刻燭初分韻抽毫亦共題雪裝吳苑白雲幕越山低清醑傳杯緩哀弦入坐淒詞堪爭日月氣欲吐虹霓寫恨工蘇李攄幽劇呂嵇風流知不墜肝膽幸無暌

掛帙安牛角擔囊逐馬蹄飄飄過東楚浩蕩適三齊息足雩門下停車汶水西岱宗臨日觀梁父躡雲梯洞壑來仍異關河去更迷人看秋逝鴈客喚早行雞臥冷王章被窮餘范叔綈夢猶經冢宅愁不到中閨來詩有親朋愁帶甲家舍祝添丁之句問字誰供酒繙書獨照藜雅言開竹徑佳訊發蘭畦遺鯉情偏切班荊意各悽式微君莫賦春雨正塗泥

濰縣

人臣遇變時亾或愈於死夏祚方中微靡奔一人爾二斟有遺跡當日兵所起世人不達權但拜孤山祀孤山在昌樂縣東十里有伯夷廟

左傳昭二十年亾愈於死先諸

我行適東方將尋孔北海此地有遺風其人已千載
英名動劉備一爲郤管亥後此復何人崎嶇但荒壘

衡王府

賜履因齊國分枝自憲宗能言皆詔予廣斥盡疏封
地號東秦古王稱叔父恭穿池通海氣起榭出林容
嶽里生秋草牛山見夕烽蛇遊宮內道鳥啄殿前松
失國非奔莒亾王不住共雍門今有歎流涕一相逢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晉書五行志臨淄有大蛇長[illegible]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已而齊王冏敗

督亢

此地猶天府當年竟入秦燕丹不可作千載自悽神

野燒村中夕枯桑壠上春一歸屯占後墟里少遺民

京師作

煌煌古燕京金元遞開刱初興靖難師遂駐時巡仗
制掩漢唐閎德儷商周王巍峩大明門如暈峙南向
其陽肇圜丘列聖凝靈貺其内廓乾清至尊儼旒纊
繚以皇城垣靚深擬天上其旁列兩街省寺鬱相望
經營本睿裁斲削命般匠鼎從郟鄏卜宅是成周相
穹然對兩京自古無與抗酆宮遜顯敞未央失宏壯
西來太行條連天矚崖嶂東盡巫閭支界海看滉瀁
居中守在支臨秋國爲防人物並浩穰風流餘慨忼
百貨集廣馗九金歸府藏通州船萬艘便門車千兩

緜延祀四六三靈哀板蕩紫塞吟悲笳黃圖布氈帳獄囚圻父臣王洽郊死凶門將滿桂悲號煤山縊泣血思陵葬先皇帝陵今號思陵宗子洎羣臣鳶岑與黔灑丁年抱國恥未獲居一障垂老入都門有顧無繇償足穿貧士履首戴狂生盎愁同箕子過悴比湘纍放縱橫數遺事太息觀今鄒空懷赤伏書虛想雲臺仗不覩舊官儀憮憮念安傍復思塞上遊汗漫誠何當河西訪竇融上谷尋耿況聊爲舊京辭投毫一吁悵

史記李廣傳以臨右北平盛秋　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　後漢書逢萌傳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

薊州

北上漁陽道陰風倍慘悽窮魚浮淀白孽鳥向林低故壘餘安史居人半霫奚停驂聊一問幾日到遼西

戰國策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曰此孽也註孽者謂隱痛於身如孽子也 舊唐書北狄傳奚國在京師東北四千餘里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折白狼河北至霫國

玉田道中

我行至北方所見皆一概豈有田子春尚守盧龍塞驅車且東之英風宛然在山中無父老故宅恐荒穢浭水久還流薊州志浭水在豐潤縣西門外凡水東流而此獨西故名曰還鄉河盤山仍面内地道無虧崩天行有蒙昧騁目一遐觀浩然發溪惼可憐壯遊人不遇熙明代

永平

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蹤終與世情疎馮驩元不曾彈鋏關令安能强著書榆塞晚花重發後灤河秋鴈獨飛初從茲一覽神州去萬里徜徉興有餘

謁夷齊廟

言登孤竹山慨焉思古聖荒祠寄山椒過者生恭敬百里亦足君未肯滑吾性遜國全天倫遠行辟虐政甘餓首陽岑不忍臣二姓可爲百世師風操一何勁悲哉尼父窮每歷邦君聘楚狂歌鳳衰荷蕢譏擊磬自非爲斯人棲棲無乃佞我亦客諸侯猶須善辭命終懷耿介心不踐脂韋徑庶幾保平生可以垂神聽

寄弟紓及友人江南 已下屠維大淵獻

仲尼一旅人棲棲去齊衛當其在陳時亦設先人祭
淡哉告孟言緬矣封防制而我亦何爲遠遊及三歲
前年北踰汶頃者東過薊三世但一身南瞻每揮涕
未敢廢烝嘗無由辦羊豕粟從仁者求酒向鄰家貰
庶幾儻來歆精靈眇天際不知自茲往吾駕焉所稅
世故多屯邅曰歸未成計疢如切中心沒齒安蔬糲

家語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顔回仲由炊之子[illegible]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祭焉　北史[illegible]慧龍傳[illegible]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illegible]詩[illegible]狀如獲首

吾家有賜塋近在尚書浦前區百畝田後啓重門堵
子姓儼成行科名多擐武家風萬石傳花竹平泉圃
蟬聯二百祀魂魄猶茲土一旦閱滄桑他人代爲主

痛我遊子身中年遭薄祜驅車去關河行行遠豺虎
親厥不可見何況予同父碌碌想阿奴耕田故辛苦
行者歎四方居者愁門戶豈爲別離哀努力念爾祖
壯士行贈從兄甫騎將營
飄懷然非精爽若飛流
自昔遭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坑獨此一人活
既倫須臾生詎敢辭播越十年四五遷今復客天末
田園已侵并書卷亦剽奪尚虞陷微文雖羅不自脫
却喜對山川壯懷稍開豁秉心在忠信持身類迂濶
朋友多相憐此志貫窮達雖鄰河伯居未肯求呴沫
出國每徒行花時猶衣褐以此報知交無爲久惻怛

山海關

芒芒碣石東此關自天作粤惟中山王經營始開拓
東支限重門幽州截根堮前海瀰浩漾後嶺横岸粤
紫塞為周垣蒼山為鎖鑰緬思開創初設險制東索
中葉狃康娛小有干王略撫順矢初穿廣寧旗已落
抱頭化貞逃束手廷弼却駸駸河以西千里屯氈幕
關外修八城指麾煩内閣孫承宗楊公嗣昌築二翼東西立
羅郭時稱節鎮雄頗折氛祲惡神京既顛隕國勢靡
所託啓關元帥降歃血名王諾自此來域中土崩無
闞格海燕春乳樓塞鷹曉飛泊七廟竟為灰六州難
鑄錯

通鑑羅紹威召朱全忠盡殺魏博牙軍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注錯鑢也又誤也羅以殺牙

軍之誤取鑄錯爲喩

望夫石

戚遠臺前春草萋望夫岡畔夜烏啼九枝白日扶桑上萬疊蒼山大海西國是秪憑三寸舌老謀終惜一丸泥愁心欲共秦貞女目斷天涯路轉迷

山海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新序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 晉語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

昌黎

彈丸餘小邑固守作東藩列郡誰能比雄關賴此存

三屯營

霜槎春砦出風葉夜旗翻欲問嬰城事聲吞不敢言

三屯山勢鬱崢嶸少保當年此建旌名似北平臨宿將制如河上築降城忠祠日落來山鬼武庫苔封蝕禁兵三忠祠在城南山上城西小門內有神器庫一望幽燕人物盡頹垣荒草不勝情

恭謁天壽山十三陵

成祖昔定都乃省茲山陽羣山自天來勢若蛟龍翔東趾據盧龍西脊馳太行後凥坐黃花前面臨神京中有萬年宅名曰康家莊可容百萬人豁然開明堂維時將作臣奉旨趨傍傍盛德比霸杜宏規軼瀍邙雷電驅玄冥白雲升帝鄉三光墜榆木窮北回轀輬駊騀金粟堆寂寞橋山藏右獻左次景裕茂迤西旁

泰陵在茂西稍折南維康永陵在東南規模特恢張
硬石爲玄墀丹青煥雕梁昭近九龍池定依昭左方
其制亦如永工麗踰孝長慶居獻西隅德奠永東岡
環山數十里松栢參天蒼列宗每駕朝百執恒趨蹌
一年祭三舉侍從來班揚詩追安世歌典與郊禘光
自傷下土臣不睹昭代章天禍降宗國滅我聖哲王
渴葬池水南靈宮廹妃殤上無寶城制周帀唯甎牆
下肴中涓墳陪葬義所當殿上立三主並列田娘娘
問此何代禮哽咽不可詳麥飯提一箪棗榛提一筐
村酒與山蔬一一自攜將下階拜稽首出涕雙浪浪
主祭非曾孫降假非宗祊重上諸陵間裵回復彷徨

茂陵樹千株獨立不受戕門闔尚完具上頭安御牀
自康以接慶小樹多榆枋殿樓盡黃瓦逶迤各相望
康昭二明樓竝遭刼火亾定陵毀大殿以及東西廊
餘陵半無門累甓仍支柴尚存宰牲亭暨外諸監房
石人十有二袍笏兼戎裝六獸柱則四制與鍾山亢
跨以七孔橋峙以白石坊仁宗所製碑嵒峯當中央
行宮已頹壞御路徒荒涼每陵二太監猶自稱司香
人給地數晦把耒耕山場春秋祭碑下共用一豕羊
皆云牧騎來斫伐尤披猖并力與之爭僅得保界疆
有盜貴妃冢斬首竿以槍於時姦宄民瞿然始懲創
繞陵凡六口六口各有兵一陵立一衛衛設屯與倉

居庸有總兵昌平有侍郎一朝盡散逬無復陵京防
燕山自峩峩沙河自湯湯皇天自高高后土自芒芒
下痛萬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聞籲天天無常
幽都蹲土伯九關飛虎伥日月相蝕虧列宿爲參商
自古有殂落劇哉哀姚黃從臣去鼎湖二妃沈江湘
倉皇一杯土十五零秋霜天運未可億天心未可量
仲華復西京崔損修中唐誰能寄此詩雅頌同洋洋

揚雄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兮師古注曰高大之狀　司馬相如子虛賦碝石碔砆注張揖曰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　公羊傳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喻急也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　唐詩德宗紀貞元十四年以左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爲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寢殿爲火所焚至是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仍舊但修葺而已陵寢中牀褥帷幄一事以上帝皆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

王太監墓

先帝賓天日諸臣孰扈從中涓能一死大節獨從容地切山陵閟魂扶輦御蔡遠同高力士陪葬哭玄宗

唐書高力士傳力士配流黔中赦歸至朗州聞上皇厭代北望號慟嘔血而卒代宗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

劉諫議祠 在昌平舊縣今廢

皁囊青史漫傳名白日黃泉氣未平自古國亾緣宦者可憐身沒尚書生荒阡草長妖狐出舊驛風寒劣馬行一自德陵升馭後山河祠廟總淪傾

居庸關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終古戍兵頻下口本朝陵寢託雄邊車穿褊峽鳴禽裏烽點重岡落

鴈前燕代經過多感慨不關遊子思風煙
魏書常景傳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亦作夏口北齊書文宣紀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即今之南口也　水經注居庸關山岫層深側道褊峽林鄣據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

極目危巒望八荒浮雲夕日徧山黃全收朔地當年大不斷秦城自古長北狩千官隨土木西來羣盜失金湯空山向晚城先閉寥落居人畏虎狼
陳江總作魯廣達墓銘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

重登靈巖 在長清縣東南九十里

重來絕巘一攀緣壞閣崔嵬起暮煙山靜鼯猱棲佛地堂空龍象散諸天芰林果熟紅椒後入定僧歸白鶴前 寺有雙鶴泉 莫問江南身世事殘金兵火一淒然 寺自宋以來最

盛金末侯摯屯兵張汝礪據守而寺丘墟矣

秋雨

生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流轉三數年不得歸園林蹠地每塗淖闚天久曀陰尚冀冀州賢山川恣搜尋秋雨合淮泗一望無高深眼中隔泰山斧柯未能任車沒斷崖底路轉崇岡岑客子何所之停驂且長吟夸父念西渴精衛憐東沈何以解吾懷嗣宗有遺音

後漢書梁鴻傳冀異州兮尚賢　孔子龜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與江南諸子別

絕塞飄零苦著書揭來行李問何如雲生岱北天多雨水決淮壖地上魚濁酒不忘千載上荒雞猶唱二

更餘諸公莫效王尼歎隨處容身足草廬

杜子美簡王明府詩行李須相問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漢書五行志魚逆流而上也　北史劉豐傳王思政據長社民訛言大魚道上行豐建水攻之策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遊焉城遂陷　管輅別傳雞一二更鳴者爲荒雞　晉書王尼傳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唯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天津

文皇都北平始建天津衛內以輔神京外徹溟海際
南北瀉兩河吐納百川細輓漕日夜來貢賦無留滯
重臣鎮其間鼎足分宣薊豈惟念輸將隱然存大計
孽盜踵巢芝共主非幽厲曾無一矢遺欻啓都城閉
馬嵬止玄宗曹陽宿獻帝雖云兩日程乘輿豈能詣
先帝一出宮洞然知國勢與其蹈危塗不若宮中縊

嗚呼事一乖宇宙遂顛蹶開府固庸才奉頭竟南逝

巡撫馮元颺修言曲突謀縱有亦奚濟何人爲史官直筆掃

蕪翳登陴望九門臨風灑哀涕

舊滄洲

落日空城内停驂問路岐曾經看百戰唯有一狻猊

再謁天壽山陵 己下上章困敦

諸陵何崔嵬不改蒼然色下蟠厚地滚上峻青天極

佳氣鬱葱葱靈長詎可測云何月遊路坐見塞塵偪

空勞牲醴陳微寘神祇食仁言人所欣甘言人所惑

小修此陵園大屑我社稷竭來復仲春再拜翦荆棘

臣子分則同駿奔誰共職區區犬馬心媿乏匡扶力

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

兩年相遇都門道只有王生是故人原廟松楸頻眺望夾城花萼屢經巡悲歌絶塞將歸客學劍空山未老身生舊在金侍郎聲幕府貰得一杯燕市酒傾來和淚溼車輪

答徐甥乾學

轉蓬枯質自來輕繞樹孤棲尚未成守兔江湄遲夜月飲牛㵎底觸秋聲孤單苦憶難兄弟薄劣煩呼似舅甥今日燕臺何邂逅數年心事一班荊

鮑照擬古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兔

白下

白下西風落葉侵重來此地一登臨清笳皓月秋依

壘野燒寒星夜出林萬古河山應有主頻年戈甲苦
相尋從教一掬新亭淚江水平添十丈深

重謁孝陵

舊識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來曾問君何事三千
里春謁長陵秋孝陵

贈林處士古度

老者人所敬於今乃賤之臨財但苟得不復知廉維
五官既不全造請無虛時趙孟語諄諄煩亂不可治
期頤悲褚淵耄齒嗟蘇威以此佳人間動輒爲世嗤
嶷嶷林先生自小工文辭彬彬萬曆中名碩相因依
高會白下亭卜築清溪湄同心游岱宗誼友從湘纍

江山忽改色草木皆枯萎受命松栢獨不改青青姿
今年八十一小字書新詩方正既無詘聰明殊未衰
吾聞王者興巡狩名山來百年且就見況德爲人師
唯此耇成人皇天所慭遺以洗多壽辱以作邦家基

漢書東方朔傳老者人所敬也　南史褚淵傳齊受禪拜司徒賓客滿坐其兄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隋書蘇威傳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年八十八　莊子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冬夏青青　書康誥汝丕遠惟商耇成人　莊子多壽則多辱

贈黃職方師正 建陽人

黃君濟川才大器晚成就一出事君王牧馬踰嶺岫
元臣舉國降羽葆蒙塵狩崎嶇遂奔亾空山侶猿狖

蕭然冶城側窮巷一廛僦數口費經營索飯兼穉幼
清操獨介然片言便拂袖常思驅五丁一起天柱仆
徵誠抱區區時命乃大謬南望建陽山荒阡餘石獸
生逹鹿柴居死欠狐丘首矢口爲詩文吐言每奇秀
揚州九月中偎芋試新酎猛志雷破山劇談河放溜
否終當自傾佇待名賢救落落公等存一繩維宇宙

杭州 已下重光赤奮若

宋世都臨安江山已失據猶誇天目山龍翔而鳳翥
重江險足憑百貨東南聚於此號行都六帝鑾輿駐
西輸楚蜀資北擁淮海戍湖光映罘罳山色連宮樹
兩國罷干戈君臣日遊豫襄樊一陷沒千里無完固

梵唄響殿庭沓僧相陵墓天運亦何常以此思其懼
漸西錢穀地不以封宗室南渡始僑藩懿親藉丞弼
序非涿郡疎德則琅邪匹如何負扆謀蒼黃止三日
那肱召周軍北庭王衛律所以敵國人盡得我虛實
青絲江上來朱邸城中出一代都人士盡屈旃裘厀
誰爲斬逆臣一奮南史筆

北齊書高阿那肱傳後主還鄴侍衛逃散惟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

禹陵

大禹巡南守相傳此地崩禮同虞帝陟神契鼎湖升

窆石形模古墟宮世代仍探奇疑是穴考典或言陵
玉帛千年會山河一氣憑御香來敕使主守付髡僧
樹暗巖雲積苔滚壑雨蒸鵂鶹呼冢柏蝙蝠下祠燈
餘烈猶於越分封並杞鄫國詒明德胙人有覇圖稱
往者三光墜江干一障乘投戈降北固授子守西興
冲主常虛已謀臣動自矜普天皆爵祿無地使賢能
合戰山回霧窮追海踐氷蠡城迷白草鏡沼爛紅菱
樵採岡林徧弓刀塢壁增遺文畱仆碣仄徑長荒藤
望古頻搔首嗟今更撫膺會稽山色好悽惻獨攀登

史記越世家贊越世世爲公侯蓋禹之餘烈也　周語有夏雖衰杞鄫猶在　左傳授師孑焉以伐隨　通鑑慕容皝攻慕容仁時海東皝自昌黎東踐氷而進　越絶書防塢者越所以遏吳軍也杭塢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員卒七士人度之會夷

宋六陵

六陵饒荊榛白日愁春雨山原互起伏井邑猶成聚偃折冬青枝哀哀叫杜宇海水再桑田江頭動金鼓躡屩一遷逡淚灑欑宮土

楚辭九章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洪祖興補注遷逡猶逡巡行不進貌逡七旬反

顏神山中見橘

黄苞緑葉似荊南立雪淩寒性自甘但得靈均長結伴顏神山下即江潭

三月十九日有事於欑宮時聞緬國之報已下玄黓攝提格

此日空階薦一觴軒臺雲氣久芒芒時來夏后還存祀識定凡君自未亾宿鳥乍歸陵樹穩春花初放果

園香年年雲灑頻寒食咫尺龍髥近帝旁莊子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亾者三凡君曰凡之亾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亾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亾而楚未始存也三輔黃圖安陵有果園

古北口

漢家亭障接山南光祿臺空倚夕嵐戍卒耕田烽火寂唯餘城下一茅菴

歲歲飛鴻出口迴年年採木下川來川中鹿角都除却便似函關日夜開

白髮黃冠老道流自言家世小興州一從移向山南住吹角孤城二百秋永樂初棄大小興州

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却恨不逢張少

保磧南猶築受降城霧靈山在曾家寨邊外嘉靖初巡撫王大用欲駱三衛取其山城之不果

五十初度時在昌平

居然蔆落念無成隙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鵠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國可能鐘鼎一揚名

北嶽廟

曲陽古名邦今日稱下縣嶽祠在其中巍峩奉神殿體制匹岱宗經營自雍汴鶴駕下層霄宸香閟滚院睒暘鬼目獰盤慼松根轉白石睇穹文丹楹仰流絢肇典在有虞望秩羣神徧時巡歲即慕歸格牲斯薦自此沿百王彬彬著紀傳恒山跨北極自古無封禪

賴以鎮華戎帝王得南面河朔多彊梁燕雲屢征戰赫赫我陽庚區分入邦甸告祈無闕事降福蒙滋眷周封喬嶽柔禹別高山奠疆吏少干城神州恣奔踐祠同宋社亾時嶽祀移渾源州祭卜伊川變再拜出廟門嗚呼淚如霰

左太冲吳都賦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李善注說文曰睒暫視也睗疾視也　舊唐書張嘉貞傳爲定州刺史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自爲文書於石爲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今碑在廟中　漢書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亾

井陘

水折通燕海山盤上趙陘權謀存史冊險絕著圖經瞰下如臨井憑高似建瓴壑冰當路白窯火出林青頗憶三分國曾觀九地形秦師踰上黨齊卒戍熒庭

獨此艱方軌於今尚固扃井陘之道春秋戰國用兵未有由之者自王翦韓信伐趙始開此路而魏道武伐燕使公孫蘭于栗磾帥步騎二萬自太原開井陘關路襲燕慕容寶於中山於今遂爲通塗連恒開晉索指昴逼虞星乞水投孤戍炊藜舍短亭郄愁時不會天地一流萍

左傳襄二十二年齊侯伐晉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一鴈

一鴈度汾河河邊積雪多水枯清澗曲風落介山阿塞上愁書信人間畏網羅覆車方有粟飲啄意如何

堯廟

舊俗陶唐後嚴祠古道邊土階依玉座松棟冠平田霜露空林積丹青彩筆鮮垂裳追上理曆象想遺篇

鳥火頻摧華山龍竟棄捐汾方風動鑾姑射雪封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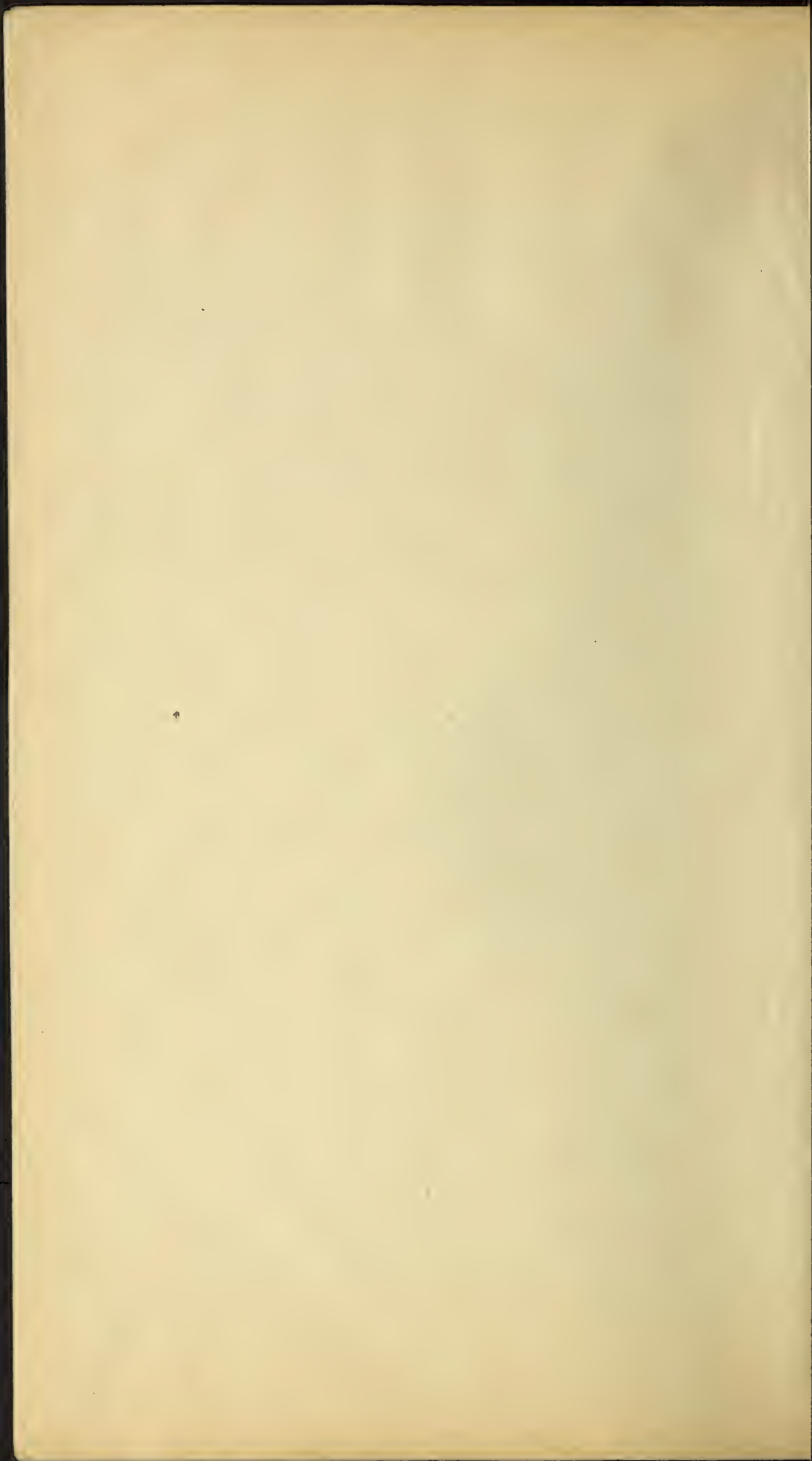
典冊淪幽草文章散暮煙滔天非一族猾馬巳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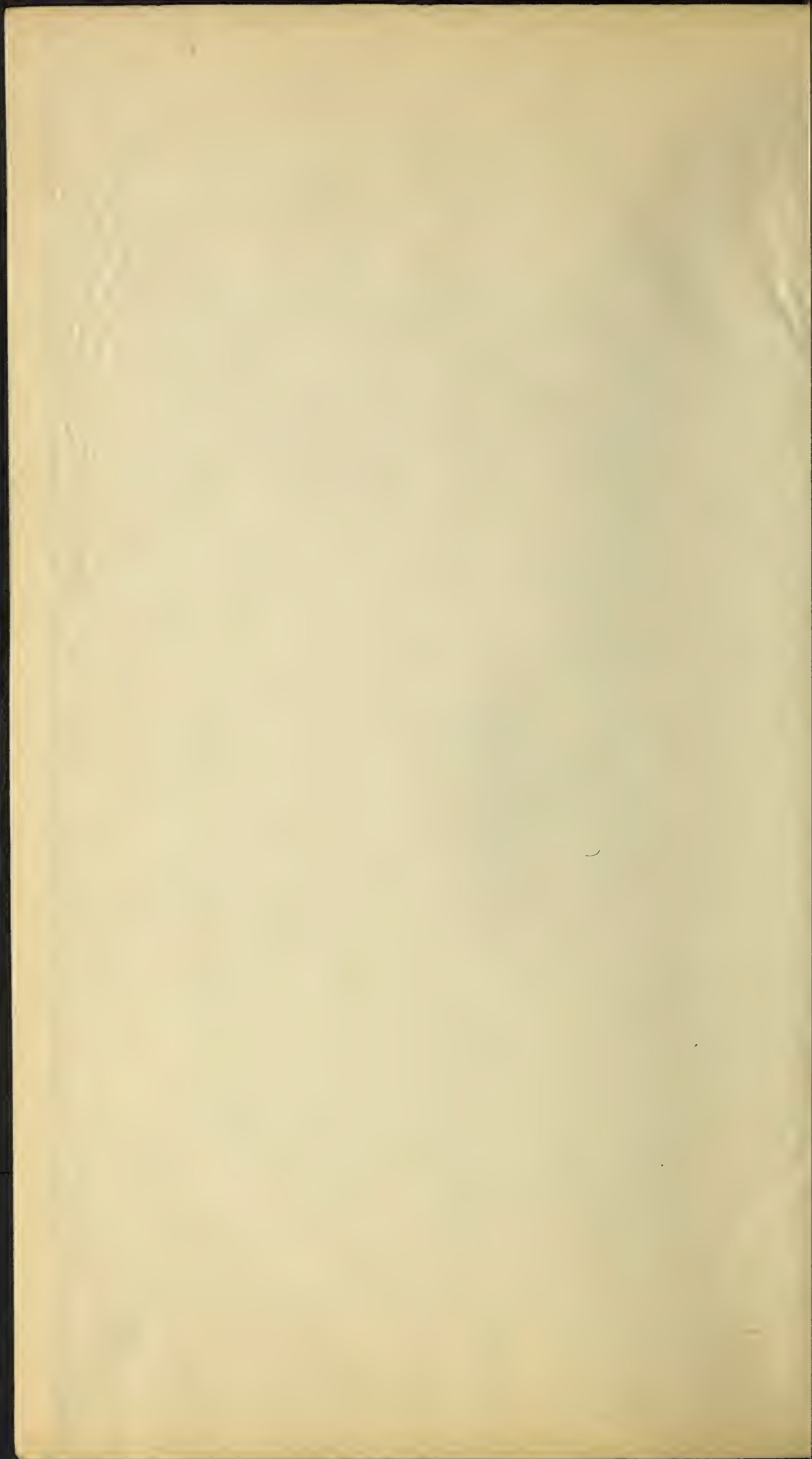
歲至澆郵酒人貧闕社錢相逢華髮老猶記漢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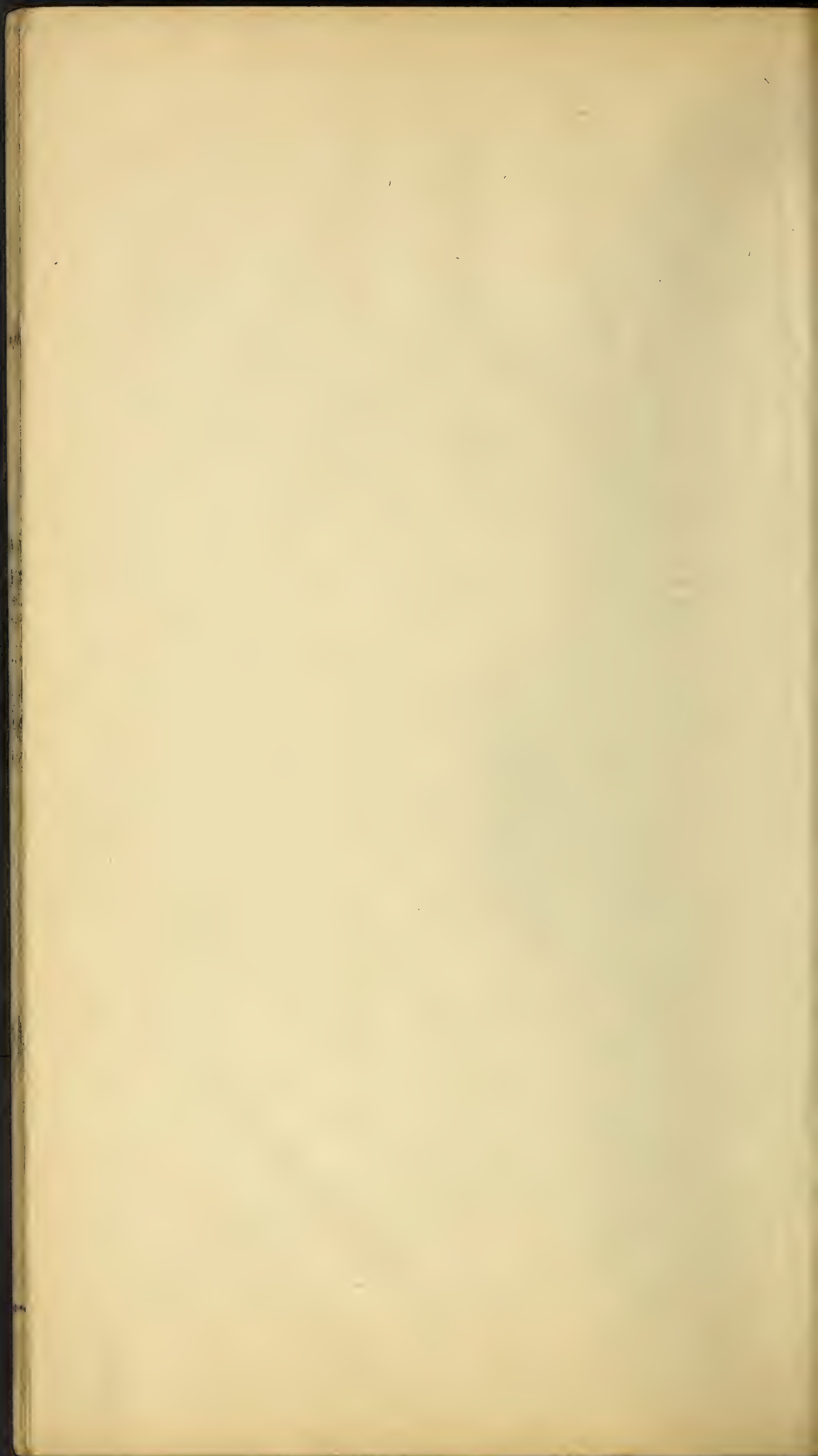
符子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内霏然而雲生於牖　詩彼汾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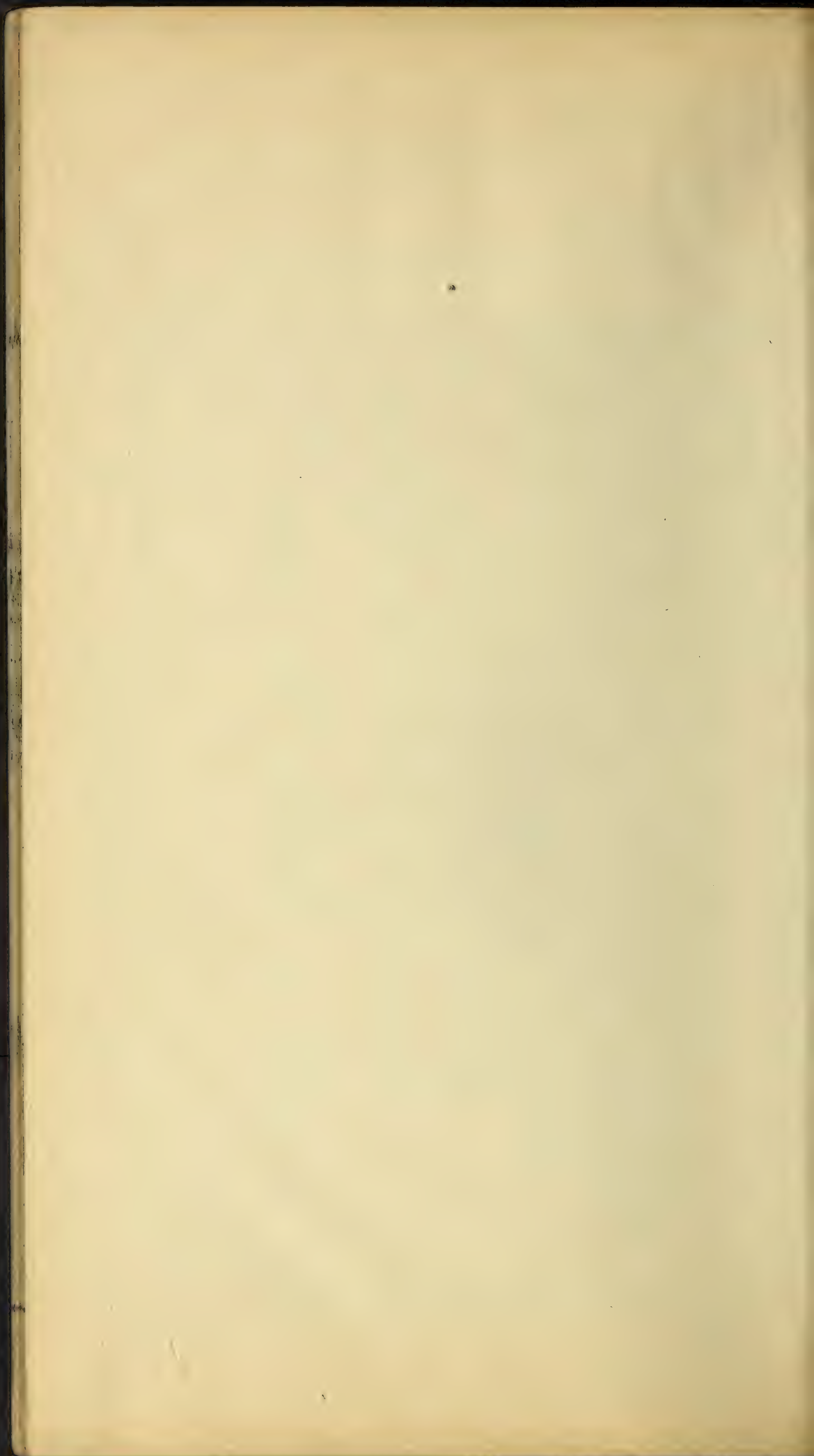
亭林詩集卷之三終











亭林詩集卷之四

元旦 已下昭陽單閼

平明遥指五雲看十九年來一寸丹合見大公還晉國應隨蘇武入長安驅除欲淬新硎劒拜舞思彈舊賜冠更憶堯封千萬里普天今日望王官

莊子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霍山

霍山古帝畿崔嵬據汾左東環太行趨北負恒山坐幽泉迸雷出奇峰挾雲墮百物饒姿容名花獻千朶廟食當山阿重門奠磊砢像設猶古先冠裳蒙堀堁春雪覆松杉堂基對蓬顆主守各散亾空室無一鎖

五鎮稱副嶽亦能降淫禍豈忘帝王朝時陟高山隳
黍稷既非馨趨將況云情神人一失職庶事交叢脞
有寺號興唐近在祠東堧昔日義旗來列宿紛旖旎
更念七雄時晉卿特幺麽茫然二節竹刻期兆猶果
寶命何邇封四荒無不可再拜霍山神惟神實知我

舊唐書高祖紀師次靈石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　史記趙世家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吾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襄子既并知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左傳昭九年吾何邇封之有　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書女媧廟

吁嗟乎三代以後天傾西北不復補但見悲風淅淅吹終古日月星辰若綴旒赤黃青白交旁午北極偏高南極低四時錯迕乖寒暑城淪洪水海成田六鼇簸蕩中流柱羲和益稷不任事晝州造曆迷堯禹彎弓不射九日落蒼蒼列象生毛羽仁人志士久鬱邑精衛空費西山土排天門盪地戶見天皇與天姥五色之石空煸爛道旁委棄無人取長人十二來臨洮符姚劉石相雄豪天竺之書入中國三千弟子多其曹涼州龜茲奏宮廟漢魏雅樂隨波濤花門吐蕃日侵軼天子數出長安逃人似魚鰕隨水落世以東南爲大壑一半乾坤長草萊山南代北虛城郭百年舊

跡邈難記遺宮別寢屯狐貉至今趙城之東八里有冢尚崔嵬不見媧皇來制作里人言是古高禖萬世昏姻自此開華渚虹藏河馬去三皇五帝愁胚胎奇功異事不可問汾邊山下餘蘆灰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必有聖人以續周漢如冬復如春日月如更旦剥復相乘除包犧肇爻彖不見風陵之堆高突兀沒入河中尋復出天廻地轉無多日

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於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　路史古高禖祀女媧　唐書五行志天寶十三載虢州閿鄉縣界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其所在乾元元年六月一日夜河濵人家忽聞風雨聲曉見其墓湧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二柳各長丈餘今謂之風陵堆

晉王府

卜維方遷鼎封唐次翦珪國分河華北星主實沈西
攘狄威名重垂昆敬德躋寵光延白屋惠澤普黔黎
別殿俄傳燧淡宮早聽鼙梯衡臨玉壁戈旝繞銅鞮
井竭龍池水梁空燕壘泥圃花游鹿采山木化鵑啼
國語春秋志賢王暇日題壁上大書楚語靈王為章華之臺一篇定知慈儉埋
得與禹湯齊玉葉衣冠盡金刀姓字迷那堪梁苑草
春日更萋萋

張衡西京賦左暨河華　唐六典玄宗所居隆慶坊宅之東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中人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

贈傅處士山

為問明王夢何時到傅巖臨風吹短笛劚雪荷長鑱

老去肱頻折愁深口自緘相逢江上客有淚溼青衫

又訓傅處士次韻

清切頻吹越石笳窮愁猶駕阮生車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讐舊相家陵闕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淚發春花相將便是天涯侶不用虛乘犯斗槎

愁聽關塞徧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戸已亾熊繹國一成猶啓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待得漢庭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楚辭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

陸貢士來復武進人述昔年代許舍人曦草疏攻鄭鄤事

雒蜀交爭黨禍滋宵人何意附東林然犀久荷先皇燭射隼能忘俠士心梅福佯狂名字改子山流落鬢毛侵愁來忽遇同方友相對支牀共越吟庾信哀江南賦年始二毛即逢喪亂

詠史

永嘉一蒙塵中原遂翻覆名胡石勒誅觸眇苻生戮哀哉周漢人離此干戈毒去去王子年獨向溪巖宿

李克用墓在代州西八里

唐綱既不振國姓賜沙陀遂據晉陽宮表裏收山河朱溫一篡弑發憤橫琱戈雖報上源讐大義良不磨竟得掃京雒九廟仍登歌伶官隕莊宗愛壻亾從珂

傳祚頗不長功名誠足多我來鴈門郡遺冢高嵯峨寺中設王像緋袍熊皮韡旁有黃衣人年少神磊砢想見三垂岡百年淚滂沱敵人亦太息如此孺子何千載賜姓人流汗難重過

五代史唐本紀存勗克用長子也初克用破孟方立於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至於衰老之際聲辭甚悲坐上皆悽愴時存勗在側方五歲克用慨然捋鬚指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能代我戰於此乎及克用卒存勗即王位梁人圍潞州王乃出兵趨上黨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

五臺山

東臨眞定北雲中盤薄幽并一氣通欲得寶符山上是不須參禮化人宮

訓李處士因篤

三晉阮河山登覽苦不暢我欲西之秦潛身睨霸王
一朝得李生詞壇出飛將撝呵斗極迴含吐黃河漲
上論周漢初規模造開創以及文章家流傳各宗匠
道術病分門文游畏流宕朋黨據國中雌黃恣騰謗
吾道貴大公片言折邪妄論事如造車欲決南轅向
觀人如列鼎欲察神姦狀稍存俞咈詞不害于喁唱
君無曲學阿我弗當仁讓更讀詩百篇陡覺神采壯
游五臺山諸作先我入瀎巖嶔崟剖重嶂高拔地絡文下掌竺
乾藏大氣橐山川雄風被邊障泚筆作長歌臨岐爲
余貺自哂同坎畫難佐北溟浪惟此區區懷頗亦師
直諒竊聞關西士自昔多風尚豁達貫古今然諾堅

足仗如君復幾人可愜平生望東還再見君牀頭倒春釀

雨中送申公子涵光

十載相逢汾一曲新詩歷落鳴寒玉懸甕山前百道泉臺駘祠下千章木登車衝雨馬頻嘶似惜連錢錦障泥并州城外無行客且共劉琨聽夜雞

訓史庶常可程

伊尹適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過不敢餙車馬資用防其多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識訶君今寓髙都連山阻巍峩

仕詩遠寄將建安激餘波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求
古人尚訓言亦則相切磋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
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　黃氏日鈔柳子厚平淮夷雅威
命是荷音何注引左傳昭七年弗克負荷平聲按後漢書班超傳贊魏嵇康
答二郭詩晉潘岳河陽縣作
劉琨答盧諶詩並作平聲

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

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二子所居血化幽
泉碧萬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亾左馬千秋仁義
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
楚辭九辯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　宋書孝義傳王韶之贈潘綜
吳逵詩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　左
傳哀十一年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

寄潘節士之弟耒

筆削千年在英靈此日淪猶存太史弟莫作嗣書人門户終還汝男兒獨重身裁詩無寄處掩卷一傷神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昭宗時干戈滿天闕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墜笏雒陽墀歸來卧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遺像在山崖清風動巖穴堂茆一畆滚壁樹千尋絶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鬱切

蒲州西門外鐵牛唐時所造以繫浮橋者今河

西徙十餘里矣

唐代浮梁處遺址制尚新一朝移岸谷千載困風塵失水黿鼉沒依城鸛雀鄰舊有鸛雀樓在城西南黃河中高阜處時有鸛雀棲其上遂名後為河流衝沒即城角樓名之以存其蹟應無丞相問儻與牧童親世變形容老年淡戰伐頻無窮懷古意舍爾適西秦竹書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楚起師至於九江叱黿鼉以為梁江淹恨賦方駕黿鼉以為梁　甯戚飯牛歌吾將舍爾相齊國

潼關

黃河東來日西沒斬華作城高突兀關中尚可一丸封奉詔東征苦倉卒紫髯豈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殽澠間至今秦人到關哭淚隨河水無時還陸游姚平仲傳欽宗即位金人入寇平仲請出死士斫營不利遂乘青騾亡命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

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

華山

四序乘金氣三峰壓大河巨靈雄贔屭白帝儼巍峩地劣窺天井雲深拜斗阿夕嵐開翠巘初月上青柯欲摘星辰墮還虞虎豹訶正冠朝殿闥持杖叱羲和勢扼雙崤壯功從駟伐多未歸桃塞馬終負魯陽戈山鬼知秦帝鑾王屬趙佗出關收楚魏浮水下江沱老尚思三輔愁仍續九歌唯應王景略歲晚一來過

楚辭招魂虎豹九關　華嶽志青柯坪西有峰插天名曰北斗坪蓋毛女拜斗得仙之地也　謝眺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　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及嶽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　史記淮陰侯傳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蘇代傳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　晉書王猛隱於華陰

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

驪山行

長安東去是驪山上有高臺下有泉前有幽王後秦始覆車在昔良難紀華清宮殿又何人至今流恨池中水君不見天道幽且深貽亾未必皆荒淫亦有英君御區宇終日憂勤思下土賢妃助內詠雞鳴節儉躬行邁往古一朝大運合崩頹三宮九市橫豺虎玄宗西幸路仍迷宜臼東遷車還沮我來驪山中哽咽四顧徬徨無可語傷今弔古懷欷歔嗚呼其奈驪山何

通鑑唐敬宗紀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

皇葬驪山因此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長安

東井應天文西京自炎漢都城北斗崇渭水銀河貫千門舊宮掖九市新廛閈雲生百子池風起飛廉觀呼韓拜殿前頡利俘橋畔武將杷雕戈文人弄柔翰遺跡俱煙蕪名流亦星散愁聞赤眉入再聽漁陽亂論都念杜篤去國悲王粲積雨乍開褰淒其秋已半惆悵遠行人單衣裁至骭

史記秦始皇紀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後漢書杜篤傳上奏論都賦

乾陵

代運當中絕房幃召女戎誅鋤宗子盡羅織庶僚空

典祏遷新主司筵掃故宮貞符疑改卜大禮竟升中
復子仍明兩登遐獲令終彌縫由密勿迥斡賴元功
祔廟尊親竝因山宅兆同至今尋史傳猶想狄梁公

周禮司几筵下士二人陸機漢高帝功臣頌三靈改卜

將去闕中別中尉存杜於慈恩寺塔下

廓落悲王子棲遲愛友朋荒郊紆策馬獵徑傍韝鷹
土室人稀到衡門客少應傾壺頻進酒散帙每挑燈
歎昔當憂患先人獨戰兢薄田遺豆麥童皁剩薪蒸
疾病嗟年老虔恭尚夙興芋魁收蜀郡瓜種送東陵
世業爲奴有空名任盜憎幸餘忠厚福猶見子孫承
渭水徂年赤岐山一夜崩低頭從竄養脫跡溷林僧

毒計哀阮趙淫刑虐用鄶忠魂依井植碧血到泉凝賊陷西安令弟存禾投井死困鬣時防罟鷙禽早避矰屢捫追駟舌莫運擊蛇肱謬忝師資敬中尉子及甥皆執經于余多將氣誼憑湲情占復始積德望高升子建工詩早河間好學稱堂垣逾舊大國邑與前增九鼎知猶重三光信有徵沈埋隨劒璽變化待鯤鵬樹落龍池雪風懸鴈塔冰更期他日會拄杖許同登易升大象地中生木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謝靈運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炎靈遺劒璽

后土祠有序 已下關邊執徐

漢孝武所立后土祠在今滎河縣北十里地名鄈上或曰脽上史所云幸河東祠后土者

葢屢書焉其後宣元成三帝及唐宋二宗皆嘗親幸以及國朝雖不親祀典而歷代相傳宮殿之巍峩像設之莊靜香火之駢闐未嘗廢也歲閼逢執徐王正五日予至其下廟祝云距此十五年爲黃河所齧神宇圮焉乃徙像於東南二里坡下今所謂行宮者而古柏千章盡伐之以充改造之用廟未成而木盡矣是日大雪令祝引導策馬從之逶迤而登則坊門墀廡宛然東有大寧宮亦存遺址惟正殿及秋風洗粧二樓皆已蕩然爲斷崖絕壑而王文正旦之碑猶臥雪中不能洗而讀

也愴然有感乃作是詩

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為脽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

靈格移鄈上洪流圮故宮事同淪泗鼎時接墮天弓古木千章盡層樓百尺空地維疑遂絕皇鑒豈終窮髣髴神光下昭回治象通雄才應有作灑翰續秋風

龍門

亘地黃河出開天此一門千秋憑大禹萬里下崑崙入廟君蒿接臨流想像存無人書壁問倚馬日將昏

王逸楚辭天問序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呼而問之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舊府荒城内頹垣只四門先朝曾駐蹕當日是雄藩
繇帛連樓滿笙歌接巷繁一逢三月火惟弔國殤魂
落日林胡夜南風盛樂春地當天北極山是國西鄰
冠帶中原隔金繒異域親武靈遺策在猶可制秦人

宋白續通典唐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　史記趙世家主父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

駿骨來蕃種名茶出富陽年年天馬至歲歲酪奴忙
蹴地秋雲白臨壚早酎香和戎真利國烽火罷邊防

禮記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楚辭大招四酎并孰

舊說豐州好於今號板升印鹽和菜滑搦乳入茶凝
塞北思脣齒河東問股肱獨餘京觀叟終日戍樓憑

舊唐書唐休璟傳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殁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旁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　唐書豐州九原郡貢印鹽　漢書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

孟秋朔旦有事於欑宮

秋色上陵垌新松夾殿青草溪留虎迹茂陵寶城內獲二虎山合繞龍形放犢朝登壠司香月掃庭不辭行潦薦髣髴近惟馨

贈孫徵君奇逢

海內人師少中原世運屯微言垂舊學懿德本先民早歲多良友同時盡諍臣蒼黃悲詔獄慷慨急交親

工省中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三君被逮至京君爲周旋營救不辟禍患黨錮時方解儒林氣始申明廷來尺一空谷賁蒲輪未改幽棲志聊存不辱身名高懸白日道大屈黃巾衛國容尼父燕山仕子春門人持笈滿郡守式廬頻竹柏心彌勁陶鎔化益醇登年幾上壽樂道即長貧尚有傳經日非無拜老辰伏生終入漢綺里只辭秦自媿材能劣濫承意誼眞惟應從卜築長與講堂鄰

訓程工部先貞 旃蒙大荒落

緜上耕山日青門灌圃時懷人初有歎裂素便成辭一鴈陵秋濶雙魚入水遲任城樓突兀大野澤參差物象今來異天心此際疑風沙春氣亂彗孛夜芒垂

見甂當郊舞聞人呌廟譆頻翻坤軸動乍鬪日輪虧
水竭愁魚鼈山空困鹿麋傷心猶賦斂舉目盡流離
旅計眞無奈朋歡可更追秋吟詶鮑照日飲對袁絲
菴急當軒響花繁繞砌枝朱絃彌唱古白雪每誇奇
劒術人誰學琴心爾共知三年嗟契濶隻羽倦差池
尚媿劬勞憶（來詩云看君行邁劬勞甚）還添老大悲幾闕尼父室獨近
董生帷（相傳德州有董子讀書臺）器忝南金許文承繡段詒清風來彩
筆疎韻落芳巵西蜀玄方草東周夢未衰會須陪燕
笑重和鄴中詩

淮南子麒麟鬪而日月食　宋鮑照有園中秋散詩　史記袁盎傳盎兄子種謂盎曰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苛

寄劉處士大來（已下梁兆敦牂）

劉君東魯才頗能究經傳時方渾九流發憤焚筆硯
久客梁宋間落落無所見棄家走關中自結三秦彥
便居公瑾宅直上高堂宴館李子德家憶昨出門初朔風灑
冰霰獨身跨一驢力比蒼鷹健崎嶇上太行彳亍甘
重趼一過信陵君陳君上年下士色無倦贈別寶刀裝賓僚
陪祖餞麾幟渡蒲津駿馬如奔電上下五陵間秦郊
與周甸花發御宿苑麥秀含元殿常過韋杜家早識
嚴徐面意氣何翩翩交游良可羨回首憶故人久滯
臨淄縣黃塵汙人衣數舉西風扇山東不足居苦爲
相知勸世路況悠悠窮愁儻能遣聊裁一幅書去託
雙飛燕

晉韓延之復劉裕書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　世說庾公在石頭王公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

詞賦雕鐫老河山騁望頻末流彌宇宙大雅援斯人世業推王謝儒言纂孟荀書能搜五季字必準先秦攬轡長城下回車晉水濱秋風吹鴈鶩夜月臥麒麟玉盌人間有珠襦地上新盜發晉王墓得黃金數百斤呑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與爾皆椎結於今且釣緡羈心縈故跡殊域送良辰草沒青驄晚霜浮白墮春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

屈山人大均南海人自關中至

弱冠詩名動九州紉蘭餐菊舊風流何期絕塞千山

外幸有清樽十日罍獨漉泥淡蒼隼沒五羊天遠

雲秋誰憐函谷東來後班馬蕭蕭一敝裘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因篤在陳君上年署中

鴈門春草碧且復過滹沱爲念離羣友三年愁緒多

魯酒千鍾意不快龜山蔽日齊都隘却來趙國訪廉

頗還到關中尋郭解陳君心事望諸儔吾友高才冠

雍州玉軸香浮鈴閣曉彩毫光照射堂秋人來楚客

三閭後賦似梁園枚馬遊句注山邊餘舊壘五原關

下臨河水青冢哀笳出漢宮白登奇計還天子窮愁

那得一篇書幸有心期託後車又逐天風歸大海好

憑春水寄雙魚

出鴈門關屈趙二生相送至此有賦

一鴈孤飛日關河萬里秋雲横秦塞白水入代都流烽火傳西極琴樽聚北州登高欣有賦今見屈千牛

趙國佳公子翩翩又一時滿壺桑落酒臨别重相思路絶花驄汗情淩越鳥枝賢兄煩鎖鑰邊塞寄安危趙生之兄爲鴈門參將

應州

灅南宮闕盡一塔挂青天法象三千界華戎五百年空旛揺夜月孤磬落秋煙頓覺諸縁減臨風獨灑然城内木塔遼清寧二年建魏書太祖天賜三年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　太宗泰常五年四月丙寅起灅南宮

尚憶沙陀事明宗此郡生艱難當亂世太息軫遺氓

鳳彩畱荒井龍文照古城焚香祝天願果得見昇平

五代史唐明宗應州人志云州有金鳳城明宗生於此有金鳳井

重至大同

頻年落落事孤征每到窮邊一寄情馬跡未能追穆后虎頭空自相班生風吹白草桑乾岸月照黃沙盛樂城忽見丹青意惆悵君看曹霸阮才名代府中尉俊嘶能畫

得伯常中尉書却寄并示朱烈王太和二門人

岱雲東浮日西晻下有畸人事鉛槧忽來青鳥銜尺書月入軒櫺燈吐燄別子三年斷音問敝裘白髮空冉冉引領常睎凾谷關停驂尚憶終南广瀨行把酒

送余去重來何日當分陝腐儒衰老豈所望感此滚
情刻琬琰擔簦百舍不自量可能再上三峰險君家
賢甥與令嗣舞雩歸詠同曾點尚論千秋品並堪以
吾一日年猶忝期君且復慰離愁勿向流光悲荏苒

淮上別王生略 已下彊圉協洽

子高徒抗手君獨淚沾衣送我山東去春空一鴈飛
沂山朝靄合淮水夜燈微去去懷知己愁來不可揮

孔叢子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

贈蕭文學企昭 漢陽人

生年十五餘即與人事接中更世難嬰書史但涉獵
率爾好爲文蔚然富枝葉終媿康成學久曠周孔業

日西歲將晏行事苦不立禮堂寫六經庶幾猶可及
俗流好鄭衛淫詞自親狎用以扶道眞十無一二合
出門游萬里踽踽恒負笈晚得逢蕭君探賾窮魯汲
車中服子愼一見語便洽上攷三傳訛獨授尼父法
方浚得朋喜豈料歸歟急黃鶴對青山翩然鼓江檝
浮雲翳楚天引領空於邑何時復相從問奇補三篋
惟期夕惕心不負朋簪盍

後漢書鄭玄傳戒其子益恩曰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漢書劉歆傳黨同門妒道眞　世說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愼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曲周拜路文貞公祠

凌煙當日記形容閩海風颷未得從故里尚番旋馬
宅他鄉遙起若堂封（公葬吳之洞庭山）苔生宋璟祠前碣雪覆要
離墓上松借問家聲誰可似只今荀氏有雙龍

德州過程工部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來每逢佳節至長得草堂開
老桂香猶吐孤鴻影自迴未論千里事一見且銜杯

過蘇祿國王墓 有序

永樂十五年九月蘇祿國東王來朝歸次德
州病卒遣官賜祭命有司營墳葬以王禮上
親爲文樹碑墓道留其傔從十人守墓其後
子孫依而居焉余過之出祝版一通乃嘉靖

年者宛然如故其字體今人亦不能及矣

豐碑遥見炳奎題尚憶先朝寵日磾世有國人供灑埽每勤詞客駐輪蹄九河冰壯尨狐出十二城荒白鶴棲（州北有十二連城）下馬一爲郯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

赴東六首 有序 已下著雍涒灘

萊人姜元衡訐告其主黃培詩獄株連二三十人又以吳郡陳濟生忠節錄二帙首官指爲余所輯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余在燕京聞之亟馳投到頌繫半年竟得開釋因有此作

人生中古餘誰能免尤悔況余庸駑姿側身涉危殆

窫窳起東嵎長鯨翻渤澥斯人且魚爛士類同禽駭稟性特剛方臨難詎可改偉節不西行大禍何繇解

後漢書賈彪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

行行過瀛莫前途慰廣川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爾本江海人去矣足自全無爲料虎鬚危機竟不悛下有清直水上有蒼浪天旦起策青騾夕來至華泉

詩河水清且直猗　古樂府東門行上用蒼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

苦霧凝平皋浮雲擁原隰峰愁不注高地畏明湖溼客子從何來徬徨市邊立未得訴中情已就南冠縶夜半鵂鶹鳴勢挾風雨急枯魚問河魴嗟哉亦何及

古樂府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荏苒四五日乃至攀髯時夙興正衣冠稽首向園塀
詩人岸獄中不忘恭敬辭所秉彌周禮顛沛猶在斯
北斗臨軒臺三辰照九疑可憐訪重華未得從湘纍
羲仲殷東方伶倫和律管陰崖見白日黍谷回春燠
柔艣下流澌輕車度危棧草木皆欣欣不覺韶光晚
大造雖無私薰蕕不同産奈此物性何鳩化猶鷹眼
天門詄蕩蕩日月相經過下閔黃雀微一旦決網羅
平生所識人勞苦云無他騎虎不知危聞之元彥和
尚念田晝言此舉豈足多永言矢一心不變同山河

魏書彭城王勰傳孝文之崩咸陽王禧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　宋史田晝傳鄒

浩諫立劉后得罪竄新州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子德李子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

急難良朋節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獨行此去爲同盟撫劒來燕市揚鞭走易京黃埃隨馬漲黑水繫船橫救宋裳初裹因梁獄未成盈庭多首鼠中路復怔營已涉平原里遙驅歷下城雲浮泉氣活日麗嶽林明夜樹蟬初引晨巢鵲亟鳴喜猶存卞璞幸不蹈秦坑勞苦詞雖畢悲歡事忽并橐饘勤問遺寢息共論評發憤皆公正姱修自幼清君賢關羽弟我媿季心兄

將伯呼朝士同人召友生詩書仍爐溺禹稷竟冠纓
頗憶過從數浹嗟歲序更川巖句注險池館薊丘平
每竝登山屐常隨泛月舫詩從歌伎采辯使坐賓驚
禄位楊雄小囊錢趙壹輕與君俱好遯於世本無爭
史論悲鉤黨儒流薄近名材能尊選懦仁義怵孤煢
自得忘年老聊存處困貞不才偏累友有膽尚談兵
坎窞何當出虞機詎可攖殷勤申別欵落莫感精誠
禽海填應滿鼇山抃豈傾相期非早暮渭釣與莘耕

墨子公輸般爲楚設機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後漢書鄧騭傳惶窘怔營　史記伯夷傳非公正不發憤　楚辭招魂朕幼清以廉潔兮　史記季布傳布弟季心氣蓋關中爲任俠其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　漢書楊雄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後漢書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　楚辭天問鼇戴山抃張衡思玄賦鼇雖抃而不傾

樓桑廟 已下屠維作噩

大雪閉河山停驂阻燕界日出見平岡廟制頗宏大
昭烈南面尊其旁兩侯配陰森宮前木蕪沒畦首菜
遺像纒風塵荒碑委榛蒯痛惟初平時中原已横潰
跳身向荆益歷險誠不悔終焉嗣漢業上帝居禋類
獨此幽并區頻在衣冠外不得比南陽何由望豐沛
尚想舊宅桑童童狀車蓋黄屋既飄飖霓旌亦杳靄
惟有異代臣過瞻常再拜不及二將軍提戈當一隊

三月十二日有事於欑宮同李處士因篤

餘生猶拜謁吾友復同來筋力愁初減天顔佇一廻
巖雲隨馭下寢仗夾車開未得長陪從辭行涕泗哀

贈李貢士嘉故城人時年八十

居然漢代表遺民猶向甘陵說黨人久矣泥塗嗟絳縣不妨漁釣老河濱花香元亮籬前酒雨墊林宗野外巾此日耆英誰得似飲和先作一方春

淮南子不言而能飲人以和

邯鄲

趙國地生毛叢臺野火燒平原與馬服纍纍葬枯蒿饑烏啄冬雪獨鴈號寒郊有策無所用拂拭千金刀豈聞蕭王來北發漁陽豪晝卧温明殿蒼生正嗸嗸太息復何言此身隨所遭

史記趙世家民謠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　漢書五行志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

邢州

太行從西來勢如常山蛇邢洺在其間控壓連九河唐人守昭義桀驁不敢過憑此制山東腹心實非他事已遡悲風芒然吹黃沙乞食向野人從之問桑麻

舊唐書李抱眞傳爲昭義軍節度使時田悅朱滔王武俊相繼反叛及上幸梁州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羣賊内輯軍士羣賊㳂憚之

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賦寄

念爾西歸日嗟余望路岐殊方頻邂逅千里各差池木落燕臺早霜封華掌遲秦郊須置驛莫後鄭當時

亾友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兼有投詩答之

生平不擬託諸侯吾道仍須歷九州落落關河蓬轉

從蕭蕭行李鴈飛秋爲秦百姓皆黔首待漢儒林已
白頭何意故人來負笈艱難千里娓從游
十年離別未言還楚水楓林極望閒野雀暮歸吳季
廟寒濤秋擁伍胥山人琴已逝增哀涕笠屩相看失
壯顏獨有士龍年最少一朝詞筆動江關

述古 已下上章閹茂

微言既以絕一變爲從横下以游俠權上以刑名衡
六國固蚩蚩漢興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
孝武尊六經其功冠百王節義生人材流風被東京
世儒昧治本一槩而相量於乎三代還此人安可忘
楚辭九章懷沙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六經之所傳訓詁爲之祖仲尼貴多聞漢人猶近古禮器與聲容習之疑可睹大哉鄭康成探賾靡不舉六藝既該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禮存其學非小補後代尚清談土苴斥鄒魯哆口論性道捫籥同矇瞽

蘇子瞻日喻生而眇者不識日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

五國竝時亾世道當一變掃地而更新三王功可見鼓琴歌有虞釣者知其善區區山澤間道足開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龍戰空有濟世心生不逢堯禪何必會風雲弟子皆英彥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傳

文中子書五國竝時而亾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　子游汾亭上鼓琴有釣者曰美哉琴心也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子駁而歌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

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

在昔尼父聖韋編尚三絕況於章句儒未曉八卦列相看五十餘行事無一達坐見悔吝叢舉足防蹉跌日昃乃研思猶幸非大耋微言詎可尋斯理庶不滅寡過殊未能豈厭丁寧說是時秋雨開涼風起天末蟋蟀吟堂階疎林延夕月草木得堅成吾人珍晚節亮哉歲寒心不變霜與雪憂患自古然守之俟來哲

輓殷公子岳

憶昔過從日偏承藻鑑殊堂中延太守門外揖王符木葉空郊晚魚鱗大澤枯邈如人世隔無復問黃壚八俊名空大千秋事已違嶺雲緣旐下溪鳥夾棺飛

薏苡當含貝桄榔待復衣寂寥漳水上猶望楚魂歸

寄張文學邵時淮上有築堤之役 已下重光大淵獻

冬來寒更劇淮堰比何如遥憶張平子孤燈正勘書江山雙鬢老文字六朝餘 得所寄瘞鶴銘辨 愁絕無同調蓬飄久索居

南史康絢傳天監十四年築浮山堰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

雙鴈

雙鴈東北飛飛飛向城闕聲含海上飈影帶吳山月有客從南來遺我一書札上寫召旻詩如彼泉池竭下列周鼎文食人象饕餮書成重密緘一字一泣血傳之與貴人相視莫敢發所計一身肥豈望天下活

呂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夏日

首夏多恒風塵霾蔽昏旦舞雩告山川白紙催州縣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碩鼠徒興歎仗馬適一鳴身名已塗炭貝玉方盈朝此曹何所憚博士有正先實趣秦時亂

漢書京房傳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末俗無恒心疾貧而好勇不能事田園何況談周孔出門持尺刀鑄錢兼掘冢矧此大東謠齊民半流冗不見瓜寧男死猶被天寵鳴弓宿鳥驚躍馬浮埃動顧謂同行人王侯寧有種

漢書王莽傳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莽以爲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爲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

秋風行

白露早下秋風涼誰家置酒開華堂秦國丞相南面坐三川郡守趨奉觴燕娥趙女調清瑟六博彈棊費白日致富應多文信金論功詎足穰侯匹莫欺張耳鬢如絲及見夷門大會時車中公子常虛左上客侯生衣弊衣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石嗟嗟此曲難重陳柱摧絃斷長愁人

史記李斯傳長男由爲三川守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　張耳傳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

古詩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靜樂

邑枕汾川首城分并塞支馬牛遺牧地材木剩山陲沍澤魚空後腥風虎下時樓煩雖善射不救漢王危

太原寄王高士錫闡

游子一去家十年愁不見愁如汾水東不到吳江岸異地各榮衰何繇共言宴忽睹子綱書欣然一稱善王君尺牘多作篆書知交盡四海豈必無英彥貴此金石情出處同一貫太行氷雪積沙塞飛蓬轉何能久不老坐看人間換惟有方寸心不與玄鬢變

三國志注張紘字子綱好文學又善楷篆與孔融書皆自書融報紘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盂縣北有藏山云是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處

空山三尺雪匹馬向荒榛窈洞看氷柱危峰遲日輪

水邊寒啄鶴松下晚樵人恐有孤兒在尋幽一問津

讀李處士顒襄城紀事有贈 有序 已下玄默困敦

處士之父可從崇禎十五年以壯士隸督師汪公喬年麾下以五千人勦賊至襄城死之處士年十六貧甚與其母彭氏并日而食力學有聞越二十九年始得走襄城爲汪公及其父設祭招魂以歸余與處士交爲之作詩

躑躅荒郊酹一樽白楊青火近黃昏終天不返收嵴骨異代仍招復楚魂湛阪愁雲隨獨鴈顛橋哀水助啼猿五千國士皆忠鬼孰似南山孝子門

左傳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

寄楊高士瑀

廿載江南意愁來更渺茫友朋嗟日損雞犬覺年荒水歷書池淨山遶學舍長但聞楊伯起弦誦夜琅琅

齊祭器行 歲重光大淵獻臨淄發地得古祭器數十事監司攫而有之

太公封齊廿八世春禘秋嘗長有事猶從三代識遺聲每見九夷朝祭器器歷商周制度工相傳丁癸及桓公花紋不似萊人物法象仍疑兩敦同牛山下涕何悲苦歲久光華方出土夏后璜偏入向魋魯宮寶又歸陽虎歷下秋風動夕螢古來神物亦飄零誰知柏寢千年器異日還陳漢武庭

禮記樂記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左傳襄六年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　左傳哀十四年向魋出

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貞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　史記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題李先生矩亭 有序

德州東二十五里矩亭故鄉舉恩伯李君誠明讀書處天啓中權奄柄國聞君通陰陽象緯之學遣使徵之辭疾不就潔志以終其子源修是亭以表遺躅余爲之詩

董生祠畔子雲亭潤雨巖虹望獨扃門外曉寒縈帶草林端秋散照書螢長留直道扶千載自見遺文表六經今日似君還肯構應知家學本趨庭

瓠

匏實向秋侵咢然繫夕林不材詎苦葉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輪上俎剝棗遜清斟衛女河梁適涇師野渡淺未須驚五石應信直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詎不沈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

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

土門旅宿 在獲鹿縣西南十里

歲歲征驂詎有期棲棲周道欲安之尼公匪兕窮何病尚父維鷹老未衰市酒薄驅冬宿冷山蔬輕壓曉行饑從知宇宙今來闊不似園林獨臥時

漢書平帝紀追謚孔子曰襃城宣尼公

燕中贈錢編修秉鐙 已下昭陽赤奮若

一別秦淮將廿載天涯垂老看猶在斷煙愁竹泣蒼梧禿筆悽文來漲海燕市雞鳴動客輪九門馳道足黃塵相逢不見金臺侶但說荊軻是酒人

先妣忌日

風木凋零已過時一經猶得備人師聞絲欲下劉瓛泣執卷方知孟母慈秋雨秀連中野蔚夕陽光起北園葵無窮明發千年慨豈獨杯圈忌日思

顏氏家訓荒亂以來雖寒畯之子能讀孝經論語者尚為人師雖奕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　南齊書劉瓛傳母沒十餘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晉陸機園葵詩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

自章丘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

高秋立馬鮑山旁旅雁初飛木葉黃十載故人泉下

別交情多媿郅君章 時張文學詔自燕中來視兵舍歛

後漢書獨行傳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式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進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泣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執紼引柩於是乃前

有歎

少小事荀卿佔畢更寒暑慨然青雲志一旦從羈旅
西游到咸陽上書寤英主門庭正翕集車騎來千數
復有金石辭粲爛垂千古如何壯士懷但慕倉中鼠
家世二千石結髮常自修譬如寡婦心本慕共姜儔
不幸汙盜賊遂忘淫佚羞念彼巨先語撫心悼遷流
如登千仞岡失足竟不收勉哉堅自持無遺朋友憂

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讐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　後漢書馬援傳居高堅自持

哭歸高士

弱冠始同遊文章相砥厲中年共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淺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圖斯人竟云逝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不作窮途哭生耽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比黔婁躅太僕經鏗鏗君曾祖諱有光字熙甫世稱震川先生三吳推學者安貧稱待詔君叔祖諱了慕字季思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流嗣弓治已矣文獻亾蕭條玉山下酆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憤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碧雞

竟長鳴悲哉君不聞

禮記儒行近文章砥厲廉隅　後漢書儒林傳說經鏗鏗楊子行
左傳文十八年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

亭林詩集卷之四終

亭林詩集卷之五

廣昌道中 已下關逸攝提格

匹馬去燕南易京大如礪五迴春雪滾淶上孤城閉行行入飛狐夕駕靡遑稅融冰見晛流老樹陵寒霽豖鶻馴不驚臥犬安無吠問客何方來幽都近如沸出車日轔轔戈矛援江裔此地幸無兵山田隨樹藝且偷須臾閒未敢謀卒歲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　水經注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回之名　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久客燕代間遂與關山老流連王霸亭躑躅劉琨道枯荑春至遲落木秋來早獨往兹愴然同遊昔誰好

三楚正干戈沅湘彌浩浩世乏劉荊州託身焉所保縱有登樓篇何能盪懷抱思因塞北風一寄南飛鳥

昔年與李子德同宿此縣

後漢書王霸傳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晉書劉琨傳率衆赴段匹磾從飛狐入薊

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

向平嘗讀易亦復愛名山早跨青牛出昏騎白鹿還太行之西一遺老楚國兩龔秦四皓春來洞口見桃花儻許相隨拾芝草

晉書陶淡結廬於長沙臨湘山中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

春霾亂青山卉木苞未吐繞郭號荒雞中田散野鼠

策杖向郊垌幽人在巖戸未達隱者心聊進蒼生語
一自永嘉來神州久無主十姓迭興亾高光竟何許
棲棲世事迫草草朋儕聚相與讀殘碑含愁弔今古

詠史

王良既策馬天弧亦直狼中夜視北辰九野何茫茫
秦政滅六國自謂過帝皇豈知漁陽卒狐鳴叢祠旁
誰爲刑名家至今怨商鞅

史記天官書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宋史天文志弧矢九星在狼星東南天弓也矢不直狼爲多盜　鹽鐵論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

商紂爲黎蒐遂啓東夷叛楚靈一會申俄召乾谿患
甲兵豈不多人人欲從亂惟民國所依疾乃盈其貫
皇矣監四方得民天所贊

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感歎

成篇

削迹行吟久不歸修門舊館露先晞中年早已傷哀樂死日方能定是非彩筆夏枯湘水竹清風春盡首山薇斯文萬古將誰屬共爾衰遲老布衣

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入修門些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　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過矩亭拜李先生墓下

人生無賢愚大節本所共蹉跎一失身豈不負弦誦卓哉李先生九流稱博綜心鄙馬季長不作西第頌屏居向郊坰食淡常屢空清修比范丹聰記如應奉

力學不求聞終焉老家衖同時程中丞一疏亦驚衆玉璽安足陳亟進名臣用中丞名紹德州左衛人巡撫河南時漳河旁得玉璽上疏言秦璽不足珍國家以賢爲寶薦黨籍諸臣十餘人不納遂謝病歸黨論正紛拏中朝竝嚚訟世推山東豪三李尤放縱祠奄與哭典與後先相伯仲名竝見欽定逆案初踰士類閑竟折邦家棟悲哉五十年風塵尚澒洞我來拜遺阡增此儒林重雖無謦咳接猶有風流送自非隨武賢九原誰與從後漢書馬融傳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應奉傳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竝下　漢司隷校尉魯峻碑休神家衖

潘生次耕南歸寄示

知君心似玉壺清未肯緇塵久雒京若到吳閶尋舊

跡五噫東去一梁生

子房

天道有盈虛智者乘時作取果半青黃不如待自落
始皇方侈時土宇日開拓海上標東門長城繞北郭
欲傳無窮世更乞長生藥子房天下才是時無所託
東見倉海君用計亦疎略狙擊竟何爲煩彼十日索
譬之虎負嵎矜氣徒手搏歸來遇赤精奮戈起榛薄
嶢關一戰破藍田再麾却嘖嘖軹道旁共看秦王縛
既已報韓仇此志誠不怍遂赴赤松要無負圯橋諾

通鑑慕容農言於慕容垂曰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南史陸法和傳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

刈禾長白山下

載耒來東國年年一往還禾垂墟照晚果落野禽閒食力終全節依人尚厚顏黃巾城下路獨有鄭公山

齊乘北齊以黃巾城立章丘縣其東有黌山鄭康成注書其上

歲莫

平生慕古人立志固難滿自覺分寸長用之終已短良友日零落悽悽獨無伴流離三十年苟且圖飽煖壯歲尚無聞及今益樗散治蜀想武侯匡周歎微管願一整頹風俗人謂迂緩孤燈照遺經雪滚坐空館一歲倏逎盡我行復何如何爲窮巷中悄然日閒居未敢聽輪扁且讀堂上書糟粕雖已陳致治良有餘

典謨化刀筆衣冠等猿狙孰令六代後一變貞觀初四海皆農桑弦歌徧井閭我亦返山中耦耕伴長沮

莊子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

兄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淞江之役書此示之已下旃蒙單閼

淞江東流水波緩至蔡之際尤枯旱平野雲淩二陸山荒陂草沒吳王館五十年來羮芋魁頓令澤國生蒿萊豈無循吏西門豹停車下視終徘徊少時來往江東岸人代更移年紀換即今海水變桑田況於爾等皆童丱乍看畚鍤共歡呼便向污邪祝一壺豈知太平之世飴甘荼川流不盈澤得瀦風雨時順通祈

雩春祭三江秋祭五湖衣冠濟濟郊壇趨歲輸百萬供神都江頭擔酒肴江上吹笙竽吏無敲扑民無逋嗟余已老何時見久客中原望鄉縣那聞父老復愁兵秦關楚塞方酣戰忽憶秋風千里蓴淞江亭畔坐垂綸還歸被褐出負薪相逢絶少平生親怪此傖夫是何人

漢書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郤陂王莽末常枯旱　易水流而不盈　越絶書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為之立祠

閏五月十日

重逢閏五日澶漫客山東郡國戈鋋裏園陵灌莽中草穿新壘綠花隔舊京紅更憶王符老飄淪恨不同

王徵君潢昔日同詣孝陵行香今年七十七矣

杜子美詩瀆漫山東一百州

春秋書魯月猶是謂文王舊國還豐鎬遺民自夏商

神遊弓劒遠天與卦爻長此日追休烈於戲不可忘

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過張貢士爾岐

緇帷白室覩風標爲歎斯人久寂寥濟水夏寒清見

底石田春潤晚生苗長期六籍傳無絶能使羣言意

自消竊喜得逢黄叔度頻來聽講不辭遥

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　又曰瞻彼闋者虚室生白

送程工部葬

獻巳淪亾長者復云徂一往歸重泉百年若須臾

寥寥楊子宅惻惻黃公壚揮涕送故人執手存遺孤末俗雖衰漓風教猶未渝願與此邦賢修古敦厥初

路舍人客居太湖東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侶稀清霜憔悴減毛衣自從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飛

孫徵君以孟冬葬於夏峰時僑寓太原不獲執紼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辭

老不越疆弔吾衰況疎慵遙憑太行雲迢遞過夏峰泉源日清泚上有百尺松憶叨忘年契一紀秋徂冬常思依蜀莊有懷追楚龔不得拜靈輀限此關山重

會葬近千人來觀馬鬣封儻有徐孺子隻鷄遠奔從
一時諸生間得無少茅容俗流鶩聲華考實皆凡庸
淄澠竟誰知管華稱一龍我無人倫鑒焉敢希林宗
惟願師伯夷寧隘毋不恭嗟此衰世意往往纏心胷
回首視秋山肅矣霜露濃

禮記檀弓下五十[illegible]者不越疆而弔人　楊子法言蜀莊沈冥　呂氏春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

漢三[illegible]

父老苦秦法頗見除殘苛三章布國門企踵咸樂從
雖非三王仁寬大亦與同傳祚歷四百令名垂無窮

右高祖

文叔能讀書折節如儒生一戰摧大敵頓使海寓平

改化名節崇磨鈍人才清區區黨錮賢猶足支危傾

右光武

卓矣劉豫州雄姿類高帝一身寄曹孫未得飛騰勢立志感神人風雲應時至翻然遂翱翔二豪安得制

右昭烈

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

共對禪燈說楚辭國殤山鬼不勝悲心傷衡嶽祠前道如見唐臣望哭時宋史朱昌傳父葆光當梁氏篡唐與唐舊臣顏蕘李濤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冬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始二十年

孤墳一徑楚山尖鐵石心肝老孝廉流落他方餘惠遠撫琴無語憶陶潛先公同年友長沙陶君汝鼐

督師公子竟頭陀詩筆崢嶸浩氣多兩世心情知不遂待誰更奮魯陽戈武陵楊公子山松

夢到江頭橘柚林衲衣桑下悃同心不知今日滄浪叟鼓枻江潭何處深

賦得簷下雀

力小不成巢翾飛無定止所謀但一枝徬徨靡可恃曾窺王謝堂不作銜泥壘雖依簷下宿無異深林裏豈不慕高明其奈鷙丸餌唯應罷官時殷勤數來此漢書楊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鄭當時傳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

薊門送子德歸關中

與子窮年長作客子非朱顏我頭白燕山一別八年

餘再裏行縢來九陌君才如海不可量奇正縱橫勢莫當彈箏叩缶坐太息豈可日月無弦望望字作平聲用阮籍詩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爲我一曲歌伊涼挈十一州歸大唐奇材劒客今豈絶奈此舉目都茲茲薊門朝士多狐鼠舊日鬚眉化兒女生女須教出塞粧生男要學鮮卑語常把漢書掛牛角獨出郊原更誰與自從烽火照桑乾不敢宮前問禾黍子行西還渡蒲津正喜秋氣高嶙峋華山有地堪作屋相與結伴除荊榛

李陵與蘇武詩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唐書大中五年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於有司　顏氏家訓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俛而不答

李生符自南中歸樵李三年矣追惟壯遊兼示

舊作

一卷別南中孤帆自歸去文飛鶴拓雲墨染且蘭樹
丈夫行萬里投分各有遇明發著萊衣未肯朱門住
相送驛路旁落英連古戍儻有舊遊人北望懷徐庶

二月十日有事於欑宮（已下疆圉大荒落）

青陽回軒丘白日麗蒼野封如禹穴平木類湘山赭
不忍寢園荒復來奠樽斝彷彿見威神雲旗導風馬
當年國步蹙實歎謀臣寡空勞宵旰心拜戎常不暇
賊馬與邊烽相將潰中夏穎陽不東升節士長喑啞
及今擐甲兵無復圖宗社飛章奏天庭謇謇焉能舍
華陰有王生（弘撰）伏哭神牀下亮矣忠懇情咨嗟傳宦

者遺臣日以希有顧同誰寫

左傳昭十五年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贈獻陵司香賈太監宗

蕭瑟昌平路行來十九年清霜封殿瓦野火逼山阡鎬邑風流盡邙陵歲月遷空堂論往事猶有舊中涓

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至祾恩殿食頃止人皆異之

昌平木落高山出仰視神宮何崒嵂昭陵石馬向天嘶誰同李令心如日有聲隆隆來隧中駿奔執爵皆改容萇弘自信先君力獨拜秋原御路東

李商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　漢書五行志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　左傳昭二十三年南宮

極震莀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

過郭林宗墓

路畔纍纍墓石多中郎遺愧定如何應憐此日知名士到死猶穿吉莫鞾

北齊書恩倖傳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帝信之經古冢榮宗問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因前奏曰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鞾插馬鞭問臣我冢阿貞來否

介休

淡霓生巖際奔泉下石開龍蛇方起陸雀鼠尚爭山縣西南二十里有雀鼠谷雨靜前村市秋凋故國顏介君祠廟在風義夐難攀

靈石縣東北三十五里神林晉介之推祠

古人有至心不在狷與忍國祿既弗加吾身可以隱去矣適其時耕此荒山畛更與賢母偕丘壑情同允卓哉鸞鳳姿飄飄高自引鄕使屬戎行豈其遜枝軫出處何必齊此心期各盡末世多浮談有類激小忿割股固荒唐焚山事可哂微哉仲子廉立操同蚯蚓遺祠君故鄕父老事惟謹牡丹異凡花春澆洗鉛粉況此黃蘆林晚送秋風緊厲彼頑鈍徒蘖名代無隕

賈誼弔屈原賦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

霍北道中懷關西諸君

苦雨淹秋節屯雲擁霍州蟲依危石響水出斷崖流驛路愁難進山亭悵獨留遙知關令待計日盼青牛

河上作

龍門下雷首自古稱西河入自積石來出塞復逶迤
呂梁懸百仞孟門高峩峩遠矣大禹功山澤得所宜
靈跡表華嶽金行鎮西垂黃虞日已遠嬰怒尋干戈
去年方鬬爭掘壕守朝那車騎如星流衣裝兼橐駝
狼弧動箭鏃參伐揚旂麾嗟此河上軍來往何時罷
今年暫寢兵邏卒猶譏訶手持一尺符予錢方得過
追惟狄泉陷地底生蒼鵞窫窬來攫人遠路橫長蛇
寰區恣刀俎飛走窮網羅萬類不足飽螻蟻其奈何
仰希神明眷下戢陽侯波行將朝白帝一訴斯民罹
猿鳥既長吟窮人亦悲歌歌止天聽回勿厭辭煩多

水經注晉永嘉元年雒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後五年劉曜王彌入雒帝居平陽

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重尋荒徑一衢泥谷口牆東路不迷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淒淒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蘂初黃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過李子德

憶昔論交日星霜一紀更及門初拜母讓齒忝為兄樹引流泉細山依出月明居在月明山下相看仍慰藉均不負平生

積雨秋方漲相迎到華陰水驚龍鬬駛泥怯馬蹄深尚阻東軒佇多煩瀨口尋白雲清渭色聊足慰君心

晉陶淵明停雲詩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文選任彥升有詩云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

拜跪煩兒女追陪有弟昆令弟建篤雲開王翦廟風起魏公原俠氣凌三輔哀思叫九閽向來多感激不覺倒清罇

擬卜南山宅先尋北道鄰關河愁欲徧縞紵竟誰親異國逢矜式郭君傳芳時爲富平令同人待隱淪李處士顒便思來嶽頂揮手謝風塵

皁帽

皁帽冬常著青山坐自看鳥憐池樹靜雲近嶽天寒淡食隨人給藜牀任地安閒來過道院不爲訪金丹

采芝

采芝來谷底汲水到池坳不礙風塵際常觀氣化交
晨光明虎跡夕霧隱鳶巢昔日幽人住攀厓此結茅

寄李生雲霑時寓曲周僧舍課子衍生

歲晚漳河朔雪霏僕夫持得尺書歸三冬文史常堆
案一室弦歌自掩扉古廟薪殘燒粥冷荒陂水少食
魚稀何如長白山中寺莫使匡時雅志違

春雨 己下著雍敦牂

平生好修辭著集逾十卷本無鄭衛音不入時人選
年老更迂疏制行復剛褊東京耆舊盡羸瘵留餘喘
放跡江湖間猶思理墳典朝來閱徵書處士多章顯

何來南郡生心期在軒冕幸得比申屠超然竟獨免
春雨對空山流泉傍清昳枕石且看雲悠然得所遣
未敢慕巢由徒誇一身善窮經待後王到死終黽勉

顏氏家訓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 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後漢書申屠蟠傳黃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效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又門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唐錢起詩初服傍清昳

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

關塞逾千里交遊更幾人金蘭情不二猿鶴意相親
鄴下黃塵晚商顏綠草春與君成少別知復念蘇純

後漢書蘇純字桓公性切直士友咸憚之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久不見又思之

井中心史歌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
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錮之再重
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
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聞於志乘
者其藏書之日爲德祐九年宋已亾矣而猶
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兵外來以復土宇
至於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
化轉移必有一日於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
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
又爲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
難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

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後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餘年而今復睹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樂賦詩二章崑山歸生莊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公走歸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遯之海外卒於瑯琊山歸生更名祚明爲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没獨余不才浮沈於世悲年運之日往值禁罔之逾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

有宋遺臣鄭思肖痛哭元人移九廟獨力難將漢鼎扶孤忠欲向湘纍弔著書一卷稱心史萬古此心心

此理千尋幽井置鐵函百拜丹心今未死厄運應知無百年得逢聖祖再開天黃河已清人不待沈沈水府韬光彩忽見奇書出世間又驚牧騎滿江山天知世道將反覆故出此書示臣鵠三十餘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陸公已向厓門死信國捐軀赴燕市昔日吟詩弔古人幽篁落木愁山鬼嗚呼蒲黃之輩何其多宋末蒲壽庚黃萬石所南見此當如何

禮記射義爲人臣者以爲臣鵠

夏日

渴日出林表炎風下高山火旻雲去微谷井泉來慳晨露薄不濡夕氛橫空般百卉變其姿蕉萃侔榛菅

澹居廢寢興無計離人寰而況蚩蚩氓謀食良已艱眷此負耒勤羨彼濯流還素月方東生易忍桑榆間乃悟處亂覯無營心自閒詎如觸熱人未老毛髮斑坐須爽節至一尊散襟顏

淮南子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

梓潼篇贈李中孚

後漢書獨行傳曰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爲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絶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勸之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益部壽圖像先褒李巨游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
憶自黃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嵎虎拒巖幽
譬旨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車騶
篤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當追君子躅不與室家謀
獨行長千古高眠自一丘聞孫多好學師古接婣修
忽下弓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輈
介節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回猿岫儆霧卷鶴書收
隱痛方童丱嚴親赴國仇尸饔常并日廢蓼擬填溝
歲逐糟糠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
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聞稱史傳白露滿梧秋

和王山史寄來燕中對菊詩

雪滿河橋歸轡遲十行書札寄相思楚臣終是餐英客愁見燕臺落葉時

關中雜詩

文史生涯拙關河歲月勞幽情便水竹逸韻老蓬蒿獨鴈飛常迅寒雞宿愈高一關西華頂天下小秋毫皇漢山樊久興唐洞壑餘空嗟衣劒滅但識水煙疎寥落三都賦棲遲萬卷書西京多健作儻有似相如

時富平朱文學樹滋齋中藏書甚多　宋王僧達和瑯邪王依古詩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　梁江淹從建平王游紀南城詩年積衣劒滅　漢書楊雄傳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谷口耕畬少金門待詔多時情尊筆札吾道失弦歌夜月鮮雞樹秋風下雀羅尚留園綺跡終古重山阿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　三國志注引世語劉放孫資共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樓護傳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

祖謝良朋盡離傷節士空延陵虛寶劒中散絶絲桐名譽蓀蘭並文章日月同今宵開敝篋猶是舊華風

與李生雲需次第亾友遺詩

史記屈原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緬憶梁鴻隱孤高閱歲華門西吳會郭橋下伯通家異地情相似前期道每賒請從關尹住不必向流沙

山史新構小齋將延予住

過朝邑王處士建常

黃鵠山川意相隨萬里翔誰能三十載龜殼但支牀

史記龜筴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 唐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

寄子嚴 弟紓字 已下屠維協洽

二紀違眷令撫心悲如何惟爾幼孤煢十畝安江沱不幸喪厥明猶能保天和今年已六十與吾亦眉差里人推祭酒品行無譏訶昔年遣兒來省我桑乾河兒言家頗温歲得數囷禾厨中列酒漿籬下羣雞鵝常時比鄰叟農談一相過亦有賦役憂未妨藝桑麻自報得兩孫青蔥滿庭柯媿我半生來飄泊隨干戈偶至渭水濱垂釣臨洪波春雲開三峰秀出千丈荷行止雖聽天懷土情則那反躬計所獲孰與吾仲多顧此暮年心尚未甘蹉跎寄爾詩一篇當使兒子歌

寄次耕時被薦在燕中

昨接尺素書言近在吳興洗耳苕水濱叩舷歌採菱何圖志不遂策蹇還就徵辛苦路三千裹糧復贏縢夜驅燕市月曉踏盧溝冰京維多文人一貫同淄澠分題賦淫麗角句爭飛騰關西有二士立志粗可稱雖赴翹車招猶知畏友朋儻及雨露濡相將上諸陵又有南冠思悲哉不可勝轉盼復秋風當隨張季鷹歸詠白華詩膳羞與晨增嗟我性難馴窮老彌剛棱孤跡似鴻冥心尚防弋矰或有金馬客問余可共登爲言顧彥先惟辨刀與繩

郭璞江賦詠採菱以叩舷　楊子法言辭人之賦麗以淫　晉書顧榮傳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文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答示

尒來行止類浮萍雖有留書未殺青世事粗諳身已
老古音方奏客誰聽兒從死父傳楹語帝遺生徒受
壁經投筆听然成一笑春風綠草滿階庭
晏子春秋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梁吳均邊城將詩留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

雲臺觀尋希夷先生遺跡

舊是唐朝士身更五代餘每懷淳古意聊卜華山居
月落巖阿寂雲來洞口虛果哉非苟賁獨識太平初
畫墁録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年七十餘至華山葺雲臺廢觀居之

硤石驛東二十里有西鷗路縣趙保白楊樹二
百五十里至臨汝以譏察之嚴築垣封閉過此

有題

行人愁向汝州來前月西鷗禁不開弔古莫言秦法峻雞鳴曾放孟嘗回

雒陽

澗水成周宅邙山漢代京三川通地絡鶉火叶星精文軌同王朔蒐畋會卜征東門迎九鼎北闕望璣衡象魏雲常紫龍池水自清尊師延國老聽講集諸生金谷荒煙合銅駝蔓草縈函多羌笛韻縣有陸渾名鶴望將焉屬鯨吞未息爭詎忘修禮樂何計偃戈兵赤伏看猶在蒼鷥起莫驚傳驂觀雒汭微禹動深情

後漢書隗囂傳斷截地絡　郡國志雒陽東城門名鼎門帝王世紀曰九鼎所從入　雒陽伽藍記次北曰閶闔門漢曰上西門上有銅璇璣玉衡以齊

七政　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　雒陽伽藍記九龍殿前有九龍吐水成一海　左傳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　三國志張飛傳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會善寺

獨抱遺弓望玉京白頭荒野淚霑纓霜姿尚似嵩山柏舊日聞呼萬歲聲

少林寺

峩峩五乳峰奕奕少林寺海内昔橫流立功自隋季宏構類宸居天衣照金織清梵切雲霄禪燈晃蒼翠頗聞經律餘多亦諳武藝疆埸有艱虞遣之扞王事今者何寂寥闃矣成蕪穢壞壁出游蜂空庭雊荒雉答言新令嚴括田任汚吏增科及寺莊不問前朝賜

山僧闕飧粥住守無一二百物有盛衰回旋儻天意豈無材傑人發憤起頹廢寄語惠瑒流勉待秦王至唐武德四年太宗以陝東道行臺雍州牧秦王率諸軍攻王世克寺僧惠瑒曇宗等執世克姪仁則來歸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

嵩山

位宅中央正高竦上界鄰蓄波含潁汝吐氣接星辰二室雲長擁三呼響自臻淳風傳至德孤隱祕靈眞世敝將還古人愁願質神石開重出啓嶽降再生申老柏搖新翠幽花茁晚春豈知巢許窟多有濟時人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高故曰嵩高山　唐李林甫嵩陽觀頌抱汝含潁風交雨會　後漢書文苑傳多士響臻　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

測景臺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故告成縣

象器先王作靈臺太室東陰陽求日至風雨會天中
考極三辰正封畿萬國同吾衰今已甚猶一夢周公

卓太傅祠 在密縣東三十五里大隗鎮

拱木環遺寢空山走部民循良思舊德執節表淳臣
几杖中興禮丹青御座親至今傳俎豆長揖夫隗春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　朱祐傳永平中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三十二人

梁園

梁園詞賦想遺音雕續風流遂至今縱使鄒枚仍接
踵不過貪得孝王金

海上

海上雪深時長空無一鴈平生李少卿持酒來相勸

五嶽

五嶽何時徧行游二十春誰知禽子夏昔是去官人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北海禽慶子夏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贈張力臣

張君二徐流篆分特精妙獨坐淮水濆臨池伴魚釣京口躡寒蕪彭城搴荒翟扁舟浮漢江一攬關山要西上定軍山咨嗟武侯廟旋車下秦棧絶谷隨奔峭昭陵圖駿骨漢闕悲殘照石鼓在燕山望諸可憑弔還登尼父堂禮器存遺詔囊中金石文一室供長嘯諸子竝多材筆畫皆克肖剞劂追宜官俗書嗤逸少

尤工蒼雅學竅鄙庸儒剽卻思舊游國轉瞬分疆徼古堠出夕烽平林延野燒惟此數卷書鳴琴對言笑持以勗兒曹四海有同調莫浪逐王孫但從諸母漂

蜀志諸葛亮傳葬漢中定軍山景耀六年詔爲立廟　集古錄有後漢修孔子廟禮器碑　晉書衛恆書勢師宜官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　韓退之石鼓歌羲之俗書趁姿媚

子德自燕中西歸省我于汾州天寧寺

一載燕臺別頻承注問書天空鳥鳥去秋到鴈行初共識斑衣重偏憐皁帽疎輕身騎款段一徑訪樵漁

寄次耕

入雒乘軒車中宵心有慍儻呼黃耳來更得遼東問

易夬九三若濡有慍

六鼇成簸蕩夜宿看星河相對愁珠桂流民輂下多
嘗披秋興篇欲作東皐計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

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

積雪凍關河我行復千里忽聞弦誦聲遠出衡門裏
在漢方盛時言利弘羊始桓生書一編慨卓有深旨
發憤刺公卿嗜利無廉恥片言折斗筲篤論垂青史
矧乃衰亂仍征斂橫無紀轉餉七盤山骨滿秦川底
太息問朝紳食粟斯已矣幸哉荀卿門尚有苞丘子

鹽鐵論引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褰褰褰褰可以爲匹夫 又曰李斯與苞丘子俱事荀卿苞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

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 已下上章涒灘

子夏看書室臨河四望開山從雷首去浪拂禹門迴

大道疑將廢遺經重可哀非君眞好古誰爲埽莓苔

水經注徐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又曰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名子夏室

友人來坐中口占三絶

不材聊得保天年便可長棲一壑邊寄語故人多自愛但辭青紫即神仙

昨過河東望首陽空山煙靄尚蒼蒼傳聞高士燕中返料理牀頭皁莢囊

隋書五行志梁末童謡云黄塵汚人衣皁莢相料理

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

華山五粒松寄向江東去白雲滿江天高士今何處

憶昔過湖濱行吟兩故人潛龍猶在水別鶴已來秦

江海多翻覆林泉畀樓宿鷺聞東市琴滿隕堂前筑
去去逐征蓬隨風西復東風吹蘭蕙色一夜落關中
五陵生蔓草愁絕咸陽道平生四海心竟作終南老
送子出函關南山望北山洞庭多桂樹折取一枝還

訓族子淄

二紀心如昨詩來覺道同微禽難入海寒木久生風
谷口青門外沙頭白蜆東不知耆舊里何處有龐公

郭璞游仙詩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　史記正義三江在蘇州東南三十里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蜆湖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

昔我適濟南曾過伏生祠青山對虛檻零露寒高枝
精靈竟何往再拜空階墀殖怵秦火焚豈意逢漢時

此書立博士天下亦一治嗟彼九十翁俟河未爲遲不厭文字譌百王賴蓍龜後人失其傳巧文患多師忽見吾友書一編遠來貽緬想江上村弦歌類齊淄白首窮六經夢寐親臯伊百家紛綸說爬羅殆無遺論及禹貢篇九州若列眉上愁法令煩下慨淳風衰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綱維煙艇隔吳門臨風苦相思爲招陽烏來寄此懷人辭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

故國悲遺老南邦憶羽儀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時落照辭烏府秋風散赤墀（君以崇禎十四年左遷南京國子監典籍南渡復官稱病不出）行年逾八十當世歷興衰廉里居龔勝緜山隱介推清操

佯白壁直道叶朱絲菌杖天涯遠杓衡歲序移無繇
承問訊秖益歎差池水汲延州宅山頹伍相祠傳家
唯疏草累德有銘碑灑涕瞻鄉社論心切舊知空餘
歲寒誼不敢負交期

漢書龔勝傳勝居彭城廉里　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華下有懷顧推官

秋風動喬嶽黃葉辭中林策杖且行游息此空亭陰
伊昔吾宗英賦詩一登臨爾來閱三紀斯人成古今
邈矣越石嘯悲哉嵇生琴鐘呂久不鳴乾坤盡聾喑
爲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獨彼田中禽
下見釆薇子舊盟猶可尋神理儻不睽久要終此心

晉語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華陰古蹟二首

平舒道

何處平舒道西風卷夕雲空留一片璧爲遺滈池君

回谿

回谿非故隘九虎失西東惟有黃金匱依然又省中

悼亡 上章涒灘

獨坐寒牕望藁砧宜言偕老記初心誰知游子天涯別一任閨蕪日夜深

江淹悼亡詩總塵歲時阻閨蕪月夜深

北府曾縫戰士衣酒漿賓從各無違虛堂一夕琴先

斷華表千年鶴未歸

廿年作客向邊陲坐歎蘭枯柳亦衰傳說故園荆棘長此生能得首丘時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摩天黃鵠自常饑但惜流光不可追他日樂羊來舊里何人更與斷機絲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浮家祭畢而飲有作

歲時常祭祀朝夕自饔飧尚是先人祚誰非故國恩枯畦殘宿雪凍樹出初暾奠醊求何所鄰家借小園

此書立博士天下亦一治嗟彼九十翁俟河未爲遲
不厭文字譌百王賴蓍龜後人失其傳巧支患多師
忽見吾友書一編遠來貽緬想江上村弦歌類齊淄
白首窮六經夢寐親皐伊百家紛綸說爬羅殆無遺
論及禹貢篇九州若列眉上愁法令煩下慨淳風衰
君今未大耋正可持綱維煙艇隔吳門臨風苦相思
爲招陽烏來寄此懷人辭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

故國悲遺老南邦憶羽儀巡方先帝日射策德陵時
落照辭烏府秋風散赤墀君以崇禎十四年左遷南京國子監典籍南渡復官稱疾不出行年
逾八十當世歷興衰廉里居龔勝緜山隱介推清操

侔白璧直道叶朱絲菌杖天涯遠杓衡歲序移無繇
承問訊秖益歎差池水沒延州宅山頹伍相祠傳家
唯疏草累德有銘碑灑涕瞻鄉社論心切舊知空餘
歲寒誼不敢負交期

漢書龔勝傳勝居彭城廉里　周禮大祝作六辭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華下有懷顧推官

秋風動喬嶽黃葉辭中林策杖且行游息此空亭陰
伊昔吾宗英賦詩一登臨爾來閱三紀斯人咸古今
邈矣越石嘯悲哉嵇生琴鐘呂久不鳴乾坤盡聾喑
為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獨彼田中禽
下見采薇子舊盟猶可尋神理儻不睽久要終此心

不憐誠師孔知非已類蓬老當爲圃日業是下帷初達夜抽經笥行春奉板輿誅茅成土室闢地得新畬水躍穿氷鯉山榮向日蔬已衰耽學問將隱悔名譽客舍輕彈鋏王門薄曳裾一身長飄落四海竟淪胥契濶頭雙白蹉跎歲又除空山清澮曲喬木絳郊餘不出風威滅無營日景徐但看堯典續莫畏禹陰虛地濶分津散天長接草廬一從聽七發欲起命巾車

贈毛錦衘

來時冬雁飛去日春風度浮雲戀故山翔鳥懷高樹一別遂西東各言難久駐去去愼所之長安有岐路

亭林詩集卷之五終

